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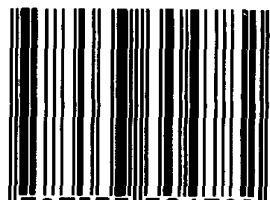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二册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二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閑道錄三卷

〔清〕熊賜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閑道錄三卷》提要

閑道錄目錄

右閑道錄三卷、國朝熊賜履撰。賜履有學統，已著錄。是書大旨以明善為宗，以主敬為要，而闢守仁良知之學，以申朱子之說，故名曰閑道。蓋以楊墨比守仁也。[illegible]三聞其頗為精核，惟詞氣之間排擊太過，以孔子、顏子、孟子之長而[illegible]象山、姚江為異類，殊少和平之意，則猶東林之餘習也。其中如云一箇分為萬箇，萬箇又合為一箇，一箇又合一箇，然既已合為一箇，不知所立合之一箇竟指何物。又云無方無方無方無倚無倚無倚之倚，無外無外之外，無內無內之內，無終無終之終，無始無始之始。又云自寂自感，自寂自感，自寂自感，自感感性寂之中，無斷無續，無出無入，皆不免故為高寘恍惚之詞。又云念念行知，步步知性，知天亦不外此，尤不免於陽良知之說。其謂老氏無止無理不害其欲，佛氏空止空理不害空欲，亦不甚中其病。至謂學不聞道，雖功烈六合，澤及兩間，止是私意，以陰抑姚江之事功，尤為主張太過。持以心性為虛無矣。

抄自四庫全書總目八二五頁

闢道錄卷上

延平李玉如

受業門人晉安李光地同校

姑蘇徐秉義

無極之眞理也離不得氣二五之精氣也離不得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妙故合合故凝

理全氣亦全氣偏理亦偏

有這理斯有這氣無這理斯無這氣豈可混而爲有這氣卽有這理無這氣卽無這理豈可析而爲二

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明纔分先後則理氣又判

言太極而二五卽在其中言二五而太極不在其外

五行總一行三極總一極

陰陽之分不可紀極陰陽之合不可有二知陰陽則知體用矣

凡有氣莫非天言其無在非陽也凡有形莫非地言其無在非陰也

乾一故實實故健坤二故虛虛故順五行一陰陽陰陽一氣五常一健順健順一理

寤寐一小翕闢也翕闢一大寤寐也生死一大呼吸也呼吸一小生死也天地間種種色色無不如是仰觀俯察原始要終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上下古今不過一元亨利貞鼻息呼吸也有箇元亨利貞

萬物只是五物五物只是一物萬理只是五理五理只是一理

萬理唯一萬數唯一萬物唯一萬事唯一一箇分萬箇萬箇是一箇萬箇合一箇一箇是萬箇大的包小的小的是大的小的分大的大的是小的一箇分萬箇萬箇又分萬箇萬箇合一箇一箇又合一箇大的包小的小的又包小的小的分大的大的又分大的知其合又知其分知其分而合合而分分中之分合中之合可以言理矣

太極本然之性也二五流行化生萬物氣質之性也

離氣無從見理故離氣稟無從見性

牛可畊馬可服桑可衣麥可食牛可畊不可服馬可服不可畊桑可衣不可食麥可食不可衣皆是天造地設合當恁底

無邊際無空隙無底止無歇息大無外小無內後無終前無始

元無方所元無窮盡

霄壤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一塵之或伏或飛一息之或呼或吸仰看俯看橫看直看在在時時無乎不然

萬物未生不加多萬物已生不加少萬物未生不加少萬物已生不加多

無方無方之方無體無體之體無外無外之外無內無內之內無終無終之終無始無始之始

上蟠下際是這道理古往今來是這道理聖經賢傳千言萬語是這道理

往者屈來者伸前之屈今之伸也今之伸後之屈也屈之伸伸之屈鬼之神神之鬼也屈之屈伸之伸鬼之鬼神之神也一屈一伸一陰一陽而已

屈伸以氣言鬼神往復以理言鬼神

一理五常之總稱五常一理之條目

莫虛於理無不涵也莫實於理無不足也

太極自太極二五自二五不相雜也二五卽太極太極本無極不相離也

人之所以爲人卽天之所以爲天

知得自家的便知得天地萬物的盡得自家的便盡得天地萬物的理一故也

性卽理也無不善之理安有不善之性

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厚薄淺深之異及其成功一也故曰性善

善卽本體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處物曰義孔子曰繼善顏子曰一善曾子曰至善孟子曰性善皆是也知此者爲知天見此者爲見易窮此者爲窮理達此者爲達德

人一身之主宰曰心善卽是此心之理理存於中則爲心之體寂然不動者是也理發於外則爲心之

用感而遂通者是也其存其發心也其所以存所以發心之理也性也情也總之一善而已矣

大德敦化萬物一善統體之太極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小德川流一物一善各具之太極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

善即明德明善即明明德格致誠正齊治均平明明德事即明善事學問思辨行明善事即明明德事

善者性也有諸己之謂德德者善也賦於天之謂性明其本明之德曰明明德明其本明之善曰明善大學中庸無異旨也

孔門求仁便是明善

太極爲萬理之總名仁爲萬善之總名理者善也即性也性者理也即善也曰性曰理曰善曰仁曰太極實無二而名偶殊也

當其靜喚他做性及其動喚他做情靜者性也即心之體也動者情也即心之用也合而言之善也

孟子曰仁義之心是在性上說心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在情上說心蓋就性言寂然不動者心也就情言感而遂通者心也寂而感感而寂體中用用中體一心之妙而已

圓外竅中形而下者也全體大用形而上者也

心之動靜是陰陽所以動靜是太極

寂無乎在感無乎不在寂而感無乎在而無乎不在感而寂無乎不在而無乎在

有寂有感非寂滅也至虛至靈非虛無也

寂非無感非有寂不減感不增

自寂自感自感自應

恒寂恒感恒感恒寂

知覺氣也所以知覺理也

本心即是天理其存爲四德其著爲四端皆理也即皆善也

本來如是之謂善本體也復其本來如是之善之謂明工夫也即本體即工夫即工夫即本體

不透性者不明善者也不明善者不知性者也知其性無不明之善明其善無不誠之身

明善誠身之功主敬明善之要

善只是天理二字自其自然曰天自其流行曰命自其主宰曰心心之靜爲性曰仁義禮智心之動爲情曰愛宜恭別著於身爲貌言視聽思之則曰恭從明聰睿行於世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曰親義序別信書曰降衷詩曰秉彝論語曰仁大學曰明德中庸曰天命之性孟子曰仁義之心周子曰太極程子曰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曰萬物之一原朱子曰當然之則無非是物也而總不越天理二字盡之天卽理也理卽善也善卽理也理卽天也率此之謂道得此之謂德復此之謂學修此之謂教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存此之謂君子去此之謂庶民精者精此一者一此博者博此約者約此擇者擇此執者執此擇無不精守無不固愈精愈固愈固愈精是之謂明善本體如是工夫如是而所以一徹顯貫動靜徹頭徹尾成始成終者敬也故主敬爲明善誠身之要

千聖千賢講道理只是一善字講工夫只是一敬字善非他吾心之全體大用是也

善之一字是道理大總括敬之一字是工夫大總括寂無不包感無不貫無一毫之漏無一息之停本體也善也靜無不存動無不察無一纖之缺無一刻之間工夫也敬也敬是工夫卽是本體善是本體卽是工夫自本體言謂之善自工夫言謂之敬善也敬也本體也工夫也一而已矣

不敬便不直不直便不敬無不敬之謂直無不直之謂敬

無妄自無適誠無不敬也[illegible][illegible]也無適自無妄敬無不誠也人道也天人[illegible][illegible]二耶

自誠明敬是本體自明誠敬是工夫誠自無不敬無不敬自無不明本體卽工夫敬則無不明無不明則無不誠工夫卽本體

敬者千古聖賢授受之心法

聖安於敬賢勉於敬

敬之一言程子說得切要朱子闡得詳明其爲功於聖門有裨於後學也大矣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如臨深淵如履薄氷造次如是

頫沛如是所謂無不敬也無不敬斯無不善矣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善之所以體全而用備也然非主敬不爲功

學問思辨行都只少這敬不得

知至至之敬之始事知終終之敬之終事廓然大公敬之理一物來順應敬之分殊

或問主敬當如何用功曰在在不放過時時不放過如讀書心在書上見客心在客上着衣心在衣上喫飯心在飯上靜時如是動時如是裏面如是外面如是一語一默一嚬一吸無不如是心存而理得理得而心存則善無不明而身無不誠矣

念慮未萌而幾微不動者敬也應酬交錯而品節不差者敬也

一念有差是一念不敬一事有差是一事不敬念念有差是念念不敬事事有差是事事不敬

敬之道大而功約

敬無越思無旁務

無拘迫之敬無煩碎之敬無安排做作之敬無塊屈兀坐之敬

敦省許多勞攘

人心敬則存不敬則亡敬則是不敬則非喫緊處在此

敬無有不該無有不貫無毫髮可間無須臾可離

一處不敬則一處不善一時不敬則一時不善處處不敬則處處不善時時不敬則時時不善一處敬一處善矣處處敬處處善矣一時敬一時善矣時時敬時時善矣

顔曾秖是持敬

存乎中以應乎外制其外以養其中主敬之事畢矣

容貌詞氣敬之符也

朱子曰、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履蓋從事於斯而深信其不我欺也

敬無表裏精粗之間

敬則心無出入

小學全是主敬之方

敬者聖人之始事卽聖人之終事

大學三綱八條之綱領明明德三字三綱之綱領敬之一言又明明德之綱領明明德卽明善也

或問中庸一書只明善二字足以蔽之否曰豈獨中庸四書皆明善也豈獨四書五經皆明善也善者性也卽理也明善者窮理也卽盡性也聖賢之言有一非窮理盡性者乎善讀書者一以貫之矣

善只是天理明善只是復還天理凡聖經賢傳無非發揮此二字註疏此二字使人知所從入之路與所以用力之方而已要之最緊關要一言蔽之曰敬然則聖人之學明善二字盡之明善之道敬之一言盡之此千古聖賢之公言非予一人之私言也

一塵六合一息千古無鉅無細無欠無餘

語不能洩卽顯卽微嘿不能含卽微卽顯

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卽欲離之烏得而離之

君子以仁爲宅以敬爲所

世間原只有這件事人生原只辦這件事

皆此物也皆此事也此物之外更有何物此事之外更有何事

若見得是橫直上下四方八面無有不是也

無非是道無非是學卽此是學卽此是道

天卽理也莫大於理故莫尊於天

莫不有理亦莫非此理

心卽理也無心外之理理卽性也無性外之物

千萬人一心千萬人之心一理

一心之靈衆理之妙也衆理之妙一心之全也

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明之至善之至也如此方是止於至善方是明善之極功

擇執總是一事就本體言擇是善之精微處執是善之凝一處就工夫言擇是明之詳細處執是明之篤實處博約交融足目幷到無非工夫無非本體矣

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明善之事五之字卽指善也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善者中也凡不中者皆非
善善者庸也凡不庸者皆非善中庸一書只是明
善而已

身在是心即在是而學即在是

曰收曰操曰存曰養只是一時一物一事

纔整頓便是纔放下便非此生死關頭也

刻刻提撕常常照管

忽卻軀殼便是不在腔子裏了

工夫全在喚醒上纔喚醒纔在這裏常喚醒常在這

裏

喚做本心自然寂存感應自然靜虛動直人皆有之
賢者能無喪耳

聖凡人鬼一呼吸間

操之至不期存而自存舍之至不期亡而自亡存之
久不待操而自操亡之久不待舍而自舍不操則
舍不存則亡即操即存即舍即亡微莫微於此危
莫危於此矣

無斷無續無出無入有斷續出入者非本體也

寂然不動本體如是感而遂通本用如是學者做工
夫只要復他本體本用便了

聖賢一言一動無非存天理遏人欲

善即是性明善即是復性

孟子以情証性以情善証性善蓋情即性之發性即
情之存因情之無不善則知性之無不善也世人
不能見性正緣不能見情錯認情字所以錯認性
字若識得這情便識得這性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明道曰由其惻隱

知其有仁伊川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晦
菴曰要於常運中見太極於常發中見本性合而
觀之四子之證性皆無異旨也

有其存故有其發有其發知有其存

爲學何所志志於聖人而已何所歸歸於聖人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予曰人不可以不爲堯舜
其皆可爲者無堯無桀無舜無跖天人源頭不差
纖微也其不可不爲者出堯入桀出舜入跖聖狂
關頭不容毫髮也

分明靜時不是無物但靜中無可捉摸必於動時發
見耳靜中無見聞而有所以見聞者存
有所以知覺者存若無所以見聞者何以能見能
聞無所以知覺者何以能知能覺但纔有見聞纔
有知覺便已屬動不屬靜矣故學者止可於靜中
存養之不可於靜中討索之也

高忠憲曰動則着事靜則着空無有是處

無事時心空所以有事時心亂

常感常寂自不逐物常寂常惺自不落空

五常以外無性五倫以外無道

布帛菽粟淡而不厭

千病萬病只是一病千方萬方只是一方

做箇聖賢千辛萬苦千艱萬難不是安享坐致的勾
當

要灑脫不得灑脫要自在不得自在要現成享用不
得現成享用學者當如何用功

聖人終身只是下學其所以下學者卽上達也
自其着力曰學自其得力曰達只是這箇物事

戒愼恐懼是道心放縱恣肆是人心

戒懼是眞灑落未有戒懼而不灑落者灑落是眞戒
懼未有灑落而不戒懼者唯至嚴所以至和唯至
和所以至嚴也

卽卑卽高卽邇卽遠離卑無高離邇無遠

見到聖賢地位只是眼前道理做到聖賢地位只是
眼前道理

爲子爲弟之事便是爲聖爲賢之事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

神而明之嘿而成之化而裁之舉而措之無非是也

一瞬一息一語一嘿皆位育事業

博我以文非加多也約我以禮非加少也

統通包舉之謂博而非龐雜泛濫之謂博精當切要
之謂約而非寡陋簡略之謂約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程子曰仁者人此者也故仁則
人不仁則不人聖人仁之至人之至也

聖人適全其爲人而已如耳極其聰目極其明爲子
極其孝爲臣極其忠無所歉于人之中非有溢于

人之外也

功弁天壤道冠古今衹是全其性分之固有盡其職分之當爲弁無些子加增處

目本自明耳本自聰本體卽工夫也視還他明聽還他聰工夫卽本體也

明善在明倫修身卽修道

聖人皜皜君子慥慥

真知實踐爲難

明實理做實事

實做得一分是入頭處實做得十分是到頭處

如貓捕鼠放鬆不得如雞抱卵着緊不得

貓捕鼠雞抱卵皆用全副精神

直養無害則萬善自存百非自去

放是誰放放者自放也求是誰求求者自求也纔知得求便已不放矣纔覺得放更不需求矣

文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先天而天弗違也上律天時後天而奉天時也

先天而天弗違卽我卽天後天而奉天時卽天卽我

本真易得習氣難淨

三要循四勿

學者須有日用恒久循序漸進工夫否則非惰廢則任妄

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卻是穩着

鑑虛衡平規圓矩方

中和位育天理之極致

君子志大而心小

工夫不切實件件虛浮

只在日用常行上體認[illegible]處便是歉然處便不是知其歉然處便是昧其慊然處便不是

曰帝衷曰民彝曰天理曰物則總只是一善字善卽性也心之體也發之爲情心之用也

心體本大而我小之本通而我塞之負天甚矣

星星燎原涓涓放海是以君子審幾而慎微

無處不是真地頭無時不是真功程

理載於經事詳於史雖生知之聖亦不能舍是以爲學也

纔有自足之心便不是聖人纔有自奮之心便不是庸人

心存則言不期寡而自寡貌不期恭而自恭

以私意讀書以暫見窮理焉得不增障益蔽

物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之性定矣

世間無討便宜的聖賢亦無沒稍殺的聖賢

穩穩當當一箇安宅坦坦平平一條大路爲何只去走曲徑歇旅店

須知堯舜一生是兢業孔顏一生是好學

當下便有下手處到底亦無歇手處

只有一箇長安那有兩箇長安只有一條正路那有兩條正路出門是到家是出門差到家差

理無內外大小之殊學有先後緩急之序

學問有漸進之功無急迫之理

既學孔孟之道便當讀孔孟之書試觀五經四書中有一虛高超脫影響恍惚之語乎

一超可入一聞可悟萬無此理

理會主腦分疏頭項

寸寸而積銖銖而累下學上達應當如此

勿厭煩苦勿責效驗勿執偏見勿狃小成懇懇循循自有長進

爲學有基本有堦級有步驟有歸宿勿忘勿助不息不凌所謂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教無序非教學無序非學

一步緊一步一層細一層方是工夫

文敬曰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舍成法而求妙解離實地而譚玄悟是舍規矩而求巧離彀率而譚中也有是理耶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乃朱子喫緊爲人之語

曉得一分做一分曉得二分做二分早而暮少而老更無閒空的時節

踏着實地住足不得尋着把柄放手不得

守之不固則居之不安

道理不過日用平恒道理工夫不過日用平恒工夫
更無一毫神奇玄妙之可言
著衣喫飯事親從兄乃勛華事業也
此事大而無倫細而無間日用常行聖神功化無有
二也
知其所有養其所有齊頭幷發一時俱到
大者遠者不在小者近者之外
有裏之表有表之表有精之粗有粗之粗有表之裏
有裏之裏有粗之精有精之精無不到斯無不知

也
見得透拿得定更無餘事
着意讀書虛心觀理
自頂至踵皆實落地頭自早至晚皆實落時節
聖賢下手就在結尾處下手結尾就在下手處結尾
萌蘗者冲霄涓流者達海下手處就是結尾處結
尾處就是下手處
清明廣大有合天心
舉目皆至教

滅得一分人欲卽復得一分天理
文莊曰動以天之謂眞動以人之謂妄
立眞志修實行
由防檢至不須防檢由窮索至不須窮索不須防檢
防檢之至也不須窮索窮索之至也
四絕天道四勿人道一貫天道三省人道
若學問可泛泛悠悠而得聖人發憤忘食何爲者
如追亡如救火古人何等勇猛憤迅
打疊一番又一番剝落一層又一層到十分淨盡自

有商量
徹底澄清和根鏟淨免費重複工夫
虛見冥行都不濟事
道理有奏泊工夫有歸着
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卽能其所學者知卽知
其所慮者中卽中其所勉者得卽得其所思者學
卽學其所能者慮卽慮其所知者勉卽勉其所中
者思卽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

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騖於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之虛名坐棄其與知與能自得自中之實理廢置有本體的真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厭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

聖人不勉而中只是箇無不中不思而得只是箇無不得勉亦中不勉亦中思亦得不思亦得今人不論中不中只論勉不勉不論得不得只論思不思開口便是不勉却不曾中開口便是不思却不曾得蓋聖人以中爲勉以無不中爲不勉今人以勉爲不中以不勉爲中聖人以得爲思以無不得爲不思今人以思爲不得以不思爲得殊不知若能中不勉固中勉亦不害其爲中若能得不思固得思亦不害其爲得若不中勉或不中不勉又何以能中若不得思或不得不思又何以能得天下有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矣斷無勉而不中思而不得者也有不中而勉不得而思者矣斷無不中亦不勉不得亦不思者也若勉亦不中思亦不得不中亦不勉不得亦不思民斯爲下矣

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

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

仰不愧俯不怍是浩然氣象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浩然本體或問養浩然之功曰敬以直內而已敬則直直則方內無不直外無不方此所以配道義而塞天地也

知之好之樂之知是知箇甚的好是好箇甚的樂是樂箇甚的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行之學是學箇甚的問是問箇甚的思是思箇甚的辨是辨箇甚的行是行箇甚的一言以蔽之曰善善者本體也知者知此好者好此樂者樂此學者學此問者問此

思者思此辨者辨此行者行此而已

誠者自成道者自道進者自進止者自止暴者自暴棄者自棄聖賢立訓端爲此耳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誠之至也

閑邪誠自存克己禮卽復不是兩頓工夫卽克卽復卽禮卽仁

隨在隨時察識擴充何愁不到聖賢地位

大段分明千條萬緒皆在其中矣

人要知所當然其當然者卽其所以然者也卽其自然而然者也

步步端的頭頭着實

有主則虛言無欲也有主則實言有理也

中實所以具衆理而外誘不入中虛所以應萬事而內欲不萌實者其誠虛者其明合誠與明謂之中乎

工夫不十分平實難得恒久不十分縝密難得恰當不十分精到難得親切不十分純熟難得穩貼

六經萬世之法律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生民之

布帛菽粟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

習念俗情一毫一刻不放下不得眞心實理一毫一刻放下不得有放下的便有不放下的有不放下的便有放下的不兩立之勢也

造物非陽則陰人心非善則惡出此入彼其閒不能以髮

自求自得自得自成

纔覺得退便是進纔覺得失便是得自以爲進則退矣自以爲得則失矣

大學之法貴乎豫養正之功在乎蒙

身歷境界親嘗滋味乃得若只懸空摹擬力索强探終是隔靴搔癢

太極圖是周子畫出造物化工以示人小學是朱子畫出聖賢模樣以示人

此須計較此須表襮便礙近裏工夫

這性分內地步儘寬分量儘大若只略綽得幾分整頓得幾分便敂然自滿不復進求所謂井底觀天管中窺斗也何緣得大長進

半上落下左起右倒只是立志不堅立志不堅則功力不勇學問不固所以倏進而倏退旋得而旋失也

祈嚮不端發軔便錯

脚起脚陷如何壁立千仞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微顯理無微顯

毫析銖分豈可大段鶻突

似義而實利疑公而實私種種都須明辨

出乎物物之上而物不能撓入乎物物之中而物不

能誘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于斯

致知在格物物是實實落落的物知是實實落落的知

爲其可爲不爲其不可爲如斯而已矣

起居服食之恒參贊位育之大有鉅細無精粗有高卑無異同

存萬世不易的心讀萬世不易的書行萬世不易的事說萬世不易的話

誠者本有之實理本誠者無有不誠則有存誠之功所以保其本有也本誠者或有不誠則有求誠之功所以復其本有也

這箇重擔要挑起這條遠路要走到須是脚跟十分牢穩肩頭十分堅硬始得

明道錄

閑道錄卷中

長安强振[illegible]
受業門人廣平申涵盼同校
姑蘇徐乾學

眞心實理要人識得守得

或問心曰性情之主問性曰仁義禮智問情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問道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問學曰明善問其目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問五者之要曰主敬問主敬之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履所舉皆古今常理聖賢成法既爲常理便是千古不易的既爲成法便是萬世無弊的舍此而言便是異端便是邪說終爲名教之罪人也

横渠曰孔子煞喫辛苦來和靖曰古來唯孔子好學皆知聖之言也

顔嘆曾唯火候一般

顔齋心曾守身豈有精粗之別

顔之一嘆在四勿之後曾之三省在一唯之前

顔子仰高鑽堅曾子臨深履薄工夫何等緊策何等痛切何等迅發何等貼實眞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

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是難莫難於孟子易莫易於告子漸莫漸於孟子捷莫捷於告子學者學爲孟子乎學爲告子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仁豈可偏屬之内告子未嘗知仁義豈可偏屬之外告子未嘗知義仁義性之本體也仁非内義非外性之所以無外無内也告子未嘗知仁義以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以食色爲性以欲爲性也只教人縱欲孟子以仁義爲性以理爲性也只教人循理

甘食性也抮兄之臂而奪之食亦得爲之性乎悅色性也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亦得爲之性乎大抵戰國時人欲横流天理滅沒皆以縱欲爲率眞循理爲作僞一時淫詞邪說只要抹煞天理回護人

欲如告子芻狗仁義任人弁髦禮法向非子輿氏極力論辨綱常名教竟不知飄泊何極矣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虛語哉

不忍觳觫仁之端也擴而充之而仁不可勝用也不屑呼蹴義之端也擴而充之而義不可勝用也孟子千言萬語只是發明性善仁義二字是直指本體擴充二字是直指工夫七篇大意皆是如此

一是統體之太極貫是各具之太極

吾儒一以貫萬異端一以蔽百

易之數八範之數九自一而八八而八八自一而九自一九而九九理一而分殊也由八八而一八由八而一由九九而一九由九而一分殊而理一也一八一九八八九九數雖異而理則同

論語曰毋意大學曰誠意蓋毋意之意只是不誠之意不誠之意不可不無誠其意者正是要無這不誠之意耳意者心之發所謂念頭是也這念頭有善有惡善念頭不可無惡念頭不可有一槩有也不得一槩無也不得一槩有勢必至於只有惡而不有善一槩無勢必至於只無善而不無惡此論語所以絕無意而大學所以貴誠意也

隱對費言以云藏也微對顯言以云密也分明有箇物事非空虛杳茫全無着落之謂也

中者天下之定理庸者萬世之常道唯中故庸唯庸故中鄉愿似中而非中似庸而非庸竊中庸之名者也二氏不中故不庸不庸故不中反中庸之實者也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謂之命必有所以賦於人者謂之性必有所以受於天者原是實實落落人人具足物事若云一切都空一切都無不知天所賦於人者何在人所受於天者何在無所賦無所受何以謂之性何以謂之命耶性命二字都解說不去矣

朱子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至哉斯言爲後世學者慮至深切矣

程子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予曰善養者卻
於未發之前養之程子恐人討索於未發撓其體
也愚意恐人安排於已發滯其用也
纔學孔孟便要勝似孔孟纔學程朱便來鄙薄程朱
於孔孟何傷於程朱何傷止謂之狂妄無知而已
老氏竊弄闔闢芻狗天地釋氏塵芥六合土苴萬物
不敬之罪孰大于是
老氏要無到底無他不得佛氏要空到底空他不得
吾儒有還他有實還他實是曰率性是曰循理是
曰盡性至命
明明有卻要說無其於有何明明實卻要說空其於
實何
老氏無只無理不曾無欲佛氏空只空理不曾空欲
吾儒有的是理無的是欲實的是理空的是欲
韓子在用上闢佛老謂其旣無用怎見有體程朱在
體上闢佛老謂其原無體安得有用程朱三夫子
皆拔本塞源之論而昌黎原道亦大中至正之理
也

天下之可知者卽其不可不知者也吾道是也天下
之不可知者卽其不必知者也佛老是也
仙家認器爲道溺于有佛家離器言道墮于無
老氏以氣爲性無理之氣也佛氏以心爲性無理之
心也聖人之學心學也卽性學也性者理也無無
理之性理者善也無不善之理二氏不明善焉能
窮理不窮理焉能知性無理二字是他根本上病
痛也
今之學者紛紛言心言性言道不知旣丟卻理字千
說萬說總無有一是處
丟過這理字更有甚說得會得這理字更有甚說得
吾儒以二氏爲虛無二氏亦以吾儒爲虛無吾儒謂
二氏不認自家本來的實有二氏亦謂吾儒不識
自家本來的虛無大都二氏持彼之虛無以抑吾
儒之實有又借吾儒之虛無以崇彼之虛無不知
吾儒之所謂實有彼不得而竊測之吾儒之所謂
虛無彼亦不得而混亂之也
吾儒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二五二五流行化生
萬物老氏曰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
天地根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
象主不逐四時彫宗旨迥然不同不可不辨

這道理無容毫髮滲漏毫髮差池這工夫不可些微
鶻突些微散漫

只合平平着眼實實下脚新奇意思一些都着不上

槁木頑石放在匣膜裡也是死物正使捉拿得住亦
安所用禪客偏要如此

喫飯着衣便是莫大勾當另外有神奇有玄妙否
釋子撑眉竪眼只是謾己謾人

不踰矩之心即心即矩也不違仁之心即心即仁也
道心也天理也踰矩之心離矩爲心也違仁之心
離仁爲心也人心也人欲也即心即矩即矩即心
即心即仁即仁即心非心外有矩亦非矩外有心
非心外有仁亦非仁外有心也離矩爲心將離心
求矩離仁爲心將離心求仁離心無所爲矩離矩
亦安可爲心離心無所爲仁離仁亦安可爲心也

此天理人欲之辨人心道心之分也

吾儒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言理便不離氣
言氣便不離理故心爲理義之心而非佛氏空靈
之心氣爲道義之氣而非老氏精神之氣蓋吾儒
之心有理之心佛氏之心無理之心吾儒之氣有
理之氣老氏之氣無理之氣吾儒之心之氣不得
在天理之外二氏之心之氣不曾在天理之中吾
儒心即理也氣即理也與理爲一二氏心自心也
氣自氣也判理爲二二氏不知天理爲何物吾儒
不知天理之外爲何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是也

天理本有善而無惡唯有善無惡故好善惡惡好
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聖人代天理物經世宜民
是是非非善善惡惡辨之井然而不淆處之秩然
而各當賞罰以持一時之平褒貶以維萬世之公
皆由此道也釋氏以無善無惡爲本體以好善惡
惡爲情識夷是非善惡而一之爲平等爲圓妙纔
有辨別揀擇於其間則曰分別心曰人我相儱

混淪顛倒錯謬操斯術也雖接一物處一事亦有所不能况可以宰世經物而冀其區置咸當乎每見世之自命爲豪傑者其身三綱五常之身也其位致君澤民之位也負家國天下之責而復窮年肆力於若曹之說而恬不之返是果無所分别之說竟可以治萬有不齊之天下而無弊耶吾不知其所見安在也

禪家拿來拿去不過一團空氣弄來弄去不過一點靈明天理二字未曾夢見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只是天理二字

天理是自然恰好的物事若有一毫意思安排一毫意見夾雜便不是天理了

憑虛臆揣度用虛譚湊合總非實際

釋子飜騰萬狀播弄千般汯之又汯妙而又妙說之可喜可愕聽之可想可參儘竦動人儘鼓舞人但中間没些子實理飜來覆去只不奈自家一點精靈何耳先儒所謂虛頭帳也

禪家不着有不着無卻着不有不無不倚色不倚空卻倚非色非空不思善不思惡卻思無善無惡

天理者不容一物而物物咸具者也不容一物何以謂之障不容一物而實物物咸具又何以謂之障

止可以欲爲障不可以理爲障欲是本無的理是本有的本無的始謂之障本有的如何謂之障本無的添一毫是增一重障減一毫是撤一重障本有的一毫也添不得何處增得一重障一毫也減不得何處撤得一重障既謂之本有便不得謂之障既謂之障便不得謂之本有佛家以本無者爲性以本有者爲障總是本有者本無者辨得不明認得不真耳

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障在何處萬象森然即冲漠無朕障在何處無朕者本自無朕也無容于障也森然者本自森然也無容于障也豈冲漠無朕之外另有一物爲冲漠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冲漠所障乎萬象森然之外另有一物爲萬象之障乎或另有一物爲萬象所障乎借曰有之則寂焉必

不能冲漠無朕感焉必不能萬象森然以障故也障冲漠者非冲漠也障萬象者非萬象也佛氏不以障冲漠障萬象者為障而以冲漠萬象為障彼誠不知冲漠萬象之為本來之物而欲一切掃而去之誤以非障者為障而以障者為非障也亦終其身于障蔽而已

佛氏論緣業以誘愚氓其為害淺談心性以惑賢智其為禍深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

釋氏旣不肯認他合下俱有底又如何肯做他分內當為的

心事本一二之便不是

高者入于釋老卑者流于申韓皆是不知循理之故理者大中至正一定不易之天則若能循理焉有二者之病

告子曰生之謂性朱子曰生之理之謂性儒釋之辨在此

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卽理理卽心事卽理理卽事有何內外有何精粗一空則都空一實則都實一是則都是一非則都非釋氏視事為心外之事而事無心之事視心為事外之心而心無事之心夫無心之事尚可以為事乎無事之心尚可以為心乎事無心之事心無事之心是果心事有內外之殊事理有精粗之別而可以舍此取彼乎弗思甚矣

有物必有則物只是氣則便是理與生俱生一齊俱有不待安排無容造作所謂天則也如明聰是耳目的天則忠孝是臣子的天則若視不明聽不聰便欠缺了耳目的天則事君不忠事親不孝便欠缺了臣子的天則視思明聽思聰是復還耳目的天則事親孝事君忠是復還臣子的天則是之謂復性是之謂循理是之謂存心是之謂踐形是之謂盡性是之謂至命聖人教人非求其所本無適全其所固有耳釋氏將這天秩天敘自然恰好的條理都不承認只守着他昭昭靈靈的一點靈明便以為明心以為見性杳茫空蕩毫無着落毫無依據終日閉眉合眼都只養成一箇癡呆麻木漢

以至遺棄事物滅絶倫理病狂喪心無所不至其
骨髓上病痛只是認氣爲性而不認理爲性殊不
知既無理矣則其所謂性者尚得謂之性乎哉亦
誤甚矣

精的就在粗的上微的就在顯的上若無粗的那精
的無處湊泊無顯的那微的無處掛搭佛氏每遺
粗言精離顯語微夫既無粗矣又安有精既無顯
矣又安有微乃猶傲然自命曰我但用力于精深
微妙之處而不屑屑于形器之末沾沾于耳目之

前噫抑未知微顯之無間精粗之一致形而上形
而下者之一以貫之也

無形而有理無而有有理而無形有而無有而無不
滯于有無而有不墮于無吾儒以有無爲一卽有
卽無卽無卽有異端以有無爲二無中生有有外
尋無

釋氏只是虛吾儒只是實釋氏只是無吾儒只是有
釋氏言虛吾儒亦不諱言虛釋氏言無吾儒亦不諱
言無但吾儒之虛非彼之所謂虛吾儒之無非彼
之所謂無蓋釋氏離實言虛虛而虛也吾儒卽實
卽虛虛而實也釋氏離有言無無而無也吾儒卽
有卽無無而有也吾儒虛而實虛在實中無而有
無在有中至虛至實無實非虛至有至無無有非
無也釋氏虛而虛虛在實外無而無無在有外實
非其實虛亦非其虛有非其有無亦非其無也吾
儒皆是釋氏皆非吾儒皆得釋氏皆失虛實有無
一以貫之也若曰禪家悟上而遺下無用而有體
是二本也何以爲體用一原何以爲微顯無間程

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不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
有是也誠本原之論

吾儒以欲爲蔽只要無欲迺無其所本無者也無其
本無實有其本有禪家以理爲障只要無理乃無
其所本有者也無其本有卻有其本無

吾儒存的是一點天眞異端存的是一種妄念吾儒
養的是一團義理異端養的是一箇精魂

釋氏以物爲性吾儒以則爲性物氣也則理也理者
天理則者天則

佛氏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又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吾儒首禁的是放佛氏首要的是放吾儒首禁的是縱佛氏首要的是縱彼不知這物事操之尚恐至於放何況於放存之尚恐至於縱何況于縱不患不放不縱只患不操不存操則儒放則佛矣存則儒縱則佛矣一操存則失者以得死者以生由此而賢而聖而幾於天矣一放縱則得者以失生者以死由此而愚而狂而等於獸矣此其關係豈尠小哉

心一也操存便是道心舍亡便是人心放的便是人心求的便是道心一存一亡一求一放道心人心判於此矣

吾儒得手後只是實落異端得手後只是虛空

聖賢悟後纔覺得難狂禪悟後翻覺得易

謹言愼行卽是存養之要

吾儒謂天之所與我者爲降衷之恒性本來純粹至善無有夾雜卽所謂天理也然或拘於氣禀蔽於物欲則不能有善而無惡聖賢教人以復性之方存理遏欲去惡爲善在在持養時時省察以復其賦畀之初衷使靜焉體全動焉用著無非至善之妙而後已聖賢之明物察倫盡性至命無不在此乃禪家則目之爲麄行爲外道爲業識爲無明爲生滅心爲輪廻刼必要此中頑然一念不起不着色不着空不思善不思惡如槁木如冷灰而後爲言思路絕之上乘爲非想非非想之正果故其立教也只要虛空只要超脫謂當下便是這箇一切皆是這箇不假一毫功力不須一毫防閑不必分別是非不用揀擇善惡一任靈明圓覺便是最上法門慾熾情流都是道妙放僻邪淫都是作用害理滅倫亂常禍道其爲世道人心害可勝言哉此從古有道仁人每有所大不忍於中而無能已於爭辨也

儒者曰有理有欲有善有惡有陽有陰有君子有小人要十分分別要十分揀擇分別知至至之揀擇知終終之存理遏欲去惡爲善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是之謂大中是之謂至正是之謂盡人合

天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皆此道也佛者曰無理無欲無善無惡無陽無陰無君子無小人無容於分別無容於揀擇分別是幻想揀擇是妄念無分別心亦無無分別心無揀擇心亦無無揀擇心何存何過何去何爲何扶何抑何進何退是之謂兩忘是之謂平等是之謂一切圓妙滅絕倫理掃除紀法職此故也明乎其爲聖爲凡爲人爲獸而後知可聖不可凡可人不可獸凡知趨於聖人恐墮於獸是率天下而聖賢之也忘乎其爲聖爲凡爲人爲獸則將可聖可凡可人可獸聖不嫌夷於凡人不妨侔於獸是率天下而禽獸之也儒者之道并然天秩燦然天敘可以治天下可以垂萬世佛者之說一切都幻一槩都空不可以行一時不可以了一身然則儒佛二者正自不難辨也

教之以堯以舜人尚不堯不舜不教之以堯以舜人誰肯爲堯爲舜戒之以桀以跖人尚爲桀爲跖不戒之以桀以跖人誰肯不桀不跖無善無惡四字足以禍萬世之天下而有餘矣

本有的天理斷不可無本無的人欲斷不可有這界限要看得極分明這關頭要守得極牢固此事非關小可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只無人欲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併無天理矣無人欲實有天理無天理却有人欲此儒佛之異也

一切超脫則絕聖棄智病於空兩下含糊又藏垢納汚病於雜

修身在正心正心在誠意吾儒之說也動意則乖擬心則差釋氏之說也

吾儒謂天理在人事中理事合而爲一異端謂天理在人事外理事析而爲二

太極生二五二五生萬物所謂吾儒本天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所謂釋氏本心然吾儒之所謂天即吾儒之所謂性而非釋氏之所謂天也釋氏之所謂心乃吾儒之所謂意而非吾儒之所謂心也釋氏以心爲性非其性矣以意爲心非其心矣

吾儒之異於釋氏祗是一性字吾儒以理爲性釋氏

以氣爲性

天地人物一理而已聖人窮理故同乎天地萬物之性而爲聖人之性釋氏滅理故異乎天地萬物之性而爲釋氏之性窮理者全其眞滅理者喪其本也

妄想戕賊本眞客慮損傷元氣

佛家頓漸二法未爲不是但其所以頓所以漸者無有是處此所以與吾儒不同也

吾儒言生指的是生理言理兼言氣異端言生指的是生氣言氣不言理異端只言所生所生只是氣生之謂性是也吾儒必言所以生所以生乃是理生之理之謂性是也

吾儒言理原不曾離却氣離却氣亦無理矣佛氏言氣只要丟却理丟却理皆成欲矣

吾儒言理就在氣上言氣就在理上離理無氣氣不在理外離氣無理理不在氣外無之而非氣無之而非理異端言性只是箇氣言氣只是箇欲以氣爲性不以理爲性以欲爲氣不以理爲氣無之而非氣無之而非欲

氣一也有理的氣氣便是理無理的氣氣只是欲

吾儒以理爲宗佛氏以欲爲宗吾儒以善爲宗佛氏以無善爲宗善卽理也無善卽欲也

吾儒一點靈明在天理上說道心是也佛氏一點靈明在人欲上說人心是也吾儒以理爲性以欲爲障一切作用都是天理佛氏以欲爲性以理爲障一切作用都是人欲吾儒無極是無形太極是有理佛氏眞空是無理妙有是有欲

知覺一也覺於理爲吾儒之覺先知先覺是也覺於欲爲釋氏之覺皇覺圓覺是也吾儒以理爲性以覺於理爲心以覺於理之覺爲覺釋氏以欲爲性以覺於欲爲心以覺於欲之覺爲覺儒釋之所爲覺者不同所爲心者不同所爲性者不同也

吾儒言心佛氏亦言心吾儒言性佛氏亦言性其言語之相似處甚多但吾儒之心仁義之心吾儒之性義理之性佛氏之心靈明之心佛氏之性氣質之性靈明何嘗不是心但吾儒之靈明有所以靈

明者理也眞心也佛氏但以靈明爲心而不知以所以靈明者爲心心非其心矣氣質何嘗不是性但吾儒之氣質有所以氣質者理也眞性也佛氏但以氣質爲性而不知以所以氣質者爲性性非其性矣故吾儒之靈明皆理而佛氏之靈明皆欲吾儒之氣質皆理而佛氏之氣質皆欲吾儒心卽理也性卽理也佛氏心卽欲也性卽欲也然則儒佛雖幷言心幷言性祇同乎心性之名而逈異乎心性之實其所以異者不過理欲二字盡之一有

理一無理一無欲一有欲如是而已

佛氏言靈明吾儒亦言靈明佛氏言氣質吾儒亦言氣質靈明一也吾儒見爲吾儒之靈明佛氏見爲佛氏之靈明氣質一也吾儒見爲吾儒之氣質佛氏見爲佛氏之氣質吾儒之靈明有靈明之理不專是靈明吾儒之氣質有氣質之理不專是氣質佛氏之靈明無靈明之理止謂之靈明佛氏之氣質無氣質之理止謂之氣質吾儒非離靈明以爲理而必不離理以爲靈明非離氣質以爲理而必不離理以爲氣質佛氏以靈明本無理以無理之靈明爲靈明以氣質本無理以無理之氣質爲氣質然則儒佛之差只爭一箇理字耳

吾儒一生工夫一生作用只在這理字上往聖先賢只窮究這天理源頭千言萬語都只講明這理字佛氏一生工夫一生作用只在這欲字上西佛東祖只參想這人欲根柢千言萬語都只翻弄這欲字

儒曰易有太極言有理也佛曰覺性本空言無理也儒曰純粹至善言無欲也佛曰眞空妙有言有欲

也儒曰一物不容而萬物成備言無欲而有理也佛曰本來無物而不礙諸物言無理而有欲也儒入于佛佛托于儒援佛潤儒借儒談佛陽闢佛而陰詆儒明尊儒而暗崇佛種種議論紛淆熒惑得其要而辨之亦可以類推矣

佛氏欲空其欲又欲空其理併欲空其空以此爲第一乘爲善知識爲大解脫爲大自在夫空其欲似矣而併欲空其理是空所不當空也旣空其理則必不能空其欲尚不能空其欲又何以能空其空

乎況彼以氣爲性是雖云空欲而實未嘗空也以理爲障是卽欲不空理而實不能不空也空者無理也而彼猶以爲頑空空其空者并無無理也而彼自以爲眞空頑空者無理盡也彼之所謂不爲理障不爲教縛者也眞空者無無理盡也彼之所謂有無不立脫縛雙遣者也總而論之彼之所空者理也所不空者欲也空而不空者欲也空而又空者理也彼之所謂眞空乃彼之所謂眞性彼之所謂眞空之性非吾之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無欲有理者也天理也善也眞空之性無理有欲者也人欲也無善也隨他閃爍翻弄千變萬化只無理有欲四字總括殆盡更無處躲藏無處遁騁矣

吾儒以實爲宗實者實有此理也千言萬語只是要有此理循理便是率性窮理便是盡性釋氏以空爲宗空者空去此理也千言萬語只是要無此理眞空以爲眞性明空以爲覺性夫此理本至有而不可無至實而不可空者也一有則無乎不有一實則無乎不實吾儒之所以體用兼全也一無則無乎不無一空則無乎不空釋氏之所以內外俱喪也

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氣爲性吾儒以理爲心釋氏以欲爲心以氣爲性宗旨只在憑氣以欲爲心宗旨只在縱欲宗旨在憑氣憑氣則得不憑氣則不得是以憑氣爲教也宗旨在縱欲縱欲則是不縱欲則不是是以縱欲爲教也以憑氣爲教學者安得不憑氣以縱欲爲教學者安得不縱欲是故釋氏之徒率皆汚穢不堪放僻無狀者非故畔其說而甘於不肖乃誤信其說而陷於爲非非粗習其說而流於世俗正深入其說而墮於禽獸也

佛氏既以理爲障所以只要抹煞理字既以欲爲性所以只要回護欲字其說似高出於吾儒而實左袒乎流俗故高者喜其玄妙可以欺世而盜名低者幸其放恣可以棄義而趨利無智愚賢不肖咸樂其便而遂其私所以嗜好者獨多而陷溺之尤易也若吾道平平實實至正大中高者失之過卑

者失之不及中庸之鮮能斯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怪焉

唯不驚玄遠故不墮情欲纔涉玄遠便墮情欲矣

總而言之吾儒之虛靈吾儒之虛靈是有理的虛靈禪家之虛靈是無理的虛靈吾儒之知覺是有理的知覺禪家之知覺是無理的知覺吾儒只是有理釋氏只是無理儒釋之分有理無理而已矣

孔孟以善爲性善者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程子以孔孟之性爲性朱子以程子之性爲性佛氏以覺爲性覺者氣也精魂靈明是也象山以佛氏之性爲性陽明以象山之性爲性

程子得孔孟之道于遺經朱子得周程之學于遺書至論其入門則一自濂溪一自延平不可誣也

孔子聖之至朱子儒之至

濂水建圖遂啓程朱之鑰天將以大鄒魯之傳也天泉證道爰闢錢王之門天將以絕洛閩之脉也

象山之有慈湖陽明之有泰州觀其流知其源矣

陽明象山之功臣龍溪陽明之佞臣

龍溪在王門功之首在聖門罪之魁

象山之說慈湖而後無傳焉至文成而大行紫陽之學文敬而後寖息矣至整庵而復著

文清勉齋之後一人文敬文清之後一人整庵文敬之後一人

論其體段元公似孔子純公似顏子正公似曾子文公似孟子

晦庵似孟軻而周詳過之象山似曾晳而狂放過之

問嘗罕譬而喻晦庵是字紙象山是白紙晦庵是有星秤象山是無星秤知道者自能辨之

朱子之學即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即孔孟之學若程朱非則孔孟亦非矣

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或曰敢問其所願學曰孔子集諸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孟子願學孔子履也願學朱子曰請文正薛文清何如曰姑舍是曰陸文安王文成何

如曰不同道文正文清之于朱子猶夷尹之于孔
子文安文成之于朱子猶告子之于孟子也
顏子明道難學學顏子不如學曾子學明道不如學
伊川學曾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
程朱之居敬窮理卽孟子之知言養氣子思之擇善
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顏之博文約禮堯舜之
惟精惟一聖聖相傳宗旨無異然二者相需并進
究竟只是一事蓋居敬乃窮理之本而窮理卽居
敬之功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行
靜焉非敬無以存動焉非敬無以察此敬之所以
徹上徹下成始成終而爲明善誠身之要也
或問明道顏子一派伊川曾子一派晦庵孔子一派
象山孟子一派文清晦庵一派文成象山一派未
知是否曰似矣而未盡也象山陽明入手直捷處
畧似孟子然孟子才甚樣大學甚樣醕豈區區二
子之比竊謂文公英發豪邁眞似孟子其嘿識心
通又似顏子躬行實踐又似曾子而爲學立教漸
次平實則又大似孔子偉哉文公誠三代以後之
一人也
余於文公無間然
洙泗之統唯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唯朱子滙其全
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
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一人
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
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
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
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
道程子之道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舜以來相傳
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唯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
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
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
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慈湖只要一郤不一白沙只要自然郤不自然
文清而後流于拘陽明恐其滞于實而虛之致良知
三字所以虛其實也而不知其淪于虛文成而後
流於蕩見羅恐其淪于虛而實之修身二字所以

實其虛也而不知其滯於實淪于虛者偏于內不知無外之非內也滯于實者偏于外不知無內之非外也

致良知三字無病陽明說得有病修身爲本四字無病見羅說得有病

口距揚墨何如身距揚墨

先儒謂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予亦曰元不曾壞了道脉至明而大壞明之壞不在弘正以前而在弘正以後不在嘉隆以後而在嘉隆以前故

不可不知也

顧端文曰孟子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闢告子其功又在闢楊墨之上予亦曰朱子闢佛老其功不在孟子下闢象山其功又在闢佛老之上羅子闢禪宗其功不在朱子下闢姚江其功又在闢禪宗之上蓋楊墨佛老禪宗之于吾儒也各建旗幟互相角犄邪正判若霄泥闢之猶易爲力告子象山姚江之于吾儒也改頭換面隱跡潛踪是非差之毫髮闢之尤難爲功也

性善之說始於孔子著於孟子發揮於洛閩諸子無善之說昉於告子盛於姚江遏止於東林諸子

無善無惡之說人人皆能知其謬而闢其非唯高景逸顧涇陽二先生四路擎拿針針見血使陽明復生亦將理屈詞窮更無張口處矣

子輿單提性善二字景逸涇陽痛闢無善二字皆功在萬世

夫子之四毋毋其私者也陽明之二無并其公者而掃除之矣顏子之四勿勿其非者也告子之二勿

并其是者而禁遏之矣

天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大行二泉一證而無善無惡之說自此漸熄邪說盛衰之機正學消長之會也

道理無彼此工夫有先後

旣謂之理更有甚內外有甚精粗

朱子釋格物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蓋極者天理之極致卽至善也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卽止於至善也故格物卽是窮理卽是

盡性卽是至命陽明謂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未免析心與理而爲二斥之爲玩物喪志爲狥外遺內噫是誣朱子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也高子忠憲辨之詳矣

朱子恐人分心與理爲二而渾而一之陽明反謂其二之陽明欲合心與理爲一而實岐而二之學者反謂其一之抑未取朱王之書而細讀之也

心外無理理外無心無乎非心卽無乎非理聖賢言心便是言理言理便是言心有時言心不言理言心卽言理也有時言理不言心言理卽言心也蓋心非理外之心理非心外之理或分說或合說或單提或并提無非此箇物事也世儒膠執己私主張偏見不肯虛衷靜氣體貼聖賢道理玩味聖賢語意反咲傳註之支離詆先儒爲割裂是誠坐井觀天而謂彼蒼之小也亦烏足怪哉

這重擔越擔越覺重越重越放不下這長途越走越覺長越長越住不下

閑道錄卷中終

閑道錄卷下

吉水羅　麗

受業門人吳郡韓　菼同校

雲川徐　倬

開發遮迷易破除謬妄難

嘿識必有所識嘿成必有所成豈是沉空守寂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予曰人之所以同於聖賢者幾希去則爲跖爲蹻違禽獸不遠存則爲堯爲舜與天地同流所謂毫釐千里也

堯舜幽厲孔顏蹻跖本體何曾差池一毫畢竟堯舜成了堯舜幽厲成了幽厲孔顏成了孔顏蹻跖成了蹻跖其故安在豈天之降材爾殊耶可以醒矣

分明是現成的狂愚便認做現成的聖賢非愚之所敢知矣

告子只要打破孟子善字東坡只要打破程子敬字近陽明之說行善字敬字一齊破碎矣

呂文簡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

卽是窮格之義
有物必有則則者理也格物卽是窮理理者善也窮
理卽是明善
物不格知不至將有自以爲誠而未必誠自以爲正
而未必正自以爲修而未必修者矣毫釐千里之
謬實原于此也
譚艮知者皆以物爲外以格物爲徇外不知格物只
是窮理窮理便是盡心心卽理也理卽心也物卽
理也心卽物也理無內外心有內外乎心無內外
[illegible]
物有內外乎無內外安有精粗無精粗安有彼此
卽物卽知卽格卽至本無二理本非二事又何[illegible]
焉
致知在格物猶云盡心在窮理也理未窮其所謂心
只是習念非眞心也物未格其所謂知乃是妄見
非眞知也儒者之流入釋氏病根在此
致知在格物一本而萬殊各具一太極天下莫能破
焉物格而知至萬殊而一本統體一太極天下莫
能載焉

吾人爲善唯日不足那有閒口講閒話閒耳聽閒話
玩物是放心格物是盡心二者正自相反
學莫要於存心是已但恐所存者未必是心正使眞
能存得纔足爲累蓋自世微道喪學鮮眞傳詖淫
邪遁之言充滿宇內溺於其說者毒入膏肓牢不
可解終日努目張眉擣拳揮棒以情慾爲天眞以
幻想爲本體其所謂心者或光景之泥渼或意見
之迷沉或懸空想像而胸臆偶開或緣境揣摹而
靈明乍露妄生妄滅倏起倏消用力愈多去心愈

遠故學者先論其是不是然後論其存不存若未
免認賊作子指石爲玉將日顛月狂無復有轉頭
日子矣
今人亦有所見却不是眞性只窺覷得箇閃閃爍爍
的光景亦有所守却不是本心只把捉得箇膠膠
擾擾的念頭閃閃爍爍的是氣不是理膠膠擾擾
的是欲不是理理卽天也天卽理也天理纔是眞
性纔是本心所謂善也明者明此也誠者誠此也
此性命根源學問頭腦此處差則都差是則都[illegible]

天理二字未曾體貼出來講甚麼心講甚麼性講甚麼道

天理本不待安排何等自然本無容造作何等現成立意求自然自然正是安排立意討現成現成正是造作

善者天理也存是存這天理養是養這天理今人只守着一點虛靜的影子習得一箇寬紓的樣子與聖賢存養之實奚啻萬里

非解字則叅話那有實際

認虛見爲上乘認幻想爲超悟認精魂播弄爲天機活潑認靈明閃爍爲道體呈現安得不誤却一生

世儒非苦苦逼迫則悠悠現成逼迫便是安排現成便成放倒

既爲山木又爲斧斤既爲萌蘖又爲牛羊試問伐的是誰所伐的又是誰牧的是誰所牧的又是誰眞是自戕自賊自害自滅毫不干涉他人

理明則心定

掠虛影墮實業世儒通病

古人無間斷是本體存存今人無間斷是妄想營營

世人無眞正學爲聖賢之志日用工夫不過粧點文貌應副格套以之博聲名美聽視而已到底勾當得甚事

聖賢所謂靜無欲而已所謂敬循理而已無欲便是靜循理便是敬今之學者坐蒲面壁以爲主靜大袖寬袍以爲主敬憁誤矣

今人有體而非本體體非其體有用而非本用用非其用

或謂佛老無用而有體申韓無體而有用非也佛老無用之體不可以爲體申韓無體之用不可以爲用天下無無用之體無無體之用無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道也

世儒過絕思慮以爲操存捉住念頭以爲持守分明墮入異學而不知也這物事本合內外通寂感包體用統性情渾然一太極之妙唯一主於敬則該本末徹表裏渾精粗兼巨細無非太極本然之妙也試思這物事何等神妙何等虛靈如何過絕得

如何捉住得聖賢教人只一主敬是箇指訣是箇要法何嘗要遏絕他何嘗要捉住他學者特未之思耳

止可無私心豈可無心止可無妄思豈可無思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詩曰思無邪論語曰近思中庸曰愼思聖賢之言非教人以廢思正教人以善思也心君也志帥也一身之主萬事之綱也天之所與我者莫大乎是若如禪家所云一念不起言思路絕是必欲措其衷於空虛無用之地如頑石枯木而後已也不知天之生斯民也何故而皆與此贅物乎此非愚之所解也

不當思而思是膠擾馳騖衆人之失其本心也當思而不思是死木槁灰二氏之滅其天性也

厭事務越多事務息思慮越添思慮行所無事思所當爲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而已耳

本是家常日用大驚小怪甚麽

駕虛翼僞表異亂眞吾道之賊也

自姚江提宗以來學者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慾同流合汚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毁經弃法爲超脫道術人心敝久壞極若非東林諸子廻狂瀾於橫流汎濫之中燃死灰於燼盡烱寒之後茫茫宇宙竟不知天理人倫爲何物矣然積習難除幾微易汩守先待後吾黨之責也願與同志共勉之

於可知處求不可知不可知者可知矣於可見處求不可見不可見者可見矣於不可知處求不可知并可知者亦不知矣於不可見處求不可見并可見者亦不見矣此儒佛之辨朱陸之分薛王之異也

乾健故易非容易之易坤順故簡非苟簡之簡

高者只一段虛光景下者只一塲空議論誠近來學者通患也

世儒愛儱侗而厭分疏喜顢頇而惡詳細凡遇道理精微曲折處都囫圇混去鶻突滾過更不去曆心玩索仔細參詳舉聖經賢傳皆鄙爲支離斥爲瑣屑大都只是忽卑近騖高遠畏繁難希簡捷到底

只做得個狂瞽癡呆漢也

聖賢眞無虧欠猶恐有虧欠眞無間斷猶恐有間斷世人實有虧欠冒認爲無虧欠實有間斷冒認爲無間斷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而世人之所以爲世人也

大賢大聖都從這愚夫愚婦脚底來小子後生便跳在大聖大賢頭上去吁誠可訝也

生安神聖只要做困勉的工夫初學下根便要討神聖的快活多見其不知量也

合下便是不用修爲一切都是不須防檢近來學者大率皆是此種議論只愛徑捷只喜便易自誤誤人自誑誑人是誠以學術禍天下也彼開端作俑者即欲少逭其辜得乎

工夫畧不平實道理畧不庸常便會落玄妙窩子裏去作攣拳舞掌生活也

今之學者說着五經四書便以爲頭巾語孑究氣然則彼之所以爲學者可知矣

陽明之後學者皆譚玄妙尚圓通毘盧性海虛空法界何嘗不玄妙只是無着落千峯頂上十字街頭何嘗不圓通只是無忌憚

玄妙者笑宋儒之淺近圓通者笑宋儒之拘泥徑捷者笑宋儒之支離儱侗者笑宋儒之瑣屑馳騁者笑宋儒之迂疎炫燿者笑宋儒之固陋不知宋儒之所以上承往聖下開來學垂之久遠而莫或能易者正在此也

今人言學在學問思辨行之外言性在仁義禮智信之外言道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外雖孔子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

初學一番疑難一番覺悟一番奮迅一番精進

語上而遺下求精而弃粗判心迹岐事理使道常無用於天下世儒求高騖遠之過也

心與理無二不可析之而爲二心與理本一不待合之而後一

心即理也盡之者亦理理即心也窮之者亦心未窮之理即未盡之心不可以爲心也未盡之心即未窮之理不可以爲理也

昔之學禪者斬禪輕儒而駕出吾儒之上今之學禪者借儒崇禪而竄入吾儒之中學儒而流於禪者以似是亂眞而儒之名濫學禪而託爲儒者以眞非滅是而儒之實亡

儒而流於禪者名尊孔孟而實夷之佛氏之下禪而託之儒者陽貶佛祖而陰擠之聖人之上假儒諱言禪而儒亂矣眞禪肎認儒而禪尊矣

在我曰萬物一本所以斥二氏之非爲眞是者正其統也在彼曰三教一家所以表二氏之是爲似是

者破其防也

昔之佛老猶是門庭之寇今之狂禪則爲堂奧之賊矣昔之佛老猶是膚骨之疾今之狂禪遂成心髓之毒矣

昔之辨辨其畔儒者今之辨辨其溷儒者昔之辨辨其佞禪者今之辨辨其諱禪者昔之辨辨其似禪之儒今之辨辨其似儒之禪昔之辨辨其歸禪之假儒今之辨辨其歸儒之眞禪昔之辨正其儒禪之名使彼不得淆其實今之辨剖其禪儒之實使彼不得竊其名

昔之儒在儒之中今之儒在儒之外昔之禪在禪之中今之禪在禪之外昔之儒以儒爲儒今之儒以禪爲儒昔之禪以禪爲禪今之禪以儒爲禪昔之儒儒其名而儒其實今之儒儒其名而禪其實昔之禪禪其實而禪其名今之禪禪其實而儒其名

昔之儒內儒而外儒今之儒內禪而外儒昔之禪外禪而內禪今之禪外儒而內禪曠觀今日皆儒也而皆禪也名皆儒也而實皆禪也非禪之過而

儒之過也非眞禪之過而假儒之過也是烏得不辨烏得不深爲辨哉

道之明也無儒而有儒有禪而無禪道之晦也有儒而無儒無禪而有禪

薛胡在姚江之前爲其易顧高在姚江之後爲其難

象山之所謂心分明是告子之心陽明之所謂性分明是告子之性雖有善辨者不能代爲之解免也

明其可知而不惑於不可知勉其可行而不騖於不可行聖人之徒也舍其可知而索之不可知弃其

可行而求之不可行異學之誤也

吾儒之學只是人倫日用布帛菽粟之常而窮神達化之妙卽在其中思之而無不可知之理爲之而無不可見之事何等明白昭著何等顯易平實若老佛之說幽杳陰暗怪誕詭僻不可撲捉不可方物詰之而總不可知求之而總不可見飜騰播弄以神其奸躲閃變幻以藏其陋誠靑天白日之幺魔明晝大都之魑魅宜其不可容於唐虞三代之世也

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經不如讀一章小學

寧可數墨尋行拘泥陳迹不可談神說妙飜弄新奇寧可樸實椎魯甘爲下士不可圓熟曠達號曰聞人寧可斬斤樸兩爲狹隘規模之細儒不可高視濶步爲蕩軼繩檢之豪傑寧可爲有破綻之狂狷不可爲無忌憚之中庸寧可硜硜自守爲必信必果之小人不可闇然媚世爲無擧無刺之鄕愿寧可摘句尋章爲聖門之末學不可擎拳豎拂爲菩提之上乘寧可倚識解墮言詮斥爲佛祖之外道不可弄精魂蔑倫理目爲孔孟之罪人

古人自幼教之以誠敬如灑掃應對之類是也今人自幼教之以虛憍如詩詞制義之類是也

古人之學所以養心今人之學適以害心

俗學不明心安能明經異學不明經安能明心心是無形之經經是有形之心以經傳經以心印心以心治經以經證心合外內之道也

俗學只是要加異學只是要減不知這物事完完足

足停停當當加也沒處加得一些減也沒處減得一些

俗學論性失之低異學論性失之高俗學滯於有和人欲也有了異學淪於無連天理也無了皆不知明善之故也

這物事干係甚大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在在充滿時時周到取之不得捨之不得加之不得減之不得無智無愚無賢無衆合下皆有生來各足不絕不續不欠不零所謂本體是也但俗學一味蔽錮自

家埋倒了自家的異學一味超脫自家拋弃了自家的吾儒只是還他本色沒一些走作沒一點攙和沒一毫虧欠沒一分夾帶沒一隙罅滲沒一刻間歇乾乾淨淨圓圓滿滿適如其賦畀之初稟秉之良而已

無聲無臭言帝載之不墮聲臭也無思無爲言太極之不假思爲也不學不慮言良知良能之不由學慮也皆是指這實理而極言其微妙耳吾儒之言無者如此非二氏虛空寂滅恍惚杳冥之說也故曰吾儒以有無爲一二氏以有無爲二

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思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害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玄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聲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幫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既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有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

吾儒所謂思只思其無思而已所謂爲只爲其無爲而已世俗思非其思是曰妄思爲非其爲是曰妄爲佛氏一味無思一味無爲一味無思而勢不能不思一味無爲而勢不能不爲不能不思不能不爲究之思非所當思爲非所當爲止謂之妄思妄爲而已此佛氏之所以似高於吾儒而實同於世俗也

人若信得及何愁不肯向前進學不力爲善不勇只是信不及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不會說有直有曲不會說無直無曲孟子曰性善不會說有善有惡不會說無善無惡

曰無善無善非惡而何曰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善之善非惡而何無善云者荀子之見商韓之祖

也無善無惡云者告子之見佛老之祖也

道不明纔在身心上用工便墮入老佛道不行纔在事功上着脚便流入管商

學不明理雖遷固之文儀秦之辨賁育之勇般輸之巧反爲心害何濟於事

楊墨流弊至於無父無君申韓流弊至於弑父弑君總是私欲用事

從義起見便說利計功不害爲公從利起見縱談仁說義不害爲私

靜坐不是閉眼合眉講求不是指天畫地

講以身心方是學講以口耳只是講

學不聞道雖胸富五車才高七步只是箇末學雖功彌六合澤及兩間只是箇私意此詞章功利聖賢所以鄙而不道也

食知味行知步知性知天亦不外此

象山注六經心齋治總經見解一般見不眞切非認賊作子即認子作賊

吾儒無的是人心異學無的是道心吾儒有的是道心俗學有的是人心道心本有者也天理也人心本無者也人欲也本有者不可不有本無者不可不無本有者有則本無者自無本無者無則本有者自有若本有者無則本無者反有本無者有則本有者反無學者亦唯有其不可無者無其不可有者而已若一槩都有可有者有之不可有者亦有之吾恐可有者未必有而不可有者未必無也若一槩都無可無者無之不可無者亦無之吾恐可無者未必無而不可無者未必有也蓋本有者本無者無須刻并立之理彼有則此無此有則彼無也應無者應有者無一切掃除之理應無者固不可使之有應有者正不可使之無也但當明辨其所有所無者之爲何如而後知槩滯於有者之病於雜槩淪於無者之墮於空也

人之應有者即其本有者也應無者即其本無者也本有者是天理本無者是人欲吾儒所恃以能無其本無者全在能有其本有能有其本有則其本無者不期無而自無既無其本無則其本有者亦

不期有而自有乃自然之道也俗學欲有其本有者并有其本無者究之本無者有之本有者不得而有之異學欲無其本無者并無其本有者究之本有者無之本無者不得而無之俗學言有有所不當有故無所不當無異學言無無所不當無故有所不當有吾儒有所當有自無所當無無所當無自有所當有聖學俗學異學之辨耑在於此然則一有一無之間顧不重哉

有其所應有無其所應無者吾儒也有其所應無無其所應有者庸衆也無其所應無并無其所應有者佛氏也是佛氏之說不特超於庸衆抑且高於吾儒矣然而應有者應無者遞爲消長中間不能容髮二者斷無一時并有之理亦無一時俱無之理佛氏旣取其所應有者而無之則其所應無者卽欲無之而不可得矣而況乎未必欲其無之也其所應無者旣不得而無之則其所應有者卽欲有之而不可得矣而況乎本不欲其有之也是佛

無其所應有者不無其所應無者似超於庸衆而實等於庸衆似高於吾儒而實流於異類矣

本有是有善本無是無惡本體也有其本有是爲善無其本無是去惡工夫也說不得都有說都有世俗之見也說不得都無說都無異端之見也說都有到底不能都有依舊只有得惡不會有得善說都無到底不能都無依舊只無得善不會無得惡有的自當說有無的自當說無只看這有的無的果奚若耳若有的是所應有無的是所應無應有的不令其一毫不有應無的不令其一毫不無爲聖爲賢配天配地不外是矣

後儒好高駃異炫巧鑿空聖經賢傳直等諸老生常談拘儒陳說漫不爲之留意矣此所以畔道日遠而害理滋甚也

執定本遵成法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乃吾人人本分內事若自作見解分外穿鑿則貽悞後人得罪名教不小矣

日用細行皆有天則賢者審處而不違聖人從容而
不過有生熟安勉之分耳

學者日用常行一念之私便是伯一念之公便是王
一念之僞便是伯一念之誠便是王不待事君使
民措諸事業而後知也

狂者過狷者不及狂之入道也易於狷其畔道也亦
甚於狷此夫子所以有歸與之嘆也

狂狷似遠中庸而實相近故可以入道而聖人取之
鄉愿似近中庸而實相遠故足以亂德而聖人惡
之近遠之分誠僞之間而已

狂玩世狷傲世鄉愿媚世

安於義則無怨尤勇於義則無瞻顧

存諸念慮不雜見諸踐履不雜發爲言詞不雜措爲
事業不雜可以爲醕儒矣

心術不雜則學術不雜學術不雜則治術不雜故正
心爲學問經濟之本

勇於改過善莫大焉巧於遂非惡莫大焉

聖賢教人只要知得善是生來本有的爲善是分內
應該的有所本有爲所應爲斯已矣

旣無人倫又安有天德如證父攘羊以爲直避兄離
母以爲廉禍理害道莫此甚矣

易之道剛柔進退不失其正而已老氏尚要退步尚
要柔伏可謂得易之體乎

老氏以清淨柔弱爲體以權謀變詐爲用以退爲進
以與爲取以無爲爲以不爭爭竊弄闔闢總歸於
自利而已彼爲其學者流於刑名入於術數不亦
宜乎

仲淹中說勝於子雲法言然其僭擬聖經不知而作
則一也

言不切理縱錦心繡口秖爲悅人耳目之資程子所
以比之俳優也

巢由之辭有天下之見者也舜禹之任無天下之見
者也

堯舜之禪讓仁也堯舜之禪讓得人仁之至也

淡然無欲疑然有守

富於德者人不得而貧之貴於己者人不得而賤之

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未見其人也

志伊尹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顏子之所學當自四勿始

學者動口便講國家利害談政事得失評前輩優劣論時人短長自家一箇身子偏不去檢點照管何其舍近而務遠重外而輕內也亦惑甚矣

唐虞吝儆吁咈是圖治卽是論學

今之學者未曾實落刻苦做得幾年眞工夫只憑著幾編斷簡的話頭管窺蠡測的見識便侈然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及登壇講論非亂言混過則大話謾過彼矇瞽之流方且推爲宗匠而奉若筮龜一遇明眼人則本色畢露更無處躱閃矣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一聖一賢直道破千古學人好高之病令人讀之毛骨俱竦

既要撐乾拄坤便當做天長地久的生活猶屑屑焉爭目前毁譽較世俗短長何邪

鄉愿嗜欲深而天機淺狂士質美而未學

只一念便利之私克之無所不至故患得患失之鄙夫卽弒父弒君之亂賊也

審幾於初動防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謹未然也月幾望戒將然也

有爲善之心而不務明夫所以爲善之理則忠孝或失之愚仁義或流於過是以君子貴學也

天地之大常亘萬世而不易所以範圍而不過也古今之通義隨時會而遞更所以曲成而不遺也範圍不過者中之定體經統乎權也曲成不遺者中之妙用正通乎變也

恰好是中件件恰好是時中

經是一定之權權是無定之經經是權之常權是經之變常變時也經權理也權以酌乎時之常權卽經也經以通乎時之變經卽權也不一者時至一者理無定者時有定者理不一者以至一一之無定者以有定定之所以先天而天弗違也天下之大經也不一者以不一一之無定者以無定定之所以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下之大權也經卽是權

權卽是經顧其時何如耳
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經因物付物是權
易有二義一不易一變易不易者體也變易者用也
不易而變易體不離用天下之達道也變易而不
易用不離體天下之大本也此卽經權之謂也
不好名三字礙於鶩外的假君子便於作惡的眞小
人
君子不好名是不表襮小人不好名是無忌憚
世人開口便謂學者要率性要近情不知彼之所謂
率性乃是恣情縱欲名爲率性實則滅理所率者
非眞性也彼之所謂近情乃是同流合汚名爲近
情實則狥物所近者非眞情也眞性者天性也天
性卽天則也帝之衷也眞情者人情也人情卽人
理也民之彝也內焉戒愼恐懼外焉規矩準繩方
是率性小則曲成不遺大則範圍不過方是近情
豈世俗之云云者哉
以禮爲僞以肆爲眞以放僻爲圓通以持守爲拘滯
以詩書禮樂爲糟粕以綱常倫理爲情緣以日用
常行爲末節以規矩繩墨爲桎梏虛誕猖狂無所
不至不圖學術之弊一至於斯也
王門之有泰州龍溪猶孔門之有顏曾二子也泰州
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
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
石簣惑世誣民日新月盛斯其爲禍雖洪水猛獸
不足比其烈矣溯流窮源實姚江提宗不善之故
卽欲稍爲之寬解不可得矣
聖賢千言萬語論學只是遏欲存理論治只是扶陽
抑陰
理一分殊自然之禮分殊理一自然之樂
君子小人件件相反判若霄泥睽如涇渭然揆厥本
原祇爭一念之公私而已
貪夫逐利烈士殉名其私心一也
爲學不期於孔顏爲治不期於堯舜皆自畫也
拂理則傷心是曰害仁違心則虧理是曰賊義
人立身兩間唯綱常爲重若大節有虧雖才技絕人
勛名蓋世皆緒餘耳無足比數故夷吾之烈曾西

聰不屑爲仲子之廉子輿鄙不足道然世人每舍重而取輕明小而暗大如葉公以證父之過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皆斤斤於形跡之末而昧於天經地義之大常者也世俗之難與言大率類此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不齊之則各有不一之分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齊以不齊乃所以齊也一以不一乃所以一也如吾老之必先於人老也吾幼之必先於人幼也伯兄之必異於鄉人也鄰子之必異於兄子也楚人之長視吾長有間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鄉鄰之救較緩於同室其兄之道較切於越人野人君子必不同其位大人小人必不同其事飲湯飲水必不一其時巨屨小屨必不若其價蓋天秩天敘大經大綸卽欲不如是而不可得也聖人天下一人四海一家既非爲我之私親疏異施崇卑異等又無兼愛之弊齊而治治而平由內而外由近而遠推之有漸也親而仁仁而愛由厚而薄由貴而賤施之有等也所謂理一而分殊仁至而義盡也乃莊生取而齊之許子比而同之不亦異乎

堯舜湯武之征讓禹稷顏回之出處微箕比干之生死曾子子思之去留都是合該恁的所謂時中也

周公戒逸召公陳敬是千古事沖主的樣子

帝王之治本於心帝王之心主於敬

君心者萬機之樞要而萬化之權輿也故王道必以正心爲本

爲君者當思天所以立君之意爲臣者當思君所以任臣之意君以天之心爲心百執事以君之心爲心期於仁愛斯民而已

太陰五星光有大小皆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行有遲速皆視太陽之行以爲行近太陽則行急而盈光晦而伏遠太陽則行緩而縮光生而見太陽君道太陰五星臣道自然之理也

得聖人之理可以制作得聖人之意可以沿革

天道有常有變王道有經有權各循其理而天下平

人主恐懼修省祥莫祥於此矣怠荒佚豫災莫災於此矣但當問人事之修否不必問天象之禎異也天人一理貫通一氣感召和致祥乖致異乃常道也然人主恃祥而怠祥亦為災遇災而警災亦成祥盛世亦有饑沴末流常多符瑞人主亦盡其在我而已

治曆授時敬天勤民之首務為政者所當盡心也

曆法至為繁賾其緊要處只在得太陽盈縮之真限一切加減增益皆從此起此處差則無不差合則無不合

由漢以來造曆者七十餘輩立法者十有三家求其理明數著精密脗合者僧一行之大衍郭守敬之授時而外則未之槩見也

步算之法莫緊要於日行莫繁難於日食

交食者曆法疏密之證交食不差則朔望不差朔望不差則節氣不差二分二至又一歲之關鍵四時之樞紐也二分二至不差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亦自無大差矣

歲差之法舊法是太陽退數新法是經星退數舊法換宮兼換宿換太陽宮不換經星宮新法換宿不換宮換經星宮不換太陽宮其數雖不殊而理則大相逕庭矣

新法之最奇者有四觜參顛倒一也節氣那移二也歲差環轉三也歲實參差四也之四者有識之士皆能辨之矣至謂天有經緯地亦有之二曜有經緯五星亦有之如視差氣差里差等法殊為細密可補舊法所不及也

新法千條萬緒究竟不過高卑二字高減卑加一法其作表立式都是一箇套子

測以多邊三角形視舊為繁算以割圓八線表視舊為簡

舊法以二至為主新法以二分為主舊法以赤道為主不論黃道新法以黃道為主兼論赤道立法之不同大要在此

賢不肖無幷進幷退之理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否泰剝復自然之道也

所應非所求所學非所好君臣遇合之難自古然也謂其君不能者不敬其君也謂其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不敬其身者也

究以養國家之元氣嚴以鼓國家之神氣循資格以盡庸才之用破資格以盡奇才之用旨千古不易之論也

世亂而無守世治而無爲其人可知矣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閑道錄三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賜履撰賜履有學統已著錄是書大旨以明善爲宗以主敬爲要力闢王守仁良知之學以申朱子之說故名曰閑道蓋以楊墨比守仁也其間辨駁儒禪之同異頗爲精核惟詞氣之間抑揚太過以朱子爲兼孔子顏子曾子孟子之長而動詈象山姚江爲異類殊少和平之意則猶東林之餘習也其中如云一箇分爲萬箇萬箇又分萬箇萬箇合一箇一箇又合一箇然既已合爲一箇不知所云又合之一箇竟指何物又云無方無方之方無體無體之體無外無外之外無內無內之內無終無終之終無始無始之始又云自寂自感自感自寂恒寂恒感恒感恒寂又云無斷無續無出無入皆不免故爲杳冥恍惚之詞又云食知味行知步知性知天亦不外此尤不免仍涉良知之說其謂老氏無止無理不曾無欲佛氏空止空理不曾空欲亦不甚中其病至謂學不聞道雖功彌六合澤及兩間止是私意以陰抑姚江之事功尤爲主張太過轉以心性爲虛無矣

下學堂劄記三卷

〔清〕熊賜履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下學堂劄記三卷》提要

小序

余佔畢之餘偶有所測輒筆之於楮以備參證題曰下學堂劄記昉自戊戌迄於甲子廿餘年間積有若干卷藏諸敝笥未敢以問世也今年夏友人取余舊時所著閑道錄重訂授梓以公同好余乃就向所劄記中摘其與是錄更相發明者得三百三十有三條遂釐爲三卷並付剞劂自餘仍東之梁間而已昔河東薛氏倣橫渠正蒙之義著正續讀書錄十餘萬言若曰以防心開而還塞也後餘干之

居業與泰和之困知實皆有爲而作微言大義吾道誠重有賴焉余不敏亦猥附於三先生論著之遺意第淺衷膚見率筆濫書於斯道全未能有當尚冀海内君子明以教之庶幾可惬就正之鄙願而區區狂僭之咎亦或少逭其萬一云

康熙乙丑日躔鶉火之次濮川熊賜履謹題於石城精舍

下學堂劄記目錄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

孝昌熊賜履著

一物各一父母、父母一小天地也、萬物共一天地、天地一大父母也、分而言之、一物各一胞與、合而言之、萬物總一胞與、仁者事天如事親、以萬物爲一體、道理合當如是、

敬親卽是畏天、愛親卽是樂天、

順天者存、孝子也、逆天者亡、賊子也、

道大我亦大、我大物亦大、

顏子曰卓爾、孟子曰躍如、程子曰活潑潑地、

我固有之、我自得之、

六十四卦也、說不盡乾坤二卦也不消得、

幽厲桀紂自亡爾、豈能亡道、申韓佛老自賊爾、豈能賊道、

非顏有跖、無非堯增桀減、箇箇圓滿、人人充足、但一去一存、遂一霄一壤矣、

若此是彼非、甲有乙無、是二本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箇陰陽消長之理、以先天圓圖言之、自復至乾、陽之進、陰之退、自姤至坤、陰之進、陽之退、然陰陽之進退、皆有其漸、莫不始緩終速、始少終多、如陽始復之初九、十六變而爲二陽臨、又八變而爲三陽泰、又三變而爲四陽大壯、又一變而爲五陽夬、而極而爲乾、此陽之進也、陽之進、卽是陰之退、陰始於姤之初二、十六變而爲二陰遯、又八變而爲三陰否、又三變而爲四陰觀、又一變而爲五陰剝、而極而爲坤、此陰之進也、陰之進、卽是陽之退、陽之進數、卽陰之退數、陰之進數、卽陽之退數、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一定之勢、必然之理也、復至無妄二十陽、姤至升二十陰、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訟至師二十八陰、臨至履二十八陽、遯至謙二十八陰、泰至乾三十六陽、否至坤三十六陰、進之數也、復至無妄二十八陰、姤至升二十八陽、明夷至同人二十陰、訟至師二十陽、臨至履二十陰、遯至謙二十陽、泰至乾十二陰、否至坤十二陽、退之數也、此進之緩、卽彼退之緩、此進之速、卽彼退之速、此進數之少之多、卽彼退數之少

之多無有二也然自復至乾爲陽之長自垢至坤
爲陽之消自姤至坤爲陰之長自復至乾爲陰之
消一消一長有大界限萬物共一陰陽也而一消
一長之中又各有界限消而長長而消爲消爲長
之不一一物各一陰陽也以言乎長陽自復始陰
自姤始一長而三三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
二長而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二二長而
四四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而三三長而五五消
而四四長而極乾坤是也長極而消得姤復焉以

言乎消陽自姤始陰自復始五消而三三長而四
四消而二二長而四四消而二二長而三三消而
一一長而三三消而一一長而二二消而盡坤乾
是也消極而長得復姤焉一消一長一長一消長
中有長長中有消消中有消消中有長自然而然
不待安排布置者也合而言之自復至乾百一十
二陽陽中陽也八十陰陽中陰也自姤至坤百一
十二陰陰中陰也八十陽陰中陽也百九十二陽
總一陽百九十二陰總一陰百九十二陽百九十
二陰總一太極推而至於百千萬億之陽總一陽
百千萬億之陰總一陰百千萬億之陽之陰總一
太極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陰陽易也
所以陰陽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天地之數莫不始於一而中於五五者生數之盡變
數之極也一二三四五五行之生數六七八九十
五行之成數未有五五在一二三四之中一合四
爲五二合三亦五也既有五五又在六七八九之
內一二得五爲六七三四得五爲八九也前乎五

者至五止後乎五者又從五起一二三四二老二
少之位六七八九二老二少之數二其五爲十卽
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也三其五爲十五卽六
與九合七與八合也故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而
表裏經緯縱橫曲直其數無不脗合也河圖洛書
其位其數似不同而實無異河圖一連九二連八
三連七四連六洛書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
六合之皆得十河圖左七與八右九與六又左一
三五右二四爲九與六中五與十洛書縱之二七

六爲九與六一五九爲九與六四三八爲七與八橫之二四九爲九與六三五七爲七與八六一八爲七與八合之皆得十五十者二五之數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而五在其中十五者三五之數七與八合九與六合而一二三四在其中河圖天數五地數五洛書奇數五偶數五天數卽奇數一三五七九是也積而爲二十五地數卽偶數二四六八十是也積而爲三十二十五者五五之數三十者六五之數合之爲五十有五要之不離乎五

也是以五之爲數也於德爲信於行爲土於位居乎中於時旺於季舉參天兩地經天緯地皆不能外於其數積其實衍其子爲數無窮而無非是也故河圖有五有十而無非五洛書有五無十而無非十河圖虛五虛十洛書虛五其外皆四十四十者又八五之數河圖虛十卽洛書之數虛五卽大衍之數洛書五自合五而得十卽大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卽河圖之數大約一二三四與六七八九合皆得十之數七與八九與六合皆得十

五之數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以五積五以十積十皆得大衍之數也理無二數有二耶且河圖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皆合而爲奇體中之用洛書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對而成偶用中之體二五爲十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位卽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三五爲十五除却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仍各得二老二少本身之數二老二少四象也卽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而四實四虛之位四正

四隅之數卽在其中此八卦之所由出也是故以四積之四八三十二少陰之策四七二十八少陽之策合之得六十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四九三十六老陽之策合之亦得六十至於律呂干支之類其相乘之數無不與策數相合豈非圖書爲數之祖而易與範之所從出者耶其上下左右前後順逆遞相生尅遞爲消長互藏其宅各得其配參伍縱橫錯綜變化無往而不得其妙也學者詳之

程伯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
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程子之言是何等樣
平實今之解無聲無臭者極其張皇極其閃爍必
要引向虛空玄妙窟子裏去何耶
一定而無定無定而一定故曰常道常道即至道也
隨在隨時可識仁體程子觀鷄雛張子聽驢鳴皆此
意也
太極圖是箇誠字西銘是箇仁字其實一也
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天地間道理本來如是先

天圖太極圖西銘皇極經世皆分明畫出這體段
來證之聖賢經傳無有不合知道者自能嘿而通
之也
這已然便是當然便是所以然仔細看來直是無乎
不然不得不然
又即理也心即天也違心即是違理逆理便是逆天
心一而已根於性命發於義理道心爲主人心退聽
則形爲心役感於物欲生於形氣人心爲主道心
退聽則心爲形役心得其心而形役於心心失其
心而心役於形
人得二五之氣以有此形即得二五之理以有此性
氣與理合而有此虛靈知覺之心舉參贊位育神
聖功化之極皆藉這物事做出今欲使形如槁木
心若死灰而後爲見道是天之所畀於我我之所
受於天者悉皆土塊木石贅麗無用之廢物何以
謂之萬物之靈乎
性即理也仁義禮智是也率而由之之謂道三綱五
常是也

所謂道心即眞心也眞性眞情是也所謂眞心即本
心也本性本情是也性本無不善情本無不善故
心本無不善是曰本心是曰眞心是曰道心若有
不善必非本性必非本情則不可謂之本心必非
眞性必非眞情則不可謂之眞心世人不識心即
不識性因不識情亦惟不識情因不識性即不識
心心也性也情也豈有二耶
伊川曰性即理也千古之論性者蔑以加矣明道曰
情者性之動也千古之論情者蔑以加矣橫渠曰

心統性情者也千古之論心者蔑以加矣朱子學問之根源在此

有本然之性即有本然之情有氣質之性即有氣質之情本然之性無不善本然之情亦無不善氣質之性有善不善氣質之情亦有善不善無不善理也有善不善氣也不可因氣質之情有善不善遂以爲本然之情有善不善並疑本然之性亦有善不善此張程氣質之說大有功於孟子性善之旨而荀楊諸子之紛紛爲不攻而自熄也歟

上下四方是箇善字古往今來是箇善字善只是一團天理本來爲得有不善若有些須不善便夾雜了本體便不是完完全全底太極聖人中和位育只要圓滿這天地古今本來底分量纔是明善誠身纔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伯子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分明說性中只有善而無惡其爲惡者乃氣禀爲之而非本然之性也後人不細味語意曲爲之解以附會無善無惡之邪說亦獨何哉

善是本然之性固性也惡雖非本然之性亦是氣質之性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此言當如是解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爾然則爲無善無惡之說者亦可不必借口矣

程伯子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

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程叔

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人雖爲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淸者存故非將淸來換濁旣淸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竝行也哉又曰性卽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顚撲不破性卽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二程發揮孟子性善之旨朱子發揮二程之言以發揮孟子性善之旨可謂至矣盡矣數百年而後猶有持無善無惡之說以惑世反詆前賢爲非是者豈不大可笑哉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過顙在山非水之本性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淸汚濁滓泥非水之本性也水雖上而其下者未嘗不存引之而就下復其元初本下者而已水雖濁而其淸者未嘗不在澄之而使淸復其元初本淸者而已不可聽其上聽其濁失却本來之下本來之淸亦不可因其或不下或不淸遂疑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淸竝疑後來有下有上有淸有濁而本來無上無下無淸無濁也只要知道本來有下無上有淸無濁後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淸後來之下之淸卽本來之下之淸後來之上之濁非本來之上之濁蓋本來無有不下無有不淸後來亦無有不下無有不淸而或變而爲上流而爲濁究之上者無不可引而之下濁者無不可澄而爲淸其下其淸率其本來之下之淸也其引而之下澄而爲淸還其本來之下之淸也以此知本來之無不下無不淸後來之或變而上或流而濁之終亦歸於無不下無不淸也爲俗學之說者認本來有上有下有濁有淸後來可下可上可淸可濁下得其本性上亦不失其本性淸得其本性濁亦不失其本性俗學不知本來之

無上無濁而失之雜所謂有所不行是也爲異學之說者謂本來無上亦無下無濁亦無淸後來可下亦可上可淸亦可濁下無與於本性上亦何礙於本性淸無與於本性濁亦何礙於本性異學不知本來之有下有淸而失之空所謂無所不無是也吾儒謂本來有下無上有淸無濁後來有下而或變爲上有淸而或流爲濁下者自下淸者自淸適如其本來之下之淸變爲上者引而就下流爲濁者澄之使淸適還其本來之下之淸去其後來

之上之濁而已知水性則知人性矣

俗學曰本來有善有惡後來有善有惡異學曰後來有善有惡本來無善無惡聖學曰本來有善無惡後來有善有惡而究歸於有善無惡俗學雜聖學純異學空聖學實惟純故實惟實故純惟雜則空惟空則雜一是都是一差都差矣

放去便是人心收來便是道心人心便自不收道心便自不放

朱子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的卽是裏面本來有的覷此語朱子之覷心與理一耶二耶又何疑於格物二字之義也

韓子曰所以爲性者五此語却的當

韓子以仁義禮智爲性以喜怒哀樂爲情秦漢而後無人能見到此

孟子曰必有事焉事字要人識認

若聖人不可學而至性善二字說不去了

人皆可以爲堯舜乃是眞實底道理非姑爲是說以示勸誘也

戰戰兢兢便是坦坦蕩蕩

學者自有極簡要極切實工夫如起一念則辨其爲公爲私處一事則辨其爲是爲非公則存之私則遏之是則行之非則去之省察體勘極其分明極其果斷不容有一毫含糊混淆一毫游移假借久之天理純熟人欲淨盡則念念皆公事事都是矣然念念公保無有一念之或出於私事事是保無有一事之或隣於非若一念差將念念皆差矣一事苟將事事皆苟矣此省察克治之功雖大聖大

賢亦終身從事焉而不敢須臾間斷也
公私是非明明白白何處容得回互容得遷就
須知人心只有箇公私天下只有箇是非公是天理
私是人欲是是天理非是人欲聖賢千言萬語教
人做工夫只要分別一箇公私是非出來公便知
爲公私便知爲私是便知爲是非便知爲非公便
存私便去是便行非便止認得一些不差做得一
毫不錯爲賢爲聖不過如此此外更有甚說得
聖賢只是箇公衆人只是箇私聖賢只是箇是衆人

只是箇非一念公一念聖賢念念公念念聖賢一
事是一事聖賢事事是事事聖賢聖賢不異於人
人自異於聖賢爾
學者講存養講省察講居敬窮理講致知力行依舊
只是解書只是說話自已緊要親切工夫未曾得
在這工夫只在日用常行隨時隨在辨別出公私
是非的界限公則擴而充之無不至私則遏而絕
之無不盡是則毅然行之而不疑非則斷然去之
而不顧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賢終身如此便是
終身聖賢雖是常法却是的傳雖是庸行却是奧
訣此外無他謬巧無他神妙不用多費思量枉勞
口舌只此認定做去管取目前有效驗到頭有結
果
能通天下之志斯能類萬物之情能盡一已之心即
能立萬物之命
有孔子之六經朱子之解經天地古今之理備矣顧
學者眞知實踐何如爾
道理經先聖先賢發揮殆盡學者只合遵守奉行不

須更去饒舌也
存心是存此理養心是養此理盡心是盡此理收心
是收此理致知是知此理力行是行此理察識是
識此理擴充是充此理聖賢千言萬語都不離這
理字蓋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只是這理而已
問孔門只問仁不問心何故曰仁者心之全德問仁
即問心也然則聖門之所謂心者可知矣
見得不的確行得不穩帖行得不穩帖說得不親切
見得後臨時未免假借依舊是不曾見得

說得好不如做得好

天來大事只在日用常行上誠能戒懼愼獨無有間斷便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誠能規矩準繩無有踰越便是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不必恭大貪高譚玄說妙空空落得一席好話沒些子實際于自家身子甚事

學者源頭要認得極眞界限要辨得極嚴一毫攙和一毫夾帶一毫假借一毫調停都用不著

問生知可不須工夫否曰不然所謂生知是生來便知道做這工夫也若不須工夫所知的是甚麽

世人論學只要人難曉只要人易曉世人論學只要人難爲纔只要人易爲易曉的便是當曉的易爲的便是當爲的難曉的便是不當曉的難爲的便是不當爲的

問存理遏欲是一事否曰然理存安得有欲無欲又安用遏誠能存理卽遏欲二字成剩語矣

存養心性播弄精魂修飭踐履妝點格套所差只在幾微之間而究之遂成霄壤之隔所謂幾微者一念之公私是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萬世學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萬世教條

嘿而識之學而識之兩箇識字是一般嘿而識的就是學而識的學而識的就是嘿而識的所識的只是一箇物事

認得十分眞做得十分眞說得十分眞始得否則到

底影響到底鶻突到底游移算不得眞知實踐

察之不精則必認利爲義認欲爲理而措履多失守之不固則必倏是倏非旋得旋失而識見益昏此知行二者斷不可以偏廢也

問如何方是眞志曰夫子曰志於道又曰志於仁又曰志於學這便是眞志

曹月川曰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見人說力行便說要力行不知所行者何事見人說

致知便說要致知不知所知者何物若不曾尋着這理字恐只是道聽途說學人講話而已

有人謂學不必講不必辨又謂學無可講無可辨便知他都不曾學來故有此說說不必講無可講便是他不能講說不必辨無可辨便是他不能辨孔孟程朱何嘗一日不講何嘗一日不辨可謂之不善學耶

古人無時無在不是學如讀書也是學如說話也是學今人讀書不過是讀書說話不過是說話却不

算做是學

檢點日間看一日失容幾次失言幾次便知道自家理欲消長分數但得每日自朝至暮口無妄言身無慢容卽渾是一團天理矣雖然豈易言哉

意所便安處須用力克治之此最是初學緊着

問孔門求仁、程門主敬、微有異乎、曰無異、仁只是天理求仁只是復還天理主敬者復還天理之道也

天理之在人心本無間斷人能於日用間念念無間斷事事無間斷便全然是本來物事了然非聖人不能

惟念念無間斷故能事事無間斷必事事無間斷纔算得念念無間斷

樂莫樂於無欲苦莫苦於無理樂莫樂於循理苦莫苦於縱欲

順理則易逆理則難順理則安逆理則危人每爲其難者危者而不爲其易者安者是誠何心哉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二先生教人存養

的是甚物事今人言存養矣不知所存養者與二先生之云同耶否耶此處最要體認

只是合眼塊然默坐何以謂之必有事必有事者工夫無間於動靜語嘿也敬是也

誠者物之所以然者也不誠則喪已矣何以動人

纔學便要做聖人勇也纔學便居然聖人妄也

厭事與喜事皆不敬也

爲學莫要於存心存心必在於窮理心不存學非其學理不窮心非其心有自以爲存心者矣而所存

者非其心妄念而已不可以謂之存心有自以爲窮理者矣而所窮者非其理邪說而已不可以謂之窮理

有人說事無與於心事雖差無礙於心吾不信也

入德是敬成德亦是敬

曾月川曰無欲便覺自在

魏莊渠曰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惰氣勝則嗜慾滋此亦近裏著已之言

讀曰嘿修曰闇聖賢做工夫便是這樣

謹言愼行全從平日存養心性中來若待臨時檢點恐驕妄之氣乘之將有發不及覺者矣

一徹六合一息千古無在不然無時不然無有欠缺無有間斷本體如是工夫如是斯八語盡之矣盡之矣

下學堂劄記卷之一終

下學堂劄記卷之二

孝昌熊賜履著

全體渾成無一毫虧欠大用流行無一息間斷者聖人也全體立而微有虧欠大用行而微有間斷者大賢也體具而多虧欠用著而多間斷者賢者也若衆人則無所爲用之發而並不知所爲體之存矣

聖賢不棄人人自棄於聖賢爾天地不絕物物自絕於天地爾

千聖千賢口口聲聲只要人做個好人便了

聖賢論學立說不同大都只教人切實去做

聖人與天爲一聖不能違天天亦不能違聖

聖人不同流亦不矯俗從違取舍惟義所在

聖人不役志於物爾非恝志於物也不馳情於世爾非忘情於世也

聖人天理人倫之至幸而處其常不幸而值其變總歸於仁至義盡而已

聖人之身天地萬物之身聖人之心天地萬物之心

若到得聖人分量宇宙間完完全全是個善那惡字著在何處

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要復還這本來的善字

聖人在上天地間都是一團生意

聖如孔子猶下困勉工夫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在此

若上智可以廢學孔子何以學如不及耶

講學二字昉於孔子試看孔子當年講是甚樣講學是甚樣學自無入耳出口之弊矣

顏子一善弗失所以三月不違

或曰孔子轍環顏子閉戶非也此不知顏子之言也自古君臣一德師弟一心有堯舜必有禹臯有湯武必有伊周若曰有仲尼以道濟為心顏氏子可悠悠閒散忘情於斯世斯民而不顧豈理也哉孔子大聖也顏子大賢也志合道同爭差不過毫髮若孔勞而顏逸顏樂而孔憂是道不同志不合矣其何以為孔顏何以為孔顏之學哉孔子一生用舍行藏獨許顏子問為邦即告以四代之禮樂死則哭之慟曰天喪予迹其生平孔子平日之所欲付托於顏子之身顏子平日之獨能印當乎孔子之心者可想而知矣當年周流轍環道路栖栖顏子何嘗不在追隨杖履之列陳蔡之厄顏子與焉匡人之圍顏子與焉退考當年蓋未嘗須臾離孔子也孔子既不得大行其道顏子之不出而仕又何疑焉史稱顏子有王佐才決非無稽之語使孔子得為堯舜顏子即其禹臯孔子得為湯武顏子即其伊周不幸而所如不合歸老尼山非顏子志

也勢也由此觀之疏水曲肱簞瓢陋巷非聖賢之樂必存乎此也疏水曲肱而樂在其中簞瓢陋巷而其樂不改蓋聖賢之境遇雖窮其樂亦未嘗或替以此見性分之至真而大行窮居之無容加損於其間也至論聖賢用世之心即須臾不忘特不肯貶道徇人故嘗難進而易退何嘗一日漠然於天下與沮溺丈人之硜硜同本而齊末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一則禹稷顏回同稱一則伊尹顏

子並舉是千古之知顏子者莫如孟周二子矣後之學者見其心齋坐忘又見其簞瓢陋巷遂將顏子做一個杜門枯坐清虛冷淡孤孑高閒厭事務棄倫類之人非等之遺世獨立自了漢則擬之附列合眼禪和子殊失却顏子眞面目矣從古無潔身自了之聖賢而謂顏子爲之乎聖門中終身不仕者顏曾冉閔其最也粤稽當日非不仕也不輕仕也不苟仕也知顏子則知諸子矣知諸子則知諸儒矣嗚乎山林隱逸之人蒲團棒喝之子揮塵

談玄擧拳說法即口不離顏淵口口不離明道自附於大賢之流以誑惑愚夫之耳目有能聞吾說而翻然自醒者乎是所翹足而望矣

世儒流入於禪都只爲錯認了顏子

貧與夭皆顏子之不幸顏子之所以爲顏子不在此正使顏子富而壽亦不害其爲顏子近世學者不勝其好高之病及門中但有貧而夭者亦不顧其學行何如徑拿來做了顏子如陽明之於徐愛是也不知顏子去聖人毫髮二千年來未見有如之者即黃叔度猶恐其出於標榜未敢即信惟明道庶幾近之若只貧夭便把作顏子則世之顏子亦多矣此兒童之見可發一笑者也

近日方知得個眞顏子

聖門傳道顏曾而已然回也愚參也魯得力處正在此

有若無實若虛回也如愚不遷怒不貳過回也不愚

回四勿參三省都只是一個敬字

一歎前是四勿一歎後只是四勿一唯前是三省一

唯後只是三省

朱子一生只教人實落做工夫不許懸空摹擬所以諸般穩貼

朱子善學孔子

朱子合顏曾思孟周程張邵而爲一身

朱子孔子而後一人

朱子集先賢先儒之大成

朱子宋之孔子也

自孔子至朱子凡一千六百三十三年

文公自少至老無時不學無在不學誠得聖賢授受之眞脉讀其年譜求一毫一刻爲自家寛假之地不可得矣

論語吾十有五章是孔子學譜大學補釋格物章是朱子學譜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三綱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目是孔子學規中庸擇善固執兩綱學問思辨行五目是朱子學規

喟然歎一章是顔子學譜啓手足一章是曾子學譜四勿是顔子學規三省是曾子學規

文行忠信四者孔子之所以敎也如時雨化成德達才答問私淑艾五者孟子之所以敎也

聖經一章是大學綱目眞西山二十二帙四十三卷是大學衍義論語第六章是小學綱目朱考亭内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是小學衍義聖人之言有綱有目故曰經賢人之言綱中有目目中有綱綱中有綱目中有目故曰傳

聖人之言如兩儀如六合賢人之言如二曜五緯如五岳四瀆學人之言如列宿衆星如千垤百川

若聖人果無心是聖人反廢却一官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何爲而有此言乎

逐物者不知已之重於物絶物者不知物之備於已

異端語道必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而後有所見夫旣形槁心死矣吾不識其所見更安在哉

程子易序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道也兩儀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象山與朱子辨云二程未嘗一及無極字何其考之弗詳耶

若說孔孟微有不同不知孔孟矣若說顔曾微有不

同不知顔曾矣若說周程微有不同不知周程矣若說二程微有不同不知二程矣若說伊川晦庵與濂溪明道微有不同不知四子矣若說孔老無有大異不知孔老矣若說孟荀無有大異不知孟荀矣若說朱陸無有大異不知朱陸矣若說薛王無有大異不知薛王矣若說敬齋整庵與白沙陽明無有大異不知諸子矣惟眞知其所以同自知其所以異眞知其所以異自知其所以同世人未嘗實見其同質見其異實見其異而不異同而不

同漫然而同之同非其同漫然而異之異非其異彷彿皮毛捕捉風影牽合傅會剛便已私以致角口騰舌聚訟無已此深思明辨誠有志斯道者所不能辭其責也已

江西頓悟永康事功陽明兼之矣予友蕭文起曰未有禪而不霸未有霸而不賊者此言殊有見

是陸而非朱者不可不辨是朱而並是陸者不可不爲之深辨尊禪而貶儒者不可不辨尊儒而實尊禪者尤不可不爲之明辨蓋狃執一偏之見其惑

世淺稜稜兩可之詞其惑世深倚靠依傍之言其誤人小閃爍顢頇之說其誤人大也

信其所好疑其所惡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皆私心也

象山以晦庵爲意見陽明以晦庵爲支離初學不加詳考誤信爲眞他姑不論如象山辨論無極二字愈爭愈激陽明表章大學古本轉解轉支以予觀之莫意見於象山莫支離於陽明矣

有人曰儒是而禪非禪者不受也有人曰禪是而儒非儒者肯受乎有人曰儒非而禪亦非禪者將必辨也有人曰儒是而禪亦是儒者能無辨乎

孔子惡鄉愿孟子距楊墨程子闢佛老朱子非象山羅子詆姚江從古聖賢嚴似是之辨都是一副心腸一般手段

昔之儒只要闢佛老今之儒只要依佛老昔之儒只要明二氏之異今之儒只要明三教之同

不及者猶或肯進步太過者斷不肯轉頭蓋好高慕遠世人之常情一意所向長往不回雖流於異類弗顧矣哀哉

狷不裁不失爲狷介狂不裁便成了狂禪滔滔者今日皆是也而誰與裁之

今人說著聖賢正論便搖頭不許曰此是舊話是常套笑爲依傍門戶爲勦襲窠臼爲隨人脚跟爲拾人口唾必要自己另開一個生面另揭一個宗旨懸空杜撰出一種無根無據的話頭流傳布散於天壤之間使全不知學者驚愕艷羨於其說而天下之名於焉歸之噫這個念頭這種舉動以之沽名釣利則可拿來講學明道聖賢其許之乎然此

風已久牢不可破曰新月異相爲雄長道術學術安得不千門百戶安得不千蹊萬徑殊不知思孟之學只是孔顏舊話孔顏常套程朱之學只是孔孟舊話孔孟常套薛胡之學只是程朱舊話程朱常套若求新便失却故立異便畔了同可勿戒哉學者能除却好新喜異的心這道也不難明

天下眞非不足以亂是而似是始足以亂是如濁不足以亂清而似清足以亂清似清者不淸不濁清濁之間也奸不足以亂忠而似忠足以亂忠似忠者不忠不奸忠奸之間也如陸不足以亂朱而似

朱足以亂朱似朱者不朱不陸朱陸之間也王不足以亂薛而似薛足以亂薛似薛者不薛不王薛王之間也不淸不濁不忠不奸是名節中鄉愿不朱不陸不薛不王是學術中鄉愿

聖賢嚴王伯之辨以伯之近王也惟近王故足以亂王嚴儒佛之辨以佛之近儒也惟近儒故足以亂儒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只說異端未曾指出何人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鄉愿德之賊也由二說觀之孔子之所謂異端亦可想而知矣

儒佛二家總只差一理字儒者曰形而上形而下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皆指理而言也佛者曰色非色空非空生生滅滅不生不滅皆指無理而言也吾儒只是有佛家只是無吾儒只是有理佛家只是無理有理故無欲無理故有欲有欲故無理無欲故有理儒佛之別如是而已

禪家說他大自在其實在嘮嚷塲中說他大解脫其實在葛藤窩裏人惟欲淨故心寧亦惟理明則性定禪家能寡欲乎能窮理乎既不能去欲而存理則所謂自在所謂解脫只是一味斷滅一味播弄而已豈所語於聖賢定靜安慮之妙哉

顏子四個勿字是禁止這心不到人欲上去吾儒閑邪存誠工夫告子兩個勿字是遏住這心不到天理上去異學絕聖棄智宗旨

周子太極圖程子定性書今人把作楞嚴法華解了

横渠東銘正是四勿註脚學者亦安可忽諸

東銘克己之實事

吾儒之學惟其義而已二氏之學惟其利而已

須知孟子本是靜重簡嘿之人今日距楊墨明日闢告許辨論衎衎迄無寧日豈好勞哉時爲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亦然當年闢五宗之狂禪訂百家之訛舛殫力竭精舌敝頴禿豈得已哉亦時爲之也當今日而有衛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吾不得而見之矣

孟子之在戰國戰國之幸而孟子之不幸也孟子之不幸而天下萬世之幸也知孟子則知朱子矣

空字實字最要看得明白試問空是空個甚麽實是實個甚麽蓋空是空此理不在別上說空實是實此理不在別上講實天地間形上形下有物有則只是一團實理吾儒成己成物配天配地盡性至命也只是這一點實理仙家一味要葆形骸固精氣自私自利是一團人欲無這天理佛家一味要認靈明弄精魂不生不滅是一團人欲無這天理乃至諸子百家一切支離偏曲龎雜泛濫之說皆是人欲爲主所少的是這天理下而至於流俗庸衆醉生夢死恣情縱欲並不知天理二字爲何物合筭下來惟有吾儒是實實者實有此理也仙家也是空佛家也是空諸子百家也是空流俗庸衆也是空空者空去此理也學者認得這空字實字透便知道惟吾儒是實其餘都是空吾儒空欲不空理其餘空理不空欲一實一空一理一欲聖賢庸衆二氏百家盡判於此矣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眛不可知之地以徼倖一旦恍然而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又曰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誘有之是眞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雪見晛爾故不必

深輿之辨朱子此言爲象山而發也然後世之爲象山者豈少哉使朱子見之當不知若何流連若何太息矣

待之一言誤人終身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竟無學之期矣古人所以惜寸陰也

勉其所未能自不矜其所已能

閑修日密則美譽日彰虛望日隆則實行日損

有云學焉而不達者陋也有云不學而自達者妄也天下無學而不達之理亦無不學而達之理真正

下學便是上達了

不可全無師友亦不可全靠師友

靳氏以三品槩士學者當自居何等

日用常行井然而不紊秩然而可觀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何必托諸言辭著爲竹冊而後謂之文也

聖人立言明白顯易發明義理而止聖人之文即聖人之行也世儒屑屑於詞章之末判道與文爲二何耶

無父無君等於禽獸避兄離母比於蚓蟮蓋倫理有

矜雖特操嚮行亦不足以贖罪之萬一也

士君子進退係家國安危出處關世運隆替可不愼與

責難陳善恭也糾謬繩愆敬也唯諾阿順奔走趨承乃妾婦之行僕隷之役而世俗之所謂恭敬也

古之賢士人富貴他不得故亦貧賤他不得

聖賢亦非愛貧賤而惡富貴也顧其合義與否爾如其道則保之而弗失非其道則辭之而不處

伊尹之視一介與視千駟無以異理無大小故也

孔子是磨不磷涅不緇的孔子故仕止久速無所不可孟子是無官守無言責的孟子故去留進退綽綽有餘往佛肸見南子有孔子之道則可無孔子之道則枉也受兼金宿晝邑有孟子之道則可無孟子之道則貪也

孔子答彌子答陽貨孟子弔滕國弔公行皆是君子待小人的樣子

孟子初見惠王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開口便說錯了再見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舉目便

看差了孟子一則明義利之斷畫出一個理欲危的光景來一則論聖狂之別寫出一個仁暴亡的榜樣來立譚之間痛切數陳公私善惡之界存亡治忽之幾和盤托出十字打開可謂忠告直諒之至矣然而惠王不能用也試看孟子當日何嘗有戰國時君在其目中直是壁立千仞俯視一切浩然剛大之氣亦可想見一斑矣

七篇之中論心性則曰善而二氏百家之紛爭息矣論事功則曰王而五伯七雄之假托黜矣無非遏

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將滅一片維世苦心救世婆心宛然可見韓愈謂其功不在禹下予亦謂其德不在孔下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吾其為東周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一聖一賢分明將濟世心腸極口說出而當世侯王無有能信而用之者春秋戰國之不得返而為唐虞三代也天也

周末時公卿大夫留心講學者已不多得孔子時止得一蘧伯玉孟子時止得一滕文公自餘則未之槩見也勢利之足以移人有如此

顧涇陽曰孟子齊人一章是求字行狀予曰孟子戴盈之一章是竊字行狀

問立志曰不降其志問守身曰不辱其身為聖為賢方是不辱其身方是不辱其親

原思辭祿一節是夫子裁狷者法子原壤夷俟一節是夫子裁狂者法子

堯舜為父而有朱均瞽鯀為父而有舜禹人品之不係於世類也明矣

氣節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氣節者功業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功業者文章而非理學者有之矣未有理學而無文章者三者從理學中流出自然成就得大否則祇緒餘爾末節爾何足道哉

聖人窮神達化察往知來惟斷之以理而已易曰知幾其神中庸曰至誠如神豈後世讖緯占候術家

射覆覩梅一切鄙俚妄誕之說耶

君子淬金之礪小人亦攻玉之石君子吾之楷模小人亦吾之盤鑑

滿則覆盈則虧窮則變君子宜知所以自處矣

祭不可僭僭則亂不可濫濫則惑不可瀆瀆則褻

燔黍捭豚之不得不爲犧牲俎豆也汚尊抔飲之不得不爲黍醴清酒也蕢桴土鼓之不得不爲琴瑟管磬也勢也勢之所趨雖聖人亦無可如何但聖人能斟酌損益俾不至於極重難返爾

至公無私至正無偏則是非明而好惡當

爲久遠之謀者必不規目前之利計旦夕之效者適以重後日之憂

賞罰不中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知之明用之當斯無棄人矣

我可疑而後人疑之我可欺而後人欺之君子惟必其在我之無可疑無可欺而已亦不能必人之必不我疑必不我欺也

君以天之聰明爲聰明天以民之視聽爲視聽順天理則愜人情合人心即當天意如賞曰天命罰曰天討爵與衆共戮與衆棄大權大法人主亦不得而私之也

喜其順已怒其拂已非喜怒之正也好其同已惡其異已非好惡之眞也惟克己則皆中節矣

圖書卦畫曆律干支皆造化自然之理數異世而同符者也世儒牽合穿鑿轉相傅會悖謬甚矣術家剽竊其說妄譚休咎旁引物情曲指事類其惑世誣民爲風俗人心害豈渺小哉

伊川先生曰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然則爲龍虎松禾之術者不亦勞而罔功與而溺於其說者每不之悟亦可哀也

國家不可一日無賞罰宇宙不可一日無是非一日無賞罰便不成國家一日無是非便不成宇宙

事無鉅細皆有當然之則爲政者惟付之當然而已不與則處置合宜矣

居官無不廉不愼不公不勤之理既是理上合該的

使是分內應做的分內之事拿來驕世傲物反爲識者所鄙矣

且問世間那一件不是分內事人生在世能勾做得幾件事出來看來只有歉於分量之處斷無及於分量之處所以從古聖賢惟厪終身之憂而已

卑汚者以勢利驕人矯亢者以氣岸驕人浮薄者以詞章驕人狡黠者以材幹驕人凡今之人惟驕而已

朝廷令甲爲中人以下而設蓋賢智之人兢兢循理何至有作奸犯科之事若中人以下可善可惡則視乎其敎矣惟上有德政以導之下有風俗以維之漸摩誘掖天下亦自無不可轉移改易之人此三代之所以化行而俗美也若夫令下而從之者寡法立而犯之者衆乃是居上者爲之不得其方行之未盡其誠群焉視爲故事習爲虛文徒有張弛文告之煩而卒無補於世道人心之實爾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其權在上不在下在朝廷不在四方斷斷如是不可誣也

若舉世皆知善爲本有而爲之惡爲本無而不爲則敎亦不必設而法亦不必立矣然而不能也法立則人知善可爲而爲之惡不可爲而不爲敎行則人知善當爲而自爲之惡不當爲而自不爲法者禁其所本無而敎者復其所本有敎者倡導於未然而法者遏止於已然故以經之法以緯之敎以綱之法以紀之久之不令而敎行不敎而民化群遊於太和宇宙之中矣

在上爲敎在下爲學所敎非其所學敎可知矣所學非其所敎學可知矣

淸心寡欲何事不辦

天理人情聖學王道名敎國法原是一物一事

下學堂劄記卷之二終

下學堂劄記卷之三

孝昌熊賜履著

周公朝讀百篇孔子韋編三絕試看大聖人是何等樣讀書

知而不行便是侮聖人之言

今人不肯耐煩去窮理硬將格物二字解向別處去眞是强聖賢從自己認便利作究竟到頭有甚結果

顏淵簞瓢子路緼袍聖人並極稱許安貧豈是細事

今人讀書也只爲科名著書也只爲科名雖汗牛充棟何補於身心之實吾見其鷄鳴而起孜孜爲利而已

凡行巳在淸濁之間乃濁而不淸者也立身在邪正之間乃邪而不正者也不淸不濁其實是濁不正不邪其實是邪造物無不陰不陽之時人心無不善不惡之理模稜兩端徒事掩飾爾

正人講學邪人禁學盛世講學衰世禁學

大河橫流厎有砥柱大火鑠金淸風冷然世間安得有此人

魏莊渠曰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汚便成大惡此言可爲居官律巳之戒

不慍不尤要在失意時看不驕不侈要在得意時看不愧不怍要在衾影處看不流不倚要在黨類處看不援要看他事上不陵要看他接下不貪要看他臨財不奪要看他臨難在聖賢可信之平日在中材必試之臨時在上智惟覘其大端在下學須覘其末節此觀人之法亦省巳之道也

初學不難於千駟而難於一介不難於萬鍾而難於一豆不難於白晝而難於昏夜不難於大廷而難於暗室眞正爲巳者先從難處下手實處立脚細密處加意幽隱處著力自微而顯由小而大久之表裏精粗打成一片無有走作矣

對得妻孥便對得君父對得僮僕便對得師友對得黑夜便對得靑天對得屋漏便對得大廷不是兩項勾當

呂文簡公曰志在榮身者未必能榮其身志在榮名

者未必能榮其名故君子以正心爲本務實爲要千虛不敵一實千邪不敵一正

君子以聖賢自期不以聖賢自居小人以聖賢自居不以聖賢自期君子以聖賢望人不以聖賢責人小人以聖賢責人不以聖賢望人君子公小人私君子恕小人刻惟其公是以恕惟其私是以刻也

君子與人爲善故成人之美小人與人同惡故忌人之善

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孔子之所憂如此今人之所憂何其與孔子異也又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之所樂如此今人之所樂又何其與孔子異也能憂孔子之憂則能樂孔子之樂能樂孔子之樂則能憂孔子之憂先儒欲學者尋孔顏樂處予意欲學者尋孔顏憂處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

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二語是仲尼日月也的注脚

由萌蘖而干霄有本故也否則立見其槁矣由涓流而放海有源故也否則立見其涸矣

善人天地之紀也小人多方摧折必不使容於天地之間亦不仁甚矣

小人妨賢病國從古一轍病國之罪十世不宥妨賢之罪百世不宥

大行不加以有大行之理窮居不損以有窮居之理理上合當大行何加之有理上合當窮居何損之

有

庸醫戕人生庸師戕人性

萬善只是箇誠敬萬惡只是箇不誠敬

二千年一箇孔子生平言動見諸載籍者不知經幾許人考究幾許人品評宜若有定議矣乃至今聖人年歲履歷求之羣書訛謬甚多傳疑不一則自餘人物傳記史册所書者顧又可盡信耶只一孔子至今尚不得箇真年譜學者何易言博學

孔子墮三都却萊兵自是聖人舉動無可疑者惟誅

少正卯一事不見之春秋左國諸書太史公止據荀子之言載入世家先儒頗疑其妄但太史公去春秋世亦不遠當時必有所見猶或可信若商羊萍實羵羊怪專車骨等事勿論未必有就令有之不過後稱弘博與張華郭璞等爾亦何關聖人之大自可闕而弗錄毋爲好異小儒借口時著學統編次聖賢紀傳偶記於此

大抵聖賢言行往往爲當世好事者所假托不特莊列及諸雜書所載讀之可笑卽經傳著有明文就中矛盾者亦不一學者生數千年之後焉能起古人而親問之無已惟取其近似可信者而已

徐幹曰身没道存謂之不朽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令德之謂也仁者壽豈不信哉此論可以解世俗之惑

曾子名參字子輿據取子輿之意則參音七南反爲是所金反爲非

說文曰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何則生而善教也然則人生長於聖賢之門何其幸哉

班氏古今人表列曾子於上下等是猶之以仲尼爲中賢之見也噫何其陋與

高氏子略曰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員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與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方正學曰曾子十篇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昏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食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由二子之言觀之則所謂曾子書誠哉其未可盡信也豈獨曾子書秦火之後一切載籍皆然此可爲知者道爾

徐幹曰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陸賈曰曾子孝於父

毋昏定晨省調寒暑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袵席之上而美德重於後世二子亦可謂知言

宋濟溪曰曾參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予謂古人著述多在晚年以孔子之聖六十有八自衛反魯方删定六籍可知曾子早年不爲也非不能也

孔子生於魯而不能救魯之衰久於衛而不能弭衛之亂蓋不幸不用於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

已閉心矣何閉門乎善哉公儀休之言也

孟子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夫必待人而後安抑已危矣嗚乎此亦衰世之事也

哀公之於孔子穆公之於子思敬禮之而已終不能用也魯之日削也又奚怪焉

與中人以上言則曰寧爲眞士夫毋爲假道學與中人以下言則曰寧爲僞君子毋爲眞小人

聞人片善如萬箭鑽心甚矣小人之不仁也

罪莫大於妨賢病國功莫大於薦賢爲國

孔子生平諄諄於君子小人之辨聖人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也

聞惡則信聞善則疑是何等肺腸逢之則喜拂之則怒是何等情狀若不幸而遇斯人感化不能承奉不可惟有謹避之而已

狷者有所不爲鄙夫無所不至

詳考傳記所載孟子距子思年歲不能相逮史記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馬遷去周未遠其言可據孔叢子所載思孟問荅之語多屬附會之辭而涑水司馬氏編入通鑑何耶

孔子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然則未有由之先惡言不能不入於耳矣又曰自吾有回而弟子日益親然則未有回之先弟子未必日親矣以孔子之聖當三代之時世道尚且如此何況輓近

馮道若不永年其醜態尚不如是之甚年愈永遺臭愈無窮彼猶自以爲得意號爲長樂老豈不哀哉

危太樸對明太祖自稱老臣危素尚謂之有恥心耶
太祖令守余闕廟甚於斧鉞之加矣

劉產冲曰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爲朋人時無孟子臣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然大聖大賢不世出後世是非賢否惟折衷於聖賢之理庶幾不至差謬爾

鶴林玉露曰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肝此語煞有味

春秋成而亂賊懼七篇作而楊墨息孔孟所以功在萬世也

許行托於神農之言作書二十篇大約言農業也叔亢毀仲尼曾何傷於仲尼哉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也

聖門賢如子路於師說尚有信不及處何況子貢武叔之輩哉

趙清獻以人言疑周濂溪久乃信之陳忠肅不知有程伯淳以范淳夫始知之知己之難如此

按周子通書本名易通疑六十四卦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傳伯成嘗有書謝其所寄姤同人說亦不可復見蓋其書之散逸甚多而今之通書委非當日之全本矣

明道不著書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二先生皆有深意

明道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伊川易傳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學者何易言著述也

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又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曰某於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蓋古人不輕著述故有則必傳今後生小子纔有一知半解便捉筆立言無怪乎其徒以糊簇覆瓿枉費心思於無用之地也

蘇東坡以伊川爲姦劉三傑以考亭爲僞爲逆三傑本無知東坡文士也而亦無忌憚至此

孔文仲劾伊川沈繼祖劾晦菴可謂極其醜詆矣後

來公論何如眞是小人枉做了小人

李徵之名教干城也有功斯道不淺

韓佐胄沈繼祖爲害於考亭小陸子静王伯安爲害於考亭大

論語載閔子騫辭費宰閔子之不臣季氏甚明家語則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殆當時記者之誤也史記稱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太史公去古未遠宜有所據然太史公誣宰我以從叛傳子貢以貨殖則未免毀損其眞矣

春秋戰國時遊譚捭闔之士往往誣聖賢以自便其言荒唐嫖褻至不忍見闕子與氏稍爲辨其一二其餘散見於雜乘者尚多漢儒弗加深考輒筆之史傳承訛襲謬莫知是正自家語戴記諸書已多失眞而孔叢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論衡說苑及馬班之書爲甚學者所宜著眼無爲所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最是學者讀書之法

有若似孔子非以其貌也後世圖七十二賢像有若與仲尼略等豈不可笑乃知太史公誤人不淺

朱子論韓昌黎曰退之雖是見得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道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論歐陽永叔曰歐公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會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飲

酒戲謔度日觀文公評韓歐之言學者全是日用做工夫要緊文章事功其末也歟

朱子曰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可見學者若無十分眞本領只靠皮毛上略綽些須便要去闢異端亦可謂不度德量力者也

韓文公令陽山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守潮州能驅

餒魚之暴湖人至今有韓山韓水韓木之稱非誠意感人而能如是乎

范文正自謂生平無怨惡於一人司馬文正自謂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即此可想見二公忠厚正直光明洞達底氣象

温公神道碑云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然則必如温公而後可以言爲文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誠無

愧安樂先生矣

史稱楊子雲少嗜欲不愛富貴頗好詞賦夫詞賦文章之富貴者也天下豈有溺詞章而淡榮利者哉卒爲莽大夫著美新論生平本色盡露矣故學者必以存理遏欲爲本

狄梁公何嘗不爲斗南一人人亦顧自立何如爾時與地烏得而限之

古人震驚不喪只是平日養勝自能如此若待臨時强制便做得來也風吹草動決不穩貼

不動心乃是內重外輕不爲事物所勝一爲所勝即不能不動矣然非平時見得明透守得堅定亦不能不爲事物所勝此孟子之知言養氣爲學者切要工夫也

人心一足處處皆安樂窩也不然焉往而不得陷阱荆棘哉

陶靖節豈讀書不求解者李延平豈不著書作文者所重在風節行誼不欲以此見長爾而固陋人往往以之借口則可笑也

大都古人多是自謙自責不得已而後爲自任之辭如淵明云讀書不求甚解自謙辭也明道云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自責辭也後人不察都認以爲真然則孔子之何有於我則吾豈敢丘未能一等語豈皆自道其實耶

李延平未嘗著書作文薛敬軒未嘗開堂授徒何害其爲一代大儒可見學問之道端貴自得爾豈必蹈襲陳跡依傍古人

鑑無易面之能無見醜之罪

醜人惡鑑非鑑之罪也一返觀焉斯無惡於鑑矣

王振之於文淸始也以三楊之薦而特用之繼也以其不附已而欲殺之終也以老僕之言而卒救出之振雖肆毒猶幸有此一轉使遇魏瑺文淸之禍豈必減於楊左耶故忠賢惡浮於王振楊左禍烈於文淸有幸不幸焉爾

文淸旣致仕歸李文達當國頻以書寄文淸始終不荅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書問亦不荅某亦不必荅也竊謂士大夫雖身離國門

廟堂僚友亦義不忍忘安有一旦膓絶至音問不通之理或公或私若在所宜荅亦何嫌何疑而靳於一紙耶此在前輩必有所見非後學之所及知也

三楊不申救文淸文淸不申救忠肅予不能無疑議焉

文淸在內閣太監生辰同列約相賀文淸遂稱腹痛而出夫以文淸重望竟不同往可也奚必稱腹痛設稱腹痛是托疾也文淸平日何等節槪恐未必出此此必記者之誤

傳稱文淸出郊行至中途絶糧子淳愠言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云云夫淳縱不肖以文淸之庭訓豈不能少變其氣質之偏何至出言粗野不遜如此此亦必記者之誤

予嘗曰書潤屋德潤身何貧之足憂及讀敬齋集亦有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之語喜其所見之同因筆之

寡過非爲小人也而與小人處則益加謹焉然則小

人非他山之助乎

色厲內荏小人也無非無刺鄉愿也患得患失鄙夫也三樣頭面却是一副肚腸論語連編此三章亦有深意

杜元凱左傳癖與王濟馬癖和嶠錢癖無異所謂玩物喪志也

心好諸般不好也好心不好諸般好也不好世人諸般都要好只心不要好是之謂不知類

許白雲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

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子意亦然

王會之初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既而曰長嘯亦非持敬之道遂改號魯齋觀此一節會之用功可謂收歛切實學者所當取法也

天地間惟無知底人最可怕人一無知甚樣事做不出便是亂臣賊子極惡窮兇也都只爲他無知聖賢千言萬語都只要化誨這般人君相千辛萬苦都只要安頓這般人

予最喜聽漁歌讀田家詩共樵牧人語亦生來一癖也

儒佛關頭未會透過終被釋迦老子踏在脚底下去無聲無臭就在天命上講不識不知就在帝則上講無思無爲就在體用上講不學不慮就在知能上講吾儒之說也離却天命只講無聲無臭離却帝則只講不識不知離却體用只講無思無爲離却知能只講不學不慮異端之見也

陽明未嘗求異於佛世儒代爲之求同於儒蓋陽明不知佛之不同於儒而謂其同世儒不知陽明之不異於佛而謂其異也

即物窮理踐形盡性儒者也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佛氏也

吾儒只不要有惡念頭禪家並不要有善念頭不要有惡念頭這便是善念頭不要有善念頭這便是惡念頭

心之精神是謂聖決非孔子之言楊慈湖以爲此聖人至言記論語者不知載入蓋慈湖特以精神之說與佛家精魂靈明相近故取之爾予觀六經之

言與此說不相似其爲假托無疑

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者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

朱子曰纔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

若說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又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如此可不畏哉

如解攻乎異端爲攻擊闢先聖之道爲闢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說自姚江而後都是這般見解

一部釋藏其大指不過無善無惡而已我故曰告子陽明皆禪宗也

指月錄五燈會元等書一言以蔽之曰不思善不思

惡

子思曰率性之謂道荀卿曰率性之謂惡

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夫以孟子道性善爲贊歎之詞此不足深辨如曰中曰一中與一卽善之別名所謂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非善而何二子之言抑何自相矛盾也

孟子言必稱堯舜所願則學孔子可謂正矣醇矣此所以異於荀楊之徒與

陳止齋曰子思之言性言乎性之所自來也孟子之言性言乎性之所固有也荀子論情非論性也楊雄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修性之說滅情之論無怪乎後世之紛紛也予按此說近之但以荀子爲論情則非也孟子道性善正在情上見天下豈有情惡而性善者哉性情一也荀子不

知性正坐不知情爾

當正學不明衆言淆亂之際時無眞正大儒出乎其間似是而非之說紛紛熒惑既無所折衷而時君庸宰好尚偏僻則邪說易售奸人更易得志是非之公好惡之正尤難措語以故支流曲學往往以名高徒衆其道大行甚至竄入孔庭儼然俎豆迨事久論定然後議罷其所失已多矣而淺夫褊見之子猶以謂某某既入孔廟未可輕議吁是何言

也荀況楊雄賈逵鄭杜預之徒非孔廟中人耶
後來之公論何如也且如孔墨荀孟同辭並稱者
千有餘年至濂洛諸君子出而其途始分其名始
正若第以徼倖一旦涸廁兩廡之席而遂欲箝千
百世學士之口豈理也哉
果同耶不辨可也然而未敢以為同也果不同耶將
孰是而孰非也卽欲不辨不可得矣
天下無兩是之理何獨至於學術而疑之
君子小人無調停之理正學邪教無渾同之理所謂

薰蕕不同藏堯桀不共治也
孟子只是要辨告子只是勿求若以辨論為非則告
子賢於孟子遠矣
吾儒之於二氏歸則受之叛則距之狎任則治之大
聖人作用都如此否則洪水猛獸之禍立見矣
而今縱不能燬淫祠焚老釋書悉令海內僧道歸農
只且停給度牒禁止簪剃有違者罪之仍勒令還
俗不五六十年緇黃之徒自消滅殆盡宛然一唐
虞三代世界矣前代亦有建白及此者時君皆不

能行其實此事甚順易不知何憚而不為也
若論真能識字古今惟孔子一人
告子本不曾出頭得陽明方長得聲價所謂後世之
子雲也
陽明是告子大知巳卓吾是馮道大知巳
陽明之於聖學只是胡說亂道而巳
陽明之學總是懸空杜撰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陽
明是也
陽明荅羅整菴書有云某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

得巳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
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
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
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巳而為此
嗟乎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亦惡容
委曲調停於其間耶天下之大豈無有能讀朱子
之書悉究其本末者陽明未嘗深思詳考而率易
立說是不知而作也是欺巳欺人也一遇明眼人
則支吾閃爍都不成說話論學何如事而鹵莽若

此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況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又安有所不忍與有所不得已也哉吾誠不能解於陽明之說矣

陽明之徒尊佛而卑聖至謂孔子是纏頭佛佛乃是上聖人可謂任病喪心者矣

清談實宗老莊文中子謂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然則非老莊之罪而孔孟之罪耶

崔浩號稱博學觀其上書詆寇謙之之說其爲不通

又孰甚焉

王欽若吾無責焉爾矣以王子明之賢猶附和天書以逢君固位上下習爲誣罔不顧天下人非矣士大夫利心未除便無所不至可勿戒哉

韓歐雖闢佛却全不知佛程朱之論正矣亦未嘗深求之也

李德遠云若論學惟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後來姚江一派口吻都是如此

佛家曰千休千處得一了一切妙白沙曰千休千處得一念一心持白沙分明是禪高忠憲反有取於其言何也

陽明臨終曰此心光明更復何言非和尚偈語而何

弄精魂坐禪定參話頭鬬機鋒裝模作樣大驚小怪藏頭露尾閃倏幻妄釋子千態萬狀只是謾己謾人

吾儒只是箇實釋氏只是箇空吾儒只是箇有釋氏只是箇無儒釋之辨數言可盡予前三十年看得是如此而今看來仍是如此康熙甲子六月六日

晨起敬書時學統書成予年五十矣

下學堂劄記卷之三終

跋

愚齋先生著書明道凡數十萬言力不能全刻行世而士之有志者望先生之宮牆皇皇然若有所求而未得先生善之于是先刻其閑道錄及劄記二種以代荅問二書卷帙無多而規模已具矣顧以余之不知學猶屬爲一言余謂閑道錄鎔鑄微言劄記獨抒心得大抵皆有不可臆測之學不可假借之理不可移易之識不可撓屈之筆而程其功効則大稱人心者是有三焉何則盖吾嘗疑三教之

名不知自何時始二氏之徒爲之耶抑吾儒中之倍子爲之耶甚無謂也是書出而後知天下古今之惟有一教也是其大稱人心者一也吾夫子之面目常爲人所借有若似夫子一借也子夏居西河使人疑于夫子一借也此猶借之善者也至胡廣以中庸借陋矣馴至馮道以無可無不可借悖天理矣其他若武斷經典以便已私若儁不疑引春秋以證戾太子之類皆借也而是書一掃之始得見夫子之眞面目其大稱人心者二也

仲尼日月也而浮雲能蔽之夫日月至高浮雲出其下烏能蔽之哉蓋是浮雲也上之雖不能礙日月而下之能使橫目之民不得覩日月之光故可恨也今也舉目覩日月即舉目覩仲尼其爲大稱人心者三也三者得而吾道尊厥功豈細哉吾爲正告來學而一切同中之異毫釐千里之辯舉在其中先生之數十萬言可以嗣出矣同里七十五叟杜濬拜書其後

下學堂劄記三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熊賜履撰賜履既重訂所作閑道錄乃舉向所劄記摘其與是錄相發明者三百三十有三條定爲此編前有康熙乙丑自序末條自記成是書時年已五十矣大旨仍以辨難攻擊爲本其說有曰是陸而非朱者不可不辨是朱而並是陸者不可不爲之深辨又曰孟子本靜重簡默之人今日距楊墨明日闢告許辨論衎衎迄無寧日時爲之也朱子之在淳熙也亦然闢五宗之狂禪訂百家之訛舛殫力竭精舌敝頴禿豈得已哉亦時爲之也當今日而有衛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其自負亦不淺矣然引蕭企昭之言詈王守仁爲賊未免已甚且其中如論易之類謂六十四卦也說不盡乾坤二卦也不消是亦不免黍襍恍惚之論矣

紫陽大指八卷

〔清〕秦雲爽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紅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紫陽大指八卷》提要

紫陽大指目録

卷一

朱子初學　朱子初年原自有未定之論由此而讀全集可次第識也

卷二

論已發未發　此是千聖真脈朱子一生學力大同特詳錄

卷三

論涵養本原　乾道三年朱子年四十歲此皆乾道三年以後語也折肱至言其旨遠矣

卷四

論居敬窮理　朱子祖述程氏止此二言朱子曰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入德之門無踰於是是其立論源流非無所自陽明先生專錄其涵養本原之說而不知此二言之精亦尚有未深考者乎

卷五

論致知格物　深究此卷之義格物聚訟或可少解

卷六

論性　無善無悪之説言性之詖辭也朱子早已致辯特標之以療世之受痼而不知者

卷七

論心　知未发已发操心之学炳如日星矣仁心徳之最大者毋亦有好而不知其蔽者不可不明辯也

卷八

論太極　朱子平生得力止在中和之旨録此亦見先覺一貫大槪云

凡例

一朱子論辯最多茲所録者心性之精微他不暇及意各有在非简略也

一陽明晩年定論序中以集註或問乃其中年未定之説當世已指其誤不須再辯余之此集因影響而疑朱仲晦之句而作也夫朱子中年有得于大本之学内外本末洞然分明朱子之本體有可疑誰則無可疑者陽明先生曰後之学者局於聞見朱子之心無以自暴于後世輒採録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余雖不敏竊所仰同

一居敬窮理朱子未嘗不並重其実朱子以居敬為立本此義甚精非実有體験未易知也所苦後人滚視居敬未恚深衷因以朱子為尚昧本源又有喜談窮理仍以朱子中年所悔為楷模者非未窺其堂奥即立異以自高者也

一此集初成原未附陽明諸説以為苟讀此書両家得失可一望而知也今因紫陽之論実有先得陽明之獘者両書皆備一時瞭然并附管見以正大方

一先儒所見各有不同吾人最急無如為己近見学者有両病强둁古人之一説以証偏詖之私言徂〻窃衔

道之虛名竟立相持之門戶斯道乎錮寧須蓋覆足音空谷何忍閱牆疑誤後賢開罪名教素所深痛不敢效尤

一此書成于辛丑歲月如馳倏已二十一年相知録本甚多未能公諸海内令得版行实賴吾友俞子彙嘉捐俸爲之至繕寫讎校則門人閻聲玉表弟陳子喬堉查讓木與有力焉

辛酉季夏望後三日定叟漫識

紫陽大指卷一

錢塘秦雲爽撰

答程欽國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学近見李延年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來之未知終得從事于斯否耳大概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経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学問而实何有亦可笑耳示諭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為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家建陽旧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难窺要其本源則不出六経論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博雜卻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于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脫稿又為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于初学恨不令吾弟見之又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愚按先生以二十四歲謁延平此書疑即是時語也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廣僭越得罪于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酬酢如此感戢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于是暫置其說而從事于吾學其始蓋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絶之也而二三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于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于吾儒之學而必求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必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云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録考之其不以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

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眞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眞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于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恐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弊而已此言誠有味者故熹于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者特以讀学所由有在于是故前日略叩其端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顧勿以鄙說示人要于有定論而已

又

熹竊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義備純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于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于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閤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爲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于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捷不屑階級爲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

例皆忽略厭棄以為甲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盖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仰謂別有向上一看與此兩不相關以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說可謂切中其病矣）之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願藏于異端之說蓋推而置諸冥漠不可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学工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絶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憒然也則亦何以以悟為哉（但者為此事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悟然其察亦未不詳者矣）又況俟之

卷一　四

使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悵悵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学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厘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然言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以為難也）之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

使其說有實非吾儒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倫性理不及也）反盖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于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如其可取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于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于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原注云此甲申十月二十二日書也按先生以甲申正月哭李先生於延平時年三十五歲此二書辭雖盖先生卒後事也現先生後日之意向書中所言似非定論先生自悔不能盡心于延平之教良有以也

卷一　五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甚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望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于會稽（計）妄意增葺敝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哀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州省親此

行所過恥滯非兩三月不乏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
矣光陰幾何而靡敝于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
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感而天理微縱涉
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竟其
有過言一行未終已竟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
熹實當之矣以此嘗恐因循汩沒辜負生平師友之教
尚賴尊兄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
能保其不無紕謬乃殊不蒙指教來諭勤勤若真以其
言為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使其肆志極言而無
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于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

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
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
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
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
幾默識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
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于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
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
未能一蹙而造其域也僭易陳聞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又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逾月甚覺有益所恨
者不得就正于高明耳他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
言之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
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
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及未嘗不
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犹如掛
鉤之魚當日寧有是耶然学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
自恍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
又久則遂泯滅而頹然如初無所覩此無他其所見者

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
當時日聞至言觀感行其心固必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泊
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泊沒浸漬今則猶然
為庸人矣此皆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
其終何其止泊也

又

奉親遣日如昔但学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
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憒憒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
持敬之說亦自不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
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

下学而上達矣若不察于良心發見處即渺〻茫〻恐無處下手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説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諭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穏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黙会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学所以超脱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雖未能絶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愚按此三書実先生一轉関處也

與張欽夫

先生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

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〻遷革以至于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者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虚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見于是退而驗之于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覚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幾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体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于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大本達道之全体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至于夜氣不足以存而陥于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何如求只平日涵養之便是又曰善觀者卻于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説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于疇昔偏滞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于実体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

合是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撥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于一時限于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舍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不知自高明視之復以為何如耳

又

先生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日有辨說甚詳

前書所叩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為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体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隔斷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

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体自見亦未為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体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于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于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

厲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摹處也

乾道三年八月先生如長沙訪南軒論已發未發三日夜不能合意先生當日又有一說而南軒之說即先生三書意也先生前與何叔京書已有欽夫之學超脫自在見得分明非吾輩所及之語至是益始深契焉乃後又有一變是先生于已發未發之論蓋三変而後定云

朱紫陽大指卷二

答林擇之

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于心性之実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于此便可見性之体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〻流行一動一静之全体也旧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体精微未易究也

此先生大轉関處也

答張欽夫

諭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考索強通終是不該貫偶卻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卻于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工夫處蓋只見得一箇直

栽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盖其所見一向如此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厉勇果增倍于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切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〻大化之中一家自有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于此而前此方往方来之說正是手忙足乱無着身處道迩求遠乃至于是亦可笑矣

又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异論何慰如之然比觀旧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体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盖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体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

流貫徹而体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盖心主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于存養之実已發之後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〻而嘗感〻而嘗寂此

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盖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諭曲折雖多所發明然于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于此不能無疑盖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〻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〻茫〻無下

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于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于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

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至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于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伊川先生所謂卻于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耳非四者之外別有主

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功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以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体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此二書與答林擇之書略同但更暢達耳先生之學於是始大定自後議論蓋無不本于此云

又

在中之義之說來諭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義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諭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裡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于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個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于此：程子所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之善觀

者卻于已發之際覔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裡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嘗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尔并乞詳之

或問于予曰晦翁之初與南軒論未發也曰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融之而覺有渾然全体應物而不窮者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是以渾然

全体為未發無前後動靜之分者也陽明之答陸原靜也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体者也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亦以渾然全体為未發而無前後動靜之分者也兩家之說不相同歟予曰晦翁當日是不知寂然之体即在心体之中而以心為純趨于動所謂認得此心流行之体而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是也是因不知心体之有動靜而以性之渾然全体為未發者也陽明當日是不欲人趨于寧靜曰令人存心

只定得氣不可以為未發之中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所以說靜時只是念念存天理去人欲動時只是念念存天理去人欲又曰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滞而此心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未發之中是以學者不得不日趨于動是陽明欲矯靜存之說而以此心流行之体為渾然全体為未發者也其立說相近而用意相反不可謂之同也所以陽明立教至有無已發未發之說曰只緣後儒將已發未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已發未發使人自思得之夫未發之分自子思始未可

以為後儒之陳言而翻案也中庸首章乃明道之書使持養未發果不得力何必以為天下之大本又何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大本程朱居敬之功無間動靜陽明主動察而無(慮)靜存是得其一而失其一不可謂之矯枉而過正也愚曾反覆陽明之書不敢謂先生之(知)動而不知靜然以心為未發之中使學者無立脚下工夫處中道回感涵養不得力其用意與朱子旧說不同其流弊與朱子旧說無异不能為之諱也晦翁曰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

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
耳豈不明通簡易也哉

已發未發說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
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之說遂目心為已發而以
性為未發之中自以為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言見其
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于心性之
実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于日用之際欠
却本領一段功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
其語而附以已見告于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
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即道也又曰道無不中以中形道

又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体
段如天圓地方

又云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
中與性不合

又曰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体而不可與性
同德

又云中者性之德此為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又
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
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

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又云既思便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

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裡
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
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
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又云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
可

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
怒哀樂發而中節

又云善觀者卻于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
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
天命之性体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
然已是就心体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

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答書時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私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体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功夫其曰卻于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于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以功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于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所由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体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执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專欲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体段之可名矣未審諸君子以為何如

先生有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語意與此篇略同中有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于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于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于未發之前者固可默

識敬言尤為緊要云

先生没著中和旧說叙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予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尝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予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

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所黙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將之如此其紛糾而难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难諭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于此然則余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于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竊自懼亟以書报欽夫及常同為此論者唯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旧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于學者讀之因余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答吕伯恭

聖賢之言離合弛張各有次序不容一句都道得盡故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為大本一則為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為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体達道言其用体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學者須是于已發未發之際識得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体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体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天地位便是大本立處萬物育便是達道行處此事灼然分明但二者常相須無有能此而不能彼者耳子思之言與龜山氣象固不同然若使龜山只道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則不成解書矣釋氏便要如此嘗見其徒說李遵勗請某僧注信心銘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于其下便是要如此鶻突也

答吕子約

前日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于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將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衆說回護恐轉生迷惑銜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

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
之聲矣故前疏贊纘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于此而
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
文步讀書最忌如此支離況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
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
已不無同矣又安得曲為之說而強使為一義乎至靜之
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于易卦為
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
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
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恠一點
偏主強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
彼之同異耶

又

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穿然感通
者皆與子思本旨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
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為未當亦
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
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
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
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意切已思維只管要說向

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
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
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從來讀書若未敢便以
為非亦只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
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當之言而專信他人所記
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
生以後未死以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着
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
難曉故或問中麤發其端令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
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校之以見其地位時
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
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
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
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為未發則不可若
苦未信則更請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勸持敬而注
其下云昌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試坐禪入定之非所
言宜何味耶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謂
許勸而非入定哉又云未發冣可以比純坤而當為太
極且試奉叩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無極耶若以
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耶竊恐更宜靜

坐放教胸中虚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
頓放令有去着方好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来
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為然則意不免為失言者不若權
行倚閣之為愈不能如此紛挐强聒徒費心力有損而
無益也

又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令卻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
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録者之
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底
須知上四句分别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泛說道理
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惟
聖人為能盡之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
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之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
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静聰明洞徹決
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
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
夫卻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千不是万不是痛
切奉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令後再不
能說得也詳看此段来意更有一大病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覺知而無喜怒哀楽時節試更着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閑言語伏卻真的主宰也

中庸不睹二句是說即不睹聞之地亦不忘戒懼之
功無有以不睹不聞為本体者後人將不睹不聞與
未發混說做本体見或問注中不覩不聞不惟人所
不知自家亦有未知之語因云已既不知功是誰用
遂謂朱子不識本体言則是矣而非朱子之失也夫
本体安有不知之時耳目原有不及之地誤認不覩
不聞之解硬判已所不知之非曷亦反覆于或問及
與子約數書或亦有恍然者乎

答李守約

大中之說不記向来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
養本原便是全体隨事接應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
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
和不可說學者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
能盡得大中之全体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
大抵如令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
曾反身真実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
事耳

答胡季隨

中和未易識亦是嚇人此論着実做去不論难識易識
也

答徐彦章

已發處言之則可盖所謂時中也若就未發處言之則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與和字地位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賤隷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物欲汩泥之汩然發而中節則雖應于物而未嘗有所汩直是發不中節方有所汩若謂未汩時全是未發已汩後便是已發即喜怒哀樂之發永無中節之時矣恐不然也于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事焉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而動〻必中節非如釋氏之務于常寂耳

答何叔京

夜氣以為休息之時則可以為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為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犹以為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悲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在而無乎不在也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何何看靜字恐亦指未感物而言耳盖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体正于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异中庸徹

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卻直到好悪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物交之引然後差也盖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惧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盖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体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與异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滞處亦曾如此看否

朱紫陽大指卷三

錢塘秦雲爽撰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静之時耳意恐此亦随人稟賦不同性静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憒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實下功夫處願于日用默語動静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賢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盖古人由小學而進于大學其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令人未嘗一日從事于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曰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先生因悟未發之旨着意涵養諄諄以端本澄源勉勵學者此先覺甘苦語晚年定論所載皆此類也

答林擇之

所舉伊川先生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卻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于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黄直卿

于春間時相過甚善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迫促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盖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去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旧來須知此意然于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是意思麄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

不可不戒也

答彭子壽

間中讀書卻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挍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功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晰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騖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子所謂學莫先于致知又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明此意下間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亦可見矣

答潘叔昌

亦諭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吳仲

道之體用雖極潤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于求而難于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于致知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于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

答鄭仲禮

亦諭為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明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于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弊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体初無斷間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

自誑ニ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于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須臾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裡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証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太息而已

答陳膚仲

來書云令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功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令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何不移此讀書功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

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于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

與劉子澄

使至辱誨示得聞到郡諸況深用慰喜信後秋深益熱恭惟尊候萬福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异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病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似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朱紫陽大指卷四

答呂伯恭　　　錢塘秦雲爽撰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于左右至于見屬過勤則非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旧孝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实入徳之門無踰于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献以左右之明專而行之不為异端荒虚浮誕之説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牵加以歳月久而不舍其高明廣大将不可量矣

愚按先生一生所以自治々人者实只此两言至說說敬字處尤多又因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語此真先生晚年定論也愚反復先生之書録其論两言之最親切警省有裨學者如左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養存于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于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熹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為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物々致察宛轉歸己也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擧天下之物在我矣

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脱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胡氏曰只于已發處用功卻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前以心体之則心之体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于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于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

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

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
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敬以直內習之既久
自然有所得也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
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
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
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惟尹氏之言為近

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
其意果盡于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
德矣故愚于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
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
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
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
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
云涵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知益固表裡互相發也

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
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
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
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
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
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功夫也既發
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
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
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
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于物一性之真湛然
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于物是以有動
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喜常以為靜者性
之真也不識明者以為何如
又
比用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
養功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得存此心自
然中理至于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
存得亦與釋老何異（上蔡說便如此病了）有況又心慮荒忽未必

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礼尋常講說于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略整頓孟子說見此老真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張敬夫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未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裡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実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异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諭剖晰雖極精微卻似未及此意未審是否如何

答饒夢非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能敬敬則只是更尋甚敬之体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功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答鄭衛老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匆匆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答或人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縱方是守法之人耳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于視聽言動礼與非礼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欲令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

矣

答潘叔度

來諭縷ゝ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為言
將以名持存之理者于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
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便是此心先自
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
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
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
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
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
恐于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
復亦是此意幸參考而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
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ゝ大凡作事句ゝ不能博
盡同異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困怕後錯了者誠
有味也

答呂子約

承諭專看論語浸覺固滯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
所未諭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略蒙聽察不
知何為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
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固滯之理竊恐却是不
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固滯耳至如讀易亦當
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
手忙脚亂一至此耶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
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于動有事
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
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
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
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
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論之
可謂不察矣惟其不察于此是以未能專一而已有固
必矜持之戒身心彼此實有係戀支離之病而反不自
知其非又凡前後所言類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
不但坦然驀直行得數步此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
工夫刋削不可悠ゝ只如此說來說去久之看得只似
尋常也

答潘子善

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
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
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
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工夫也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看実處子細玩索須于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裡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雖即千百万億不為多無釋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損處九經三史皆為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来一箇窠凹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来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謬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得識字底字亦是贅語只是文字不敢與阿丈見便是逆詐億不信了吾人心中豈有許多事耶夜氣之說近得来答始覺前說之有病也

答周齊弼

所論敬字工夫于應事處用力為难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事時設須向难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静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任伯起

示諭静中私意横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于旦暮而多為說以乱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方賓王

所諭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将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有浹洽貫通也

答何叔京

熹奉親屏居諸况如昔所憂所惧亦略不異来教之云而又有甚焉者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熹則方患于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常窃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乱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程子曰心術最难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

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内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尔夫其心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沓來豈足以乱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于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変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不力方宜自悼故因来教之及而以質于左右不知其果然乎否也

又

示諭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然根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然〻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人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先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逐外来只持養得便自看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来諭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〻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主于減者以進為文主于盈者以反為文中間便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于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煞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実識中和也

又

後書所論持養之說有所未喩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実下工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為尊兄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功之難而言之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嘗觀尊兄平日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于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于敬是以不免于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賢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至此更無内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于外則無事于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請會二先生言敬處仔細尋繹自當見之

又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于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于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于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窃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相交為用之妙

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頤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于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當反復推研參互考証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為此也奈何憚于一時之費力而革〻自歎乎㝎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于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又

持敬之説前書已詳稟矣如令所諭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説理之自然下句制之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説下工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着力耶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于言敬處者之此最直截㝎現累書之諭似未肯于此加功也豈憚于費力而不為耶

先生後與蔡季通書云叔京昨夕方行常功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為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不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

实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

又

示諭根本之説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内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内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体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静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此心之全体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者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虚靜淵默而必謹之于衣冠容貌之間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〻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説玩之甚熟此書條暢通達絶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賓主之分耳

又

持敬之説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顔曾以下猶須就視聽言動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莊整齊肅地位也豈易可及哉）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說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已

答楊子直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於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諭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答包定之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

答董叔重

示諭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彼舍此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体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周度卿

比來爲况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過義理难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過逐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究思索沈潛反覆庶於聖賢

之教漸有黙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傅誠子

示諭疑問皆有迫切之意此最爲学之害須且放下只平〻也讀書玩味其意理会未得處且記著時〻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悪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悪可也何难剖晰之有

答陳廉夫

示諭縷〻足証雅意但爲学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検身則動静語黙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易至近則即今便可盡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可用力莫更遲疑且随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虚度了难得居少壮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能真能有益也

答周南仲

承諭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来示似于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向裡用功也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遅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随處提撕随處收拾随時体究随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会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頓在目前又却伍佪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実下手則悠〻歳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李守約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爲有味耳近日見学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説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有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説持敬功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収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静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尸陳膚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于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實用功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于其間見得平日病痛〻〻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答項平父

示諭此心原是聖賢只要于未發時常〻識得已發時常〻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能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兩主自相攫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〻了〻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

因風錄示或可以儆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請學更須寬平其心深究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〻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又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爲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謂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体察極精極密往〻隨其所偏墮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爲此耳）是以聖人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体会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間萬事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諭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如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

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于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倀倀然無所依據雖于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生為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得自己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爾然而無所見而為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工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体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于古今聖賢指示剖晰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己見為定耳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完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异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為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過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告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又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旧見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会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為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于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行行之義潜往掩襲而取之于外也其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于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強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令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能微察其精微者故于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异然其实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于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于人欲之私也來諭敬義二字工夫不同固是如此

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
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
皇極為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為存心者其說如何幸
推詳之還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
失大抵為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須
察即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
之言語之中矣

答余正甫

示論已悉前日所論正謂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
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
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
別其義利公私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
于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
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
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体察觸手便作兩片則
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
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
以祛利欲之蔽則于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
無昏惰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于用
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甫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

此所論依然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
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悉將去使正甫知得鄙意不是
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為助正如程
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
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趂下工功久遠純熟便自
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守是大病根而其下亦
未見的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
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抵概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
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工夫力救此病
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又

示論日用功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
念但以為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
親切自己然于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
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
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如此一直持養有
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
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切要但如
此做覺久遠須得力爾于萬且于日用間及論語中著
力令有箇會通處他書亦不難讀也

答余國秀

所謂貼裡者但謂不可向外理会不干已事及求知于人之類是也若李問之功則無内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隠顯之分也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会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看实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于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裡之病也

答李晦叔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裡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看实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

答蘇晉叟

持敬格物工夫本不相離來諭亦太說開了恐當識之見得不相離處日用間方得力耳

又云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湊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切要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自生乃佳耳

答楊子直

前日晦伯人還已上狀矣但忘記一事欲煩爲作小楷四箴百十字今納界行去暇日得爲揮染甚幸此箴旧見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指意之精密眞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故欲揭之座隅使不失墜云耳時節不是當守學亦絶故欲得妙札時以寓目以袪病思幸勿靳也

先生後索子直書札云前書所求妙札曾爲落筆否便中早得寄示爲幸蓋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手札也越十二日而先生卒録此以見先生始終用功之地也

朱紫陽大指卷五

錢塘秦雲爽撰

答陳齊仲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于一艸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未論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

陽明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底說去用我着實曾用来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底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底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底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等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愚按晦翁窮理諸說大概在天理人欲上用工並無不切人倫日用窮高極遠之處陽明格竹一事何以不深考而出此也今觀集註或問本末兼陳輕重有在以陽明之高識豈不瞭然竹子亦是一物自在可格然亦何至七日而不得其解也此實賢知之過何可為鑒後人是使格物為畏途而程朱正解無以大白于天下也晦翁窮理之說已略見前卷茲專錄論大學格物本旨數條集為此卷以覘其平易可行庶乎後之學者不至鉤深探賾無當于庸言庸行之常守寂耽空有悖于博學審問之訓云

答吳伯豊

示諭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耳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尔豈茫然放其心于汗漫紛綸而不可知之域哉

答康炳道

所諭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為事遂至陷溺此于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制度校計權術者意思

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

答季晦叔

或問曰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恍惚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介然之頃而其本体已洞然矣煇竊詳數句只是發明本明之体終有不可得而昧之意若就學者用工夫上說則恍惚之間亦無自覺之理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工夫次第曲折然後本領之体可得而明

若是實然都無覺處則此能致知者是何人耶此是最親切處所宜深鑑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師德

示諭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于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捨此平易顯明之功必欲搜索窺伺于無形無跡之境竊恐陷于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于日新矣況聞左右体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答鄭子上

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実事工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即今職分之所當爲而泛然以求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也

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功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于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爲格物工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却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即是發見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即是格物但且如此用功則所謂妄有所指而流于空虛未有所見而苟且自止之病亦不必慮矣

又

所諭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者汩沒不知緊切用功仔細看經文只是就大体規模上

推說將來非是実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于格物也故
後來顧前旧語意以此耳

答石子重

熹嘗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
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
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
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
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
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〻有序而不可
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〻以浸漸經歴審熟詳

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至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
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于淺近而忘深遠舍吾
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又

敬字之說深契鄙怀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
非格物致知全不用正心誠意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
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
去此有終始之异耳其実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
体察工夫方能行着習察不然兀坐持敬又無敬少處
也現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

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李者
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
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
然當時之意却是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
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
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顢頇儱侗非聖門
求仁之李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答程允夫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大有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
固為至論然深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

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
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犹有是失况寸餘人
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
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
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
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
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
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
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
于此則凡所作為皆出于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

中君子不貴也

答方賓王

或者曰易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皆妄也乃邪心也誼旧尝疑此語以為離邪即歸于正所謂閑邪存其誠非閑邪之外别有誠可存也但閑邪則誠自存矣後来方竟看得不精元不曾实体得只是將言語尋求所以章章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無邪心矣然知未至理有未窮則于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未免于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為妄與邪心也故致知所以為大學之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傳學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數條是也但莊敬持養又其本耳近来學者多說萬理具于吾心苟識得心則于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為非其意大率謂求理于事物則是外物循物謂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尝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汩于物欲亂于氣習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二理須是窮致其理者岂皆窮之于外哉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則清者出来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矣所謂清水與明快非自外来蓋亦開其蔽則本心之明漸見耳不知或者識心之說岂一超直入者乎

所諭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实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独處之時物有未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已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又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于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則得失亦可見矣

答宋深之

大學是孔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觀日用間如此作功夫久之意思自别見得

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々見效處也荀楊言性得失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于句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為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朱飛卿

某亦欲窮理而事物紛糾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就此命上理会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

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劉公度

所論持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々分明方肯如此着力若于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仔細理会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于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于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句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

濂溪見處正謂與異端不同之言垂教句々着实如此若如此論去即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仔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粗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着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令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此千萬恕亮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模不草々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

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與些辛苦方有望也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明道理別是非而察之于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々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語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抉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々然奔走于

塗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朱紫陽大指卷六　　錢塘秦雲爽撰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体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礼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之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异端蠭起往々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茍但曰渾然全体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礼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々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概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々也禮則仁之著義々也

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实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如惻隱羞惡辭讓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智無事可為但分別其是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辭讓是皆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成終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天地之化不翕聚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袁機仲

前書所論仁義礼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旧說未可輕詆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端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礼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礼之恭敬則已盡发於外義之羞悪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潛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实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

答方賓王

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為用故仁義礼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

答林德久

熹嘗爱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异於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言之則性之本体便只是仁義礼智之实如佛老之

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
說性是一箇空虛底物裡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
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
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落其
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
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
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
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于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
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是于發處教人識取
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
體無著摸處故只可于用處看便省力耳

又

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
分辨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後方有分別也觀程
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答陳衛道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異于世之沉迷胃沒之流遠
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
儒彼亦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
曾見得裡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

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
相離雖毫釐然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
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
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語來證孟子
徐行後長意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
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諭所舉處其
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若疾行先長
即便不是所以要格物致知便是就此等處細微辨別
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黑白是非各有條理
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

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
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只
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
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
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
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
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孟子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
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
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
語也此語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于此可見不識

明者以為何如因風示及有所未契尚容反復也

又

示諭捏意但令欲為儒者之李却在着実向伍平處蒱究竟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巣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実巣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邊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実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訊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倒耳只絶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絶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裡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畢竟絶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実者却已絶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実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單占真実地位也

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令左右既浸于彼函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歸却此邊來終是脱離未得熏向来亦曾如此只是覔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学時様讀後来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見得他一二分錯處延遷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看力排擯自然不入心来矣令云取其長處而会歸于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令所謂應事事物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工夫未有干涉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着否因来却見喻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工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眼念过便只領略得箇儱侗影象不見裡面間架辭容毫髪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

答胡廣仲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会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大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対哉至于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順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

其初則有善而無悪有天理而無人欲耳蘊山之意正欲于此毫釐之間剖判分晰使人于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確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楊開孔孟論言性章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于日用之間則其得失逕達不難見矣蓋謂天理為不囿于物可也以為不囿于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悪不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却與告子揚子釋

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為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于五峰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于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悞自己下不迷來學而已他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伯逢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于性無善悪之說前後論辨不為不詳然既蒙垂諭反復思之似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義礼智之未發者是也

程子曰止于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姑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礼智信

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

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悪是也

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

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

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為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于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

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為未發以情為已發而惟恐夫已發者之混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

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概謂善爲已發也所謂反以
陷性于揉萬慾雖駁雜不純之地者既于未發之前
除卻善字即此善字使無着實道理只成一箇空虛
底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爲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爲
善發不中節然後爲惡底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
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底說是宿公都子所聞告子
所言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
謂天理人欲同体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
欲也尤爲害理不可不察
竊意此等偶出于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
易之定論令既未改遠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
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知仁之說
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
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爲仁爲兩事也
所謂觀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即夫知者
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迫從不勝其勞而所謂仁
者乃智之端非仁之体也且雖如此亦曠然未有可
行之實須別求爲仁之方然後可以守之所謂知之
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爲爲兩事者也
如熹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
爲一事也
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
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
豈可專以愛爲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爲性耳非謂仁
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屨之不相近也而或者
因此求之太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
之愈切而失之愈遠如或以覺言仁是以智之端爲
仁也或以是言仁是以義之用爲仁也夫與其外引
智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爲仁之体則孰若以愛言之
猶不失爲表裡之相須而可以類求也哉故愚謂欲
求仁者先當大概且識此名義氣象之彷彿與其爲
之之方然後就此慤實下工夫聞行知以踐其實則
所知愈深而所存益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淺而便可
行又以知與爲爲一事也
不知令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
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又謂方論知
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仁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
失爲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如明暗黑白之相
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令乃以爲節外生枝則夫吾徒
知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適以所重得罪于聖人

矣窃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説不須別求玄妙反
失本指也直叙胸臆不覚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裁擇其
中幸甚

答胡季随

盡憂恵便涙来日無幾思與海内知友痛相切磨以求
理義全体之至極垂之来世以継聖賢傳付之望而離
羣索居無由会合如季随者尤所期望而相去甚遠再
見恐不可期此可為深嘆恨也先訓之言後人自不當
置議論丞其間但性之有善無悪則當舎此而別論之
乃無隠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実耳善悪二字便是

天理人欲之実体今謂性非人欲可矣而並謂性非天
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
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実是也凡来得書似覚贅者于
此未有実地之可據日月逝矣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
功入細着実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万
至望

愚按性無善悪之説始于告子見闢于孟子宋時胡
五峰復有此論朱子辨之已無遺義矣陽明有天泉
證道一案龍渓大闡三教合一之旨不惟坯孟子家
法抑且決陽明藩籬其為季術之禍有不可勝言者

今録陽明傳習録中論無善無悪語三條願相與明
辨之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悪難去先生曰
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悪皆従軀殻起念便
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悪之
分子欲観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悪如欲用草時便
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悪皆由汝心好悪所生故知是
錯曰然則無善無悪乎曰無善無悪者理之静有善
有悪者氣之動不動于氣即無善無悪是謂至善曰
佛氏亦無善無悪何以异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悪上

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悪只是
無有作好無有作悪不動于氣然遵王之道会其有
極便是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悪即
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見意草若有碍何妨
于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悪曰不作好悪非是全無
好悪却是無知覚底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悪一循
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悪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
亦宜去々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一分意
思即心体便有胎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悪

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悪曰
畢竟物無善悪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
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学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
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
愚按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先生曰循理是善動氣
是悪又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究竟重人之作好
作悪而不能使物無善悪也下面所以遂接格物
之弊現先生之意只不欲世儒豫先齊究易于作
好作悪耳愚思假如好色如西子悪臭如糞穢我
先曉得在胸中到西子蒙不潔則自然掩鼻回顧

而

須灌漑則用之壅培仍無傷于昔之好悪也何必又
憂其凝滯而以物為無善悪哉　不與物接時此
心尚無好悪在物安有善悪然物之善悪自在也
安可以我之不接而遂謂之無既與物接時善悪
還他善悪不執我之好悪為物之善悪亦何碍于
有
曰好々色如悪々臭則何如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
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悪曰如好々色如
悪々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
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楽則不得

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発
之中伯生曰先生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縁何又是
躯殻起念曰此須汝心自体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
周茂叔窓前艸不除是甚麼心先生曰告子病源從
性無善無不善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
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底性在
内有善有悪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在外却做兩邊
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
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内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
内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于性上有未透徹處

告子無善無不善之弊由不知人性之無不善天
理人欲一滾俱作人性耳似不在執一箇無善無
不善之性在内也先生以告子不知物亦無善無
不善為未透性体此只是先生說話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徳洪與汝
中論学汝中擧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悪是心之体有
善有悪是意之動知善知悪是良知為善去悪是格
物徳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
說心体是無善無悪意亦是無善無悪底意知亦是
無善無悪底知物亦是無善無悪底物矣若說意有

善悪畢竟心体还有善悪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
性原是無善無悪底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悪
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做那性体功夫若原無善悪
功夫亦不消説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挙請正先生
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来請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
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
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瑩無
滞底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
夫人已内外一齊俱透了
先生之論未發兼合内外動静言之將心之体用

同説是使以學者难于領略惟無善無悪心之体
説得最為分明惜乎不曰至善無悪心之体而曰
無善無悪致啓無窮之弊也夫先生之所謂無善
無悪者即大學忿懥好楽一無所偏悪念固無善
念亦未嘗有惟此炯然不昧者存故以為未發之
中而可為心之体也此為善之基天下之至善何
可以為無善乎程朱只在此處用涵養工夫着実
請一敬字振裘挈領一了百當今乃以無善無悪
名之誠有如晦翁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
善名言之失反陷性于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

或曰未發之時善念悪念兩端俱泯謂之無善無
悪亦何不可而必以為諱豈因孟子之闢不可不
堅守其説乎余曰有未發之中即有已發之和是
已發之善皆未發之善也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伊川曰寂然不動
萬象森然已具即陽明亦曰無聲無臭獨知時此
是乾坤萬有基若使一切皆無何以謂之直上直
下之正理何以謂之萬象森然已具又何以謂之
乾坤萬有之基乎孟子惟識得性之真善所以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如惻隠羞悪非由外鑠我

也（世所謂告子惟識不真而以為無善無不善）故以水之可東可西白之為羽為雪而總以為
全無一定也陽明之所見與告子原相遠陽明曰
不動于氣即無善無悪是謂至善前此固已言之
然終不曰至善無悪心之體而正于教宗旨顧曰
無善無悪者恐學者之滞于善念不得本體之真
而以無字逗之也則不如程朱畫清未發已發界
限為不迷来學之正矩矣夫程朱以後思即為已
發尚何憂學者之滞于念慮乎且人惟以性之有
善而無悪故不可不為善去悪若性原無善無悪
人亦何須必為善即為善去悪之説亦贅語矣是

先生之所見雖與告子不同其弊有不得不同者焉
者矣後來改中之徒汜濫于中國安得謂非先生
有以啓之乎或曰陽明但依從前定論而不以改
中之說為然流弊或不至此余曰陽明之弊全在
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有此一句下面自相因而
至先生所謂信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是也何也
體立而用行學者未有不從事于體者也今虛懸
一箇本體謂之無善無惡而使人在意上做工夫
則立腳處全不穩當改中曰意有善惡豈竟心體
上還有善惡在未是究竟說話此語原不錯是人
曷有會悟未有不向無善無惡立根基者也既向
無善無惡上立根基下面原是一轍如何可不以
為然乎或曰陽明只恐人著在善念上日中多燈
一燈故爾如此豈期人之因藥發病余曰體用一
源也性體至善故人行善則安不善則不安此良
知也以善為無原自有病何怪人之發病且陽明
之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善念惡念俱無之之謂
也所謂意亦無善無惡者無將迎意必之私也知
亦無善無惡者不學而知也物亦無善無惡者因
物付物也此四句只定性書中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二語盡之今皆冠以無善無惡使人張皇
冗哭滯溺于虛無玄妙之中其誤學者亦不淺矣
或曰陽明此數語名言之失歟抑大義亦有[illegible]舛
謬也或曰即換了至善無惡之心許有善有惡意
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亦只就
陽明之說為無弊耳不可為大學正解陽明單提
致良知之說未嘗不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以
為大謬有未可也
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
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
了
先生生平教人全重省察意蓋由此但不知本體
則未省察之前既省察之後此心又如何存看來
必須說得體用分明靜存動察都有處用力庶于
學者為有根蒂也
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底德洪之見是我這
裏為其次立法底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
引入于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體上
各有未盡既而曰以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
底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

善知惡底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
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工夫利根之
人世亦難遇本體工夫一悟盡透此顔子明道所不
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
實用為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
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
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與汝中俱有省
此後汝中單闡四無之旨以為悉奉先生不傳之
秘殊大負先生後兩語諄諄囑付吾心矣先生說教
本旨亦恐偃鼠深加防範並先生之叙即不說破
將亦不得不趨乎此但一經此裡汝中愈有所恃
以自伸其說耳呈教者慎之

朱紫陽大指卷七

錢塘秦雲爽撰

與張欽夫

熹謂感于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
心之為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
宰而情自動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
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
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亦是情也但
其所以中節者乃心耳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
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
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
以其情之動而遂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
未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
恐無下功夫處也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又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
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
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
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毫
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只要沒這些計較全体是

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鳶飛魚躍明之
先覺之爲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諭

又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未的當蓋齊禹接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而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顔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如何須是都無此意

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儻不由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游誠之

心体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体之本然〻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于是乎有動流于不善者）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鄕（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体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存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關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何叔京

蒙示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眞心出而亡者亦此眞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眞心而于孔子之

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眞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盖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理録呈幸乞指誨大抵心之体用始終雖有眞妄邪正之分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眞妄邪正又不可以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何如

又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

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实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异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别是一箇有存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别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来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孝者必汲汲手操存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治乱安危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乱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乱之可名耶如此則便是向来胡氏性無善悪之説請更思之却以見教

荅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体之説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体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体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然安于義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于頃刻之存而遽加察識以求寂然者吾恐寂然者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于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舍哉亦曰主

一無適非礼勿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过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又

示諭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脳分明便于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実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裡不是漫説求其放心実却茫茫無把捉處也公而以人体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子約復書畧云此箇大頭脳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

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静其曰喜怒哀楽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存実見得此体段如何会有用力處認得此則一動一静皆不昧矣惻隠羞悪辞譲是非四端之着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楽恐惧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畫知主脳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黙應酬歷歷能自省験雖非実有一物在我手裡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蔵雖謂之実有一物在我手裡亦可也若是漫説既無歸宿亦無依據如何謂把捉得住耶先生

云此段秋概正當親切操存久二句甚好

荅陳明仲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概得之然有未盡者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聲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荅方賓王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体用亦昭然矣然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体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此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不戒也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礼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礼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体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易寂感說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何也曰無思慮也無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体人心之至正所謂体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体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先生論存心處無不精核然尤有足警者人者如孫

敬甫問才說存養即是動了先生云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只是不動着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又答或人云能于紛紜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于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又答甘吉甫云君子異于人以其存心須知不是將心去存在仁禮上亦不是將仁禮存在心裡也又徐景光以心能感性謂聖人為無心而心不可須臾有事先生云然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贊物乎

數條極有益來學此下附論仁諸說

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体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体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体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言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為能不害乎

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体者矣亦

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体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觀孔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儆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于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遂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旧稍分明詳審已復録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着实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实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会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生平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悦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实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乱揣摩奐東作西耳若不实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礼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过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由折晷與彼說破乃佳

荅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以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会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復流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于操存涵養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游厭飫之味克己復礼之实不但其蔽也愚而已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实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出殆及不若全不

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之為愈也熹竊謂若實欲求仁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病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

又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于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大抵不出熹所論請復因而申之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撮其大要不過數言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于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于後一言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親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

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耳

但或蔽于有我之私則亦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

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于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

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本體也

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于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裡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謂不察性情之辨遂而以

情為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泛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于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並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

視天下無一物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

答阿國材

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關義理自任己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

答何叔京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別識惟于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謂仁也蓋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以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体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如此所以見闢于程子）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

朱紫陽大指卷八

錢塘秦雲爽撰

答蔡季通

通書注備改甚精元來識得處便是太極二五此是些子活計盡在裡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遍都不曾見得此意是于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先生與劉子澄書云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省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于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顯微一時穿透堯舜之所謂精一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先生注中庸特慎獨與戒懼分說欲人于隱微萌動處尤加謹全從此處看出先生讀書看書無不以身体驗後人病其支離亦未之深考耳

答黄直卿

所諭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体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又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

通書中所謂誠無為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

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二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其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主腳處又能由此推考証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主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明潤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功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先生答何叔京書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然則先生所謂親切要約主腳處夫豈有別解乎

答楊子直

承諭太極之說足見用功之勤深所嘆仰然鄙意多所

未安今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言之盖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旣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圖以象之所以發明表著之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盖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着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

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盖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理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多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于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與熹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盖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答張敬夫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于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于道理極是分明盖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元仁亨中利義貞正)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竟得一語點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別分爲歉慊也

答吳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闔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爲言是又以心爲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爲何如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于陽成于陰本于靜流于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于陰靜復根于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盖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不能不動而

主人極者必主乎静惟主乎静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静矣

静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静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静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静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天理之主宰也

静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寂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紫陽大指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秦雲爽撰雲爽字開地號定叟錢塘人是編成於順治辛丑蓋為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而作分八門一曰朱子初學二曰論已發未發三曰論涵養本原四曰論居敬窮理五曰論致知格物六曰論性七曰論心八曰論太極大約以第一卷所載實為未定之論二卷以下則真知灼見粹然一出於正守仁之論亦間附載以互證其何叔京書顛倒年月之類羅欽順等所已駁者不復糾焉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

〔清〕應撝謙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大中二十八卷》提要

序

孔孟而後濂洛關閩繼生大義微言晦而復顯乃歷世久遠統緒易紛尤賴醇正篤志之儒相與防維而闡繹之勝國之初詔諸詞臣纂脩性理大

全一書萃諸儒之精
義爲聖學之階梯其
有功於學者甚大也
予少有志於學披覽
是書多歷年所竊以
大全原編精微固多
榛蕪不少開卷之首
冠以太極諸儒之解

雜然繁與後學病之
思欲正其標準更其
次序俾原道盡性之
學止求簡易平實得
孔孟性近性善之本
旨合周程張朱體用
一源之緒言兼以融
會六經浸灌百氏一

切禮樂制度天文地
理兵刑律數之要次
第而條列之庶幾粲
然成章乎受職於

朝祿祿未遑顧常飫聞浙
中潛齋應先生著書
甚多於理學尤邃中
心嚮往者久甲子歲

奉
命撫浙下車以來每月之
吉集紳士耆艾而朂
之以希聖希賢通經

學古因周咨此邦之
文獻足以激頑勵俗
者衆咸推先生蓋先
生長往已幾三年而

流風餘韻藹然被於
兩湖之間人思之不
忘如此遂檄有司祀
先生於其鄉訪其家
嗣詢求遺書其子禮
璧禮琮首以性理大
中一編進閱之裒然
如所夙願不禁喟然

曰學者至此洵不易
覯先生雖以布衣老
然天之畀之不可謂
不厚矣賢哲之生曠
世而一遇或功業炳
蔚而文采未表於當
世文采著矣而詞章
無補於聖功即儒者

殷殷慕道所受之質未能醇和一言之偏貽誤後世使學者猶不能以無憾今先生

秉淑茂之資爲根本之學於古今之名理別其黑白索其精深反覆再三必求無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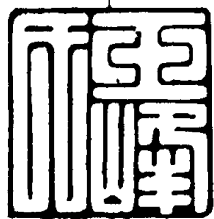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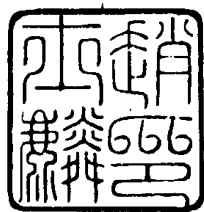
而後巳非所謂沛然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者耶發明之功先

生任之表章之責豈不在我爰捐俸授梓俾世之志學者知正宗之學在此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脩文德
以化成天下
翠華親臨於闕里式宮牆
而陳俎豆錄姬公濂
溪之後裔薄海內外
凜同文之治猗歟盛
哉葢三代以來未有
盛於今日者也醇儒

之生實應景運先生
曾膺
徵命以疾固辭他日
詔求海內遺編進列
睿覽知先生名山藏稿皆
足輔養
君德啓沃
聖聰何止石渠天祿增輝

一代著作之選已乎其標正學而襄萬世太平之業則以是書基之矣因妄自附於先生之桓譚而俟後之君子論定焉
旹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

丙寅仲春上浣
賜進士出身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陽趙士麟拜撰

序

聖人之道集成於孔子而從孔子之門入者莫醇於宋儒葢立誠立敬自吾夫子已推原於乾坤之卦而精一危微之旨始渙

然於三才之合一程子朱子由正學癈墜之餘精研其體用而大啓其關鑰於是知夫子之立說皆以乾道坤道定初學入德之方而循循以造於資始資生之域通幽明之故而知晝夜之理不外於斯矣吾友應子嗣寅束髮勵行從事於立誠立敬者有年發憤著書以閑吾道所著性理大中一書首以醇儒歸之

濂洛關閩以爲道統絕續之所繫而黜揚子雲爲僭統王仲淹爲僞統黜二家則凡近二家者所必黜也僭則懼吾道之有桓文也僞則懼吾道之有莽操也

傳經之徒章句呻嗶似無足錄而所必存存傳經凡得聞聖人之言者皆聖人之徒也以田何伏鄭申毛戴馬左杜公穀諸公謂之知道則不可謂非聖門之

羽翼股肱則不可也言性言命而不棄雜儀言治已而不舍治道謂內則少儀卽禮樂所由典而經濟則至道所存也若放廢典章而云老莊逃於空虛寂寞

而云証悟吾未見道之合也嗚呼於鬱而不明散而無統之餘而得應氏以整齊芟薙之嗣寅於吾道可謂功臣矣吾嘗與嗣寅述無極太極之傳私以象山

言不無俊快太過而以極爲中未爲影響紫陽以太極同於一物又云人所稟受至善之性卽所謂太極亦未爲融化太極之說周子手授二程而二程秘不

示人豈亦待人自悟不容指示
增擬議之見歟嗣寅往矣恨未
及竟此論也尚憶癸亥之冬嗣
寅初謝遺簡僅存予從其嗣君
處假得是編寒宵永漏展卷大

息知吾友平生之志終嘗表見
於世獨是道統盛衰吾學顯晦
遲速之間實有默主之者此非
其人不能彰闡之也自河陽玉
峰先生來撫茲浙述先儒明正
學次第而及於應子嗚呼不可
謂非天也方躋之祀典尚其行
也繼鋟遺書重其學也且詢其
嗣人給以膏火俾勉卒父業恩
永其澤也嗚呼吾友著書之初

心雖不出此及應子之竟得傳
其學亦未始非著書之初心也
從此洙泗之源淵濂洛關閩之
統緒炳於日星矣譬之豐城舊
鍔拭以華陰光彩煥煜他日有

詣國門而購鴻寶者有望氣而見耳書既成敬書其簡端以誌斯道之慶云

顧圃同學弟顧豹文頓首拜撰

序

吾鄉聘君應潛齋先生研精理學嘗著性理大中一編藏於家先生既歿而河陽玉峰趙先生來撫吾浙

梓其遺書以詔後學屬不佞弁一言于自少壯登朝去里門幾三十年不獲親承謦欬今者徒執筆而序其遺書不已忝乎竊聞之春

秋以上祗一儒之名諄諄辨義利分君子小人以爲取舍漢興龍門氏作尊孔子爲世家別弟子爲列傳由此而有儒林有文苑作史者歷代因之至宋史而始立道學一門不佞遂俯仰數千百年而知道學接續之幾正世運汙隆人心顯晦所倚伏也道統淵源

師承有自統衰於秦東西漢繼之隱於魏晉漫滅於南北朝一綫之緒唐繼之閱五代而統幾絕矣至宋而始大闡之嗚呼道由儒而顯儒必因道而傳闕閩濂洛生千百年之後比肩接踵以嗣以續直接孔子之眞傳而儒學遂振興於天下先生上自孔子下及

諸儒辨晰幾微參訂同異知有宋以前幸存而不絕者爲何人之功有宋以後歷元而明傳而弗失者爲何人之力殫數十年之精力以成是書其間體用兼該精粗合一使聖賢精義微言燦然日星麗而江河流固非章句小儒所能窺其堂奥也其曰性理大中

者何蓋人秉是性卽具是理先儒有言性卽理也學者苟能窮理盡性自一身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凡夫日月五行之所以序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定位師田學校禮樂律曆之所以修明莫不條貫犂然經緯畢具達而在上知以此治世則治不以此治

世則亂窮而在下知以此治身則吉不以此治身則凶是卽修道立教無過不及之旨所謂大中也先生又曰孔子立教如是鉤深致遠入自爲書又曰學術一則治道一治道一則人心一堪與玉峯先生敬一一編互相發明其有裨來學詎淺鮮哉先生著述等

身他未刻書尚多悉藏於其家子禮璧禮琮類能世其家學云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四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日講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同里後學邵遠平戒菴氏拜譔

性理大中叅閱定本姓氏

湯　斌潛菴父 睢陽　孫枝蔚豹人父 三原
林雲銘西仲父 晉江　顏光敏脩來父 曲阜
徐乾學健菴父 崑山　徐秉義果亭父 崑山
秦松齡對巖父 梁溪　許三禮典三父 天中
程　汲西邨父 新安　顧祖禹景范父 梁溪
魏　禮和公父 寧都　嚴繩孫蓀友父 梁溪
江　楫舟次父 江都　潘　耒稼堂父 松陵
陸隴其稼書父 當湖　徐嘉炎勝力父 秀水

陳錫嘏介眉父 甬上　毛際可會侯父 遂安
方象瑛渭仁父 遂安　仇兆鰲滄柱父 甬上
王　鐸爾公父 慈溪　吳震方青壇父 石門
宋　瑾豫菴父 新安　沈士穀宗讓父 歸安
張右民用霖父 仁和　闕　鍵蕉鹿父 錢塘
楊　璿嶠訥父 仁和　汪　潡若千父 仁和
張允焰伏生父 仁和　陸　堦梯霞父 仁和
顧豹文且菴父 仁和　邵遠平戒菴父 仁和
徐旭齡敬菴父 仁和　陳　戩天祓父 仁和

吳山濤岱觀父 禹航　丁文策叔范父 錢塘
丁　澎藥園父 仁和　王嗣槐仲昭父 錢塘
毛先舒稚黃父 仁和　顧鳳文令威父 仁和
孫浣思嘉客父 仁和　吳任臣志伊父 錢塘
陳晉明康侯父 武水　馬天閑鳴九父 錢塘
沈晉垣亮宸父 仁和　陳　易潮生父 海昌
許全可欲爾父 海昌　施　相贊伯父 錢塘
陸嘉淑氷脩父 錢塘　秦雲爽定叟父 仁和
沈峻曾開先父 仁和　吳農祥慶伯父 海昌

陸次雲雲士父 錢塘　林　璐鹿菴父 仁和
嚴曾榘柱峯父 禹航　沈　瑨大音父 錢塘
翁世庸東山父 錢塘　汪　霦東川父 錢塘
徐林鴻寶名父 錢塘　董宗原老泉父 禹航
顧自俊秀升父 錢塘　俞　森存齋父 錢塘
沈蘭彧方稷父 錢塘　張孔昭天名父 禹航
朱錫九膽生父 錢塘　于養淳文起父 錢塘
陳　康吉雲父 錢塘　沈　賡繼聲父 歸安

性理大中較閱姓氏

沈　佳　潘蔭繁　戴圖業　凌嘉印
沈　楷　郁志文　羅　曉　姚　淶
嚴　栫　趙承烈　吳先舒　吳正名
項景纂　邰方平　顧永年　王十華
馬浩持　顧之瑀　陳季方　翁世衡
汪　煜　顧之珩　沈士菁　翁嵩年
顧之瓊　章撫功　闕仙圖　馮　景
邰聲遠　姚弘任　陳正宸　沈士則
邰錫蔭　王丹林　諸殿鯤　馮昌言
張穎韓　嚴曾槼　項　灝　沈穎錫
陳會薿　吳　衮　沈鏞錫　陸　寅
陸　豐　顧之璣　邰錫榮　吳　容
項　溶　陸正夫　張穎荀　陳調元
湯右曾　洪　昇　章藻功　張霔生
徐　珩　陳宗聖　趙爲章　陸繁條
倪　璠　馮遵京　項　湛　俞時耀
柴世瓛　張一翰　沈誕登　闞　嵩

馮乾元　沈毅中　吳卜雄　沈瓚錫
沈彤錫　葛殿楨　錢俊發　屠樹聲
俞美英　孫孝楨　馮　治　陳　恂
顧之珣　顧之璵　項　泓　周紹賢
朱式曾　吳及旹　馮　瀛　張方仲
王茂芳　薛大智　倪瑞錫　岑之仁
查承恩　朱尚德　姚廷愷　汪　璽
胡　槐　胡　淇　顧之琇　翁介繁
陳會薔　萬　經　顧之珽　嚴啓燿
毛熊臣　柴世堂　徐克堅　陸咸冠
項　淞　黃應甲　王　澄　許奎登
林　源　俞查軾　吳也魯　汪璿杲
陳虞存　許謝樹　陳堯相　孫嗣檜埈
謝永錫　吳愈弘　汪爲光　薛大成儒
吳　磊　趙正枚　朱　銑　吳棻坤
潘　洪　徐　英　沈　慶　張珉奏
邵錫周　洪　鰲　邵維之　沈晉恒錫
弟允謙　甥郁源　甥孫經　姪一夔

性理大中叅較姓氏

叅閱

河陽趙　濂㪅齋氏

較刻

禮璧子蒼氏

男

禮琮以黃氏

潛齋書目

今文孝經辨定一卷　編註古本大學一卷

中庸本義一卷　語孟朱註大全拾遺二十一卷

周易應氏集解十七卷　易學圖說二卷

書經蔡註拾遺　詩傳翼

禮學彙編六十三卷　春秋集解十二卷

古樂書二十四卷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

較定文公家禮四卷　家塾祀規一卷

教養全書四十三卷　考亭集要二十卷

兩漢言行錄十六卷　洪範圖說一卷

周官聯事二卷　禮器圖說一卷

經韻簡一卷　三家釋要三卷

莊子雅言二卷　應氏族譜二卷

訓子約語一卷　養蒙文一卷

樂志草一卷　潛齋文集五十卷

重訂性理大中序

天下之人材至難得也天生萬姓而其中有明睿者
出焉天必不使之豐衣厚食以豢養終其世而已必
從而艱難之成就之蓋人稟陰陽之氣有嗜欲之性
不能無流不能無亢必歷諸艱而其德始固所謂玉
行以剋相成者是也君子信其在已者知其在天者
不敢棄而褻之兢兢思所以自成既以體諸已又欲
推諸物在上則治人在下則教人行則見諸事藏則
傳諸書此君子所以事天而盡已之職也世或不求

其實而欲以著述徼名於後故言愈多而愈雜於道
且不得與草木之秀蘤一時之榮亦可哀已善學者
不然本身徵民而憂世覺人之心貫乎金石因心之
誠而時發焉垂爲訓典在時則如耒耜陶冶之切於
用出乎一室之中而事功之應極乎天地非苟而已
也乃不知者則以君子之矻矻窮年與好名之士同
類而譏之謂語言文字徒紛紜耳吾人若畏此譏將
閉目危坐以遺長日任生心害政之言徧行海內者
孰爲已之學哉農耕於野官勤於朝商賈臚於市爲
士者脩身束行不敢荒怠述前謨開來學不問世之
知不知學之傳不傳而夭壽不貳此所以事天而盡
已之職也又何恤乎人言性理大全一書永樂間諸
儒所輯先賢之格論予向者館華藏寺不揣僭錄
之顏爲大中尚有闕略焉越六年初遷臨平閒居無
事手訂成書以爲聖人之道從是以入必可遠也後
復二十六年歲有增改庶少遺缺抑予又有懼焉陽
明王氏有言[illegible]之學者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illegible][illegible]
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辨於言辭之間古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illegible][illegible]
聖人之道遂廢旨哉乎其言之也讀是書者其念夫
之所以與我而艱難成就之毋徒能言其略而爲陽
明氏所痛哉康熙辛酉仲春錢塘應撝謙謹序

性理大中原序

予生於東南之偏而得性近中自二三歲時卽知讀
食爲父母所稱不幸少長適當邦國㐱瘁之際風俗
以詼嘲相尚言道學者輒爲厲禁所謂河魚不得明
目雖繩尺自守不敢放言畸行爲決裂名教之戎首
然悵悵乎如無相之瞽將十年所使本明之性寖微
寖滅不絕如綫流離患難遭逢鞠凶而後此心瑩然
哉生猶於存亡之介堅壁相持又四三年方婦稍[illegible]
思予少時本業文字因及性理一書自覘其才有不

止於可文已者其後因循怠廢在已既不篤於親師
取友亦未有苦口之朋以此事相責成幸其所以迷
而知警顚而復興惺懼驅策於胸中而不敢卽安於
小人者皆以此書爲之始然以家貧寡書卽此書亦
未免假之於友人而未有藏本庚寅歲羅生曉從予
遊年十有四聞予所誦性理之說而好之卽與往市
於坊間則見小說時文歸然徧列而此書無有也走
千里始得之於故書肆中予喜甚携歸日點次數章
以曉與朱生弘正年學相及使偕肄焉嘗謂性理一

書頗易明了但當時輯書諸儒不以平易之說人道
之常先之爲教而冠以太極一圖又諸儒之解繁缺
雜出使有志者困於榛蕪無志者堅其怠厭心頗病
之意欲更其篇籍刪其繁支訂以己意補其闕略而
病耗之餘獨力難就間與同齋諸子論列及之諸子
欣然各任校錄之責不數月此書遂成戴生[illegible]
生濟蕭生觀黃程生泰賡咸與力焉而曉與弘正尤
力尤多蓋自是而原道繁統讀書明性主敬窮理[illegible]
巳治人之序粲然可循也噫此書之繫亦重矣或[illegible]

學識寡陋妄行脩改爲罪者予不敢辭其責倘或[illegible]
之人有取焉而以爲小有裨於天下後世則諸子之
功也抑予又有望焉古之著書非獨爲人而已懼[illegible]
寸之地出此入彼不得不假至言以脩心而作善[illegible]
朋方能有立若出入交游左右省覽皆非正言正[illegible]
欲立志則莫與開發欲致知則莫與講明欲力行則
[illegible]與輔翼祇恃此惺然一心力戰於羣霾積晦之中
知其難也方今兵荒接軫天之方怒重以疾威[illegible]
以存心養性事天者鮮其人乎嘗怪伊尹以有莘

匹夫思天下之大有一人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立心疑爲太遠以今推之天下之失治實儒者之責也朱子有言兩軍相當站定者勝程子有言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今吾與諸子生於末俗如築塘海濵雖積土成山不難波蕩必用生鐵灌爲基址務令潮汐日至此基不搖則從此以往次第加築絕非難事謹言語慎威儀近者德遠燕朋立心之方無過此矣錢塘應撝謙原序

性理大中凡例

一向欲以語錄曉初學因其所有唯主删耳而衆理未備不得已有增入者

一此書專明性理竊謂先儒以理釋性疑有未盡不揣愚鄙妄有辨析借喩雖極然此理或明當有小補

一此書所述起自濂洛然自聖學失傳之後開闢洪荒豈無所自所以有道統之序然嘉言自漢唐以來累累而有不敢攙入以亂舊例

一舊集止載宋元諸儒重校時增入文清文成二語蓋文清乃朱學之守成文成崛起間有異同本傳備論以俟折衷

一原集程子語多從删改今從程子遺書訂定朱子說性理中載者大旨最詳略從朱子大全爲之增删有小不備者不復求詳也

一諸書唯通書全載正蒙經世書節錄文公家禮及易學啓蒙及蔡氏律呂新書皆可自成一書單行於世若蔡氏洪範數則廢之可也

一先儒詩學本非所長今不具載錄其一二係學問
者

性理大中引載先儒姓氏

昌黎韓子 愈 文公 退之　　濂溪周子 惇頤 元公 茂叔
明道程子 顥 純公 伯淳　　伊川程子 頤 正公 正叔
康節邵子 雍 堯夫　　橫渠張子 載 明公 子厚
魏公韓氏 琦 忠獻 稚圭　　安定胡氏 瑗 翼之
涑水司馬氏 光 文正 君實　　山谷黃氏 庭堅 魯直
滎陽呂氏 希哲 原明　　元城劉氏 安世 器之
廣平游氏 酢 定夫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常山劉氏 絢 質夫　　緱山李氏 籲 端伯
藍田呂氏 大忠 晉伯　　藍田呂氏 大臨 與叔
京兆呂氏 大鈞 和叔　　武功蘇氏 昞 季明
龜山楊氏 時 文肅 中立　　河東侯氏 仲良 師聖
壽安張氏 繹 思叔　　和靖尹氏 焞 彥明
華陽范氏 祖禹 淳甫　　河間劉氏 立之 安禮
永嘉劉氏 安節 元承　　河南朱氏 光庭 公掞
東平馬氏 伸 時中　　陳氏 瓘 忠肅 瑩中
河間邢氏 恕 和叔　　武夷胡氏 安國 文定 康侯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五峰胡氏 宏 仁仲

豫章羅氏 從彥 仲素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考亭朱子 熹 文公 仲晦　樂菴李氏 衡 彥平
南軒張氏 栻 宣公 敬夫　象山陸氏 九淵 文安 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 成公 伯恭　勉齋黃氏 榦 直卿
西山蔡氏 元定 文節 季通　九峰蔡氏 沈 仲默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果齋李氏 方子 正叔
潛室陳氏 埴 器之　范陽張氏 九成 子韶
西山真氏 德秀 文忠 景元　李氏 燔 敬子
鶴山魏氏 華父 了翁　雙峰饒氏 魯 仲元

秦溪楊氏 復　李氏 士英 幼青
鄱陽馬氏 端臨　魯齋許子 衡 文正 平仲
臨川吳氏 澄 幼清　李氏 希濂
邵菴虞氏 集 伯生　古洲馬氏
陳氏 剛　敬軒薛子 瑄 文清 伯溫
陽明王子 守仁 文成 伯安

補遺

范氏 仲淹 文正 希文　盱江李氏 覯 太伯
王氏 蘋 信伯

性理大中目次

卷之一

道統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書所言人道也中道也聖人人倫之至匪孔子將誰法乎作道統

卷之二

傳經諸儒

聖王不作聖人之道祇在諸經若無周秦間

諸儒以死守之則後人雖欲學道亦安知乎考其源流略存姓氏

歷代道統

奉夫子之道者代必有人心有純雜斯治有汙隆心有真僞斯治有邪正心有存亡斯治有絕續作歷代道統

卷之三

儒紀一 周子 明道程子

醇儒之生斷自濂洛今性理所載止有論列

不存事實使後學不知其人何繇仰法述行

紀

卷之四

儒紀二 伊川程子 程子門人

卷之五

儒紀三 李延平先生 朱子 朱子門人

卷之六

儒紀四 魯齋許子 敬軒薛子

卷之七

儒紀五 陽明王子

卷之八

讀書法

性理原編讀書法敘在心學之後蓋以學不專在讀書也今乃移之於前何也曰此書亦書也苟不知讀書之法雖復言心言性敘以力行其誰知之

小學

小學學之本也

卷之九

論志學 論進學 論爲學之要 論爲學之方 知行 致知 力行 求師

卷之十

性 命 心 情 志 意 思 才

先性先命欲人知所受於天也次心欲人全所受於己也曰情曰志曰意曰思曰才皆心性之所出也

卷之十一

仁 仁義禮智 誠 信 忠 恕 道 理

德 中

凡諸道德之名論其本然者如此明其體而後功用加焉

卷之十二

人倫

五常之德具於心五常之典交於外人道之要也知此而加功者不謬矣

存心 養性

天氣　地理

卷之二十三

理氣　太極　兩儀　五行　四府　鬼神

繫天地陰陽於治道之後者先顯而後隱也

卷之二十四

異學　南北道統論

審異而致同

卷之二十五

史學　論史

史學所以暢經之枝也

卷之二十六

科舉之學　文學　詩學　字學

科舉之學所以明經術觀心術也文也詩也字也皆藝也而道亦寓焉溺之皆累也

卷之二十七

諸儒　諸子

卷之二十八

太極圖說見前　通書附拙賦　西銘　正蒙粹語

皇極經世書粹語附觀易觀物詩二首

數書皆諸大儒之微言也非學者所易曉故後之欲其先明語錄而深玩成書也

性理大中卷之一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道統

孔子　以周之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生於魯昌平鄉陬邑。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又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易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撝謙曰。乾六爻文言。皆夫子自道也。○聖人人倫之規矩也。使孔子生而為君。則為下之極亡矣。使孔子生而為民。則為上之極亡矣。潛見惕躍飛亢。時乘以御天。聖人人倫之規矩也

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鄉黨敘孔子之言行。其篇終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又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自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革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

撝謙按天地之生恃人道之立。人道之立恃五德之明於天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殺一不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無等不讓。非禮也。去是就非。非智也。言行欺其心。非信也。五者一不明則亂自此生矣。故夫子之道惟敬明此五者。以此爲心。以此爲行。以此爲言。守先待後。確乎其不可拔。允執其中。以立天地之心。而人心恃以不亡。故其道無定位。無專氣。無成名而無用之用。其用乃大。

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顏子默識。曾子篤信。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功夫否。朱子曰。然。○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

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迹。

撝謙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可以見顏子之志博文約禮可以知顏子用功之方得一善拳拳服膺三月不違見顏子之仁聞一知十見顏子之智語之不惰見顏子之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見顏子之省克不違如愚見顏子之沉默欲罷不能見顏子之樂去聲學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見顏子之下問有若無實若虛無伐善無施勞見顏子之

廣大不遷怒犯而不校見顏子之純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見顏子之無欲子在回何敢死見顏子之愼莫容何病見顏子之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見顏子之權觀夫子語以爲邦見顏子之略即其所至直可儷於堯舜有爲者亦若是聖人實不妄言。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个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个誠篤

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史記年譜恐不可信以論語證之一貫之唯門人不知而曾子獨知之若少年如此此乃大敏非魯也故朱子註以爲真積力久之後

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同心

撝謙曰曾子之質本魯然其學愼獨省身主忠

行恕容貌顏色辭氣嚴實持循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篤信聖傳體受歸全故一貫之旨唯曾子得之然觀其慕顏子之若無若虛嫌子張之堂堂責子夏之疑於夫子則又切己小心絕無矜張之態眞學者入德之門也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唯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如此剛毅孟子也如此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

湊合得着。惟是這等剛毅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何等剛毅。

𥳑謙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其學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闇然自脩。使性情一歸中和。至於語化行之際。無聲無臭。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則非夫子未足當此。恐尚爲造道之後。言而未必身底其域。然亦可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矣。

孟子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惟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𥳑謙按孔子後伯魚卒。子思已長。而孟子稱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則疑不能相及。史記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爲確也。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撝謙曰孟子以性善爲本以仁義爲綱以知言養氣爲學以推心行政爲用以救世爲心其功莫大於專崇孔子貴王賤霸尚義闢利距楊墨辨告子陳仲子許行子莫鄉愿之非表章大舜禹稷顏曾子思之微正癰疽寺人割烹自鬻之謬其言如日用之需纖微不可缺失俾後世之所爲邪說誣民害於聖道者莫不朕兆於戰國之時以見正於孟子眞聖門之鷹揚大道之屏捍或疑其英氣害事不知炎酷之後不繼以秋

霜毒螫何由而歛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撝謙曰虛而不盈藏而未發顏子多之中德也乾元統天忠恕貫道曾子春之中德也體中明性品物咸章子思夏之中德也衛義闢利正性立命孟子秋之中德也原其始則顏子以啓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德行諸賢

閔子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雖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有子

撝謙曰論語文章即載有子之言第四章即載曾子之言可見聖門最重有子而子夏子游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疑若有西河之罪然觀孟子載有子推尊孔子之言可謂至矣豈三子

之識自不足乎

冉伯牛

冉仲弓

撝謙曰伯牛言行無可攷見然觀論語載之德行孟子稱其具體而將死之際夫子惜之亞於顏淵必有異於諸賢者矣仲弓之賢夫子許以南面今觀其從事於敬恕行簡而言不佞可使南面之由不在是乎

諸賢

子貢

程子明曰。子貢之智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撝謙按夫子但謂子貢不如顏淵。而又發之以一貫。則其識之明敏。殆非諸賢所及。其言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而孟子信之。豈易至乎。

子路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龜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何如。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曾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子羔

家語載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

子夏

朱子曰。子夏是个謹守規矩嚴毅的人。

子游

朱子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

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
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
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
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

子張

問聖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
如此。朱子曰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
是他資質是個務外的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
子路是个好勇的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的話。而

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何如。只是臨事時依
前只是他那本來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
者。

曾點名晳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
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子賤姓宓名不齊

南容名适又名縚謚敬叔

公西華名赤

冉有名求

竊謙按論語於門人多稱字。於冉有聚斂獨削
其姓字直稱求也。以示鳴鼓之意。於自誘不足
則稱冉求。至爲友母請粟。則進而稱子。其例嚴
矣。

漆雕開

程子曰漆雕開巳見大意。

澹臺子羽名滅明

原思名憲

宰我名予

樊遲名須

公冶子長名長

司馬牛名耕

陳子禽名亢

巫馬子期名期

顏路名繇

琴張名牢

牧皮

申子周名棖史作申黨先儒以棖或誤爲棠而又誤爲黨

以上諸賢俱見四書。除子思孟子而外共三十人

商子木名瞿

公良子正名儒

梁叔魚名鱣

公晳季次名哀

冉子魯名儒

顏子柳名幸

伯子析名虔

公孫子石名龍

曹子循名卹

秦丕茲名商

顏子驕名高

叔仲子期名會

孔子蔑名弗家語作孔子兄孟皮之子史記作名忠

以上諸賢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史記

家語云。又共十三人。

秦子南名祖

奚子晳名容蒧字卽點

公祖子之名句茲

廉子庸名潔

公西子上名輿如

罕父子索名黑

公西子上名蒧

壤子徒名駟赤

冉子產名季

薛子徒名邦史記誤薛作鄭又避漢高祖諱改邦爲國見家語註今惟從記鄭國

后子里名處

左子行名人郢

狄子晳名黑

商子季名澤

任子選名不齊

榮子祺名祈

顏子聲名噲

原子耕名亢

公子中名堅定

秦子之名非

燕子思名伋及門既有名伋字思。夫子恐無復名字其孫之理。此有誤無疑。家語伋作級。

公子乘名夏首

句子彊名井彊

步子車名叔乘

石子明名作蜀

邽子斂名選

施子恒名之常

樂子聲名欬

顏子叔名之僕

漆雕子斂名哆

懸子祺名成

顏子襄名祖

鄡子家名單

秦開名冉

顏冉名何

漆雕徒父

自秦子南以下共三十六人其行事無攷見史

記

懸子象名亶

右一人見家語

自四配外孔子弟子共七十八人不應七十二賢之數如公孫龍則戰國時爲三耳之辨者觀其與孔穿辯論必不及門於孔子或別是一人耶至其甚者公伯寮愬子路致景伯有肆市之憤孔子與道廢之歎而太史公猶置之諸賢之列則其中自不免有誤也問懿子受業明見於

論語及左傳而史記及家語所傳七十子之列不與焉豈不與身通六藝之數耶揭謙曰昭公伐季氏使郈昭伯逆懿子懿子執而殺之南門之西不臣之罪理當誅絕孔子但以其爲宗國之大夫弗可絕耳其可與七十子同類而道耶冉求聚斂尚在鳴鼓之攻懿子之非徒不問可知也○夫子默行人道當時知者鮮矣然子禽之流以子貢賢於仲尼而子貢以爲何敢望回顏子無言不說而聖門有疑夫子之教者乎顏

子有若無實若虛而有敢伐善於聖門者乎子曰吾得回也而門人益親有以也聖門之勇無若子路於見南子則不說欲往公山則不說未嘗稍寛於夫子自曾子以下皆畏之有敢戲侮於聖門者乎子曰吾得由也而惡言不入於耳有以也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爲成宰乃爲之衰有敢惰行於聖門者乎衆星拱而北辰可以無爲矣

性理大中卷之二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傳經諸儒

易經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楚人馯臂子弓子弓授矯子庸疵疵授燕周子家豎家豎授淳于人光子乘羽乘羽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寛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以後言易者皆本田何

書經

秦時禁書有濟南伏生壁藏尚書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存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名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

之是爲今文尚書。

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孔壁中得古文尚書。孔氏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之亂。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後復失傳。至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是爲古文尚書。

詩經

詩經毛氏學。云自子夏授魯申。魯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亨河間大毛公也。萇趙人小毛公也。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後言毛詩者本諸徐敖。

詩又有齊韓魯三家。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三家在漢皆立博士。唯毛詩未得立

禮經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傳禮有蕭奮。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漢傳其書。未有名家。東漢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註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春秋

傳春秋有左氏傳。有公羊高公羊傳。有穀梁赤穀梁傳。漢初有齊胡毋子都。趙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子都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嚴彭祖。顏安樂。爲春秋嚴氏顏氏學。有申公治穀梁春秋。申公傳瑕丘江公。有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

故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其子長卿。長卿授淸河張禹長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道。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而劉歆從尹咸。翟方道受學。由是言左氏本諸賈護劉歆

揭謙曰。六經之垂。亘於天地。當未立學官之時。數百年間。無在上者衆以利祿。而諸儒篤信而死守之。師承淵源。不忘所自。今除湮滅不可考外。載之於篇。以示不忘先農先炊之意

歷代道統

西漢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以賢良對策。首言天人之際甚可畏。勸人主勉强知行。次言禮樂敎化之功。次言人主危亡。由所任非其人。而所由非其道。次言德致祥。廢德任刑則致異。次言性命賦於天。而成於上之化下。上承天意。當任德敎而不任刑。次言體元之義。在正心以正朝廷。末言漢承秦之亂。當更敎化。立太學而重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復用之。董子對以所聞帝王因時勞逸。與周秦治亂。勸武帝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治之未獲。在士不素養。勸武帝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攷問以盡其材。又郡守失職。在積日致官。而賢不肖渾殽。勸武帝使列侯郡守。貢士以給宿衛。以觀大臣之能。而爲賞罰。天子復用之。

董子言人之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王者當謹承天意。明人性以敎化民。次言唐虞之德。桀紂之惡。皆以積而成。次言道者萬世無弊。王者改制而不變道。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今漢繼亂。宜稍變。次言受大者不得取小。宜明敎化。使食祿之人不至爭利以殃民。最後言春秋大一統。今師異道。人異論。是以上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

法度可明。對畢。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董子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王嘗以粤有三仁問董子。董子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以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霸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於美玉也。王曰善。董子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子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上。主父偃竊奏上。名視諸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之。乃不敢復言災異。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董子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上兄膠西王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乃言於上。令相膠西。膠西王聞董子大儒。善待之。董子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敎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隆儒。及董子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所著書及上疏條敎。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復數十篇。十

餘萬言。皆傳於世。子及孫以學世其家。

尊王賤霸。正義黜利。强學力行。專崇孔氏。史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未免以陰陽五行之說入於疵雜。嗚呼。性與天道。子貢難聞。或以臆測能無悞乎。

新莽

僞統揚雄。成都人。年四十。至京師。以王音薦。待詔。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歷事成哀平三世。王

莽簒位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作太玄經擬易作法言擬論語後校書天祿閣以劉棻作符命辭連雄雄恐不能自免自閣投下幾死莽使問雄雄不知情詔勿問漢儒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然後世如韓愈司馬光皆推尊之至朱子作綱目書曰莽大夫而其論始定

始進以賦非正也見危不去非智也君遷其祚臣安其官非忠也莽作大誥雄擬論語爲周爲孔輝映當時天叙不存道將安在

東漢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暦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名見於樓上玄因從質所疑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生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術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自遠方來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會黄巾寇青部避地徐州自徐還

高密道遇黄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時袁紹總兵冀州舉玄茂才表爲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寢疾紹逼從軍玄不得已載病至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

中候乾象曆又著天玄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按史稱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蓋東漢以後諸儒傳授生徒專崇鄭學至今

禮樂有攸厥功懋哉然性命之要缺爾無聞垂耄而謂子乃言吾家素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魏晉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於是何晏爲吏部尚書弼未弱冠見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然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辨弼不然之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爲周易註大意謂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其書大行於世又註老子年二十四卒無嗣

殫心易傳未明什一然自西漢以來學者徒守詁訓惑於象數自弼一掃俗學著得魚忘筌之論遂破漢儒膠固支離之失使讀經者始知內求易註傳數百年無敢易者未可謂之偏統也○康伯續繫辭註以无訓極以老解易於是爲甚

南北朝無統

隋

僭統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甫十歲父隆教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㻅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詣闕獻太平十三策文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門

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大業後累徵不起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以擬春秋讚易九年而六經皆就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爲文中子錄其言爲中說皆擬論語而爲之二子福郊福畤

優孟聖人妄干天命然言規行矩差近於道

唐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以進士第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後再遷至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

作進學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韓子奏淮西可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與裴度意合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韓子行軍司馬韓子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韓子上表切諫帝大怒宰相裴度崔羣解之乃貶潮州刺史在潮之日下牒請置鄉校自此潮人日趨文學移刺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

韓子奏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於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韓子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韓子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安有人臣奉天子命持兩端者乎遂入庭湊嚴兵迓之旣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韓子厲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

負乃以爲賊韓子曰以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曰無韓子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庭湊慮衆變麾其軍出問今欲庭湊何爲韓子敎以解牛元翼圍乃歸奏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自魏晉以還文拘偶對韓子始爲古文衆皆目爲好奇唐人以詩歌放浪爲習不知有師自韓子收接後學抗顔爲師衆亦以

為狂。然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之。遂以
漸變。公之言曰。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蓋
不誣也。

自何晏之學行。中土崇尚玄虛。學者遂忘聖經而宗
佛老。文公具英偉冠代之資。以起衰闢異為己任。推
原道本。使後人知統有自來。厥功大矣。然詩酒浮浪。
亦時有之。未免唐人之習乎。○繼韓者誰。其李翺乎。

五代無統

後周禪宋

周敦頤 傳見後

聖學中圮。晦者千年。偉哉先生。立誠為源。致中保和。
各正性命。於茲而始。

程顥 傳見後

度廣氣和。聿開來學。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 傳見後

主敬窮理。師道以立。傳世有緒。範我方來。

北宋之時。有二人焉。橫渠稍雜於禪。康節稍雜於
老。所謂稍雜於禪者。橫渠雖闢禪。其實虛空不壞。
客感客形。仍佛氏之說也。所謂稍雜於老者。頻[illegible]
到口。拍拍滿懷之類。大約樂多欲少。下學之功闕
焉。

南宋

朱熹 傳見後

龜山之歸。伯子有言。吾道南矣。至於夫子。實大其傳。
江西頓悟。永康事功。闢而闢之。廓如也。傳註經書。永
垂來祺。不有夫子。吾其何知。

元

許衡 傳見後

生金事元。啓以漢法。無小無大。誨誘諄諄。篤守新安。
道以不廢。

明

王守仁 傳見後

專崇無學。壞我先規。以釋變儒。使儒歸釋。然掃除俗
學。與有力焉。○自經學之典。遂有經學之榛蕪。自道
學之典。遂有道學之榛蕪。晉之輔嗣。明之陽明。於斯
道不可謂無功。蓋陰陽勝復之理也。然學者遂誤狄

風爲長養。亦已過矣。
或問曰大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故夫子無常師。曹交願假館而卒受業。孟子教之以道若大路。歸求之自有師。由是則雖無聖人。道未嘗不可求也。而後之儒者。必欲舉周季而後謂道統之在世者。曠千載而無一人。恐千百世之人。未可厚誣也。孟子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至如漢儒之明正經學。東漢之敎尚節義。宋臣之言行師法。其間若艮臣碩子之挺出。豈無一二有當者。棄孑

以未聞道之名。至於今日。匹夫匹婦。皆自有知。秉彝攸好。無行不感。意謂不必專設理學之藩籬。政製相之圖。謂入乎此而始可與談道。欲循途下反退觀斯世求之於一言一行之微。苟驗於通塞之間。而反求諸已。必有能自得師者。未知所從是否。
擬[illegible]答曰自天地之肇。伏羲始作八卦。神農始有粒食。黃帝始作宮室衣服。堯舜敎以人倫。而中道始明。至成周則父子祖孫。聖人相繼。於是制禮作樂而生人之道。無有不備。天地之盛。至此極矣。人心遷中則日食稻粱。不以爲美。更求餘食。如河水東流。不復可廻於時。乃生夫子。夫子之生。當世之已亂。而流風遺俗。禮樂法度。則燦然備存。乃以天授之資。極一生之好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不各盡其道。至於性與天道。人物之所以生者成者。皆潛修默識於少壯之年。而發之於耆耄之日。垂爲六經。使萬世之下。君以此治世則治。不以此治世則亂。民以此治身則吉。不以此治身則凶。其愚不肖者。服習於利用安倫之事。則可以模顧

其賢智。用心於日用常行之理。而卽以上通其大者。以修身而範世。所謂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以御天者也。然堯舜之道。君道也。行於在上。夫子之道。師道也。行於在下。在下者無法制號令。不可强人而待其中心誠服。故人之來學者則敎之。亦不能盡敎而納之於我道。不過因其質分。成就之而已。然使夫子微言大義。無有人焉篤信而謹守之者。則後世但聞上世有一善人。謂之孔某與鄕里自好者何別。又使夫子之道。雖傳而言之者各執一

說行之者各行一事此則曰孔子之教如是彼則曰孔子之教如是各任其一偏而人自爲書此大亂之道也將何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哉幸同德之人扶翊如雲而確乎不拔得聖人之心則有四子顏子如冬陽之開始曾子如春陽之始大子思盡發中庸之蘊如盛夏之暢茂孟子嚴衞聖道誠所謂秋殺盡見者焉其所爲聖人之心者何也中也正也自四聖之殁而心學失傳散而無統於疇之人非無心也無有大明聖人之道者也然而傳聖

人之書者則篤信而謹守之如秦漢間諸儒雖傳其宗祖希世之實不是過也於是聖人之道雖當焚滅之後幸而僅傳非幸也聖人之德傳之也今之學者覩聖人之道則如後天之始開仲尼殁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傳經諸儒但如無懷葛天諸氏僅見姓名則又一洪荒之始也至漢董子始欲創通大義專崇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抑勿使進漢史稱之爲羣儒首信哉然兩漢經學大典章句多者至百餘萬言後生疑而莫正朱子

所謂以三萬餘言解堯典二字真可嘆也東漢鄭玄刪裁繁蕪刊改漏失使至今禮樂有攷厥功懋焉於是天下之士皆宗鄭學矣然而拘牽象數專守訓詁失聖人之微言則魏晉之間有王弼者起而闢之其說易也專取得意忘言無復象數雖未能明經大義而五行納甲飛伏之說爲之一掃矣然其弊也則入於老於是六朝好談莊老因莊老而談佛至其甚則僅提仁義滅絕禮樂而神州陸沉者數百年迄於唐初而奉王註者猶兢兢勿失

可見也昌黎韓子具英敏冠世之資專以闢佛老爲已任傳註論語而好孟子雖於力行之際未實有持循然而儒氣爲之一振則天下之人於是知有儒道之可學矣於漢而見傳經之篤行誼之嚴於晉而見聖人之學不專於語言文字於唐而知性命之理吾儒自具不必取於二氏三者備所鮮者立誠耳故後世之心學自周子始各正性命誠有由也程子廓而大之朱子發明而聖教始立有明數百年來禮樂制度大約本之朱子成弘正嘉

之間無敢易傳註一字者蓋天下之學術一則治道一治道一則人心一人心一而始可以不亂非虛言也傳之久而天下之學者失朱子之心而徒事章句之末則有陽明王氏出而剝葉歸根以爲致良知之說人心乃趨簡約然自其教行而數弊出焉棄詩書而求見性人喜大言一弊也以陽明講學而立事功於是喜功利而斥迂儒之無用二弊也讀書專求所重而棄其餘作文喜凌駕而惡平敘三弊也至今日而空悟之教功利之說跅弛

之士其來皆有所原矣人異說家異教學無所師惟意之從亦可以知所救矣安可曰道不必有統學不必有宗而聽其紛亂哉天下人之善皆善也古今忠臣孝子節行文學如此其多也愚夫愚婦一言一行之美皆不可沒也亦誰能掩之然而在於聖學則所謂衆星之拱非所謂北極之樞也任天下之動而無樞不瞬息而敗矣又安可哉所以諸儒歷數千年而死生以之專爲天下立人極而已○自古帝王奉天之道以治天下自夫子之生

帝王之與皆奉夫子之道以治天下數百年中上必有眞主之作以爲之君下必有眞儒之作以爲之師有節氣而無中氣謂之閏月有治統而無道統謂之閏位故中氣者節氣之所因道統者治統之所出也在上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立綱陳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治統在下者德成行立明經立傳推明微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道統治統之立也本爲天子支爲諸侯道統之立也大賢識其大者小賢識其小者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非

天之所與皆不得與於斯也然先王因時以救世各有所尚如質之敝也人心厭質文之敝也人心厭文則朝廷之法制不行而天下亂紛紛然莫不以帝制自爲必俟眞主之出而始有所一先儒因時以救世亦各有所尚如執象之敝也人心厭實玄悟之敝也人心厭虛則六經之傳註無稽而天下亂紛紛然莫不以作者自與必俟眞儒之出而始有所一故生於學術之亂而志在明道猶生於國家之亂而志在救民神奸塞路邪說充蹊救民

者不得不先有驅除明道者不得不先求解惑救
民而妄動干戈是作亂而害國也學道而任情言
行是自惑而惑世也勝廣之於楊墨其罪等耳可
不慎哉先王不敢圖度天命奉天之道而天下歸
之先儒亦不敢圖度天命奉聖人之道而天下歸
之非其立心之始卽欲君師萬民也其心固欲得
主而事之矣不幸而天下之人無可以救世無可
以明聖道者則不得有所諉焉耳夫上帝之命天
下後世之人心此非可以智力取之亦曰仁而已

矣自有二儀之奠兆民之生卽莫不予之以五德
之中性以行五常之道是卽所謂天理也全此而
無虧上帝之所簡在也背此而自賊兆庶之所棄
絕也天地雖大兆民雖衆其治亂消息水旱災祥
莫不由乎體仁者之一身故無私之人精神與天
地民物相爲流通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
至壯而心始立天地之生至午而人極始定易簡
以成位乎中時乘六龍以御天孰非角德而臣之
以明乎此固不得舍天理而別求人極矣愼言行

以表式人倫正性命以歸全天地著道法以垂憲
帝王無適無塞先後一揆如天地日月子然無倚
於太虛之中此所以立人之道也○堯舜不代作
而守成之君世有其人程朱不世出而守先待後
之學者應時不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而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功與作等○官天下傳賢家天
下傳子苟得其人何論賢與子至夏而天乃與子
也特以世衰人好紛更非一德如舜禹必多敗制
必與子而後中材以下不敢作禮樂庫也繼也視

其人與天命耳聖賢何容心哉

諸儒總論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仲舒識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
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
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
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

可[illegible]此便是有意要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纔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唯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本領醇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稱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嘆哉

程子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

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朱子曰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

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會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的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著。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

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耳。

撝謙曰。按唐初諸臣。無一言及王通者。此無足怪。房杜諸人。在王通時甚不相許可。彼自以爲勳蓋一世。又何事及此腐儒老生。爲論唐人之風俗。見於韓愈師說者。曰今之世不聞有師。其士大夫曰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之。柳子厚答韋中立書曰韓愈收名後學。抗顏爲師。愈是以得狂名。則不特房杜而已。唐人一代皆然也。雖魏鄭公於時號稱嶽嶽。然跡其前後立身。彼知有功名而已。又烏知所謂尊師講學者哉。大抵唐高祖以州將起事。不有其君。其後一代藩鎮。亦不有其君。房杜諸人。不有其師。其後一代吠日吠雪。亦不有其師。流風然也。若謂後人附會而成。則其書出於唐世。諸人世族。豈無有一人辨其非是者。彼人著此書者。必稍有見。又何苦附會而爲此依勢作僞之舉乎。嗚

呼。王通不有孔子。則諸人不有其師。又理固然也。

朱子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腳根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也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的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

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飮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䙡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問王通朱子以爲優於韓愈。于乃以韓愈爲正統。王通爲僭統。何也。曰今有二人於此。一人當國家名分未明之時。天下不知人主所在。彼獨大聲疾呼。以號名天下之人。雖無實力以匡扶輔翼。而後人緣此遂得主而事之。以至永淸大定。則是人之

功固不爲小。其一人雖薄有才具。乘時艱虞。遂欲收拾人心。妄圖天命。則誅絕之罪。必將有在。方西晉以後。士大夫言性命者必宗佛老。言文章者必尙偶麗。天下無復知有論語孟子之書。而文公起於布衣。具博綜宏偉之才。嚴斥玄虛寂滅之說。與夫浮靡優俳之文。力宗孟子。傳註論語以下。開濂洛關閩之學。其爲功與禹稷等。所以遜於孟子者。在立德之地而已。至於王通。旣不自量其爲何如人。而上覩聖人。直有可取而代之意。上有王莽。下有楊雄。上有楊堅。下有王通。又何疑焉。

朱子曰。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闇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韓退之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謂無見識。○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

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个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麽道理。自漢以來。詔令

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二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無佐證故裝幾个人來做堯舜湯武經我删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个公卿大夫來相問答便比當時門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

朱子王通論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道者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敎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摹倣假竊之計則不唯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

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

得其至善而止之。則興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

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欲徒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

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

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苟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敬軒薛氏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殁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瀕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眞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於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竊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問原編中所載先儒論堯舜禹湯之說今皆去之何也曰堯舜三代孔孟之論定矣先儒之說未該學者求之語孟可也

理學大中錄卷之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祀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景祐三年用舅氏龍圖鄭公向奏試將作監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慶曆四年以部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皇祐二年令桂陽至和元年用薦者改理丞宰洪之南昌嘉祐初改太子中舍合州僉六年轉國博倅虔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四年權知郴州熙寧初用趙抃呂公著薦擢廣東漕三年轉虞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嚙其母墳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六年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七嘉定庚辰賜謚元公淳祐辛丑上幸學封汝南伯與程張朱並從祀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慶曆乙酉為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囚得不死六年丙戌年三十年少不為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令二子顥頤受學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相遇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先生曰是能葬舉主者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于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不唯以得罪為憂實以污善政為恥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獘篋錢不滿數百嘉祐

丙申冬。事合州。巳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歟。乃以其妹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在合州。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雖下之。人亦不從。趙清獻爲使者。或譖之。清獻惑。臨之甚威。比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五年東歸。王荊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爲守。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呂公著

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運判。有啟謝呂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于高賢無一日之雅。四年。領憲事。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釋物爲已任。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墳。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紱耶。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于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因寓以濂溪之號。葢以道州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常釣游于其上者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于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

王君貺名拱辰嘗見先生。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大風起。先生說風天小畜卦。君貺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

拜。今却當請納拜。先生走避之。當時知德者鮮。故先生爲道學之宗。而所傳行事止此而已。

南軒張氏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于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若無與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于治。先

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可以至于聖治不可以不本于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託予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于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

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于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于此

山谷黃氏曰茂叔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昔受學于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邵康節見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二程夫子也。○濂溪淸和。季通曰。其學精慤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今人多疑濂溪出于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

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程門後來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撝謙按朱子師李延平。詳言授受傳形德美。而二程之于茂叔。後儒皆謂其相師。明道亦屢稱茂叔啓誘之言。然伊川作明道行狀。但言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不言其受道于茂叔也。且太極圖之作。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語人。豈非以主靜之說。懼人入於釋老而然乎。觀程子他日之言。但用敬。不用靜。而明道墓表之序。則稱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又曰。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其不謂受道于茂叔朗然可見。蓋當時學者。頗言濂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伊川所以推明道。統斷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具在此。豈秦漢以下諸儒

所能彷彿。故朱子深明道統之有自。而又謂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以定後世之人紀。嗚呼。宋祖受世宗厚恩。而黃袍之加。不能無憾。或曰陳橋之變。光義爲之。○先生之言簡而愼。不動聲色。體用悉包。二程之言。冲和渾厚。覺自然流出。○二程子始事茂叔。明道年始十五六。伊川更少。固未能深知茂叔之道。茂叔亦止三十餘。及茂叔德益劭。明道有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之言。則所得固深矣。明道擴克推大。自得固多。然非茂叔明正學以

範其趨何以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而不誤乎○吾儒之言自在六經不可借徑于二氏而亦不可謂釋老之言無一足資于吾儒以謬于大舜好問好察之心或者乃以吾儒採其一得而遂謂孔子爲老聃之弟子則已過矣

或謂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公耳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

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學者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諸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明道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人踰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鄠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改著作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權發遣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改奉議郎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稅改丞議郎名爲宗正寺丞未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嘉定二年賜謚純公淳祐初封河南伯

明道元年始生生而神氣清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歲居庠序

中如老成人嘉祐三年爲鄠縣簿時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恃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鄠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先生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

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俟復現。當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

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嘉祐八年。再主江南上元縣簿。爲令盡法均田稅。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于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隄大决。法當言之府。府禀于漕。然後計功調役。計非千夫不可塞。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則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于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于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論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

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耳。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弗爲。自是鄠民

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獨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名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

間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廹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相訴爲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兵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諭諄諄不倦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每日常有愧於此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于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子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巳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劉立之曰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

熙寧二年呂申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名對從容訪問毎對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遂求退廷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掇拾臣下短長沽直名則不能上嘆賞以爲得御史體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蚤而戒于漸一日上縱言及于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少作章疏只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會同天節宫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于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韙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人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政化之本其一論建學擇師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其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其黜陟造就人材皆有節序且曰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其一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三曰經界四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

其論正學屬賢畧曰君道在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唯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

德業。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知益明矣。

論養賢畧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曰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及嚴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無施之不當也。

新法行。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日之間。章數十上。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荆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稾。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懇求補外。獨差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明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法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當新法之初。介甫之意。亦尚無必。先生與之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綠張天祺其日于中書大悖。由是

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于上前上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先生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先生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先生曰今咫尺天顏不能挽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先生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在鎮寧軍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常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莫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

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淸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淸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旣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

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帥禁兵以繼之帥遂以鎭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慮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

者運細繩以渡決口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大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纔已木便橫衆以爲誠感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淸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

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八年十月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召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上手批命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

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胷收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內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

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宄訴府願得先生决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

延遣人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收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買賣如私田民既係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為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

急數日而事集扶溝地甲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大為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于死亡飽煖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于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存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為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鄉邑民犯至[illegible][illegible]獄而逃既久還家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詣府及司[illegible]丐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

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果命相以宗丞名先生未行而卒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

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

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蚤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于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是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于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

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導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潞公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

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呂氏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煥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

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不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于此極者天也

陳忠肅曰元豐乙丑夏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純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有之予問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朱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先生嘗有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化中

胡文定曰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上蔡謝氏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物則渾然和氣

張九成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

曰不可欲嘗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立之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

邢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內剛眉目淸峻語聲鏗

然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視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

游酢曰先生御小人使不罹于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旣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于中暢于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有友人假先生僕掘桑根白皮問之故曰桑根出土外者食之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也先生氣象淸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興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逐訖去無譁者役罷夫散猶肅整如常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旣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單衣禦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敎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斂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脩齊治平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琢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

滿國朱光庭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于成德雖天資潁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于誠故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綽綽有裕信于朋友則久要不忘脩身愼行則不愧于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于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于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捜括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于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

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于是歟侯師聖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个月

㧑謙曰陽明之學喜明道詆伊川後之學者或謂明道之語勝于伊川然觀二程遺書唯劉絢所記皆明道語絢自幼從明道而又蚤死所記未盡終身之定論也其他記甚畧無語學之全者唯上蔡宗書乃明道親筆其論擇師以敎天下則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成德此其言學甚詳字字不苟其後言以此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末言願陛下特留宸意講世行之此眞明道言學之定論而伊川考亭奉爲法程者也（書之全文見余選舉篇內）然則豈有不求事物

之理者乎凡人言語一經人寫過便多是錄者之意伊川嘗言諸人所記明道語既不詳其意又不敢添上多不成語唯李籲常以已意足成差有可通常教諸人勿記此等然則遺書之藹言雖多其詑異者亦不少亦在善觀者無誤其大指而已

性理大中卷之三終

錢唐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伊川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呂申公判太學請爲太學正固辭元豐八年授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辭元祐初秘省校書郎名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八月

兼判登聞鼓院二年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西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監再辭以董敦逸言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九年上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徽宗卽位移峽州四年以赦復宣德郎任還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西監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有言其著書毀朝政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徙居龍門之南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謚正公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

撝謙曰十八卽上書未免急躁仁宗之不報所以育才者甚厚

聞遊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

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撝謙曰此時應悔少年上書之失

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

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諫官朱光庭亦極薦之按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名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

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名赴闕元祐初元三月至京師除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名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曰伏聞聖恩特除頤京官仍與校書郎然臣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治之要陛下遂可自觀其爲人頤抱道養德之日久必有嘉言以新聖聽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名對太皇太后面諭將除說書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爲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官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侯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宮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又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乃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

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是時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民長久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詩書。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請自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

謁謙曰。此法非善。倘比一頑童。則社稷之憂。方大也。○伊川亦言所選子弟年纔十三。便令罷去。然所習既久。直一宣名之力耳。誰能阻之。

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唯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

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悟上意。而其爲說。嘗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勿去也。人或以問先生。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太過而驕

心生耳。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按孔文仲劾先生疏。有曰。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近小人。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仔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時。顧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

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諸公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故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曰。某起

自草萊。無前任曆子。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見近思錄

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問者范純甫。又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撝謙曰想先生意以爲此時待聘。始出。實爲國師傅。雖封祖父亦未可陳乞。待受恩既久。遷轉別官始隨臣子常例耳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書。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不觀畫。竟不往。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眞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者。疾之如仇。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蘇軾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軾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今賀了却弔。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先生。衆皆大笑

撝謙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歌詠之餘。適有凶哀。豈得不哭。然豈有豫知兩事。賀弔並行。此與梨園

弟子何異。

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材。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於是時人有洛蜀黨之議。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仇。致市

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歸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呂申公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後文仲知為蘇軾所賣發憤嘔血死○范太史淳夫家傳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

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妄非實也蓋當時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

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省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時蘇轍執政云但恐不肯靖廉中入其說故先生不得復召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

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以朝廷議北郊失禮亦不見問故辭

撝謙曰此時或可暫起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纔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

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餽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先生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人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至涪謫居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得歸不以爲喜還洛時氣貌容色髭髮皆勝

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耳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者令監司覺察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張繹尹焞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

無失也先生用意唯在易傳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二年九月庚午卒於家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先生歿先生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繫縧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淸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尹焞曰先生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

潔太中年老左右就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
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初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於潁昌暇日同遊西湖命
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先生回視責之曰汝輩
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
逐去之一日與韓汎舟潁昌有一官員上書謁持國
求知已先生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
致人如此持國稱善久留韓所韓蚤晚伴食體貌加
敬一日韓宻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

嘗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
言之我嘗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
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
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
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縑遺先生先生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
旁謂先生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先生曰公之所以遺
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
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

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君實嘗謂先生曰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
曰初若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
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門人王信伯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
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
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
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又曰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

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
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
又曰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
可不知其故哉
朝廷欲用游酢蘇右丞沮止之毀及伊川宰相蘇子
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
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詰之問故對曰昨
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

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温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敬如此先生既没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有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先生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撝謙曰四十以前非不思也但四十以後省讀誦耳

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須更自體究

先生嘗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閑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蠧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唯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删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

是指與他個路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侯師聖云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晩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余不得讓焉

和靖尹氏曰焞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

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頤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

横渠張子曰。伊川可如顏子。恐未必如顏子之無我。

謝顯道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顯道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乃止伊川聞之

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厲而其間志利祿者托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詆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

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朱子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問程傳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八八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

撝謙曰按明道生平溫和勝於嚴毅伊川生平嚴毅勝於溫和故人多喜明道而畏伊川然觀明道教人大抵不立經界以正容悟物為上其事君亦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感上心有所諫諍疏入輒削藁如言詩亦不下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吟咏而授人平生未嘗註書看來若無伊川

則明道之澤一再傳而盡矣譬之治田者不立界樹只靠讓路讓畔一再傳後子孫不知其處故復得伊川始承立得定明道亦言他日能尊師道必吾弟也然無明道開其前末世人情亦未肯遽附天之畔界真無欠缺如聖人亦然明道似顏子伊川似曾子顏子若無若虛天然和氣驟難攀躋夫子言吾得回也而門人益親然傳聖人之道者卒歸曾子曾子篤恭弘毅臨淵履冰嚴不奪之大節守自反之大勇慕子淵而畏子路責子夏而病子張凜然唯秋陽江漢之仰一傳子思再傳孟子皆以剛大之質充塞天地之氣扶明此道而聖教以立不然道廢已久矣

又曰天地生物必用春夏之氣以始之而秋冬之氣以成之合二先生而四時之氣始備

程子門人

尹和靖先生名焞字彥明其先洛陽人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應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

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教人專用敬以直內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因蘇昞見伊川始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半年後方教以大學西銘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示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此和樂字也著不得與張繹友善伊川歸自涪繹始見穎悟疏通伊川極喜之妻以族女先生嘗因侍坐請曰張繹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然之

伊川常言晚得二士伊川卒後繹亦卒不及有爲於世朱子曰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舉問伊川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先生嘗言伊川教人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先生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豈不悞他一生伊川領之嘗與范元長同

見伊川偶有事先起下階伊川謂元長曰君觀彥明他日必有用於世自大觀中言者謂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學徒遯不敢來先生不爲之變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徵到京師懇辭還山詔授和靖處士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

名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名至京師十月賜號和
靖處士以歸
金人陷洛陽舉家被禍先生死復蘇逃於長安山中
轉徙四五年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招之先生夜逃
去徒步涉渭久之止於涪紹興五年侍讀范冲舉先
生自代
范冲奏曰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
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
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請還山賜處士號建炎中

焞逃竄山谷翟與爲河南鎭撫使聞其名遣使延
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
得其爲人內行淳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
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
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
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
爲行賫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辭官就道作
文祭伊川而後行至九江聞陳公輔上疏攻毀程氏
四月上第八狀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
又二十年矣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自少至老朽之甚
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學不過聞於師
者不唯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聽焞雖甚愚致
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舍其所學上欺君
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
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塡委溝壑會上以右相張
浚奏名益急至國門復以疾辭不許使大臣存問慰
勞須病愈必受命而後朝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
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致

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先生年已六
十七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
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
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留侍經筵轉太常少卿
權禮侍兼侍講會金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卤禍亘
古未聞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
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
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降
意屈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卤意亦驕謂

我無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於此决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雠不與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今信雠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意乎又與宰相秦檜書謂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未聞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疏及書皆不報於是先生固辭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名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擯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

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先生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洎鼎既去秦檜當國見先生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年如紹興居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在經筵時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先生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先生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先生此語實有發焉先生莊正自持不過於心不欺闇室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先生主一之功多窮理之功少然論程門之學篤椒乎實者必以先生爲第一

在朝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焞安敢違衆又問

曰拜乎曰固將拜也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毋命不敢違

朱子曰此是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

門人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議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和靖嘗曰吾道須行至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撝謙曰此言主一之純動亦敬靜亦敬而近世陽明乃有無巳發無未發之論其弊乃至執一故汪元用問易傳切要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後朱子以問延平延平曰此須是學者全理會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方與說這話不然豈不誤他

朱子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以自箴云

又曰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有味也○又曰和靖在程門是十分鈍的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功夫終做得成○又曰和靖絲典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在經筵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語

劉絢 程子伊曰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爲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哉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又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志吾無疑焉

李籲 伊川曰使學者視做而信從端伯質夫有力焉二子才器相類志尚如一

呂大鈞 大鈞字和叔於扶風張先生爲同年友聞先生學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日用躬行必取張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丁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做古儀所得

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作呂氏鄉約

按和叔專從橫渠與叔始從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

呂大臨 師祭文子之學博極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

游酢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

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擒謙曰觀定夫答呂居仁書則其舍儒入禪又不無負所師之意

朱子曰定夫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謝良佐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旦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朱子曰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猶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泯滅而無傳也○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

史。不蹉二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却得个矜字。○朱子曰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

南軒張氏曰。呂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為克己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稿因言上蔡

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

楊時 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多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摛謙曰。觀朱子之言。則二君亦未能不負伊川此語。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先生除邇英殿說書。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

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耳。宜從前詔。茶租榷法。宜少寬東南州縣均數鹽鈔。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轉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為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衞士天子爪牙。而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寇騎已逼。則又言今日所急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誅

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使寇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莫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會朝廷以三鎮賂金厚遺金帛講和而去公言河朔要藩一旦棄之使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蹋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時議者多持兩端遂失此機會後朝廷因太學生伏闕慮其鼓亂乃以先生兼國子祭酒遂乞追奪王安石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諫官馮澥上疏詆先生有旨皆罷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廷亦無大建明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的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眞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已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謙避而已○又曰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𡖖謙曰蔡京之薦龜山以悔過畏禍而然龜山之起不爲過以孔子救世之急公山佛肸且欲往況煌煌天子之名乎起而執政不見聽則退可耳

馬伸 眞西山讀書記曰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思叔求

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爲御史張邦昌僞命時進狀速令改正易服歸省奉迎康王建炎中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呂希哲 家傳曰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敎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井里巷之言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始與伊川俱事胡公瑗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焉○晚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

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旦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袵席之上未嘗戲笑

其餘門人學行聞於時者甚衆不能備錄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朱子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竭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

矣如茂叔先生資禀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就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捹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大有小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

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个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弟子只除了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功夫不到曰也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如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况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語言各别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子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唯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

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益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都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睥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可見

撝謙曰以愚觀之只恐不見上一截若見上一截

必不會差。

朱子曰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的說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著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撝謙曰今看來只是唐以來承晉人之弊一求性命。便入禪去彼二家說得極高程先生驟要引學者到平實恐學者引不上故放得稍高而學者流弊仍入於禪

性理大中卷之五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李延平先生

李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時以書謁之有曰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又曰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知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

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業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

朱子曰。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酧酢事變。斷其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葢所謂依乎中庸遯世

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廸天啟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采精明。畧無隤墮之氣。○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个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也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撝謙曰。明道德行。見於伊川行狀。延平德行。見於朱子稱述。備極聲容。眞所謂善言德行。他人不及也。

又曰。先生起居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甲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語曰。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者。與伊川之說

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个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

師友。幸有所開。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嘗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朱子祭先生文。有曰。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

寒步方休。鞭繩以掣。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號韋齋。宦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幼有異稟。五歲讀孝經。書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間從羣兒嬉遊。獨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年十有四。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

稟學焉。白水妻先生以女。

先生嘗曰。屛山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見其自爲與敎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偕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後屬疾。某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敎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道其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援

詩一篇。乃其手書殁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
屬其未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失墜。
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践慕前脩景行之懿。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舉於鄉明年及進士第主泉州
同安簿時年二十四始學於李延平
先生嘗曰某年十五六時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
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
說某也理會得个昭昭靈靈的禪劉後說與某某
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

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
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麄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
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
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
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
言語某遂將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
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人言
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學漸漸破綻罅漏
百出

在同安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脩已
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
嶽廟時紹興二十八年
勉齋黃氏曰延平與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同安
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
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
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
益深矣
延平嘗謂先生曰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

造其微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
了得渠如此極有益又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
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
日用處一意下功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
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後朱子與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
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
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
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

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鈎之魚。當時𨿽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眞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眞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没浸漬。今則猶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

又與薛士龍書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頗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幷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按此二書與前說。則知先生始留心於禪空。自從李先生之後。始從事於博文約禮也。或疑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然與何書內已悔章句訓詁之習。何也。曰朱子與何書數通。大都藥其支離博觀之弊。而以身立教耳。至於反身徵民而垂爲經訓。又可以章句訓詁忽之哉。大都薛氏之病正與何氏相反。今合二書觀之。則知朱子自爲爲

人之切。雖精研於文義。而未嘗逐末。雖實體於身心。而未嘗淪空。自少至老。講學日精。月異而歲不同。然其知行並進。入德之門戶。眞無可疑者矣。

明年。以輔臣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擧。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詞。吟咏性情。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

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攜謙曰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胄子之學當然即位以後自不能及此只可明其大且要者而已茍脩身知人安民三者不失則一切事物之變可以委之輔臣而不眩精熟四書尙書并通鑑足矣

次言脩攘之計不旹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

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狠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翟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論聖學次論復讐次論朝廷紀綱大指與前封事同旹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

先生與魏艮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則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請祠歸三月如湖南見南軒張公留止兩月相得甚歡

中庸舊說序曰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殁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徃從而問焉

旹有范伯崇從行嘗云兩先生因論中庸之義三日夜不能合

先生與南軒徃復多次其論中和反覆而後定書畧曰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

與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黙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之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黙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黙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

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先生又有一書與欽夫曰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个大本達道的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个直截根源傾湫倒海的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培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

又與湖南諸公第一書曰中和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

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

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

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何如。按心性對稱。則心爲已發。性爲未發。所以赤子之心。便屬已發。論人生以後。心統性情。則性爲未發。情爲已發。凡喜心怒心哀心樂心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皆指已發而屬情。

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四年編程氏遺書成。以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竄易先生序正之。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於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死社倉之法始此是歲得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

食先生提舉浙東。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罰。

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名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六年。工部侍郎胡銓薦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辭。始成五夫三里社倉。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

問綱目主意。先生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

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宰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先生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祖謙曰。是時子壽贈先生詩有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又曰。留心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蓋先儒傳註。誠有此患。特以去聖久

遠膺知不逮自不免有自誤誤人之處唯不懼其誤而積數千年之誠意以開之故晦可復明塞可復通若慮其荆榛不行啟關唯主因心其得也不過不踐迹不入室之善人其失也則師心而妄行矣子靜詩有曰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其言誠足爲晦菴之益友後來晦菴德業與滄江絜流泰華比崇不可謂非子靜一言之力而晦菴詩云只愁說到無言處

不信人間有古今子靜惜乎終不受此藥也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

初先生既編次語孟精義又合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討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按周易本義詩經集註之成年譜稱卽於是年十月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四辭不許六年之郡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

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復白鹿洞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爲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詳求荒政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

寡畜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其姦豪侵擾細民撓政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人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譖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政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

據言行錄所載封事中一段曰今民間特苦重稅

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爲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

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先生以疾請祠不報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

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

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

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

先生是時言捄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

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停催絹與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遠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又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奏劄所對凡七其一二皆手書以防宣洩亦有非一時救荒所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

容整暇未嘗舉此而遺彼也及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以上見勉齋行狀

先生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屛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蠲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淸强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紹興府鞫察獄具情得淮不得

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

心術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𤼵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

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繇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指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傅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

變占爲次凡卦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十四年先生旣註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閒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後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此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

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閒而天下之事將唯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淸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尙在先生力以爲言上曰昪

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妄效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

者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嵩山西京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大畧曰。竊惟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畧施行者。乃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仰窺聖意。尤不識

其果何謂。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此臣所以裴回前却。懇叩辭避。而陛下猶未之許。臣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於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若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安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蓋臣竊觀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

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人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藉藉。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賜。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取。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是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

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

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言之太盡）又於其中得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

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敝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

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至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抵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擬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高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

甚。督促日峻。以至廢棄祖宗以來破分良法。（宋法州郡催理田稅及九分以上。版曹蠲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謂之破分。）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

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俱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佔價輸錢。已若晩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耶。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神。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大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是疏也。於心術宮禁。時政風俗。無不言之痛切。其末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廹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意欲孝宗及暮年。猶可孜孜一振。無如先生所言。皆痛詆近侍大臣。故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會執政有詆道學爲邪氣者。先生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光宗卽位。紹熙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

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置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於六經。蓋其難易大小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常病經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

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五年。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

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皇恐受命。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盡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時上未還大內。時論疑名體未正。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上疏切諫。以爲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

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唯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稍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

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係。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宮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若夫過

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須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婉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辭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釋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

臣公議其事稽攷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社稷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先生意也先生又奏禮經勑令子爲父嫡孫承重

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下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且使

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其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奏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且欲祧宣祖而奉孝宗先生以爲

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撝謙曰儀禮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康成註曰公子如在高祖以下則如

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按此一條是諸侯之禮天子則未之聞也宋之僖祖雖異於后稷而毀廟實有所不安況僖祖止於三年一祫固已異於后稷之時祫而太祖所伸之祭多矣文公之議是也

始寧宗之立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開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

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因免牘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遺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酧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

施行纔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不許仍秘閣修撰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是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州）率諸生行舍菜之禮於先聖先

師以告成事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慶元元年侂冑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劾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蔡元定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藳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讁死於道二年冬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時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至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辭色更和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四

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痞膈之症醫者頗用駛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唯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

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項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不可無此一舉）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名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

論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與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學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甚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

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有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朱子嘗有書與人曰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眞贋始判矣。

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既歿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歿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

攜謙曰今世傳有先生參同契考異一書行狀不載或勉齋疑於異學而諱之乎考異一書雖未得而讀之然觀先生與西山書誠有不誣者且參同發明易理直見精微道固有相反而相成者又何嫌於並存乎

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先生從祀

勉齋黃氏曰先生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

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

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之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存之也虛而靜發之也果而確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甚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

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

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目條領。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旣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

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旣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紌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晰。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

稍異。亦必講磨論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

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反身窮理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

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也。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於海外。至於奇鹵。亦慕知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殁。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又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敬者又貫徹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

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條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得焉。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問先生往時爲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朱子曰。某初爲學。初無見成規模。各邊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

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个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个屋子安着身己。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己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其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某幼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與劉子澄書曰。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病。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某當時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敬軒薛氏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

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惟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撝謙曰。朱子敎人。大抵以循序漸進爲要。自灑掃應對。以至於博文約禮。而不使之遽及於精微之地。然精微未嘗不在焉。又以經書當㢡蝕之後。周

程之發明未盡。故矻矻窮年。以註書爲事。後之學者多失其意。遂至於汎濫辭章。無所歸宿。卽有謹身篤行。主敬窮經。則又質實有餘。而明智不足。以爲聖人之道止此盡矣。是下學而不能上達者也。故或者疑聖人別有高明之路。思頓悟以躐取。而不知其有所不可也。學者但當切己以求。卽有所著。以益己而不以損己。以明人而不以惑人。知聖道之有序。而不可以超躐。知聖道之無窮。而不安於小成。庶幾無失先賢教人之意乎。

朱子門人

蔡西山先生名元定。字季通。 初見晦菴。晦菴叩其所學。曰此吾老友也。從遊之士。無出其右。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論。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名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郡縣捕先生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晦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先生不異平日。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足爲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貽書訓諸子曰。獨行無愧影。獨寢無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他日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知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

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纔繙動册子。便覺前人闊畧病痛。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復能相從如往時否耳。先生至道州。與四方來學者。講習不休。有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在道州逾年。一日曰。吾將還造化故物。乃却

客靜坐。三日卒。晦翁哭之慟。○晦翁有與勉齋帖曰。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先生教人。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

竊謙曰。世衰道微。教人甚難。但以灑掃應對訓詁文義爲先。則彼未見意趣。而外悅於紛華。旁惑於

異端。吾教未及浸灌。而彼之心術已壞矣。若先教以性與天道。彼必畧顯譸幽。捷徑窘步。民義必廢矣。然則如之何。是有人焉。非其人。引之不至也。是有時焉。非其時。語之不知也。開其端。無竟其指。不失人。亦不失言。其惟智者乎。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節。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誠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西山往復而有發焉。

黃勉齋先生名榦。字直卿。初見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學晦菴先生。

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晦菴他出。先生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晦菴始歸。先生自見晦菴。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晦菴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其後以其子妻先生。竹林精舍成。遣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藁成。晦菴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

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知安慶府始至金人破光山而淤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訖人戸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其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

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鐵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踰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為叅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令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趨至制府移書

於珏有所策珏不能用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催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擕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人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抹毀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遂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

敵退已兩月安豊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豊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

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
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莫不痛憤。且
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
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
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
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
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
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
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

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
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
决矣。五關失守。則蘄黃决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
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而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
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浮光黃蘄
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

撝謙曰。議者謂宋儒議論多而成功少。余故載勉
齋此書。以見當時柄政者之可嗤。不特侂胄彌遠
似道數巨奸而已。然則雖有善者。亦將如之何哉。

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與李燔陳宓遊處講易於
白鹿書院。未幾。名赴行在。爲當事者忌之。先生遂歸
里。江湖之士皆來學。編禮講經。日不暇給。如晦菴時。
蔡九峯先生名沉。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先生自勝
衣趨拜晦菴。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
環眂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年僅三十。即屏
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

撝謙曰。先生著書傳。妙得先聖之心。至皇極一數。
未免不知而作。可已也。

李燔字敬子。 晦菴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
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凡諸生
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菴折衷。諸子畏
服。晦菴歿。以薦名。辭。郡守請於白鹿書院講學。學者
雲集。諸郡無比。通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
事咸咨燔。數月。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
關。自是辭歸不出。

陳淳字安卿。漳州人。 朱子曰。吾道南來。喜得陳淳。
李方子字公晦。 廷對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眞德

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殿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先生曰以書通是求也踰年始除國子錄將選入宮僚而先生益不屈時相史彌遠以眞德秀黨逐之旣歸學者畢集日與講學危坐竟日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奴隷不加訶詈而自馴嘗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

撝謙曰陸氏之學自謂宗孟子先立其大然孟子言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二語何本末之皆備也若言但急當務何必無不知則已偏矣況以無知爲當務乎後之重本者若方子此言庶爲穩實耳

楊復　註家禮

眞德秀號西山先生　西山於朱子未曾親炙然講於及門而私淑焉猶胡文定之於二程也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史傳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又曰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宦遊所至惠政深洽每至京師都人歡呼塡擁爲史彌遠所忌坐擯累年及歸朝將大用而公遽得疾矣

撝謙曰西山言行皆在正史今不具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魯齋許子

先生名衡字平仲懷慶河內人世爲農以巳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

歐陽玄神道碑曰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

幼有異質八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

行實曰凡更三師遇難皆無後先生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年十餘歲有相者過門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卽當神超八表入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癯絶人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常從日者家得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避難徂徠山

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身體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考歲畧曰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卽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

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

神道碑曰兵渡河爲遊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華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蓍龜人賴全活者無算其人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鎭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因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筮術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虐還自蘓門在衞共城之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

壬寅歲聞雪齋姚樞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

卽詣蘓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唯乃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

徵於禮以倡鄉人學者寖盛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己酉年四十一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在蘓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被名入京師

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此甲寅忽必烈出王秦中徵教授京兆避於大名使者訪爲遂偕往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京兆提學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人人莫不喜幸先生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也庚申忽必烈卽位是爲世祖與竇默俱名至開平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帝曰卿言

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辛酉復應名至開平時侍顧問每犯顏諫諍剛毅不屈時相王文統用事竇默每於帝前斥其學術不正默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忌之乃遂奏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默欲依東宮以避禍先生力以爲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俱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先生國子

監祭酒竇爲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
久乃予告還河內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即家爲
校以業來學先生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壬戌九
月召至大都假館於道菴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
往唯姚樞竇默時時相過始終如一至元元年懇辭
還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震雷起中堂堧匠從者昏
仆而先生不動也二年十月召至上都即陳雷震不
宜入見弗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
相安童素慕先生名就館訪之及還心悅誠服念念

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十百
而千萬也是豈矰繳之可及耶三年召至檀州後山
時安童年二十一世祖謂其幼未識機務面諭先生
汝謹輔導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先生對曰聖
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生平雖讀
其書所得甚淺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言之所不知者
亦不能强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
能領解弟恐有間之者則難行耳夏四月自分省召
至上都畀以中書省事先生以疾辭不許屢蒙訪問

遂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爲天下國家有大
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
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
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
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
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
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
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
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

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必前
慮却顧因時順理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
旋曲折使吾之愛吾之公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
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
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
是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
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魏遼金何足法）其他不
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國家
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

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喧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

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悤廹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嘗議此此而不務誠爲可惜頋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模之定又難於向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

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繁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即是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

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葢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

使廐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遊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訴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須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戶抄數之便。一作戶口之制一作版籍之數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三曰爲君難。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宜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欵陳於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

踐言畧曰。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汩没於

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曰新月盛
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
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
處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
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
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
思而密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防欺畧曰。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
知易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

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
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
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
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
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
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
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
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
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
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
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
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
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
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尙可防耶
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
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
之人耳無耻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
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畧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
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
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
韜晦有擧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
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
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
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
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
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

位素餐徒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其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惡直醜正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畧曰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畧曰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畋於洛萬姓遽讐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將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

啟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為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為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

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動舉可爲天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

順天道畧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前後若此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巳者獨文帝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宜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巳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

四曰農桑學校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巳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旣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息也

葢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思法令之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遊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

懇論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庫之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君臣父子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日愼微文多削藁末曰臣某竊意國

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以爲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已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與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爲失望所賴者

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輩畏避威名不敢縱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愬將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稍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大者也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世祖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卽斂卷求退世祖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請讀訖世祖嘉納之

考歲畧曰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名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

先生多疾命五日一至中書至燕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

制內外百官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籓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帝前不允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勲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辨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於陛下聖謨神算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世祖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帝命左右掖出左右曰有旨令先生出次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自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耳爾後連日求辭不允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阿合馬由是啣之或曰先生夜寢踈濶無他防備卒有橫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阿合馬欲以子典兵柄先生以爲不可謂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與財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合馬反

耶先生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世祖以此語西相阿合馬詰先生曰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李羅奏聞世祖閔之名其子師可入見喻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乃拜先生

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敎之。先生喜曰。此吾事也。先是竇默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敎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至是命先生爲之。先生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巳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

曹中涵養之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皆驛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年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敎諸生學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應對進退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唯肯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巳。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都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書言敬敷五敎在寬。易曰。君子以敎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敎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蚤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

千萬不同。難遽以强之也。且敎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進退之。敎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敎人當於其所短。故先生之敎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襄陽下。世祖遂欲取宋。詔姚樞徒單公履及先生問計。公履言乘破竹之勢。席卷之號。此其時矣。

先生言唯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决一旦之勝負及宋旣下未嘗以失計爲慊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

考歲畧曰先生言不可其辭甚秘嘗疑金之亡也魯齋何以不歸宋而仕元及觀眞西山集見是時宋人大張榜文金民之來者到即勦殺至有闔族被誅者則魯齋雖欲歸宋不可得也

國學事蹟曰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八年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授祭酒後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皆得與其列○日令家具蚤饍午饍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麪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然朝夕涖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奏舊弟子爲伴讀或問先生何不苟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從否未可知也○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十年諸生稟食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赴上都議事而請還鄉里世祖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

體宜勿聽其去世祖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汚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爲年老幾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種

先生之去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守衡規矩從之

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乃詔先生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先生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差舛加之歲久規壞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金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多所脗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

六分以日轉遲疾中乎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乎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虚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正訛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自先生入院世祖恩眷益隆每北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

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令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皇太子爲言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就養且使東宮官來諭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六脈皆平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不起遂不服藥須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遂力疾奠獻如禮既撤家人餕怡如也猶曳杖於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

性理大中 卷之六

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詞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唁於塗農弔於室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先生嘗與師可曰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來哭於墓

先生殁後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詔

洒歐陽玄撰神道碑文賜其子師敬立石。

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詔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已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衞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

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居家勤儉强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凡喪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之舍旁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若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先生凡遇佛老之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神道碑曰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

出必大芟而治之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神道碑曰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已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柄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

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已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爲高則喟然嘆曰甚矣子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

又曰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一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

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撝謙按先生見當時儒者多以貧失守故爲是言然古之人至於朝不食夕不食而不徙業者其於義命也審矣樊遲請學稼夫子以爲小人子貢貨殖夫子以爲不受命則處此必有道矣教學居官皆不可耕且爲也

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問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人使下等人若聰明過我我反爲所使矣

先生中統元年應名赴都道謁劉靜脩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中書左丞張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已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數忤倖臣故被譖

責嘗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含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先生嘗言。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舍是或有可以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爲善。則與天爲徒。政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今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

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爲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善道。苟於此焉眞積力久。其所欲爲。無不如志者。

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爲大。徐思之意味深長。蓋不大則籓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爲秦越。其乖隔分爭。無有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不爲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惡罵。卽呪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卽我父母也。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只顧已便宜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與子師可書曰。我生平長處在信小學四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我雖貴顯。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息無恥之病也。

嘗與人曰。老來情思。厭苦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

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

七月望日思親詩曰。思卻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窻夜靜燈前敎。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便生離。泰山爲礪終磨滅。此恨綿綿未易衰。

仰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文正公實啓之。

攜謙按。開闢以來。守先王之道者多矣。秦之傳經

諸儒與魯齋之功爲烈然魯齋每以虛名爲誤而臨卒惓惓尤以受官爲恨則當時必有不能不降其志者可哀也夫

敬軒薛氏曰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以後一人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卽其書求其心考其行

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矣○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敎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灑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考三子之書耶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己敎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眞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撝謙曰魯齋之學已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則未也

又曰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敬軒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年十二作詩賦十五從父在滎陽有河南叅政陳宗問行屬至教諭學舍索先生詩藁觀之贈之一律且序之曰觀其所作才充而氣廣不數年間將見問學淵邃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輩備員苟祿之可比矣其詩有知爾晚來

成大器。願修德業賛雍熙之句時隷公年逾六十矣。寧波鄞縣人。以進士參政。而自遜於教諭之稚子。亦異人也。既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宋四大儒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永樂辛丑進士。授廣東道御史。時三楊當國。屢邀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無相見之理。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潛心讀誦。夜寢有得。即起燃燭記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檟楚。皆呼之曰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有可為京

堂官者乎。三楊以先生對。名為大理少卿。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若主之權。王太監力也。朝罷可即詣謝。明日朝退。又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為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文達與先生厚。名令轉語之。李往道意。先生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先生獨立。振自是啣之。會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妻持不可。妾因誣妻毒夫殺之。下御史問。誣服。

大理駁還者三。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詔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慊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逮至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囚不服問理。詔戮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兵部侍郎王偉申救。得免。時傳振有老僕。素謹厚。不與事。是日哭於廚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乃傳詔赦之。居家六年。以薦起大理丞。

時也先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先生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寇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督軍餉事。竣而還。陞南京大理卿。有富人獄。久不決。先生至。伏法。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先生不往。英賢之。至京宣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蘇松歲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屋。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廉之。以謀叛藉其家。先生抗章辨之。獲免者甚衆。天順元年春正月十七日壬申。英廟復辟。先生為衆望所歸。甲申

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李文達賢曰此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唯當積誠以動之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石亨徐有貞誣于肅愍謙王太保文謀危社稷抵凌遲二十二日丁亥將刑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怒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上名諸臣入議諸臣皆默然先生曰陛

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上曰于謙曾有大功有貞爭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遂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即有去志

是時有貞之進先生必以先生鄲王文之怨助其凶燄耳不意先生之反之也是時先生不力爭者豈不以亨有貞挾溫卓之勢勢不可止天子且無如之何徒以身殉一時大臣悉斃將慮震驚社稷乎

此時石亨與肅愍有不並立之勢決非口舌所能爭然以一代忠寃不幸正當先生始入政府之日不知有大聖人之德頃刻轉移又當何如耳

一日名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以正心誠意爲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居數月議遣使求獅子於西番先生諫不聽見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致仕得允三日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前餱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慍

先生曰我身雖困而道自亨也方辭疾時石亨素敬先生來覘因曰即不留我爲啓上請勅書爲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覘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爲愈乎先生居家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惓惓以復性立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何異買櫝而還珠也先生以踐履篤實爲本接人

無小大無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簡易不爲奇僻南陽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温公居洛中公當國屢以書起居温公不答某亦此意所著有讀書錄河汾集

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

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旣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敎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旣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

文清之後醇儒自推康齋吳子然其語錄自成一徑臨川章衮謂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已事今不採入學者另切已觀之可也

性理大中卷之七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陽明王子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父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先生以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生十一歲隨任之京師即以能詩稱少頗不羈然已有作聖賢志

撝謙曰舊傳有緋玉之異夢聖胎之妖說今去之

十三歲喪母十五出遊居庸三關詢諸夷種落與備禦策逐騎射雖天性好兵亦少所聞見然也欲上書於朝父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年十七歸越就娶洪都學書法

先生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証

明年季冬以夫人諸氏歸越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又明年與從弟輩肄業於家先生和易善謔一日悔之端坐省言諸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是諸子漸戢弘治二年先生年二十一舉浙江鄉試是年欲爲朱子格物之學不得其方取亭前竹格之七日不得勞思致疾而止

傳習錄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論要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一竹令格之錢子蚤夜

思之三日勞神致疾當初只說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七日亦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及在夷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

撝謙曰所謂格物者非格一物能盡通天下之理也非窮日之力可以盡通一物之理也非舍至大之事不理而殫慮以求明微小之物也非專恃一己之心思而不取驗於詩書求助於指示也然則先儒格竹之法亦不過識其某時生某時長某時

節壯某時解籜其生感雷不旬日而成竿其中虛
其外堅其內翳白而理存乎其中矣孔子廣八卦
震爲蒼莨竹色靑象東方也上榦岐枝下根連茹
節實榦虛震下一陽上二陰也造化生成之妙自
然有理苟物物至前者大略留心好學積累之後
一朝通貫豈無益於性命若一時躁進求通一物
數日不得决然去之中和之人固不然也况朱子
之言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
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

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用心於一
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嗚呼此晦菴之教也
先生有志格物不求碩師又不詳攷朱子之說不
過入門之誤而以此之故遂欲廢天下之格物甚
矣
兩試不第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
耻丁巳在京師學兵法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
爲戲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
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

此時惜不親遇程朱也
一日讀晦翁上宋寧宗疏謂讀書在循序致精乃悔
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
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
沉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
之志
此時先生功力比初一番稍沉靜矣葢先生生於
富貴賓朋滿座自少騎射學兵心氣發越而不沉
斂雖欲窮理而未曾數年閉帷又未得明辨師友

宜乎不耐沉鬱以至於疾宜如聖人之教寬以居
之不宜咎先儒立教之誤也况文公之疏本爲侍
講勸學而發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
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
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葢宋時經筵一月不過
講數次而暑寒又罷講所講之說前後不相接故
文公有循序致精之論而其本又歸於持志必使
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先生後日所謂
持志如護痛者不過祖述先儒之言而豈得謂朱

子立教之偏哉。

次年舉進士。時有星變。下詔求言。疏陳邊務八事。辛酉奉命審錄江北。多所平反。事竣。遊九華。見道者。又遇釋氏。後再訪不遇。有會心人遠之歎。壬戌復命。京中舊遊。多尚聲名。學古詩。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遁。念祖母與龍山公在。因循未決。久之歎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滅性矣。於是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諸刹。有僧稱三年不語不視。先生以術喝之。起視。問其家。有母在。問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即去。

撝謙曰。先生此時非此一善念之發。必歸仙佛矣。此僧非此一善念之發。必不聽先生之教矣。

弘治十有七年甲子。主山東鄉試。有佛老害道。繇於聖學不明之問。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時學者溺於辭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年三十四。乃專志授徒講學。與甘泉湛若水共以倡明聖學為事。丙寅正德初元。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臣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謫貴州龍場驛驛丞。至錢塘。瑾遣人隨偵。懼不免。托言投江。附商舟遊舟山。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遇一人為筮。得明夷。遂決策返。題詩寺壁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撝謙曰。是時先生講學。既謂聖學不明。繇於佛老。飛錫之語。胡為乎來。似竟以禪僧自居矣。

取間道由武夷歸從鄱陽徃南都省父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妹壻徐愛納贄北面奮然志學次年春至貴陽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蛇虺蠱瘴之與居夷人鴃舌語不可通可通語者皆中州亡命舊無室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不以關心唯生死一事未免在慮爲石墎以自誓日夜端居澄默以俟命

撝謙曰從古聖賢得力皆在懸崖斷索之際

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抑鬱則與

歌詩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以庶幾其忘於疾病夷翟患難

撝謙曰此先生之舊習未免復發於此

因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觀孔子處陳蔡可見

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撝謙曰果使聖人眞悟亦不大驚小怪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黙記五經之言皆以此意貫之著五經臆說

撝謙曰人苟悉心內求莫不有所開悟但其所悟未必竟徹聖人之道耳以先生爲無所悟則不可謂悟而無誤亦不可以撝謙自觀之平生得力處多是着迯處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聖人之親筆也豈得謂天下之物無可格者吾性之德仁義禮智具足於天命然其未發也止如桃梅之核含有生氣而已非天之雨露地之滋息人之灌漑則莫能生長

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搆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水西安宣慰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衞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遺書止之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又宋氏有寇叛先生諷安討平之民賴以寧明年己巳席元山書提督學政與先生往復有合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率貴陽諸生以師禮事之始論知行合一

後徐愛問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眞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之謂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謬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謂揣摹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眞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眞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决裂之病

撝謙曰先生之時見講習討論者多力行者少故說知行合一其實重在行於今之時舍利祿所在未有肯講習討論者間有一二不求利祿者便謂吾性自足何必求學於古人何必求合於今人祇守虛靈之本體草記先儒之語錄則聖學精微永無知日爲今之說必當知行並進蓋不行之人譬如孩子不識路者只肯在家其失將至長大不識牛馬不知而妄行之人纔出門便迷南北被人誘去將來不識父母矣古人分知行爲二乃是正教又何不得已乎且既是不得已便是不可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然則聖人之多聞多見正爲畜德非徒即欲施行買貨入門急求買主非學也良賈善積蓋今日之所收未即是急需然至用得着處千金難買即如論語前四章當時可行道千乘之國未必便有國可道亦須知了

孝經稱孝始於事親當時可行中於事君未必便有君可事亦須知了此處須說不得卽知卽行故繫辭首章以乾屬知屬德坤屬行屬業孟子以聖屬力屬至知屬巧屬中確不可混也原先生之意只以常覺爲主說知行爲一方得吃緊昔鄒子詩曰聖人吃緊些兒事明道曰道理平鋪着何用知此易文言說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先着一句寬以居之而後曰仁以行之正謂一吃緊了便操討不得必有先生沉鬱致疾之患矣

庚午陞廬陵知縣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涖任首詢里役有訟者不卽聽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有涕泣悔過而歸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因使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鎭守横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淸驛遞以延賓旅

寄書貴陽諸生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冬入覲陞南京刑部四川淸吏司主事

與黃綰應良論學言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淸心體使纖翳不留眞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又曰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錢德洪記曰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眞得無復向裏着已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辛未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是歲王輿菴徐成之有朱陸之辨先生以書解之成之謂先生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輿菴而爲之地先生答之曰輿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

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菴之是象山固未盡其所以是也

撝謙曰嘗讀先生此書而疑之以爲釋氏之與吾儒一主寂滅一主中和一以天地之生皆繇於妄一以天地之生皆繇於誠其五倫之大人道之所

繇以立者既已判若黑白而先生以爲其異在幾微毫忽之間其故何也及見傳習錄則其語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了聖人更不着些子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然後知陽明所謂異在幾微者其病蓋在此也先生以佛氏老氏尙不能虛無而以聖人爲虛無之至試問先生佛氏爲自己要脫離生死遂要人一齊脫離生死聖人要自己立達遂要人一齊立達那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之心與佛氏慈悲救物之心孰添些子如此闢佛固所謂口譚東魯而手援西竺異日龍溪以上根大乘佛覺羅漢直筆之於書又何怪乎

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

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

撝謙曰先生所謂晦菴雖未盡瑩者豈以未爲虛無之至歟

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玩物

撝謙曰後世闢二氏衞聖道實起韓文而又爲學者之所傳讀爲之考其誤亦宜楚辭固文公之少學及其放歸終老不忘朝廷乃念古人惓惓愛君

寓言反覆之深意而一表章之懼後學不知古人之深而以淫辭讀之也陰符文公未有註參同之書有攷異揭謙未知文公所考何如然此書雖與吾儒體用不同而直造易學之精微非後學所易窺也以今日觀之吾人之功誠無暇況及而先儒依仁之後或游於藝以範圍天下才士之心有未可遽詆者至後世失其本旨而濫其末流則先生之規想朱子亦必投筆而從矣

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於妄作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菴已乎

揭謙曰朱子發揚聖道使盛明於中土固非象山之可得而匹敵然象山之學至陽明而始大亦理勢之自然者以此爲孔子之學則吾未敢信也

爲會試同考試官僚友方獻夫位先生上聞論學執贄事以師禮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是時甘泉湛若水出使安南先生以序送之畧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言益詳道益晦

揭謙曰聖人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漢

儒掇遺文於煨燼之餘功並羲農昌黎闢佛老而聖教始尊周子立誠而聖道始立程朱表章聖心於旣晦之後衣被萬世先生之言非公論也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釋老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

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歟

撝謙曰正嘉之間實有此弊天生先生以爲救時之藥然平心而論之自晉以氏族清談取士中州板蕩唐以詩賦取士淫酗成習至宋而士習稍醇有明一遵文公之教左道不作至正嘉之間文體雅正士無遊冶風醇俗樸雖聖人不作而忠臣貞士所在皆有雖或溺於辭章而淫辭尙寡人心未喪有孔子出焉一變至道猶或未遠今乃導以虛無其羣聚也唯以遊山水爲事不則禪坐而已以文會友則遂謂溺於辭章使周程吟風弄月之言反爲逸遊宴樂之具後生小子莫不厭其誦讀辭章而喜於放逸其言語文辭專求所重而畧其餘說倒喝逆提急遽無序至於萬曆之末人盡空疎

入於制藝者如隱隱動躍躍露大鑪錘大關竅眞眞精神時吐露等語無不發解領狀而去兵農錢穀禮樂經史一切不知則思我王度不勝彼都人士之慕矣

其幼不學問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

撝謙曰西晉以來佛老盛行聖教晦蝕明道程子深以此爲慮謂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自後聖教漸

彰。至正嘉間。凡老釋之說。不許一字入於經文。非過也。必如此而天下之風俗始一。先生雖亦究心於老。而其實得力於釋。乃遂欲以所得者爲聖道

吾非謂老釋之教之可除。而稔知其不可以雜聖道也。

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什而復興。晩得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余之資於甘泉多矣。三月。陞考功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明年五月。與徐愛諸子觀白

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自寧波還十月。至滁。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門生遊遨瑯琊瀼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及門者甚盛。客有道自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乙亥。在京師。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年九十有六。先生乞歸一見。爲訣。疏再上。辭甚切。

撝謙曰。五年間政事。舊傳無紀。

丙子。在南京。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贑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曰。何以知之。曰。觸之不動矣。正月。至贑。時贑民多爲洞賊耳目者。軍門一老隸爲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

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仍告諭父老。使孝弟敦睦。南贑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盗賊盤據。向有變。當事輒會奏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鉅萬。兵至賊息。兵去復發。先生乃使四省兵備。選勇健募民兵。道閩漳寇方熾。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蒞任旬日。即進兵。次長富村。初戰斬獲頗多。再戰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責以失律。使立功自贖。議未決。先生曰。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卜

戰期。此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强。勝負之算。間不容髮。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聲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選兵分三路。乘晦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山。破巢四十餘所。諸寇悉平。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撝謙曰。晉文伐原以示之信。蓋王者之令本信如四時。示之信則非誠信矣。故曰假之也。後世聲東擊西。爲兵家之常。但非王道。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用兵之事。固不必期約而往。然王道必不示以

不信。所謂大人言不必信者。出言之時。本無所僞事至不得已。不能復。則有之矣。儒者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立天地之心也。

六月。疏請通鹽法。以助軍餉。從之。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先生疏請以爲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許領兵官總統官俱於軍前以軍法從事。有功。從實奏聞陞賞。擒賊問明。卽斬以狥。如此則盜起卽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事下兵部。尙書王瓊覆奏。遂從所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

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刦掠之苦。今使有人駡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刦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

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要求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

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

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遊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

之虎。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時朝廷降勅獎賜。疏謝。疏處南贛商稅。十月進兵橫水。時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巢之賊。東南接廣東樂昌龍川二縣。有浰頭諸巢之賊。橫水大賊謝志珊糾率諸賊。謀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生議攻討先後。以為橫水左溪為江西腹心之患。若先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勉期

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必以爲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桶岡破竹之勢成矣以已酉進兵破賊巢五十謝志珊等伏誅衆議乘勝進攻桶岡先生以桶岡天險四塞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其所由入唯鎖匙龍等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礧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瀏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瀏兵既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

同難合勢爲守必力我師兼三日之糧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期以初一日早於鎖匙龍受降賊喜集議而橫水左溪之賊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爲備先生分部各兵於晦日乘夜徑進遇大雨不得入初一日早冒雨疾登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而各兵已入險合擊賊

遂大敗破巢三十餘藍天鳳等伏誅兩城之賊盤據千里荼毒數郡積數十年不軌之圖流害之慘已經數載而先生驅卒不滿萬餘用費不過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誠所謂殺以止殺而合圍掩羣椰下之鼎不無鉠焉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及三巡檢司戊寅正月征三浰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疏乞致仕不允初先生之征橫水也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等俱出投降唯池仲容不可

撝謙曰前告諭一紙藹然天地父母之心讀年譜有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一語不覺陽和之氣變爲陰殺矣初疑門人不知德美或出臆度及讀奏疏謂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乃知先生此諭又出兵機蓋先生自幼習兵此根種心未之或拔入告君父但見敍功之偹未開哀恒之仁故聖人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先生以末世見聞認爲良知作事但喜直捷不喜迂緩獲禽雖多

不知兵事。當爲後法弭盜之方。必先內治後敷文告。加以威懷。不得已而用兵。仍開一面。令相捕斬。待其腹心曉夜不安。內潰相圖。微極而後取之。猶或反側。則爲徙置。如此則殺人不多。而王師亦無害。然此爲道甚緩。似不若先生之捷而惡功利必喜奪詐。君子寧爲魯不爲齊也。後世趙充國之坐解羌虜。眞神武不殺之道。

金巢等至。先生釋而用之。從破橫水。仲容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而內嚴戰備。先生破桶岡。使人賜牛

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掩。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襲之。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先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陽怒以爲爾等擅讐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先生陽令具狀。調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

於是杖珂三十。械繫之。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令先遣弟歸勒兵。候珂還乃發。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喻仲容。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自南康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令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皆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先生

又使指揮余恩賷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表濟因說仲容來謝。仲容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先生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使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等兵。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賊遮迎問故。導送出境。不復爲意。仲容至贛。時已歲盡。見各營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大喜。遣人歸報先生

乃夜釋盧珂等使馳歸發兵

撝謙曰前督集盧兵者必道經浰巢則盧珂之歸又將焉往

令所屬官僚設羊酒日犒仲容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已至家設犒於庭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狀訊鞫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各從所分地入先生自率帳下兵從龍南縣冷水直搗下浰大巢至十六日諸巢盡破而各巢奔散之賊尚

有八百餘人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先生度此山橫亘數百里東接龍門諸山賊若奔往勢益難制欲斷其後道遠難達唯有賊屯崖壁之下一道可通而賊已據險發石滾木百無一全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力不能支遂潰各哨追討殆盡惟張仲全等老弱二百餘人聚於九連谷口痛哭投招先生遣知府邢珣往撫籍其名數安插於白沙覩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官防守而歸

撝謙曰先生設罟布阱是役也不遺餘力亦大傷元氣矣然非先生親自奏陳亦不能如是之刻畫眞所謂報國之功紀而講學之罪狀也按春秋傳雖五伯未有誘擒之舉唯昭十一年經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夫蔡般弒父之賊誘而殺之疑若正人倫行天討而書名書誘惡始詐也胡文定以為貪得一時流

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嗚呼楚虔利其國與先生勦寇安民之心何啻天壤然春秋滅國者不名唯衛燬名亦以其行詐而滅同姓與楚虔同罪故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之義

四月班師

初朝議三省夾攻先生疏論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

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亦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之輩耳況狠兵所過不減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何以堪命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先生又以爲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必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勦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計破湘頭廣東尚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立社學諭父老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五月奏設和平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疏辭歸功本兵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在龍場時即疑朱子大學章句以爲古本本簡易明白其書止于一篇原無經傳之分原無缺傳可補至是與門人講習錄刻成書傍爲之釋

撝謙曰先生所刻古本即鄭本也先生以爲書止一篇無經傳之分無缺傳可補信然然瞻彼淇澳六節在誠意章下實有難通若移置物有本末之上則爲完文矣蓋大學自明道伊川皆有改本非

始自朱子也朱子章句雖不可謂盡合原文而理則已質諸先聖而不易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自洪武永樂間專崇朱學海內學術齊同無有異說自先生始爲異論學士大夫翕然攻爲禪學先生乃取朱子之說而檢求之以爲晚年定論謂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而世之學者不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輙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是年八月門人薛侃刻徐愛傳習錄）

撝謙曰聖人之學自志學以至從心無有止息何況朱子晚年豈不更進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入門之際千聖定本朱子臨終三日前改大學誠意章若格物之解果誤豈有入門便誤後學而反不改之理整菴羅氏與先生書以爲與某人書乃其中年之作而集註或問之類反在其後（整菴羅氏與先生書曰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先生答書

謂其中年數誠有所未考然則先生但取其近已者集為定論耳夫以其此端掩其彼端雖孔子之說亦自足以攻孔子矣嘗見朱子與諸葛誠之書論子靜競辨之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辭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其與趙然道書曰荊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彫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

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為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唯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觀此數書皆朱子親筆豈門人挾勝心附己見者所為況朱門黃蔡陳李等皆大賢豈可以末世門戶等事誣之至於人之一生早年自當力學晚年自當安靜豈可以孔子之耳順為晚年既悟而志學之初為未悟而不可從也朱子答江德功書謂程子格物之說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義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今與先生平心

論之先生竟以己之說異於朱子可矣若以為朱子晚年始悟則先生果信格物之解為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欲改而未及者乎先生之良知必有可以自問者矣

九月脩濂溪書院十月舉鄉約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始行鹽稅例止三年以供兵餉今請開廣鹽者為定例朝廷從之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疏辭不允疏乞致仕不允己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時南風甚急舟

不能前。先生焚香泣禱。風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
才領兵追發。是夜與幕士潛入漁舟得脫。念南京倉
卒無備。欲沮撓之。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
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
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
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
等。計傳檄四方。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
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
詐爲接濟官軍公移。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

賊將投降密狀。令人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
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留兵萬餘守南昌。
而自率軍東下。衆六萬人。號十萬。至安慶。留攻不克。
先生恐中途有阻。再告變。以起兵未奉成命。疏乞俟
命帥之至。便道省葬。

撝謙按。孟子欲去齊。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先
生當此時。乃請便道省葬。何也。

奉旨着督兵討賊。先生固封僞檄以進。疏畧曰。陛下
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

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天下之覬覦。豈特
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凜骨寒
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
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
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
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以十三
日甲辰。督知府伍文定等發吉安。列郡各以兵來赴。
又明日。大會於樟樹。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夜襲賊伏
於新舊廠。破之。辛亥日。拔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先

生部分諸將與戰於黃家渡。濠大潰。又戰於八字腦。
賊併力致死。我兵少却。伍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
殊死戰。濠又敗。明日。濠方晨朝羣臣。我兵掩至獲之。
分兵追勦。江西平。捷音奏。而上議親征不發。先生具
疏諫止。且曰。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
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
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
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是
月疏免江西稅各務。疏凡九上。再乞省葬。不允。九月

獻俘錢塘。時上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取濠。內臣張忠安邊伯許泰議將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先生不聽以濠付張永勞錦衣止五金。

時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復再拜。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稱病西湖淨慈寺。聞南巡已至淮揚。從京口將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淸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還南昌忠等方挾宸濠捜求百出肆爲飛語北軍或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市民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已漸知畏嘗與先生較射教場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北軍舉手嘖嘖忠等懼乃班師還南都讒先生必反曰名必不至庚辰正月有詔名見先生至蕪湖忠泰拒之半月不得入。乃入九華山草菴宴坐時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名之卽至安得反乎。乃命返江西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

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揭謙曰先生一生唯此時與初至龍場懼逆瑾之害實履危機

二月觀兵九江還南昌三月請寬租三疏省葬不允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錢德洪曰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

至贛閱兵七月上令重上捷音始議北旋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九月還南昌十六年先生年五十始揭

致良知之教一日先生喟然發嘆陳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無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攜謙曰良知字本不誤先生誤解致字耳若作推致之致則不誤矣吾今與先生開壙辨之孔子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識神者知來之神也陽也性體者藏往之智也陰也佛氏唯重空滅故惡識神吾儒陰陽合德故神知兼用安得憎知解而斥聞見也吾未見大乘上根之語爲吾儒血脊也

錄陸象山子孫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世宗內名尋止陞南京兵部尙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攜謙曰是時輔臣雖與先生學術不合然爲先生計功大震主亦不宜在輔弼之地此正所以安先生也

八月至越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嘉靖元年正月疏辭封爵時紀功册諸人多不錄先生上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耳疏上不報二月龍

山公卒是日部咨適至公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絶病不能勝門人弟子紀喪

攜謙曰禮既絶乃哭蓋爲生者哀不能自止亦以死者寬升於上聞哭來反故始卒卽升屋而復以衣招寬懼其升散也戒勿哭亦釋氏之教不可從

七月奉旨所辭不允再上疏乞推賞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劾先生亂正學九月葬龍

山公。二年癸未以公合葬時有水患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甲申大禮議起霍渭厓等先後以大禮問皆不答嘗有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撝謙曰不答可也以爲不當議則非矣

乙酉正月夫人諸氏卒祔葬徐山

十月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十一月子正億生丁亥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將適廣爲私屬於客坐曰但願温恭直諒之

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懆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貨財貪黷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縣前之說是謂良士縣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九月發越中先一日晚客散門人錢德洪王畿候立庭下先生將入內聞之復出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舟中與畿論爲學宗旨畿言先生所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問故畿謂心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洪以爲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敢問執是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今我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証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可相取不可相病畿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畿

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

撝謙曰使先生當日立教之說若曰至善者心之體感物而動出於善或出於惡者意也知善知惡是良知存善去惡者復吾心體也則爲善去惡便是究竟也今乃以無善爲心體則固不必爲善矣而又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爲善尚未是心體王畿之說有自來矣然則先生宗旨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已自不是何也朱子曰所謂性善者無惡之名又曰人纔見說仁義禮

智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然則無惡卽是善。見性中既具仁義禮智。不可謂無善矣。性中具有仁義禮智。只是未發。故不見其迹。夫未發宜皆無善惡之可名。然聖人不說性無善者蓋有故。如桃仁杏仁梅仁李仁。穀種稗子。莫非未發之性。而聖人專重穀種。謂其有中氣也。雖未發。而其所具之氣。已自不同於物矣。儒釋之分。正在於此。人性物性之分。亦在於此。蓋成性者止如草木之成核。善者核中之生氣。有心體而無善。是空穀也。所謂荑稗之種也。及其發也。必無繼之之善矣。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此二句說得。然有善有惡。已不是人性之發。人性之發。只是善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發而過。方爲惡。又良知雖能知善知惡。使生來自能明善惡。以至於盡。則聖人亦不教人以學問矣。孔子尚不敢以爲生而知之者。可廢推致乎。至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一句竟不是。蓋爲善去惡而在內。則誠意之功也。爲善

去惡而在外。則脩身之功也。祗爲人不知孰爲善惡。故敎之以格物。而仍敎之以致知。在爲善去惡。何異說夢。見脩身在外。可以言爲善去惡。誠意在內。但可謂之閑邪存其誠。弁不可言爲也。此先生立教之誤。至王畿言意亦是無善無惡。不知其動者何念。乃不可謂善。又不可謂惡也。知亦是無善無惡。只是懵懂不識是非。物亦是無善無惡。則善惡在物。吾安得以爲有以爲無。更可噬也。反不如道一句心意知物皆歸無有爲禪家本色也。○謂之良者自然之善。無善何良之有。

德洪請問。先生曰。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曀氣。何物不有。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

撝謙曰。看先生之意。只以不障太虛爲妙。不知太虛之中。去了日月星辰。便是鬼魅世界也。然則太虛之中。賴有日月。人心之中。貴有至善。善亦何惡於人哉。必若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此非所謂善也。

畿請問先生曰畿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脩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

揭謙曰一悟本體四語孔子亦不敢承當不知當此者何人也或曰何謂孔子不敢承當曰觀孔子自敘可見

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以是自脩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个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揭謙曰恐說破亦無益蟻漏一決大河奔放不復可廻○吾儒少之時性發爲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老之時情斂於性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無論中材上聖共當如是但知成性而不知繼善便入於禪蓋易與不易之分也先生不知此理乃分上根下根之說則世之學者既知志道孰肯自謂下根走於拙路○日月未嘗障太虛則仁義未嘗礙心體必使心體中容不得善則是太虛中容不得日

月也而可乎○上根接引都屬禪語

先生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歿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良知者致

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撝謙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先生於先儒之説有未遍。則以己意從而蓋之。夫朱子所謂求理於事物者。豈求孝理於親身之謂乎。此則後世閭巷之鄙夫。曾不肯爲此説。而况朱子敎及後世者乎。夫朱子之格物。正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但朱子之所謂致。乃推極其至之致。如孟子所謂擴充是非之心者。而非如先生但欲力行其良知也。夫良知本出於不學。而不學遽出之力行。則自誤誤人。不可勝言。乃又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夫格物之後。則事事物物皆明其理。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尙有次第。何得以皆得其理爲格物乎。

先生又曰。格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説始遍。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

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撝謙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知。以至於物也。原不必上加窮字。下加理字。蓋吾心雖有良知。若自幼而閑之一室。則未嘗無虛靈知覺。長而不遍一物。不可謂知。推其所知以至於馬。然後謂之知馬。推其所知。以至於牛。然後謂之知牛。若但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知牛馬。反以馭牛之法馭馬。鮮不敗矣。故必物理盡而知始至也。

先生又曰。聖人之成訓。窮理盡性。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説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

撝謙曰。此在大全。朱子已有成説。先生不之察耳。朱子曰。大學不説窮理。只説格物。便是要人在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蓋治人而不知人之

性理物而不知物之性雖家人父子不能相通桑麻蠶織皆違其務而况其他乎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正謂此也

先生又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

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

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效用者亦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

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也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為教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

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墻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弃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累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撝謙曰以先生之理學折於禪宗功業流於權詐而猶得爲儒之正統者其立心之本見於是篇然

先生固知其一而未知其一也夫唐虞之世所以治者豈無聞見記誦之故哉有堯舜以明德執中於上而野無遺賢也後世之所以亂者豈訓詁記誦辭章之爲害哉堯舜不作於上而賢否善惡不分也盍亦反其本矣先生處正嘉之時見當世之弊以爲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故記誦適以長傲聞見適以肆辨辭章適以飾僞而力變其習以無學不過數十年而不能其事者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者得以要其譽記誦全忘而長傲如故也聞見無有而肆辨如故也辭章腐爛而飾僞如故也賢者無以見其賢不肖者有以容其不肖天下大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夫古今之治亂蓋有由矣自秦滅學而劉項之興皆不識字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武帝始重文學然當時爲吏者多不知書以殘酷爲治多至流血數百里後有一二始知教化則莫不以詩書得之迨其後學祿既重趨利者多而質厚之意始衰東漢之詁訓雖繁然聖學賴以傳至西晉談玄

而神州陸沉。變亂至唐而始定。唐以詩賦取士。學士習於淫放。三百年間殺戮殆無寧日。至五代之季而禍亂極矣。天下無復訓詁記誦之學。而五倫又何有哉。宋之盛也。理學日興。士習稍醇。而朝廷之上大姦用事。卒以覆國。於時非無賢也。上之人不分善惡也。有明之初。殺運至永樂而猶未已。在朝諸臣。盡一學術。九州齊同。當是之時。人崇孔孟。家無異說。積數百年。豈易致哉。繇此言之。無訓詁則幼學何以明。無記誦則經史何以識。無辭章何

以辨其心之明與不明。天下之士。心不習之於訓詁記誦辭章。則用之於詩曲逸遊賭博。其弊至今日而昭然矣。然則上之人重廉恥。敦倫行。正心術。則訓詁記誦辭章非所以長傲肆辯而滋偽也。上之人不重廉恥。敦倫行。正心術。則所以長傲肆辯而飾偽者。誠不籍乎訓詁記誦辭章也。今不即其辭以稽其行。而第欲其無學無知。無善無惡。又焉可哉。

至吉安大會士友於螺川。諸生偕舊遊三百餘人。迎入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功夫。吾儕以困勉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哉。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為害大矣。

撝謙曰。先生此時。似已知流弊。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二十日至梧州開府。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

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構眾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先生至任。即疏論亂源與設流官之害。且言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明年二

月思田平先生䟽畧日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藴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名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

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剋期聽降藴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藴受等四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既赦爾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藴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頭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濈濈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盜軍門自有區處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

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勅遣行人獎賜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與思田學校蒔地方官稱古陶白竹等賊近雖誅勦尚有流出府江諸處乞調兵防守諭之日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威以威劫之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

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閒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衞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樹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頼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厚加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

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明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屬毋令渙散一面淸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無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

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防守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兩月而更一次若有雕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

六月興南寧學校七月以前都御史姚鏌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尙在南寧地方旣平遣回本省歸途所經與八寨斷藤峽諸賊巢相近而諸蠻有衆數萬負固稔惡流刼出沒延袤二千餘里俱受其害若奏請俟命必難卒定乃潛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名爲湖廣歸師分道襲之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班師奏捷疏請經畧移設衞城府治增築守鎭城堡九月行人馮恩賫勅獎賜疏謝

　嫣謙曰先生末年經畧兩廣閣臣桂蕚議其恩威

剳置時人以爲忌功以今論之則千載下之論固有不可誣者盧蘓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瘕三省之師煩九重之慮則宥之以不死入塞諸賊未曾攻下州府上煩廑思也則未申一告合圍而殲之茹柔吐剛豈得爲宜若論事宜則撫安八塞赦思田之脅從單討二叛法之正也既宥蘓受則斷藤八塞自當諭以恩威使之輯服漢孫寶既宥杜穉季之大俠則不敢復問餘惡亦一法也今赦過宥罪謂之舞干可矣掩羣而射宿務獲禽之多乃爲詩曰幾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毋乃慙於伯禹乎又先生平八塞詩曰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旦夕間嗚呼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古人之明德遠矣○或謂陽明破諸蠻救民於水火之中用謀不得不然撝謙曰不然後世漢祖唐宗豈亦非救民於水火之中但其作畧與三代直是徑庭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謂文王不大用嚴聲厲色不長用鞭朴之刑而不識不知之愚民皆順帝之則孔子以爲猶有聲色則是末也中庸言君子之篤恭而天下平直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以爲德之至伯禹征苗三旬不服而班師以後世言之天子命首揆統六師以征小醜而不能下宜若傷威損重而神禹行之豈力不足哉誠不欲傷天地之和也武王伐紂以八百諸侯觀兵而歸以待其改至終不悛而後伐之聖人之光明如此也齊桓伐楚次陘以待其服退師召陵以爲之禮君子以爲近王事焉朱子帥長沙洞獠擾屬郡遣人說以禍福皆降之昌黎後世儒者之所不屑爲者也一言而解萬衆之圍一言而鬼神爲之涸溪徙鱷而謂陽明之伐蠻無慙德吾不信也

先生自在南贛已患咳痢其後退休終不能止至是更冒炎毒力疾從事疾遂劇十月疏請告移臥舟次將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途次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夢謁伏波廟作詩至是宛然如夢復識二

詩於壁祀增城先廟十一月丁卯卒於南安時推官周積候疾問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家童問何所囑先生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就南埜驛沐浴衾斂如禮十二月三日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八年二月喪至越是時朝中議先生學術有旨還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爵蔭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先生學術隆慶元年贈新建侯諡文成照舊世襲先生卒時年五十七

按是時大學士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名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於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至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身後有蹤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撟誣曰先生之學誠能救時然先生可謂能止而未知止於至善也先生之美稱之者緐矣先生之失辨之者衆矣然稱先生之美者出於人心之所同而稱之豈有所阿辨先生之失者亦出於人心之所同而辨之豈有所惡今言先生之美夫先儒之著述豈以爲名哉其始也窮思劄記以無忘所知其既也憫世之昧出其言以覺之至誠之心貫乎金石故愚者讀之而明柔者讀之而強矣其季也以此爲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無用之贅言須人耳目本明之四書讀解說而反障至於文集詩賦稗史積案堆几已可厭矣又其愚者日讀爛惡之時文而不衰焉辭章爲害先生廓淸之意深矣朱子曰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

偏廢然後之讀書者遊神身外不無仰看鳥而錯應人以其所學橫據胸中自焚其心先生教之虛靜使之靜時常覺動時常定以去其逐物之流先生可謂立其大矣自先儒立教防學者入於虛無但教之下學俟其上達而其後學者以讀書明倫人道盡矣誠爲不謬至於性命則多不復詳於身內而先生本體之說可使學者密於定性之功先生之造就多矣嘗有學者心本開明一經讀書反致茫昧蓋因無明師良友卽鹿無虞入於荆棘今

得先生良知之說。使無識之人。得以自定。不致震
眩。又有徒事解說。不肯立心。得先生之言。豁然有
警。凡此皆先生之美。不可掩者也。至於聖人之學。
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故以六十四卦。冒天下之
道。五倫百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所謂定理也。
以其知來之神。識之於外。以其藏往之智。畜之於
內。至其遇物斯應。則又以寂然不動之智。發爲感
而遂通之神。此所以變化無端。而會其有極也。今
先生單掃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說。如是則聖人
所著六經之定理。皆屬無用。而師其不學之心。夫
學者之害。莫大於師心自用。且不學之心。何可師
也。動無據依。苟且成亂。上無禮。下無學。自此始矣。
此先生之一失也。後世不幸。去聖久遠。不知聖道
爲何物。釋老行而聖學昧。自西晉以來。千年之久。
賴程朱而天下之人。不敢加釋老於孔孟朱子之
書。童而習之。凡一字一句之明。皆食其利。使聖學
無朱子。則六經晦蝕。不啻洪荒。其廓清之功。眞並
神禹。而先生竟欲掃去之。謂道自茂叔明道而後

言愈詳。道愈晦。此與斥吾之父母祖先何異。吾不
忍聽也。先生宴門人百餘於碧霞池。酣歌擊鼓投
壺泛舟爲樂。作詩曰。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
鄭康成。意欲痛掃先儒之傳註經書。彰明理學。卓
吾之弊。有自來矣。夫考亭既不可謂之影響。而三
代以下。唯漢俗爲淳龎。亦諸儒謹禮之效。漢史稱
先儒談經。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至百餘
萬言。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
後學者。畧知所歸。至今讀其儀禮註。至精約而不
繁。不可謂支離。古人於先農先炊。每食必祭。康成
獨不比於先炊乎。何羞之有。譬之晦菴方聚一堂
學者。使之誦讀不休。或亦稍苦。先生畧爲寬假。使
之優游可也。乃遽爲之叱罵師長。放遣生徒。縱令
自便。後之學者。遂敢悍然操戈於考亭。而以宴樂
佚遊驕樂爲三樂。子瞻有云。荀卿明王道。述禮樂。
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先生得無微有近乎。緒山錢子曰。師既沒。學者稍
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省身克己之

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聖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畧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嗚呼此固非先生之慮所及也然成弘之時曾有此習乎則綸音所謂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亦有其因而楊一清張孚敬兩公所奏王守仁喜談新學不可入閣止可作兵部尚書亦未爲忌功也且文辭以行遠也聖人之教行千萬里而重譯可遍歷千萬年而謨訓不誤唯文而已唯其文之誠淫邪遁者然後從而去之今先生不欲學者學文凡四書所謂博學於文者皆不以爲六經載道之文則庸下之質不事詩書唯事嬉戲高明之質唯求本體竟歸禪宗唯有志利祿者然後不得已而俯首六經焉夫舉天下高明之人可與言道者先阻絕其讀書之路而又指利祿之夫以爲讀書之戒讀書何得不廢此先生之二失也又釋氏爲西國之教本與聖學相去萬里而先生講學之語每雜出焉如大乘上根聖胎聖果不着相之說

壓而見而龍溪則竟以佛與羅漢第一妙覺之說繼之年譜之中開卷僧來又記異人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个好秀才先生終身似佩此語夫禪之與儒果若是其無別乎此先生之三失也又聖門五尺之童羞稱五覇只是不肯行詐天下之人望以爲北辰之居所而先生以講學之儒不憚爲反覆之言於啓陽之位後學乃薄宋儒之無事功而謂先生爲有用之學功利之說始行夫季路惜其一言以要小邾射先生獨不惜乎此先生之四失也又先生之言心謂其靜也常覺其動也常定其言本是而卽繼之曰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則謬矣常覺常定祇是敬以直內之功與集義各不相蒙義雖出於吾性必施之於物而宜方可謂之義故曰義者宜也義以方外今如告子之說則義全在外如先生之說則義全在內又與事物無干皆非也今行一禮於人送一幣帛本微物也而行之不宜心中不安故曰合內外之道也外邊件件行得安穩積年積月曾無錯誤

胸中自然浩浩落落。此心不動。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聚數十年所行之義。而生此氣也。今先生不知此義。只要在我常覺常定。便是集義。所以說事物之理不消講究。徙義之謂何。夫告子以義在外物。故不求於心。先生以義不在外物。故外物不知亦不求於心。告子以言在外。故不求於心。先生以文辭爲末。又學不宜在知解用功。故亦不求於心。其去幾何。此先生之五失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是也。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何嘗以識神爲性體。而先生謂宋儒誤認識神爲性體。吾儒進學。全賴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易之爲書。重贊神之爲妙。何嘗惡識神。唯釋氏惡之。欲滅識神。先生乃祖此說。此先生之六失也。朱子曰。讀書當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若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況又義理窒礙。有所不可行者乎。今先生正犯此病。凡涉經書之言。皆以致良知三字驅率之。且儒者之學全重變化。先生欲以一良知貫穿萬物。執一不變。此先生之七失也。儒者之學。少異於壯。壯異於老。故必循序漸進。先生見畧說階級。便謂未瑩。必須直指人心。故年少之人。一講良知。便都無事。此先生之八失也。至於嘆王通續經爲良工心苦。象山爲孟子以後一人。孔子九千鎰。堯舜萬鎰等語。則向論古人全未分曉。此先生之九失也。心之所向爲志。心

之所得爲德。見諸踐履爲行。知先行後。知行並重。五經四子。莫不皆然。而先生必欲以一人盡變前聖之說。以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殊不知學問思辨之意。專欲致知。以免於誤行也。不然。弟子時便有諸事可行。何必以讀書識字爲行。以爲必如此說。方得喫緊。然則前聖分知行之教。皆爲寬懈乎。吾聞教人者。專主發明前聖之言。未聞專反前聖之言。出新奇以爲教也。此先生之十失也。原先生之十失。皆在誤解格物致知一句。其解致

知曰吾心之良知不待學而能於良知所知之善惡無不誠好而誠惡之是謂致知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如是則竟以誠意爲致知非所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也其解格物曰格者正也去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是致知在正心卽上下文理已自不順至使大學一書不復有頭此則失之尤甚而更偏於象山者有志聖學者固不得不明辨於此而誤從入之途矣

讀朱子及陽明先生兩傳則學術之優劣固有易

辨者一則自幼言規行矩親師好學而日進於高明一則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一則以文德顯而正而不譎一則以武功見而譎而不正一則得於乾之易知者多故其心明白而人易知一則得於坤之簡能者多故其事要約而人易從一則失於剛過剛過則阻故咎多尤氣一則失於陰過陰過則險故屢蹈危機其心之欲與萬物同體應時救世則一而陽明失於學之不講程子曰論學先要明理論治先要識體陽明於理固已不欲明辨而信重於兵食治之體也聖人於兵食既去之後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陽明之時兵精餉足有何不得已而顧先去信哉

或曰子疾陽明之反朱子而悉數其失抑又甚焉余曰不然湯之伐桀也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之伐紂也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論上下之分則君爲重奉上帝之命則君爲輕今之議前輩苟有一毫私意則訕侮之罪不可勝言若其奉若天道明其善去其非又何歉焉龜山上蔡皆朱子之

前輩朱子盡講去其非而存其美此固孔氏之家法也

龍谿氏有言先師提致良知三字範圍三教之宗千聖至此逞不得一毫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據此言則孔子老子俯拜下風矣且謂聖人與佛老同而異於佛老者乃是異端則是先儒之闢佛老者乃異端矣顚覆陽明之典刑者龍谿也

自龍谿有三教合一之說而陰詆程朱爲異端繼

此復有李贄作藏書。分德行二儒。以荀卿馬融等合之周濂溪程明道陸九淵楊簡謂之德業儒臣。以范仲淹司馬光程頤朱熹眞德秀等爲行業儒臣。而其言曰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今無得於心而日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儒而已。然則彼以伊川考亭皆無得於心之小人儒矣。而馬融之德。又安在也。夫伊川考亭既不免於小人之詆。於是以阮籍之負才放誕。擬於泰伯之無得而稱。以馮道之長樂癡頑。進於孔

子之無所不可。此風一變。以視正嘉之士習又何如也。推原所自。則今日後學之好辨又烏能已乎

性理大中卷之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讀書法

撝謙曰。生於盛世。其時目見耳聞無非善俗。然必讀書明理。生於末世。耳聞目見無非鄙惡不孝不弟無禮無義。習與性成。若認爲良知。竟自行去爲害不淺。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或者薄詩書惡聞見大愚之

言也。彼釋氏屏去四倫。遠跡山野。無學之說猶或可通。今日與俗伍而不尚友古人知識何由高明。行誼何由卓犖。聖學精微何由仰窺。世固有讀書濟惡者。亦有傷寒食穀而死者。然書與穀終不可廢也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的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

淺近看他日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唯自失兼亦誤人○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

無由考較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以此引博學之士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數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龜山既受業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

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西山氏李郁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西山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西山之語學者

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

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

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與張元德書曰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會着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

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質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横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答陳明仲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

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个入處○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

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横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的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觀書當從分明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得○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指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

的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常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止去事物中滚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答王晉輔曰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覆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義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的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

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答陳膚仲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心也多矣且胡爲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聖人說的是他曾經歷來○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此兩句未見所出疑程子語）秦漢以下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或問讀書未

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要須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个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止熟讀正經行

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卼臲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只是他讀時只

要模寫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讀書先要熟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玩味涵泳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

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仔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念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黃筆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是要尋那精的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

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蘊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益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不知有四邊方有滋味○讀書須是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

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唯會得聖賢語意不差且是自已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經意於已分上亦有何干涉○答陳師德曰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

意味不然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个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个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的是固善若自得的非却如何不若且虛

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楓謙曰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不強求其得義理浸漬之久自覺有得程子言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此言非記問而得默識心通自得於已兩自得義各不同皆有所藥孟子之言戒夫欲速助長迫切求得者以爲但須深造俟其自得方有受用此即先難後獲之意程子之言戒夫徒聞於外信耳任目無得於心

者以爲須實得於已二者益相成焉乃學者執程子之説至於反碍孟子之説益有二焉陽明言楊墨佛老彼有所自得辭章記誦之學楊墨佛老之不若蘊生黃氏以爲楊子雲之擬易王通之擬論語嶄嶄焉如形之守影反不如申韓之自得也兩言者非不是也然聞之聖達節次守節學至孔孟程朱固爲自得矣不及是者則尊其所聞焉雖不可謂之自得而語言有所師承不敢謬於聖人猶比無德不敢作禮樂之意固治世之謹行也若以

爲不必守聖人之語言而出於楊墨申韓之自恣以爲自得則是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其害大矣二子之説固貴有所善用之也其一則以學貴自得不必徒事詩書直欲當下便是謂之自得又急欲求得反謂自得眞是揠苗助長反與深造之意相悖所以聖賢之言譬如百藥無所不有唯在善取害寒病而取大黃直自害耳

又曰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的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的好的看非唯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閒別且是只此心思便不定疊○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今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的○讀書

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搜滿已力欺得他過○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要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讀書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這邊讀便搬出那邊用○今人不於書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

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
食俱廢乃能驟進（上六語出李郁）因嘆驟進二字最下得好
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
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
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虛心熟
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
不通處方好較量今若先去求个疑便不得這般也
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
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

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
今未可先去著疑○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
却教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
便是未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
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
淨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有遮蔽處聖人七通八
達事事說到極至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
事事窮到極至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个田地方是語曰執德不弘
易曰寬以居之聖人多說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
體之○大抵讀書須見得有虓不得處方是長進○
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則信所傳聞
不復稽考所以日讀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如
此豈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所論終不免背
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
時文之弊纔把書來讀便先立个意思要討新奇都
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

下梢弄得熟只是這个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
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
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
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
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
可也○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
云誦數（音朔）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
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讀書不可不先立程
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

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倘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滚。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个却是一身總會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唯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與呂子約書曰。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覆通透。而復易一書。蓋不唯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

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爲鬧見之知。鬧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辭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理義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覆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講習孔孟書。須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的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

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把一巳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文義。隨文解看○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巳切至。方

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一般識的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觀書詩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答呂子約書曰。大抵讀書。覺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嘗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試取語孟學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猾切

害處耶。世路險窄。巳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會讀書與會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爲學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讀書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

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曰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

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亂天常○又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讀四書法

伊川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旣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个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个人便是不會讀也

大音沈子嘗言未讀二南時嘗恐面牆今細讀一番亦未見不面牆撝謙曰二南之詩周時以化天下鄉飲鄉射用之燕飲用之如今小學生上學便讀大學一般都是脩身齊家治國之理若孔子生今時須曰人而不讀大學之書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人必不以爲疑蓋二南有聲氣之和大學得綱領之要○爲周南召南爲字朱註作學解義包甚廣後人謂二南之詩伯魚豈所不知夫子教以爲者教以行耳不知此等說話未必不是伯魚

始學如不學詩無以言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之類可見不必抗之使高鑿之使深兼之聖門原無詞章之學至後世始有徒讀書而不行者

又曰凡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度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巳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或問且

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終是不浹洽耳○若能於論語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人只看語孟此二書切巳終身儘多也

橫渠張子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夌躐之患矣不唯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學者尤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

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

而然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答黃直卿書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較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晩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右一條與上熟讀精思一段參看方盡其妙○若理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答林伯和曰講學莫先於論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條

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遠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晩○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處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各不相礙○答張敬夫書曰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辭

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勅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聖賢一字一語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

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緩散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

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的却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的只如何。便自見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如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勉齋黃氏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讀經法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

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程子。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以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與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曰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楊謙曰讀詩有數法一是逐句斷章觸法如潛雖伏矣詩本憂亂子思便感發愼獨處此韓詩之學也一是每詩理會立言之意如孟子言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又言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此今日晦菴之詩學也一是合一國一代而觀之以見其興亡隆替此古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法如季札歷論周樂是也不知觀風則授之以政不達不知斷章則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知以意逆志則不能尚友矣

問盤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个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嘗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

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聖人用意深處全在

繫辭

朱子曰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已做出來的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

會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書鄭箋不識經大指故多隨句解○學者於吉上會得淺於象上會得深○答呂伯恭曰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

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者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答林德久曰向在

玉山道間見徐彦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答江元適曰齋記言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

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强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涬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賢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答袁機仲論啓蒙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警學贊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又曰理定既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又曰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撝謙曰論語說个中字易言時中○易如太虛鳶飛魚躍川流澤渟草夭木喬皆陰陽之所有而不可辭也鑑設於此物大象亦大物小象亦小夫焉有所倚○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程子之易以動尚變之道也朱子之易以卜筮尚占之道也

朱子曰書中諸誥多難解處想是當初俗語所以而今解不得不然是當初聖人告臣民之語教人如何曉得

弟子讀尚書予問之有所得否有所疑否曰無所得亦無所疑今只依文解義撝謙曰讀二典須看堯舜德性何如修身理家何如經天何如治地何如化人何如制度禮樂何如堯舜意思氣象何如真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方是會讀書若只依文解義如何會得悅樂○聖人微言多在禮記如樂記內則閒傳等篇直多是聖人親筆其餘大都游夏諸子遺言斷非漢儒可及也唯有一二訛

言如夢帝九齡周公踐祚之類。一二謬言。如義道以覇至弟近覇之類當是傳久訛入以此槩疑戴記非知言者也○儒行經解諸篇實大疵

伊川程子曰看春秋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朱子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

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莫立課程

撝謙曰文定春秋解始初用意太深又遂程說不免多鑿如夏時冠周月去秋冬二時等是也後半漸漸純粹亦有大義乖者如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是也亦有前後遺忘相異者如猶三望是也春秋以天自處直是道得著若不是以天自處如何敢黜陟天王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所以擬春秋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横渠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朱子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

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答張敬夫書曰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行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唯屋下架屋說得義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文作兩樣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

漢儒可爲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撝謙曰。此卽橫渠謂中庸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之意

又曰。讀書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个字在方好。○聖經字若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如東坡陳少南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

讀史法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的

撝謙曰。凡史所載多是興亡治亂之跡其所以成

敗則在人神明之間非史可盡天下決無幸而成者不幸而敗者比如吳爲三師以肆楚楚罷于奔命予嘗見近人用兵分四五師更番擾敵敵人只用數十騎敗之絕不罷困韓信背水致勝予嘗見近人背水見敵兵方至皆相率投水而死非其謀之不善也神明不存焉推此可以盡萬端矣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亦是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植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大學中庸便去看史胸中無个權衡多為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

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足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撝謙曰左傳是前古遺音當諷讀餘史或精力不及只熟玩綱目可耳宋以下却未有統會須得一人料理

又曰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起沛公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子曰閱史必且備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

論始學

程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起不易此言○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

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〇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撲之。若既撲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〇明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

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〇伊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去聲)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〇伊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撝謙按今邪說誣民。初學不與之說。待其陷溺而救之則晚矣。古今自是不同。

橫渠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宴游之樂耳。〇「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接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

不去。隨所接所居而長。

原明呂氏曰。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思叔張氏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答安仁吳生書曰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益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之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門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

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晳之志非夫子叩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遽肯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唯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筒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其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漸漸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

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嘗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个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獨將這个敬爲始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

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將讀書。終身攷曰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費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朱子大全

載此段乃與魏元履之子應仲書也豈即以此訓子乎

○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雖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東萊呂氏曰。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

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撝謙曰。看先正許多典型說話。初無直捷功夫。只是循而行之。久久自與於穆不已天道相近。喜言直捷。不肯循序者。多是半路收拾。不耐煩耳。寻嘗以為朱子之學。雖重致知。然必自小循習行來。有得方能言。王氏之學。雖重力行。然不必真積力久。只看一部陽明文集。便可矢口談道矣。所以流弊無窮。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

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子曰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别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誦讀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其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誦讀也弟子之職曰孝曰

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誦讀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誦讀哉戴氏記拾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誦讀雖易而竟何用士大夫之家頗知其無用而欲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强揠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撝謙曰今人見說小學便忽而不問不知一生之始屬元成人以後屬亨中年以後屬利老而考終屬貞乾元統天莫大於小學也無元則一生之事皆小矣○易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蓋初陽方長交游厖雜則一生人品壞矣末世年未成人父兄

便使廣交幼少之人何知善惡驕淫謔浪相習成風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二十以內不失赤子之心則一生大抵無失矣誠一無僞是也朱註行有常言有實可謂六字經○少年不學古而專事浮華以取名利則性情日汎濫矣妨學之人雖失不遠○凡人之學非至不惑之年未有不以先入之言爲主若不讀書而專以世俗之言行浹於心耳則自成一俗人矣即書中唯有三代聖賢言行莫非天理若不讀五經四書而先取後世子史之文

讀之則機詐權謀與夫放蕩詖淫之說浹於心耳。不覺自入於機詐詖淫之中矣。既已先入於胸中。則必反以四書爲迂闊而心術乃不可救所以自少必須養以經學使之出口入耳經目薰心。莫非天理。待天理爛熟而後可以馭子史應俗人矣

性理大中卷之九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論志學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横渠張子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唯患學者不能堅勇○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烈紛而爲泰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五峯胡氏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

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滞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朱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為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已不願要○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

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个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个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个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尙志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聚斂無足怪

象山陸氏曰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不由哀哉

撝謙曰讀書學問只是灌溉培養之功必先要下種是在乎立志孔子十五時志得好以後至七十只成得十五時之志今人初學志在名利下此一種雖終身學問只培得此種反長他許多機巧變詐遂使人謂讀書無益而有損殊不知只初時種下差了又有一樣人始亦有志下種本好中間被螟虫食了心去終日培溉亦無收成故學必以志善爲種愼獨爲根擇友爲除螟而後加灌溉培養焉○醫家言腎藏志須是有精力之人方立得志起所以多欲之人必無志欲立志須是寡欲明理

論進學

程子（明）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伊）凡志於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心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驟哉○君子之學必日新

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二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明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爲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此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徒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伊僻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伊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橫渠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撝謙曰有所不知自是合問以問人有不若人之耻固不可以問人而輒勝於人亦不可總是學問之際較勝爲害大矣張子此言是敎粗學耳

又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意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强去聲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所以進也

和靖尹氏曰爲學切忌間斷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或問涑水司馬氏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个道理方是

快活。學者做工夫纔等待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頭路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去聲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如喫果子到識滋味了自住不得。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救一个間斷

撝謙曰天地之化斷則重起所以要積積必須久久必須有常有常必須不緩不急循序漸進如此方能自强不息悠久無疆學者之進學養德教化治化莫不由此

又曰當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若浮浮沉沉半上半落不濟得事。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方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今人做工夫皆是要等待如此何緣長進。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旣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工夫如何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仔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皆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亦如此若只遇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問理有未窮且須持敬否曰持敬便只管

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須思慮前面去不得時。又着如何。但要勇猛堅決向前。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葢未嘗有不得的事。○問學者曰。公今在此主靜在此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閒問閒事。說閒話的時

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已事的時節少。若是眞做功夫的人。他自無閒功夫說閒話問閒事。

問朱子如何將主靜窮理對說。撝謙曰。主靜是未發。謂其無思也。窮理是已發。謂其致思也。學者無思時須主靜而存心。致思時須窮理而不妄動。不言靜坐而言主靜。所以別於閒坐也。後學不知。則有妄議爲兩截用功者。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象山先生嘗歎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已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質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曰。年亦未在。答曰。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月。

東萊呂氏曰。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已脩。終無所得。

敬軒薛氏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奮發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論爲學之要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闇室。○明知性善。以忠信爲

本此先立其大者○伊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故也○明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一汎濫無功○伊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論學便

要明理論治須要識體○明學要鞭辟近裏着己而已○伊學者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顔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奥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撝謙曰變化氣質不過歸於中和

又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攻作持不逮之知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

他爲也○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語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一故神譬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朱子答曾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

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个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

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答王子合書曰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

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爲學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的事不是說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已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功夫○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盡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只是這个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

的便做將去不當做的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

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答度周卿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

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答胡寬夫書曰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的言語暗中想

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況廢却自家合做的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如灑掃小室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言謹行從細處

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學者須於主一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緩散時但纔覺便收斂得收斂時多緩散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

心者非是別去求个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無求不得之理○與呂子約曰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

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个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又與子約書曰聖賢之遺書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唯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

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無實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答陳廉夫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个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

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了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籍之資可受鉗鎚未必眞能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

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恐而不暇焉○鄉道之勤衞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辭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葢人有是身則其秉彛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徃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洪慶將歸先生名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正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去看文字○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涵養做主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

這事便無人做主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當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个事今人多先安一个敬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此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攜謙曰此段話極似多頭只看歸宿幾句仍自一線葢世有致知力行而內無涵養者有涵養而不致知者有致知而不力行者有涵養於內而畧於孝友婣睦之行者所以文公夾說以防偏廢爲陽明之學者最不喜此等說不知先儒救世苦心一言皆藥一病或以爲致良知則涵養在此矣致知在此矣力行在此矣何用分爲然陽明致良知只當得文公提起此心心便自明之說亦未能便通得天下之理故須窮理以充廣此知既未能通天下之理則亦安能踐天下之理故又須力行以實踐其知雖自一貫然一節自有一節工夫所謂至賾而不可亂到得從心不踰方可渾爲一德

又曰。學者若不爲己。看做甚事。自家去從師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要人說道好。看道理不曾着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人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的。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的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

南軒張氏曰。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終無所得。要之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至哉眞聖人學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是就險難困窮處試一過。眞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个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有何干涉况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厚重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

明道義而輕佻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重厚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賢教人決不若是

撝謙曰。觀勉齋此說。則徒事講論辨析之害。當日已見。乃朱子所以不得不導之以講論辨析。而又深懼其徒講論辨析者。意亦可知矣。深衣之托。獨在勉齋。有以夫。

又曰。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

我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真个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者。

西山真氏曰。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由。以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泛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雙峯饒氏曰。學者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守。

魯齋許子曰。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雖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更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於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

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坐若畎若澮田間水道耳亦濬之以距於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此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

敬軒薛氏曰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

撝謙曰爲學之要在於明理而實踐之在心曰德宜脩在口曰言宜謹在身曰行宜勵在物曰事宜當得師得友習而安焉學有不成者寡矣不擇師不擇友汎而交焉學有成者寡矣（） 弟子問曰人之有志於學每有異說以淆其心志習聞之遂不覺受其簧鼓必何如斯可知言不至受蔽卽正學之中亦有殊途不知若者可從若者可去願師明教之曰今世俗之說不過數端其一曰人生惟利是從爲善而不利何苦爲之吾謂不然羔之跪乳鴈之序飛豈爲利哉性固然也鳥獸猶不以利滅性可以人而不如禽乎世之求利而不利者衆矣君子以爲不知命也善吾之性也時而不利天之命也其一曰人生安樂不知其他夫求安者人之所性豈有不求安樂之理然君子所以寧勤而惡安堅忍而不思樂者畏其有酖毒至美之物謂有毒焉必不食之矣然非眞能致知終未知安其所宜安樂其所宜樂而明酖毒之所在也此兩者不肖之說也又有托爲孝親之說者曰人子當速求富貴以悅其親此又不然吾之富貴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吾親之富貴亦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其間遲早刻不可移試觀數十年間朝榮暮落身戮家覆比比而是豈非妄受爵祿以至此乎則自始進以至歸老何日可不深謀自立以貽吾親家門之憂者也又有苟且畢業以求欲速者之說曰勦襲時文乃爲妙訣其陋起於一二初學之士

不能脩辭出自機杼。則遭有司之塗抹偶行勦說。則幸遇圈點遂以爲抄白之妙至於如此彼此相扇不能自固誠可嗤笑且無論古之君子卽近世成大名取富貴者有何人畢抄時文者哉。故脩辭必立誠。居業必有實學。進可以見之施行。退亦不爲章句腐儒以終世此要圖也此四者今日俗論之宜察者也至於高才之士又有數弊其一則慕司馬子長駿雄弘辨之風至於偏激感憤其一則慕莊周齊死生高任達之風至於放蕩虛無其一

則慕太白之脫巾狂飲。其一則慕子瞻之追隨僧妓其一則談兵說劍爲橫渠之少學無良馬之追風而有其蹄齧皆非所以厚風俗享福祉者也夫士幸而出於世俗進才士而上之志於聖學可謂得矣。然而又有殊途苟誤趨焉其害或有過於不學者也其一者直指人心深惡窮理其弊偏於空寂闇而不明其一者直指人心脫畧行履其弊漸於利欲猶謂得道。其一者喜談事功不耐近小不知聖賢之道。宜藏宜發。不大不小隨時制宜其一惡標道學之名與時浮沉無以化物亦難成己廿一溺於辭章頤筌失魚轉說轉支曾無實得其一輕忽小學基址不立。徒有高評肆而不敬其一徒求義理有體無用。試以兵農禮樂數施本末一事不精其一博躐大槩章句訓詁全無條序審理不詳其一研磨字句宏綱大要棄而不問其一佩佩多言好相辨論靜中反己曾未安穩凡斯十者有一於此皆非聖學而自畫不前與中道游移廢業失志者不與焉。

論爲學之方 此稍開廣然亦多爲學之要前目收未盡者卽入於此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

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於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明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又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則自有所至矣○須是合內外之道一

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意必固我既忘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敬是涵養一事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二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大凡學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

矣○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橫渠張子曰心中苟有所開即便箚記不思則還塞之矣○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

則人於監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者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壽天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使而不得爲賢者葢爲不知學○天資美不足爲功唯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是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學問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多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酧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心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即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進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逾遠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之學者平居則曰吾嘗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葢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愨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此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爲巳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爲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

以爲狂而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與不中在人而巳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盡其妙則非習不能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葢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尙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答之足食足兵與信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葢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錯之義於是又得舜湯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葢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和靖尹氏曰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天理還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以反求諸巳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意味深長踐

徑不差若槩以理之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語所及也。○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纔說偏。又着个物事去救他。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的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的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

不消得費力。○爲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浚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便忘了。若熟時。便不相妨礙。○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

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耼。這也是學於老耼方知得這一事。○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二頭便低了。○答王晉輔曰。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要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

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答黃子耕曰。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答陳正巳曰。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慤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出來者。眞不妄也。○聖賢言語如何將巳來聽命於他。切巳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吃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巳。只是說話。

今人只憑一已私意曾見些子說話便立个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的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濶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

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譬如作文一般那个新巧的易作要平淡便難○今學者之於大道其不及者遲鈍終須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學者須是培養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

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已私見有似个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天下無不可說的道理唯有一个熟處說不得未熟時頓放

這裏又不穩貼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其源譬如梨柹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未熟之間○譬如寶藏一般其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實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或亦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皆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

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
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
以深造而自得○橫渠曰未能立心患思多之致疑
此說甚好○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
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的又何必思量從那
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
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
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
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

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
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
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
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道之體用雖極淵
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
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
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
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
於吾之學項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
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大
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
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
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
語也○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
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
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

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會理會得○大凡學問不可
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
是這一个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个也
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个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
硬就一个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簟得起
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
外不用理會只動容貌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的籩
豆是付與有司做的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籩

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个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識的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一个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

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別人言語亦當仔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其以為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

人善心故勸人讀之○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不緊要的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的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

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的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的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横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修治身心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是尋个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可

以趨蹶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个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遊遊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兩節曰。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耳。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擴充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

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耳。○問橫渠言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的許多

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自古無不曉事情的聖賢。亦無不通變的聖賢。亦無關門獨坐的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个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

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無所不備。如周禮一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个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

若只守个些子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个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

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裏面。無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撝謙曰。此一段是說與有本領人語。若自覺力量未充。或未有明師前導。且須理會切者大者。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又曰。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詩書。自有个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

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个貫通處。○只去想像个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

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的要的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的是海水小的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撝謙曰凡事雖揀不得然亦有先後如同是幾部書。必以切要者先讀同是幾件事必以切要者先

應。

或云無時不戒慎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不戒慎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慎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慎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自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慎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說盡精微極高明又說道中庸溫故又說知新敦厚又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却便宜多的占了無道問學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

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强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自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一家大而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

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个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的放在一邊粗的放在一方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个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不可恁地空說如做器具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禍謙曰此偏於尊德性是就本分自守人說若近世偏於尊德性而廢學問者則專以能應事爲長

只是將後世許多智力權詐都認做天理所以誤了善道問學者則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爛熟於心隨心所發不越於五德之性此方是尊德性也若只尊一个虛靈之覺性而背於仁義何以謂之德性

南軒張氏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足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已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日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循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

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始故善言學者必自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

東萊呂氏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温裕婉順

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扞爭見郄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

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魯齋許子曰汲汲焉無欲速也循循焉無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首四句出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

敬軒薛氏曰積累之力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撝謙曰世之論者有以人之爲學不在窮經而在卽事夫所貴乎窮經者以末俗人心澆惡故使之日漸漬聖人之言以洗濯其心又使之法聖人之制事而不敢妄爲今若徒驅之卽事則農工商賈皆卽事也何貴乎士哉○問返觀習靜滅諸嗜好然後學可乎曰人之嗜好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未有可滅者也第君子用之於善小人用之於惡嗜好深者爲善有力爲惡亦有力嗜好淺者爲惡無力爲善亦無力故聖人不絕其嗜好爲之範圍而務用之入此則出彼矣若謂本性之中無善無惡色旣真空德亦何有究其大弊厥有數端幼少之

人嗜欲方盛語以性命絕不相領使之無學亦頗樂從濶遠詩書易歸淫妄教以靜坐徒益昏愚驅之卽事習於浮動其害一也又幼少之人如春陽始升遽加寂滅氣已向消不復發榮其害二也壯長之人外誘極多畧知一二妄謂性命指趣原自無多一朝廓然便成聖證恣放優游皆爲妙達嗤彼矻矻徒自拙愚決裂名撿縻弛事要其害三也血氣消滅回心向內遂厭詩書但求屛潔萬物之情曾未通類執其偏見信心自用其害四也故聖

人之教於嗜欲方盛之時且以詩書誘之博文輔以師友納之禮法不使有暇及於他端及其嗜欲將淡則已學成業廣周知萬物因其動而動之因其靜而靜之此順性命之理也曰有學而彌惡者若何曰日習於燕朋棄四子之書而旁騖博綜厭聞中庸之說學以求利君子不與之言學也○今之學者類有數蔽朱子傳經百世之文德也王氏破賊一時之武功也今以一時之武功則謂之有用道學而四五百年衣被天下之澤則忘之且以好書書務外而不着已近裏之罪罪之此何異見禹之八年三過而責其不抱子弄孫也其蔽一也詩曰詢於芻蕘今或謂愚夫之一言一行皆可師法此意非不美矣而至於聖人之宏綱大要布在經書古人之嘉言懿行昭於史冊則以爲紙上語不必窮研本末倒置首尾衝决其蔽二也讀書者貴得聖人之意聖人作文不似後人草率肚撰逐字皆有精義故朱子嘗嘆漢儒只詁字句不解大旨使人得熟玩本文之妙今大率以己意武斷而

輕薄訓詁且曰不得在言語着解其蔽三也讀一部書求所重而略其餘章讀一章書求所重而略其餘句至於終身學問行事大抵草率其究也則使重者皆誤不知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小藏於大大藏於小內皆成物外皆成己豈容揀擇所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簡略其蔽四也○學問之事以虛爲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今學者於所不知皆以爲不必知空疎自滿其蔽有所由來矣○明於外而闇於內固非學也棄論語之文行忠信而別求之於虛無亦非學也

知行

撝謙曰凡人自有生以後識父識母即是學知手持足步即是學行學無先於此者朱子言學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

此言已在稍知學之後

程子曰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須是識在所行之前譬如行路須是光照○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

勉而從之至於言穿斎不可爲不必强勉而後能[illegible]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巳與理一殆非强勉之可能也○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

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illegible]與少時自別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顔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乎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稍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閒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

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巳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擧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

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

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甚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唯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寘行而已○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便是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答方賓王曰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的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

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

南軒張氏曰吳晦叔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像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固有知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

稍不知不行也

撝謙曰今之爲知行合一之説者曰不行不可謂知不知不可謂行此但欲立説加緊而殊亂其實世自有知而不能行者自有行而不能知者不知謂之不知不行謂之不行何必如此紊亂名實如中和兩端不中不可謂和不和不可謂中此雖兩而實一也知行兩端則非此例何也知屬智行屬勇智而不勇如病者之不能步但可謂之不能行不可謂之不能知也勇而不智如赤子之匍匐入井但可謂之不知不可謂之不行也今曰不智不可謂勇不勇不可謂智則夫人而知其謬矣爲知行之説者何以異此故知行兩端必以交致爲合一但致一端此執一而非合一也盡天下之理有知方能行者有行處自知者不可槩論而天下之人有知不偏而但須致力於行者有行甚果而但須致力於知者不可槩敎執一以語之鮮有不誤也○知者由外而入取外物而藏之吾心約萬以歸於一故易以乾之知爲德行者自內而出從吾

心而發之百行推一以至於萬故易以坤之能爲業合之皆善分之皆病也天地人物者致知之四大部也視聽言動者力行之四大要也知行先後前古聖賢皆謂知先行後猶言陽先陰後其實陰陽無始知行無端○中庸以知先仁勇孟子以智爲始條理聖爲終條理只是懼人妄行孔子惡果敢而窒者意可見矣譬之行路識塗徑是知動足舉步是行近陽明王氏以爲志在行路卽是行也行在知先要之人如何肯志在行路豈不知路之可行而後志之乎○飛蛾赴火行而不知也猩猩嗜酒知而不行也

致知

程朱格物解見或問者此不具載載余校定古本大學解中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个知見難○伊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

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於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糵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

以說惑之矣○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伊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伊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

父子間皆是理○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

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樸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釐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問

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个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个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的都是事物只逐叚窮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方賓王問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外物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雎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僑謙曰觀此則陽明之學宋前已有

又曰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牽馬鼻定是不得○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久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凑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曰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舊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未嘗隨事以觀理故

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始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不可只窺得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决然必不做如看不好的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眞見得是不好好的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眞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眞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

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眞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一巳見得眞實如此○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

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以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明道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巳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塗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古人所謂格物致知不過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項平父曰大抵人之一心萬理俱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敎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敎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敎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必使之即事即物考

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物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巳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格物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力行

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明道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已遠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

張子曰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長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

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个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但將誠意吟詠一餉或掇拾語言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

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个無形無狀去何處証驗只去切身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主一便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

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盖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撝謙曰行有二一曰德在內之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一曰行在外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庸行是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在人倫者也忠孝廉潔此在自處者也實須致力聖門所謂躬行君子所以自立者全在乎此若於大節大行干犯刑憲之事一味苟且則無從言學問之事矣○先儒說眞知自然能行此亦只得五分話世自有眞知而不能行者如病胃人非不眞知飯之美然喫不下如病足人非不眞知步之適然行不得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他實有力能行此非知見所及也如禘禮九獻大餐之禮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酒淸人渴而不敢飮必強有力者方能行此非孟浪之人一朝頓悟便當下能之也故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正謂此也又用心太過則心精不足每每行之無力所以致知之後尤須完養堅固方爲乾坤合德○力行之始如小兒初步必須倚仗牆壁雖大聖大賢之質苟日置於滛聲美色邪欲之中歲漸月磨不能無壞所以要豫遠不敬必嚴師益友夾輔身心養得神明堅定然後能化物而不化於物如一陽之生遽淩以寒氣必然消殞必待三陽內足然後驅陰而起非一朝一夕之力也若曰力行在已雖不善人何損於我必無此理

求師

撝謙曰學而無師與得師而學其難易相去百倍故學不可不求師

程子(伊)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子於顥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考

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
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
未必聽學者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
之患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
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
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
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能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

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
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
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
尊矣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
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
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利祿為急至於忘本趨末
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未至之學雖欲果
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利祿之誘刑禍
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
弟子者則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為之屢嘆惟本
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
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
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
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慮非常
人所及其言時有到而不可易者子雲謂務學不如
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
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
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
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
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

攜謙曰學道之士急於擇師猶建功之臣急於擇
主勝廣之臣楊墨之徒始於一訣耳可不慎哉○
古之委贄者必習其人審其可師而後師之既已
師之則信之篤聽之專終身以為主矣故能學無

二是而化被天下也○進學勤敏夙夜不倦虛心希靜歷載不遷然後可以收師之益

性理大中卷之九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性 所謂德性雖人所同

明道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理亦如此

撝謙曰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二語出左傳劉康公極分明疑此是前聖之言康公述之耳湯誥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字即

中德之在內者知此旨其來遠矣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撝謙曰惡只可謂所稟之偏不可謂之人性蓋人性者中氣未發之名也惡不可謂之人性即惡不可謂之中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撝謙曰。此段分明。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

撝謙曰。天地一氣流行。化生萬物。其中者爲人。性偏者爲物。性中中之偏。爲人近物之性。受中受偏一齊賦來。其先後甚微。以水喻性。天命之性。正是太玄無味之初。如雪雨之味。因地變味。則如氣質之兼有善惡。至流而被汚。則是在繼善之後。所爲習染。今以水流被汚。喻性之有惡。并謂濁者不可不謂水。其說未盡。○水出地中。其無味之味。寓於因地之味。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怠緩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撝謙曰。二程子語錄。明道在時大抵不別。唯劉質夫所記。皆明道語。餘者雜記一二。伊川壽考。語錄爲多。今性理大方。一切合之。以二先生之道同也。然言性處。微有所異。如明道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二句截然了當。及觀呂與叔記二先生語。有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遍人物而言。馬則爲馬之性。牛則爲牛之性。此所謂率性

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則與此二語若不相似。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子思恐人趨於偏。故作中庸示人。謂人之性中率之可以爲道。萬世通行。若禽獸之性。只因偏了。便行不去。爲人所治。此是作中庸本旨。斷不可兼人物言也。李端伯記二先生語曰。天地之間。非獨人爲最靈。自家心卽鳥獸草木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觀此一段。可見與叔所記。非定說也。觀明道此段

語。與答子厚定性書。皆不以爲性卽是理。但分晰未明。只以惡喻流入水中之泥沙。解相近之氣稟則在氣稟之內。已不全善。在氣稟之外。又屬何物。故伊川斷然歸之理曰。性卽理也。夫凡民氣質未生。理於何寄。氣質旣生。理已玷闕。天人相賦之際。不無更有毫釐之差矣。○先儒多不知善惡之所由來。善者由人性得氣之中。惡者只是過中而不肯返耳。如飲食以禦飢渴。是人性。過飽則害生。又過而求美。則貪而入於惡。又過而致師訟。惡之甚

甚矣。男女之和生子者。是人性。過則淫而入於惡。過極而亂。惡之甚矣。凡此多由習之惡。有始生聞聲而可知其惡者。亦是過中之氣耳。如過剛過柔。皆是也。凡善之過極。卽是惡。如好生之過而放毒獸。戒淫之過而絕父子。皆非人性也。以皆非中也。

○觀二先生語錄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又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此二段已似分理氣。不知性卽理之說。明道晚年已同之耶。抑剏

自伊川始也。性卽氣一段遺書亦在端伯所記二先生語中。近思錄竟歸之明道。朱子想有所傳也。

伊川程子曰。性卽是理。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撝謙曰。天命之性。是民受天地之中氣以其靜而未發。則謂之性。卽中庸所謂德性也。仁義禮智之理。卽中氣所具之德。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凡伊川與朱子所言之性。皆只就性之德上說。不兼氣說。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性仍屬物。則方是理。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撝謙曰。按五性之說。見於白虎通。曰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不惑見微。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其說必有所傳矣。

故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人之得性者有三等。上知下愚中人。其實不啻有萬等也。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伊川所論。蓋本此。○何以知經之言性非指理也。性與情爲體用者也。性靜而情動。猶夜靜而晝動。未有夜屬理而晝屬氣也。理在性中。謂之仁義禮智。其發而爲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情。仍謂之仁義禮智。故理無動靜。無未發已發者也。凡中庸所謂未發。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皆指氣而言。

又曰。孟子言性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伊川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

撝謙曰。性只是中。而受中有厚薄。然亦相近。非天命之性爲理。而又有相近之性爲氣質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撝謙曰。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今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是不以賤形爲貴而以賤形爲說矣。不知民受天地之中。亦形而後有也。

朱子曰。性所謂善者。無惡之名。○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個虛空的性。後方旋生出四者來。不然。亦說性是一個虛空的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

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方所形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個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撝謙曰凡朱子所謂性之體皆作性之德看自分明若性之體只是中氣一氣變化又有中精中氣

之別〇所謂佛老之言乃是儒之入於佛老者若佛老之說則未嘗言性中有仁義禮智

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朱子曰諸先生說道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個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還是實有這個道理還是無這个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

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〇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有

不靜乎唯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常以爲靜者性之眞也

撝謙曰數段分晰甚明人性之所以貴於天地者以有仁義禮智之德故論語所言唯舉仁義禮智之理而已今所言性非理者是原其載理之質若舍理而言氣則是養生家之說而非立人極之本旨矣

按朱子大全論定後所記與胡廣仲論性曰當時酬對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

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論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歟

撝謙按朱子此一條以性之分爲靜而未感其蘊爲五性此較分明矣不若竟言心之體爲性靜而未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信則尤明白耳

又曰性卽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是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禀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性只是搭附在氣禀上○性之爲理不離氣而爲言不雜氣而爲言只就氣上指出理

撝謙曰皆是祖伊川性卽理也之說陽明不喜考亭至言性亦曰性之體卽是天理蓋性至難言見得巳性分明天地萬物之性一以貫之矣

又曰未發以前氣不用事故有善而無惡

撝謙曰未發以前氣不用事獨不曰理亦不用事乎未發只是渾然一氣亦是渾然一理若以未發爲理巳發爲氣失之遠矣○未發只是未過中故無惡孟子指發之初念言性善亦只是未過中故無惡

朱子曰人之性皆善然有生下來善的有生下來惡的此是氣禀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禀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禀此氣則爲不好的人何

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禀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禀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禀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禀看來吾性旣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禀害如氣禀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禀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禀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禀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而止矣。

撝謙曰。此段示學者用功切要之處。然要知天命之德性。亦是氣稟所具。只是氣稟有偏。方爲害。不可但謂氣稟害事。人之氣質。不唯因於天時。亦且因乎地氣。予向與陳子際叔（際叔諱廷倫錢塘人）論之。其來書曰。頃聞受中之旨。微言亹亹。至四海準性。高明微有異同。臥思其理。亦頗有可辨者。教以函夏所稟。得氣最中。四裔荒遠。囿於偏道。誠如台旨。是習尚詭齊。非關厥性。伯益山經。自貊擂以下。方風不一。然未聞有屠母食子。如豺虎破鏡者。普天之下。具有秉彝。赤縣神州。豈其專篤。東西聖人。不言可知。況八條之法。可施朝鮮。居彝之嘆。實出宣聖。聖人有作。誰曰不然。若夫懸表定中。此司徒之法。以便貢賦。懷彝舉號。此麟經之旨。以奉一王。俱非庶允執之微。探畀生之本也。故劉康一言。特齊兩氣。子思首義。唯論四情。達者論中。如是而已。執彼論此。恐難豁然。故以僕而論。習俗移人。非關戎翟

人生而靜。何有夏彝。堂堂乎天覆。幬何憚而拘遠哉。必不然矣。蠡測之議。敢以再申。何如何如。撝謙答之略曰。伏讀來章。文辨兼美。但弟此言。非敢苟爾。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蓋以萬物皆有性。唯民受天地之中。是爲貴也。東方鱗蟲龍爲長。南方羽蟲鳳爲長。西方毛蟲麟爲長。北方介蟲龜爲長。中央倮蟲聖人爲長。倮蟲雖皆中氣。不如聖人之最靈。故聖人爲長也。然則人之性。靈而中也明矣。聖人知人性之中也。故味有五而以稼穡作甘爲貴。音有五而以宮爲主。音色有五而以黃中爲美之至。方有五而以中夏爲正。一切言行政教。皆以去偏就中爲善。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皆協中也。無如五方之民。各得中國之一偏。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先天之氣質既異。則其後所習之安居和味。利用備器。各有所安。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聖人居夷。亦難盡以中夏之法施之。去其太甚而已。遠至海外奇肱反肘兩面一臂。不可謂盡無則

其氣質大異其性覩孔孟豈能無小闕哉所謂習者因性而加非性所本無而能強之也素者可染而黃皂漆不可得而白也故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記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此之謂也然而性有萬等何也一方之中又有五方河魚不得明目限於地也一時之中又有五令稺稼不得育時限於天也父母之合又有五性燕雀不得生鶴限於人也上知之人旣知巳性之中又因其性之近中者化而易之不近中者法而禁之必不中之下愚迸之寄棘之外不與同中國此天下之所以長治也然則性有不可變乎曰孔子所謂上知與下愚不移是也苟非二者易地而漸漬之則化矣東西聖人本在九州之內不聞四海之外制禮作樂允執其中能如堯舜者也佛敎至自西竺歷代奉以爲聖然其偏亦可見矣箕子八條之法朝鮮以治未聞禮樂精微與中國成均埒也後世儒者謂孟子言性善孔子言性相近遂以此疑孟子之言是知性之善而不知受善之有差等也盡

性者盡其變也類族辨物聖人之敎審異而致同非謂人性皆齊也今以性爲理一入胎質遂爲氣質之性是天命之性直是天下之虛理豈得曰人性乎敢以質之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

擯謙曰凡人之惡皆是受氣之偏不可謂天之所賦有善無惡但不是天所賦之人性

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値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參差不齊之時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

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値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値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値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値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値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也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大本則一。

揭謙曰。此說氣稟甚備。其說理凡得氣處甚是。然細詳之。只說聖凡之異處。是氣稟。不說聖凡之同處亦是氣稟。則似聖人爲受中。凡民卽不受中。而其所謂大本者。不過如下文之所謂理於天命賦物處未明。不如天以中氣生人。偏氣生物。中氣之中。又有中之中。中之偏。有中之中之偏。有中之偏之中。其氣萬變。則其得理之偏全亦萬變。而所以得爲人。而異於物者。皆以受中故也。中無不善也。雖極惡之人。如越椒之生而聲如豺狼者。無不受中。不受中則不得爲人矣。如此則凡謂性惡者。皆言中偏不成說話

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故子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謂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蘇氏東坡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個性是天生

自然的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的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個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只

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的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撝謙曰五常之性其傳舊矣至程朱始發明精粹後學豈敢故相牴牾但所謂性只是理附在氣上之說未免毫釐千里之差是以不敢辭其僭妄一爲辨釋葢馬性健牛性順健順本天地之理而不專屬之牛馬馬之所以健牛之所以順其得之於天地之氣者是其性也人備衆善其所以得衆善

是受氣有異於物而得中者是其性也然則人性之善正以氣質而謂氣質害之可謂誤矣

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朱子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又曰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行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莫是氣稟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則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又曰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

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撝謙曰受中者人性之同以上所論諸條乃同中之異皆性也皆氣質也二之則不是○性雖同中有異然當喜怒哀樂之未發雖惡人未有不中則未有不善此即異中之同所謂性善者當察於此

○記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又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曰共正。而曰各正。此吾儒之言性。所以爲同而異也。後人惑於釋氏。謂天下無不同之性。誤矣。○君子不言無情之性。恐善惡之無別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之成性。本在復前。時至而動。已屬於情。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聖賢言性不同。總皆一貫。有

對命而言者。命爲天所賦。性爲人所受。有對心而言者。心是性之充周。性是心之保合。有對情而言者。性是未發。情是已發。有對善而言者。善即性之流行。性即善之收斂。有對習而言者。性是孩提之初。習是教養之後。有指天命之本然而言者。是五德之中氣。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有兼人欲之雜而言者。是耳欲聲。目欲色。四肢之欲安佚之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者也。知其一貫。而各不相混。性之說盡於此矣。○問。易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聖人以性對善。可見性中無善。曰。聖人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義對仁。豈可言義中無仁。

物性 所謂氣性。人與物同。德性亦出于氣。而氣性不必有德也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朱子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又曰。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

朱子曰。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得些

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草木都是得陰氣。飛走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

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猨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唯草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已行過也

槃菴李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雁有兄弟之序鶺鴒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爲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命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問上世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程子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之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三王不及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許多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

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幾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漸長而數自漸減不相害也○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在聖人只有一箇義伊川曰何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也都相離不得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

命○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

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淸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的則貴稟得厚的則富稟得長的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的薄的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的所以又夭

愚謙曰此言夫子稟得薄的低的其說大誤蓋聖人皆得天地之中氣堯舜正當中氣之升夫子正當升極而降所謂致至而反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在衆人以爲命有榮枯在聖人只知有性聖人但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悅之國之人悅之天下之人悅之民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貴也當富也天下之人之命當受五福也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不能行國之人不能行天下之人不能行動輙有阻民不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貧也當賤也天下之人之命當受諸禍也

故君子行法以俟命行法以俟命乃所以立命也使道與時違而聖人略有求富貴之意卽是不受命非所以爲聖人豈所性之外又有低薄之氣○性卽是命聖賢生於亂世只是他性不肯從亂寧可貧賤

問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則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則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朱子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富貴朱子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時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爲棟梁或賤而爲厠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

北溪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唯觀其所見如何耳○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問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揭謙曰仁人心也生生仁也若但言聖人之心明鏡止水則去釋氏不遠當曰聖人之心如日

又曰人心不得有所繫○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

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

張子曰心統性情○由知覺有心之名○心淸時少亂時多其淸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時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虛心然後能盡心○心旣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唯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問五行在人爲

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個光明發動之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撝謙曰五行唯心位乎上中所以有君象

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某竊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朱子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

撝謙曰古聖人以爲心焉得非心但此中又有神明神在此則明不在此則不明此爲明堂乃布政之所也

問程子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某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朱子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

撝謙曰觀程朱之論言心之本體無不善發處有不善夫心之體性也心之發情也則是性無不善情有不善然孟子言性善皆驗於情之善不言情有不善也得無悖乎曰非悖也孟子之言情善謂德性發而爲道心程朱之言情有不善謂未發則聖凡皆中已發則有中節不中節○當中氣之未發是謂德性當中氣之已發是謂道心均氣也有偏則謂之氣性不謂之德性猶之均氣也有主則謂之志無主則謂之氣均人也爲率則謂之將爲

從則謂之卒未嘗不合乎氣而爲言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是全論氣性人心氣性之未發雖惡人未有不中則未有不善不悖乎德性及其發而爲人心則有中節不中節遂分善惡故曰人心唯危

問心有善惡朱子曰心是動的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

撝謙曰若但論心則聖人心善惡人心不善總論聖凡之心則又有道心人心道心全善人心可流而爲不善論心統性情則心之未發卽性卽無不善發而爲情始見道心人心之別道心發於德性人心發於氣性德性道心全善氣性人心則合道德者善不合道德者不善道心乃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心乃樂記所謂喜心怒心哀心樂心必如此說心性方盡也

朱子答方賓王曰程子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理當如彼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

撝謙曰未發以靜故善然止是未有感而靜則無不善若見入井而無惻隱之心則感而不應雖靜亦惡所謂人如木石則是不仁然感而皆應則有不義宜應不應亦爲不義不知宜應不宜應則是

不智應之無先後次序則是無禮此吾儒之言性雖至靜時亦俻四德也宜靜而靜所以爲生生之本也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撝謙曰性循火種心是有燄之火性字從心從生所以生心也赤子在胎有性未有心始生魄陽始有知覺是心之端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今曰靈是心非性性只是理未免誤也

又曰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陳安卿問人心是個靈的物如日間未接應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的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所以異者於此時如何而學者工夫此

時又何以爲驗也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烱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踪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是則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

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

撝謙曰所論動靜甚明至善惡則仍在中與不中

不在陰陽。

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朱子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開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問程子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朱子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

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似多了一實字。

象山陸氏曰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又曰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更無住處。○又曰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勉齋黃氏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至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西山真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

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不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恐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饑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耳由理義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

於違禽獸不違。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

撝謙曰。居心之要。在於無欲有主。而不在於靜虛。所謂外物。只是邪耳。若一味虛靜。而欲扞外物。則必流於空寂。○今人處於末俗。功利名譽愛憎怨

欲。紛然於心。而欲從事聖人。求其本心。如種苗草中。必無長理。善農者必芟夷蘊崇。使蟊賊莠稗不得醸種。然後植之嘉穀。灌溉培養。皆有大益。故善教者使人求其放心。必先觀其立志。其人果志於學。必先杜其計功謀利之心。然後從事於學。則學有益矣。不然。多聞多見。適足長其蟊賊而已。○養心莫善於齋。齋者七情皆不致思。唯精唯一。故古人敬事必齋。以齊其不齊之思。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後儒以無意爲無心。以其無心學聖人之

、無意。故放心而不知求。○天氣時盈日者。天之中精所以節氣而歸之中也。人之有心。亦所以節之差。允執其中。治心之法也。○心不動則熄。過動則自焚。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動而以順。行善動之道也。○釋氏言性體周遍法界。又曰心徧十方。視父母所生之身。如一微塵。後世儒者不曾反身而求。多見他說得精微廣大。爭相襲說。橫渠極詆佛學。然亦有散入無形。適得吾體之說。陳經正問伊川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

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蓋儒者之道。只以神明之主於身者爲心。心之體爲性。心性無一定不變之形。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然確有典常。允執其中是也。○天心不息。亦不動亂。動者人間凡火而已。

情

程子曰。情者性之動也。

撝謙曰。情有二。有但從德性出者。性之仁。發而爲惻隱。其情屬木。氣性之禮。發而爲恭敬。其情屬火

氣性之義發而爲羞惡其情屬金氣性之智發而
爲是非其情屬水氣有兼氣性出者春之情爲喜
秋之情爲怒夏之情爲樂冬之情爲哀亦屬四氣
所謂道心如將人心如卒者也
問喜怒出於外如何程子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
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
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
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伊大
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張子問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答曰所謂定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
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
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
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撝謙曰以吾儒言性只是在內而能應於外非無
內外也凡累於外物者只是己性爲外物所動而
亂其體非能在外也此篇言性無內外只是說性
不梏於內不役於外非如釋氏所謂性空周徧法

界○按朱子謂此性字說得也詭異是個心字意
蓋朱子從伊川以性爲理故疑此書性字反以爲
異明道只以性爲心之體也性能具理而非即理
釋氏於性本有見只不曾認得人性又不知性之
變化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
規乎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唯日之

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撝謙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理精醇然但
是成德後方能如此若初學定性之方只夫子告
顏淵仲弓爲仁處與樂記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
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一段最
善如此久久自然性定所以朱子說此一篇之中
都不見一個下手處童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

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柰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都是背馳如何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个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着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知止而后有定也看朱子此等處直能明於人情是後學模範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撝謙曰以有爲爲應迹一語近於釋氏所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者若吾儒則視一切有爲法皆吾性中肫肫其仁所經綸之事心與迹一也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伊川曰亂道朱子言此明道在鄠作年甚少然則行狀所謂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其在斯時乎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撝謙曰此四句引與易意不同

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

問聖人定處未詳朱子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時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呆了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當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纔見巳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魯齋許氏曰七情一有動於心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唯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搢謙曰自發於情而性之剛柔乃見剛者易失於忿柔者易流於欲○哀怒傷性甚易知喜樂之傷性則使人不覺孝經言毀不滅性性卽天命之中四情之過皆能滅性樂記言物至而人化物者喜樂之滅性也又曰言性貴本於中言情貴得其正

○定情處朱子雖云知得此心自不爲物動終要操持得久仁不能守雖知也要動

意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舟車一般

搢謙曰情不必動意

志

朱子曰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的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的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

搢謙曰經營往來皆思也未可謂意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搢謙曰志是有定之意意是無定之志如心中偶欲發一言此不是志亦不是情亦不是思但是意橫渠志公意私之說止是論語無意之意若大學

誠意之意則不過動一念耳○情是性交於物意
則不必緣物而動只是心之所發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
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
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
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况老少之異乎
北溪陳氏曰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
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
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

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
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思

程子伊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
後稍引動得淸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思如湧泉浚之愈新○思慮不得至於苦○要息
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
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
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
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未有不能體
道而能無思者○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
程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
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
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
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
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問思慮雖
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

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
亦邪○蘇季明問腑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
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
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伊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
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
這裏蔽着雖思亦不通也○纔思便是已發問程子
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息不得只
敬便都沒了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惡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於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於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衷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曰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鶴謙曰。臨學而近思。臨事而再思。平居而儼若思。可謂知止矣。

才

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淸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朱子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一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仁

程子明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撝謙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陽明王子發明此段最爲切至其言曰大人之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唯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裂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

程子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於物無對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訂頑即張子西銘○二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

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撝謙曰天地一切覆載然必使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人老安少懷亦必舉直錯枉故類族辯物乃爲同人之象人虎同居是養虎而非養人矣

問仁程子伊川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爲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

意○觀雞雛此可觀仁○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伊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伊公則一私則萬殊○伊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旣通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大抵盡仁道即是聖人非聖人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盡己之性一段可見矣

撝謙曰如顏曾思孟可謂之聖謂其體用兼備已到至處如明道可謂之仁者未可謂之聖聖則上下古今必無一語之誤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唯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唯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

撝謙曰仁自然公恐公未盡仁如佛氏不可謂不公然不可謂仁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

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的一个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雜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曰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唯輕功疑唯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个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愁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

之科矣試更思之○問程子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朱子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个甚物事更就自已身上看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既識得這个便見得這一个能包得那數个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的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的便是仁的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心譬如穀種三語出程子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根做苗然而這个苗却定從根上來○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

愛做仁了終不同

揭謙曰看來韓子之說與周子之說不甚相遠雖未盡然不悖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如有人問梅樹或指根答之或指枝答之莫非梅樹必問如何是梅之全方合根株答之如孔子自言仁便不偏乾文言是也周子韓子是以其發處爲全也○夫子言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只八个字體用兼盡輕重皆得化工之妙

朱子曰仁自是个和柔的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

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如此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懼愛惡欲都是私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孔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仁之道只消道一个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云不可以公爲仁世有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

揭謙曰此以公愛爲仁卽韓子博愛之謂只公字兼得理一分殊

答張敬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恕者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

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耳今欲矯其

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幷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又答敬夫書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

常不安朱子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个安與不安而已○答吳德夫曰承諭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克己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作仁說曰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說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

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

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者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

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

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則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撝謙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情曰愛愛之實曰無私以是承先曰孝以是保後曰慈達於同類曰和順推之於庶品萬物曰茂育○愛生於仁而能賊仁蓋情生於性而能滅性火生於木而能焚木危矣哉

仁義禮智

朱子答何叔京曰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个有條理的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仁義禮智立名曰說仁便有慈愛的意思說義便有剛果的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生的意思是仁殺的意

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或問論語言仁處日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日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攜謙日元亨利貞雖有次第至因感而發仍無次第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的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物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个元蓋元是个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个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

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義

程子伊川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

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唯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西山眞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

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發見非有所爲而然此際若有一毫要譽納交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撝謙曰南軒謂有所爲爲之則非義其所謂有所爲者有所利也若義只是宜也行當然之理謂之義義在於小灑掃應對亦非瑣屑義在於大經天緯地亦爲固然○釋老之教善也利而誘之儒者不然當爲則爲之而已矣不言所利大矣哉○自先儒闢功利之習而儒道明後儒之雜者隱功利之說而文之曰有用之學夫有用之學孰如管仲而仲尼之徒耻道之又况於定一方攻一邑以語儒者之用何其小也

禮

程子曰禮只是一个序

撝謙曰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只是萬物各有定所置之得其所則治此所謂禮也在一身爲威儀五事九容之類是也在下者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是也在上者五禮吉凶軍賓嘉是也古人恐人於造次之際苟簡成亂故一言一動皆爲儀注此禮之可前定者也至於臨事遍變合節此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其詳則禮經具矣要之均一器也宜下而置之上宜上而置之下皆非禮均一事也宜先而或後之宜後而或先之皆非

禮。天秩之謂禮。

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問性中之禮。於何見之。瑪謙曰。先王以禮教中。只中便是禮。於發見處見之。

智

程子伊曰。守道者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遠是。無兩從之理。

朱子曰。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為學須要知个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个徹底是。那个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這心裏方有所主。

瑪謙曰。智屬冬而歲氣始於冬。冬至以後。是來歲之氣。冬至以前。是往歲之氣。故北方玄武之宿。有一龜一蛇。人身五臟亦有兩腎。仁義禮智之中。惟智却有兩義。一是神以知來。一是智以藏往。能推者智也。能記者亦智也。人少年無知。故此時之智以知來為重。知識既長。此時之智。以藏往為重。貞下起元。全在於此。○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幼至長。日開明於道德仁義之訓。然後其智。純而不雜。自幼至長。日引致於天地人物之故。然後其智大而無外。或者誤解大雅不識不知之言。入於佛氏無學之說。以不辨是非善惡為覺體。非儒學也。○天大生。地廣生。莫非仁也。何以屬春。發舒暢和。天

地交泰。生意此時為盛。天下當然之理。莫非義也。何以屬秋。天地但欲生。不欲殺。但喜發。不喜收。有時而收且殺者。非天地意也。只是理當然耳。不殺不收。將來生發不得。只得斷制住了。故此時方見義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有定位者。莫非禮也。何以屬夏。凡流行暢茂時。上下之位始定。人家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亦是如此。學在明理。智何以屬冬。知宜藏而不宜發。聖人使仁義禮。浹於人倫。而歸智於不見之地。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此也。

誠信忠恕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伊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以實之謂信○言行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明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爲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輙加諸人只成个謙恭敬謹的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諸人

敬軒薛氏曰心無妄思一心皆天理身無妄動一身皆天理事無妄作事事皆天理○人於實之一字而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事一念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撝謙曰仁屬東義屬西禮南智北信屬中央土則信者止是中實之義而能遊行於四方古人所謂信如四時者只是寒暑按候而至分毫不爽唯其中實發出來便如此至如誠字從成蓋實仁方成其爲仁實義方成其爲義實其明聰方成耳目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

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的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可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而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條暢

撝謙曰忠是無私觀子以子文爲忠只無喜無慍處便是忠不必發出來無不盡也前輩以中心爲

忠如心爲恕極是但盡己推己是學者之忠恕也

信不必在言孟子言有諸己之謂信中庸言不言而信如潮信可見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根本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

北溪陳氏曰自漢以下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个饒人

的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道

程子明 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與聖人同乎○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問道無真假伊 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真做牆壁木石而可謂之道所貴乎智周乎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他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如何處有事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撝謙曰無顯微無內外見顯微內外莫非道之所在不可揀擇非如佛家之說并顯微內外之名亦不立也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不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始得

撝謙曰無思慮只是自然心存無雜思慮非謂應思之事亦不思也要之無思直須天下之理無不

盡明方可不然必不免偏執妄行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袍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誕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求夫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乎父子義莫大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答呂伯恭曰承論所疑所未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只是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个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卽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个道理舜又是一个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个道理。○體是這个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

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的便是體人做的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樂菴李氏曰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或問如何是道曰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北溪陳氏曰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个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个當然恰好的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故欲求道之士須是就人事中盡得

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以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敬軒薛氏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欲作慾）

理

程子明道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

所以寨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觀天理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明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毎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朱子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葢其中有是理然後形諸外爲

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葢人心是个活的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葢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眞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閒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

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止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而言之也四

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唯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黙會矣○問程子言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曰眞个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眞个是詫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的曰太極有无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卽土亦似無

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對土便與金木水火對
蓋金木水火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胡氏謂
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
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
如此耶曰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
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
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又各自爲對雖說
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

對末稍中間只當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
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撝謙曰陰陽有對雖是自然然在人須知當然彼
知進而不知退只坐不知當然耳

問程子曰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
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
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
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事時旋去尋
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

北溪陳氏曰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敬軒薛氏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
爲一體屈伸消息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
自私也○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德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
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伊德善日積則福
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問立德進德先

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

朱子曰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在我者已
渾全是一个孝弟忠信人以此做將出來事親則必
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
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
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个得字古經書
雖是多就做功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
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

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道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德性辨見前

敬軒薛氏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撝謙曰德本輕而能重德本動而能靜德本急而能緩此進德之基也若一味厚重靜定寬緩多成愚肥呆滯之體則非所以為德也○韓退之仁與

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二語確然不易觀書中常厥德厥德靡常德唯一德二三及凶德惡德之類與易中君子小人道長道消之類可見○不易者德也易者道也何謂不易者德也曰德唯一至善是也仁義禮智根心而生如北辰之居所而天道以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而不為所以養其心於至純而不使有兩端之惑故曰不易者德也何謂易者道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進退存亡得喪者道也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時貧而貧時富而富時上而上時下而下在心卽有動靜在身卽有行止在口卽有語默在目卽有啓閉在耳卽有寂感一則神兩則化故曰易者道也德易則不恒致羞道不易則與時偕極世之君子於其不當易者每多游移於權術於其當易者執一而不變其游移似乎弘通而害德其執一似乎易簡而賊道非明察何繇辨焉

中 兼論權

程子曰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

則中與性不合又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曰中者性之德此為近之又曰不若謂之性中又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曰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蘇季明問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

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程子伊曰事事物物皆天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問時中何如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則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揭謙曰時中之道唯易言之最明蓋易言象數者也象數者理之律度量衡也言理不依象數其得無徵也其失無徵也如今洛陽天下之中欲至洛陽必先訪道途於常所來往然後啟行途中依次盡誠致敬詢之途人猶懼舛錯必諮之先訪途徑不敢自任私見亦不敢中道退歸日行不止既至洛測之於天時日景稽之土物然後灼知洛陽爲天下之中今則不然以爲道途莫非幻妄人言最多訛謬莫靈於吾心冥視絶聽信足而行踰山陟谷盤旋數歲不知所至何所一旦遇西域之重譯與言彼國風土欣言吾所願往正是此方與之共驟又復嵩里幾至西極乃曰天下之中眞在是矣有人詢其初志哀其途迷上指天文下陳地界開示道理使之知反則拂然怒曰吾力行已久不知費幾年月乃至此豈爾坐談者所能辨哉遂至老死不識天中嗚呼今之鄙薄象數渉覩器物去學問而言德性曰陰陽不足言吾唯明其所爲無極者可哀也已○中者極至之一理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以中無常所故也中且正只是常道有不正而中則是變也此須是權常道無二變則有二有二理而不可得兼不得不權其輕重以趨於一理也故權者從兩端而生者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權之謂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未嘗不是然未有處常事而可以反經者必以兩事相較而生權又未有擇於兩端之中取其輕而反爲之能權者如孟子論生與義皆我所欲則皆是經不可得

兼。則舍生取義。是謂能權。若舍義取生。是謂不能權。今人輕重倒置。是以不能權爲權也。要知權須要識得正經上銖兩分明，方可以稱輕等重。精義入神。權之謂也。比如春生秋殺。生如仁。殺爲義。殺是反乎生者也。然殺以成其生。是能權也。權亦只是經也。若竟以仁爲權則不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譬之中立而不倚。發而皆中節。譬之旁行而不流。今禪學偏重未發。則是呆立在中央。不敢略近四旁。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義正如此。須知

有中央之主。又有王四時之土。○天性得中者自小來便權得幾分。天性偏枯者。愈學問愈力行。失之逾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謂心不偏於一情。則可爲天下之大本。謂其發而必中節也。後之學者誤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遂以不發爲妙。相去千里。○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並重之言。世儒不知。乃若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小末也。此所以自誤。而不知也。問中既是本根。和卽是枝葉。既爲

本末。豈無輕重。日緣今人并不知本末。夫所謂末輕於本者。以一枝一葉對本而言也。以一枝一葉而言。則末輕於本。中庸所謂達道者。合衆枝衆葉對一本而言也。合衆枝衆葉而言。則末與本敵。故本撥而枝葉萎。枝葉並萎。則本根亦撥。交養互藏之理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二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倫

子曰道不遠人。故四書五經。唯明人倫一事講論甚悉不容多贅。又君道臣道。別見後卷此。特取其有所發明者。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伊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于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葢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學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伊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于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藍田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

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横渠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彊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决

右父子之倫

程子伊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于事君上說忠

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于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弱國之臣寒士之妻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橫渠張子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

右君臣之倫

問火中生蓮花實爲世希有在欲而心禪希有亦如是此儒者事乎程子伊曰此所以異也人倫天理也彼視妻子爲何等物○子世人多愼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

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出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

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承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撝謙曰。大夫以上繼室。與長妾攝內主之事。

問孀婦于理似不可娶。如何。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西山眞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右夫婦之倫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伊川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視其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是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耳。己之子與兄弟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

親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右兄弟之倫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撝謙曰。曲藝之師。敎以一藝。終身食之。不可忘也。岳武穆有一敎射之師。春秋奠于其墓。習射而後

去至性之人自不同也近世舉業之師其薄者多一歲一換不可與終身之師同禮爲舊君有服齊衰三月則舊師亦心喪三月可也成己之業者則不同

又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于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

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

撝謙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蓋朋友之服弔服加麻今出不免絰所以隆師也陽明之歿其弟子作師服問而王畿服斬而奔喪禮奔父母之喪皆見柩而后成服況于師乎此不學之過也

又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魯齋許子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于己者若乃邪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唯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

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弗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可也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鴻謙曰師友四倫之所資也師友善四倫皆治師友不善四倫皆亂○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尙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毋友不如己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敍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爲善近名人倫之蠹也○良友必同處乃有益與不學道

者居而與學道者論各見己是何益之有故曰居視其所處○交友能無我方是誠相下

右朋友之倫

存心 卽論主敬

程子二曰聖人千言萬語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裏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二人於外物奉身者件件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問君子存之如之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存之之道也

鴻謙曰孟子此句意但指存仁義之心而不失程子更兼養說

又二曰若不存養只是說話○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心要在腔子裏○伊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

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端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伊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物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能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

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伊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明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明 敬勝百邪。○敬則自虛靜。不可將虛靜喚做敬。○明 居處恭三句。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搗謙曰。仁譬如穀種之性。敬是收斂之氣。收得凝定。外邊熬硬生氣方不走作。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言脩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伊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忘物與累物之弊等。○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

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攜謙曰。此無心只是無意。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或問正其衣冠儼然端坐。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居處恭。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攜謙曰。就事上常惺惺。即陽明所謂致良知于事物。但陽明不離窮理。故其歸只是禪。明道謂佛氏他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正謂此也。

和靖尹氏曰。敬有甚形影。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自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平居須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于其間。則浹洽而有以

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于道。○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的船。流東流西。船上人都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

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問存心曰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聖賢言語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秖覺得異寔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

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繇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長時將不敬乎○答林伯和書曰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

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答楊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敬只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的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是聰明的人却見得快○或問閑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于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𢖍謙曰持志是尊將權毋暴其氣是愛惜士卒閑邪是拒寇三者各不同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于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于彼這却滯于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誇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答呂子約書曰主一只是專一葢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謂主一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

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眞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又安有此患哉○問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便也是不收斂○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主敬只存之于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功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

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倨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答何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的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詞氣上做功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飾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

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問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此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遺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象山陸氏曰。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西山眞氏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

天下之理。唯中爲至正。唯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恭于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焰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敬軒薛氏曰。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明。○唯敬足以神明其德。○余于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功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功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撝謙曰。薛文清爲朱學守成之醇儒。本朝罕見其匹。

養性

程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于樂。則淸明高遠矣。○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撝謙按此一段與蘇季明所問同。但記者詳畧不同。○問。有欲求中于喜怒哀樂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二邢和叔嘗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忘。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二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

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不愧屋漏與愼獨。這是箇持養的氣象也。○伊或謂張繹曰。吾至于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

撝謙曰。孔子宗廟朝廷之敬。自與燕居不同。

伊又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

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伊川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人有語導氣者語先生曰君亦有術乎伊川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未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涵養吾一○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于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

㧑謙曰游談聚語終日喧然誠屬可厭故曰且靜坐非學問只須靜坐也○性即在心中故存心養性各有意義而總是一事先儒所言大抵存即是養然存者心在此此刻心不外馳即是存存之得宜久而無害纔爲善養分其說爲先後以便學者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曰須是靜坐方能收斂○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于二者之間自無

間斷處○大抵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唯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横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乎○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唯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絶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卻都就用處教人做功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會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項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唯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

吸則靜嘘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楊道夫言羅先生敎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黄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晰毫釐

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悖矣。況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蘓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

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的人吃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吃。便不可。○問勝德粹近作何功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可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息。（生息一本作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

象山陸氏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即昏眩了。

敬軒薛氏曰。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悉當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一息不可不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人只

一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珠藏二句出朱子感興詩）○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捺地而靜矣

撝謙曰。心者神明之主。性者天命之中。存心則使神明常主于身。而無所放。養性雖不外存心之中。

而其義多端如明道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所謂以仁存心即是養性之仁也如朱子曰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所謂以義存心即是養性之義也如禮曰無不敬儼若思子曰君子無所爭朱子曰循序漸進所謂以禮存心即是養性之禮也朱子曰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則這心裏方有所主所謂以智存心即是養性之智也然而仁義禮智之根心

但渾然於一德之中非一心顧仁而又一心顧義也夫以一心備四德何以能兼備而無失唯其存心于中而已矣存心太慈則偏于仁存心太嚴則偏于義存心外明則偏于禮存心內明則偏于智必使其心能上能下不緩不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後四德始備焉所謂民受天地之中者至是而始全之也是所謂養性也然而性之為言雖主受中實以未發而得名方其有生之初在胎則為

未發既生以後漸屬已發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所謂擴而充之是也此時之性以動為貴而無情之性君子不貴也然性之動必交于物交于物則易矣有易而善者有易而不善是以貴乎與動也及其動之既至性盡發而見于情火生于木而木燼情生于性而性微則過動之故也復性之方必歸于靜月之明魄性情之象也是亦所謂養性也其動也非純動也靜中動也動而有無動者在也其靜也非純靜也動中靜也靜而有無靜者在也此即所謂中也（）曹操桓溫能存心而不能

養性其所夙興夜寐操而不舍者非仁義之心也如陶淵明林和靖稍能養性而不能存心優游詩酒耽嗜梅鶴其仁義之心不亡但不能操而不舍者也淵明謂我醉欲眠君且去此種處士之習常患其不能操于夢寐是自而即安之病曹操言我夢中能殺人此種惡人機械之心時刻不放操則操矣但非仁義之心而仁義之心亡已久矣曹與桓之類所謂牿亡陶與林之類所謂舍亡牿亡之

病甚于晝而殺于夜。舍亡之病甚于夜而殺于晝。牿亡生于敵國外患。舍亡如春秋梁亡。非有能亡之者。梁自亡也。孟子所謂夜氣。但對世俗人言之。世俗之人。應酬機械之失多。故以晝之不亂爲難。頤養之士。晏安酖毒之患多。故以夜之不惰爲要。

○朱子嘗言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此數句是存心之要。○陽明言如雞抱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其有他。數語實妙。然胎卵之中。

實大有不同耳。

性理大中卷之十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威儀 兼論恭敬

程子曰。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珮。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个君子大人氣象。○執韁非貴人事。○發於外者謂之恭。存諸中者謂之敬。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

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鳴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朱子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却是本不可不知。○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恭主容。敬主事

北溪陳氏曰。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

忠恕一般○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

撝謙曰恭有端莊之義有謙抑之義

敬軒薛氏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唯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撝謙曰劉公安世常留客與之危坐竟日略不交言客請退則留之或問其故公曰吾嘗以是觀人能端坐終日手足略不動移者未之有也有之必貴人之有德者此說良是人固不必默坐終日然能如此則精神必凝定無浮囂之習○古人云進退步趨以實下不可徒用耳目摩行走○尊前不可翺翔緩步○急行流汗暴氣之一事○卧無偃無仰○古人燕居有燕居之容朝祭賓客喪紀各有其容所謂動之以禮若只端嚴恪恭則是唯莊涖也動容周旋中禮便是盛德之至

言語

程子明曰聖人之言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伊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明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之言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伊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伊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其言而人信之者○明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答横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

養於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愼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朱子曰。方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楯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鎗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爾。

朱子曰。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的道理反之。各說一邊。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又嘗曰。夫子云。不學詩。無

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象山陸氏曰。不可戲謔。不可作鄕談。或言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閒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敬軒薛氏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常默最妙。已心

旣存而人自𢿙。○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空踈。作事無本。果能有成乎。○謹言乃爲學第一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辭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嗇辭。議論前人之長短。及進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吾輩所當深戒也。○咲謔不唯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處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却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者。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是誰做。○明道先生見一學者忩廹。問其故。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忩廹。○明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則謀之。

朱子曰。人多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

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个意思。已是大段做功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

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吃他趣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个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義往來遂避嫌不與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功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

度䌓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義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日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横渠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立則怠惰事無錄立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

敬軒薛氏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唯恐差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愼如此安有失者○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撝謙曰凡作事不可自擅古人遇大事必告於神如天子告天地百神祖禰庶人告於祖宗父母皆以明有所稟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彼是則此非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只見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

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的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卽守而不失非卽去而不留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大抵事只有个是非是非旣定却揀一个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將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

安遇

程子伊川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方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曾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唯義所在

朱子曰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个道理若見得這个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見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南軒張氏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

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晉齋許子曰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避迎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容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問假貸可乎楊謙曰不可輕貸至不得已須量事之大小交之厚薄而愼行之人之窮者只因多貸不貸則貧而不窮

出處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程子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旣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正叔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没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一个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个司馬氏耳○答汪尚書曰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

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着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

南軒張氏曰延對最是直言焉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名實

程子曰有名則有實。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殉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殉名也○伊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上蔡謝氏曰懷蔽固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

魯齋許子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厚重待人須要久遠預歲晏何如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與人

程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粗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其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問與人居覩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

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朱子與呂伯恭書曰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己資警益之樂爲無窮○朱子與劉平甫書曰昨來遊談猖狂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自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覩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

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衛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怒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焉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敬軒薛氏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

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又何校焉○不可因人曲爲順承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與之合

觀人

程子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唯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昔王隨甚有器量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

言姜維云云（鄧艾言姜維自是雄兒與某相遇故窮耳）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敬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則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强而成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都困倒了○人最不可曉有人奉

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个重。都不見别个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巳下的。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正大光明。

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又嘗曰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己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之間不致不用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爲必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

人也。

省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巳。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横渠張子曰。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巳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

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不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令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个利便於巳。將不好推與人之心矣。○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此身入規矩內。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的。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只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的。天理渾是一个。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的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

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雲和氣皆在

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

魯齋許子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忽

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敬軒薛氏曰。吾於靜時。亦頗識此理。但動有與靜違者。此由存養省察之未至也。

撝謙曰。省察有五。其一卽所謂存心。堯之欽明。湯之丕顯。程子之所謂明鏡。朱子之所謂炯然在此。如日之升。謝上蔡所謂常惺惺。陽明所謂致良知是也。其一則察其所存。粹然至善。不亢不流。不妄不害於仁義禮智之性否。若能操其心。而以不別是非爲覺體。則入於禪。以專別是非爲心體。則近於爭。以機詐權術爲心之用。而不之察。則爲永康之學。而入於邪矣。其一則在物感處察之。物至。而我不化於物否。不易其本然之心否。施之於物。而當否。我於物之來。皆有以知其由來否。若化物而

易其本然之心。卽不可謂能存心。施之於物。而不當。卽不是義。以方外。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个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正謂此也。若不知言。不以合事物之宜爲義。則是告子之學矣。其一在一身察之。吾身之血氣。有治之不得其宜。而使之潰亂。以擾吾心否。若威儀不撿於外。臟腑不安於內。而專提一心。是卽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矣。其一於過誤處察之。謂吾有所不及察而心與事不相應。誤出於此而不知否。以此五者省之而無失。則幾矣。

克治 兼論改過

程子曰。人能放一个身。公共在天地間一般看。雖萬身曾何傷。○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内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曰也只是去个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撿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个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的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旣知之。便合下手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

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之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旣知悔。時第二次莫如此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悔字難說。旣

不可常存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南軒張氏曰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致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以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唯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眞氏曰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魯齋許子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敬軒薛子曰少欲覺身輕○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搗謙曰向與友人作克己復禮爲仁論友人多主卽克卽復余以爲世自有所行非禮而未必盡出於己私者兼道理平鋪着自古聖賢雖唯日孜孜至其覩理則明白坦直不爲迫狹峽緊之說其論後一段曰耳目口體之害此庸人之所謂己也克之猶易也功名氣節之慕此才智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猶易也愛惡矜鎮之過如第五倫之十起不起此行誼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爲差難性情緩急之異如洪範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修德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爲尤難然此數者反己而思之無不自知其蔽者知其蔽則其克之猶未可謂難也

唯是學道之士秉堅至之性而持一己之見但以聖賢之說證其己說而不肯以從聖賢但以朋友之說助其己說而不肯以從朋友終日諄諄以化天下之已私爲教而不知其己之日甚也此則難克之甚者矣嗚呼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非克己之盡何由至此哉

性理大中卷之十三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四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于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朝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農水利筭數之類○問人之于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强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暴自棄者衆矣聖人所以貴于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教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

授人數次巳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巳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功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于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

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巳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强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大率人未有个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可而不以告之得爲善教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皆使人自脩

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聲音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于此數事少有舛異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巳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

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物之要

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見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閒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

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禀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同學尤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于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趣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

齊而後已。不拘少長。唯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葢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于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

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聖人敎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敎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朱子與薛士龍書曰。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

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聖人敎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的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至子思孟子方說得詳。○答林謙之書曰。自昔聖賢敎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葢非思慮揣度之難。

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莫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葢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敎。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聖門敎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悟之理。但

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〇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于博者孔門三千人顔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曾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于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狠狠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功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以言此

耳〇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〇某嘗喜那鈍的人他若是工夫做得透徹時極好却須惱那敏的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功夫不耐久敏的人又却用做那鈍的功夫始得〇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久誦習之間而于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言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

諸子之賢其于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于近慕其大而畧于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

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于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〇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緊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樣人恁地不仔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緊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

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于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昻。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范淳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眞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皆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不知反求諸心。而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以觀書察

理。故凡功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某以爲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答潘叔度曰。吾人無用于世。只自已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如何收煞。可慮可慮。奈何奈何。○答吳伯豐曰。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註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聖門之

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游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答葉賀孫曰。學者須是理會得到十分。是始得。是的直是是。非的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的。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

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却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這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顔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

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淸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于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敎之。然亦未有當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于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于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擧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敎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于一偏也。其又曰敎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于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以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

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敎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周人以鄕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于學者日用起居飮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于其羣居藏脩遊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于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于吾儒之說。近于釋者取之。異于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近似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于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擧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于如此。至于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初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玆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眞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

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于胸中哉○程氏之書見于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答常鄭卿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向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

鄙意又恐更須指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仔細圖之恐其間有趣向不同反能爲害○答趙幾道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于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

捷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眞个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个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問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的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巳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爲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个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

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做一件沒緊要的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寫字的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的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今吾人學問是大事小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的事可謂倒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

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哉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于如此則凡可以得志于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于死而後已果何爲而然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葢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

以養其血脉以至于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于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于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敎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

以異于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

習見其父兄之詐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嘗謂學者曰某此閒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

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答林擇之曰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于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

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與劉子澄書曰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唯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答呂子約曰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輙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

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答劉定夫書曰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着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弄得張皇都無收拾

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又答呂子約曰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答林充之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于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已者爲佳不然誦

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〇答潘叔昌曰中年以後血氣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歛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〇答滕德章書曰陸丈教人于收歛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歛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撝謙曰教人之法若入門不教之求聖賢意思但

令黙坐存養則少間做出都是自巳杜撰道理大是害事若不教之先通章句則不識聖賢意思仍是杜撰所以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但一用心文義又全不涵養行却無力所謂極重之勢難返所以文公遇好講析之士專以巳之所病告之令之反求自得然唯是好讀書人得此乃是妙藥若是少年有精力人自當以朱子少年勤學爲法初學之人文義未通而遽薄章句不屑爲朱子之少年而且欲勝朱子之晚年此眞朱子所謂脫空者矣〇上弦之月方要明生下弦之月方要魄長陽明以晚年定論之說致少年是上弦而滅其明也〇大抵君子教人因材而篤乃是不枉其材其人好用心者難遽使之不用心卽使用于道理文義而因以節其煩勞則其中也其人不好用心者難遽使之苦思力索卽教之靜存本心而因以達其未明則其中也若性健之人驟奪其聞見必至怠息性重之人驟進以思維必多疾矣〇朱子謂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

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一用此策撝謙按卽此便是不誠邇來儒爲釋攙皆緣此術謹厚人尤中其毒教者先須分別此等

答劉子澄書曰世俗喧哄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爲可憂耳〇答劉季章曰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將來可慮可慮

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敎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于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于聖賢之道如饑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飮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踰其切也

象山陸氏曰隨身規矩是學者切要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又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又曰人共

生于天地之閒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又曰某見兪僴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

敬軒薛氏曰不可强語人以不及非唯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陽明王氏曰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禀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已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禀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于學矣

宗法

五宗圖

諸侯						
繼世之君	別子爲祖					
大宗	繼別爲宗	高祖				
大宗	大宗	繼高祖宗	曾祖			
大宗	大宗	小宗	繼曾祖宗	祖考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繼祖之宗	禰廟	
大宗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繼禰小宗	庶子

程子二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橫渠曰所謂爲人後者繼大宗也大宗必須繼者爲族人無以聯之則散故耳若繼祖之宗絶而又無旁支則次子竟自承統以伯爲考以父爲本生

考而兼祀之今使人子恐絶其父不祀而祀其伯非人情不可行○孔子矍相之射賤爲人後者謂非繼大宗而以利故出繼者耳若制此當繼之禮而又擯斥之聖人必無此事○後世宗藩奉詔入承大統則不得奉其私親又非常人次子竟自承統之例盎以君命奪親雖本生父母無他所出而不敢私崇以二統禮之正也明武宗崩羣臣奉孝宗張太后命迎立世宗此亦以君命奪親不當援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說張璁之說非也當上興獻爲本生皇考興國大王羣臣議稱皇伯考亦非也今乃追崇所生爲百世不遷之帝竟比于中興之兩統謬矣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豈有本生皇考不得從祖祔食者乎當日羣臣干禮本疎而擴門取辱又何怪焉○以本生爲伯不知始自何人絶無經據歐陽脩議濮安典禮謂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言一出口遂來羣詆以姦邪目之然正議終不可泯今讀歐議自知屈于宋而伸于明時也但皇考上加本生二字爲正

程子二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伊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朱子曰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嫡長爲世子。繼先君爲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嫡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爲大宗之祖。所以別子爲祖也。其嫡子繼之。則爲大宗。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若有庶子。又不敢禰別子。死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爲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于正嫡。故稱別子也。爲祖者。自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爲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也。五世則遷。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然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至子五世。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至孫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一族之大宗。滕文之昭武

王爲天子。其次則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嫡則不立小宗也。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嫡則不立大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嫡之義。立嫡以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續嗣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蓋

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益姓出于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別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其氣類相近似勝于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薦謙曰聖人賜姓所以別性也故周道重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以爲厚別也若止爲同室之別親屬既絕可爲昏矣今百世不通止爲昏姻取異氣而不取同氣故也故外孫雖生于女實異氣也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本在文公家禮中今以家禮自爲一書而獨取此以爲治家常法間補數段其冠昏喪祭之儀自具家禮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

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此係家禮原文今補入其詳具家禮原文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

謂使之掌倉廩廐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

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

謂朝夕所幹或非常之事

制財用之制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于家長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禀而行之則號令出于一人家政

始可得而治矣。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爲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謂束髮)具冠帶。昧爽。(謂天明暗相交之際)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仍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卽禮之晨省也。

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

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撿數調煮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則其禍不測。

婦具晨羞。

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曰唯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厨。今縱不能親執刀匕。亦當撿點監視。務令精潔。

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于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于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此卽禮之昏定也。

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加謂恃其富貴)

不幸甲幼之體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于正廳。楊氏復曰。告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父母之顏色安否。升降不敢繇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于其父。

有賓客坐于書院。無書院。在于廳之旁側。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游。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撿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係。豈可傲忽也。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劉氏璋曰。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游也。起居奉侍也。必當曲討其心之所好者所惡者何在。苟非悖乎大義。則莫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也。樂其耳目者。非聲色之末也。善言常入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皆所以樂之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簟席氊褥衾枕帳幄。必修治之類。

凡子婦未孝未敬。不可遽有憎疾。姑敎之。若不可敎。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 謂水火盜賊之類 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 亦謂如水火盜賊之類 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 雖小婢亦然 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
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于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至朔望聚于堂上
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興制臨時從宜
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

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
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爲序
共拜家長畢長兄立于門之左長姊立于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
撝謙曰古者世及爲禮故重其嫡長然始封之君亦不臣昆弟長姊出嫁國君婦姪從之有拜禮于昆弟雖爲外臣未有立受其拜者凡相臣非以長之故也禮曰兄之齒雁行又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長兄長姊南向受拜是弟妹皆子道也殆乎非禮
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
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
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于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
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

而止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策）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于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于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于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于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

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叙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温謹者乳母不良非唯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呵禁之

古有胎教况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况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顔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於其始有知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奬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以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六歲教之數與方名謂一十百千萬與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蚤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義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

子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

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他書倣此

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詞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娩音晚婉娩柔順貌

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唯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難不敢恣爲奢麗至于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

攜謙曰此段論誦讀之功其序或未合且同孟子

于荀楊尤爲非是今謹依文公教人之序正之男子七歲宜誦孝經論語正其聲音嚴其句讀八歲宜習小學教之寫字字畫必楷隔數日或即寫所讀書數行九歲讀大學中庸孟子有餘功即令溫習前書爲之講解十歲以外始讀詩禮記尚書周儀禮兼看註務令通明十六歲讀易春秋兼左傳穀梁傳胡傳十八歲觀朱子通鑑綱目二十讀周禮待經術通明然後可以博觀羣書其經義十四五即可令學作以發其心思不必急進務華釆凡

讀書多寡又當隨人資質成就之不可槩以一例

其娼戲怪誕之書切宜禁絶勿令入目古女子皆通經書原其時風俗淳厚無淫辭小說敗亂人心故讀書可也至于今世若教以識字必不能盡通聖賢之大道而恐爲敗俗所誘不如絶學之無憂也或爲擇賢傳母口授列女故事與女誡等類使之耳受此法最善禁絶唱本之類

未冠笄者質明而起總角頮面以見尊長尊長供養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洒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洒掃中庭女僕洒掃堂室設椅桌陳盥漱櫛頮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床襞（襞音璧疊衣也）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子舍所使）謂前輩爲姨

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

務相雍睦其有鬭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溫公又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古者父

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于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于齋內

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

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賫酒饌往勞之主人乃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

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坎軻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

伊川程子曰先公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于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煥夫人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是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于敎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旣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于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敎使之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夫人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于人者則深以爲非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于惡○程子伊川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

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病臥于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醫○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

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生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于其父爲父者亦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異居也

朱子曰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恕然于祖宗乎

撝謙曰居喪則不飲酒食肉禮也有疾而權其滅性則飲酒食肉亦所以通禮之窮也今世多不行禮間有一二行禮者遇病食肉則衆以爲越禮其人亦以爲自外于禮矣遂從而恣食酒肉如是則其行禮之時已專爲衆人之觀聽非發于心之食旨不甘君子則不然求慊于心而已

性理大中卷之十四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五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者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一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

都副正不與之

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於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

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

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頼爭訴得已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

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

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强㥄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

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五曰造言誣毀

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

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曰遊戲怠惰

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儀

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

街市者。

四曰臨事不恪。

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節。

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

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于己二十歲已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于己十歲已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謂稍長，少者謂稍少）曰少者（謂少于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于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

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惟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

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諸召皆爲燕見

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

歲首冬至具已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

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惟所服

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次乃通名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

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后坐燕見不拜

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

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
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
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
則致謝訖揖而坐
退
凡相坐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
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也後皆倣此
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
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

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
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
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
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
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
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
客止之則止
退則就階上馬
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

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
對不則立于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
馬於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
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
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倣此
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
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
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
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于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名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
禮薄則不必書專名他客則不可兼名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名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
謝名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
則坐以齒
非士類則否

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
不相妨者猶以齒
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
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
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昏禮
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
設桌子于兩楹間置大盃于其上主人降席立于桌
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桌西東嚮主人取盃親洗
上客辭主人置杯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

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
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
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
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授如常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
不拜
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
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
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
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
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
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
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
喪葬水火之類
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

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
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
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
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
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
曰凡弔禮聞其初喪
聞喪同
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
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

主人拜則荅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

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旣成服則相率素幞頭襴衫素帶

皆以白生紗絹爲之

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

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儀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

及賵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

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

且書于籍○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

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

五曰孤弱

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

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撿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

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設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

月朔皆會。

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

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菓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去酒菓。或直設飯可也。

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

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

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

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

同約者如其服而至。

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于他處。

俟于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

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

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

約正升降皆自阼階。

揖分東西向立。

如門外之立。

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

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

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

約正稍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

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

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

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

唯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

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于尊者之西東上

此拜長者拜時唯尊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

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

同列未講禮者拜于西序如初

頃之約正揖就坐

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于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至晡乃退

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

月斜而書之

性理大中卷之十五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六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于篤。自知極于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于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閒暇。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古之聖王所以

能化姦宄為善良綏仇敵為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于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人君遂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諫為多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乎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

五峯胡氏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于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獮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

撝謙曰人君褻近武將常有朱萬之禍簡棄高隱則來貪鄙之徒然而將心亦不可失虛名亦不可崇

華陽范氏曰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禮曰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不勤其上若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內則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

于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
于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
保其身體。有師氏以𡟗諮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
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
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
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
寢有䙝御之箴。䙝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
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
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
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不幸而至于有過。則又
有爭臣七人。面折廷諍。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
至于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
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
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
御羣臣。八統御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
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
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
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
無私。以勞于天下。則兼照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
人莫不心說而誠服也。偷于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

疎。則其偏黨之情。狹隘之度。固已使人惻然有不服
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于義理。甚則至于
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三代
之盛。賢聖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于齊家。蓋男正
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
齊體于上。妾接承于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
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
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
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尚有困于酒

色溺于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禍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

羯謙曰周制天子退內朝宿于小寢侍御阿保者皆德行道誼之賢后妃暮始進御將旦太史奏雞鳴于階下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天子出視朝如是則天子無居深宮之日矣後世退朝之後居于內宮日與宦官宮妾同處賢士大夫無可望見顏色一不視朝則雖宰輔之貴不得不求宦寺通言幸而國有長君猶可自主不幸而主幼國疑內批中發則大事去矣貽厥孫謀者可無念哉

又曰一念之萌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此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稍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

是而行之則行之唯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唯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唯恐其不專聚之唯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速去之唯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唯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于正蓋不唯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

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

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

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懍然常若立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復辨論。以求

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南軒張氏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眞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冰。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瞽民在甸。彝隷在門。人主無一時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

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授事于婦寺。出令于房闥。四方文書。非暬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于是宦官外戚。女謁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于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此耳。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唯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西山眞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爲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

皇自敬德。而名公之誥。一則曰嗚呼曷其奈何不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唯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名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廸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

先聖贊易于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于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汎觀古今凡過于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于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眞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始舉其槩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脩飾于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于深宮燕閒之地矯揉于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于比昵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隨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息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深可畏哉

摛謙曰人主以敬天爲首務一德者格天之本

聖學

程子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明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伊川論經筵第一劄子曰臣伏觀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之所以成德則出乎周公昔者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于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誥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矣大率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

延愼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于內殿名見從容燕語不獨漸摩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閒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立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所以

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于此○第二劄子曰臣聞三代之前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重厚小心之人服用器

玩並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淺俗之言不入于耳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于此○第三劄子曰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崇奉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

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于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禮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又貼黃曰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又貼黃曰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

以爲重。

撝謙曰。武王齋三日。端冕而聽丹書。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生之道不北面。于是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末世乃使羣臣坐而講。講者立。不亦瀆聖人之言乎。

又上書有曰。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于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雖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于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攷前史帝王

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又曰。臣供職以來。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蚤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于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

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

又曰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于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慮有失旁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其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

朱子曰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

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于前日親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靡華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西山真氏曰唯學可以養此心唯敬可以存此心唯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

君子之時多則規警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于憂危惰慢于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

瑀謙曰人主之學與儒者之學皆在于正心脩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而不徒務于文辭之末一也然有異者潛與飛而已潛者其用心也可以一而

專精思窮理待其容光必照而後應事方其齋居授業可以不汎應也人主臨撫天下其心必將汎應曲當而不得專究于一事一業止可以與三公論道儒生講讀得其大畧雖聖經賢傳亦不得終日窮研而廢棄國事苟終日窮研而廢棄國事雖讀六經其亡國敗家與荒淫等因而反歸咎于書史則不善學之過也

儲嗣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于太

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于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徹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于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于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于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于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于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義禮之習至于

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于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于朝夕所以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于

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市。過者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道

希文范氏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揭謙曰。此從其遠者言之也。究之君民皆在所憂。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于

中。動不違禮。威福不自己出。入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伊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己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于冢宰者三年耳。周公至于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于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耳。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伊答人示奏藁書曰。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

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唯告君之體當如此。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于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

諍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于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齋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巳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事功出于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于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于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

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于君。非巳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恃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項之事何以效。畧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于氣盈。貪戀生于氣歉。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勳勞于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

禮樂。頒度量。受賞。必見于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會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于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忠賢之于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諮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捄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于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于內顧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說誠服。

西山真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强固則必不倦于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于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

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于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强兵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爲法。以管仲趙武爲戒哉

魯齋許子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于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于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于已。使人知恩威出于

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

撝謙曰。曹彬伐江南。歸曰是行也。仗天威。遵廟筭。吾何功之有焉。此語實事。非謙辭也。每見人臣奉天子之命。百靈效順。所至成功。自謂智勇日出。矜其才力。一朝貳志。萬事束手。一無所施。然則向之成功者。果何人之力乎。謝晦事宋武。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爲少敵。及至抗旌犯順。軍士一麾而散。智勇安在。李懷光救奉天之圍。兵力最盛。自貳于朱泚。腹心皆潰。不待王師之出也。故天子有善。不敢有于已。必歸之于天。人臣有善。不敢有于已。必歸之于天子。人子有善。不敢有于已。必歸之父母。君者臣之天也。親者子之天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六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七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治道總論

明道先生上神宗皇帝書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葢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

或用其偏則小安。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獘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者。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于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

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受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葢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縣鄉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

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脩。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才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

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聚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感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夭殺。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則有

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衣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

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
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
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
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居今之時不
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
須于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伊必井田
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
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

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
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伊事事
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
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
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伊養民者以
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
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
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爲戒
必于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

永久至于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
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其盛也○民可明也不
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
可使也不可欺也○伊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
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無尊卑貴賤之分明之
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皆
險之大用也○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
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
○伊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

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
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
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
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于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
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龜山楊氏曰政者正也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天
下從之○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
于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
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

此説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但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程伯淳作縣。常于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怨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敎之趨利避害。全

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五峯胡氏曰。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豫章羅氏曰。敎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敎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敎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擧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敢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墐。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失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

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旣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規諫。不喜導諛。則聽言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語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國家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

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

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賢士大夫而不在于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廟而不出于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淸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熟審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

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于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節行撿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于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于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常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閧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古人爲政一本于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政治當嚴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耳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撿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或問程子曰論治便要識體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个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歛均力役這个都是定的格局合當如此做○與張欽夫書曰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

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讐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矣。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勤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

夫治常生于敬。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于簡篇。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皆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于耳。不動于心。以至于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復古

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个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于此乎。如其

盡于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于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于是乎與天不

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于情之所可矜。顙泚于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養之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薄。有一于玆。皆伐國之斧斯。蠹民之螟螣也。

敬軒薛氏曰。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一殺字。言爲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

撝謙曰。世之大治。王者大一統。則一國之中。君臣長佐之心必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心必一。師友之所學問必一。衣冠章服必一。律度量衡必一。及其將裂。則一國之中。君臣長佐之心必異。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主僕之心必異。衣冠章服律度量衡必異。其一也。非强而同之。上以

大中之道立于上。下之人不得而異。其異也。上無以教。下無以守。異言喧豗。覩若固然。可哀也已。○世之治也。其人心必敦實。尚廉恥。威儀必靜重。言語唯諾必謹。其亂也。人心必妄詐。寡廉恥。威儀必佻薄。言語必浮誕。應對必苟且。故余之幼也。見尊俎之前。揖讓折還。繁而不殺。羹酒之行列必整。有古賓主百拜之風。及其敗也。雖大宴會。一揖而就坐。徹宴之辰。一鬨而散。無有成禮而退者。陳常時夏。其廢也久矣。○問國之亂亡。必有朋黨。君子以

小人為朋黨。小人以君子為朋黨。以為朋黨當除耶。則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偽學反以此排陷正人以為不當除耶。則洪範明言人無有淫朋無有比德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而歷代小人皆以結黨成羣顛倒毀譽布滿中外危及社稷則將何法以消之而後可曰是不難也君相無知人之明而徒聽毀譽國無政故有朋黨若君相知人而賢者必舉不肖者必黜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朋黨自消矣。消朋黨。必始于清選舉。

王霸

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須要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利欲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伯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以其為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為方伯故謂之伯未見其美玉碔砆之辨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伯之智力而後有王伯是非誠偽之分故今之言王伯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正

敬軒薛氏曰余少知王伯之名而不知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蓋謂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

隱顯遠近之間也程子所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仁義之名其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偽之所以不同也歟

撝謙曰王霸雖亦如此然霸只是以力服人之名○以王伯言之則天子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以王霸言之則以德行仁謂之王以力假仁謂之霸孟子所論王霸非王伯也後世若漢高帝唐太宗皆謂之霸可也○後世創業之君有霸而無王

何也。後世多彊盛之奸雄。有非以德化者。故天毎以英雄之主。威而服之。但得其心緣于至公。猶王道也。世多以覇爲僞。則不同。覇者但不能純耳非僞也。僞則無物。必無成就之理。新莽是也。

郊社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因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之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北郊不可廢。此是報本之祭。豈得同時耶。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

揭謙曰。經諸儒論定之後。凡漢儒所謂感生帝耀魄寶威靈仰之類。皆一掃而去之矣。唯天地分祀合祀之說。尚有可論者。今按漢初郊祀。未應經義成帝從匡衡之議。準古禮。罷甘泉汾陰諸祠。作長安南北郊。分祀天地。而卒不獲其福。此見天地之饗在明德。以薦馨香。而不徒在于兆位也。至元始

中。王莽以天地有分有合。冬至祀天。陽時陽位。夏至祀地。陰時陰位。此各特祀不得合者也。冬至后不省方之時。命有司行事。夏至亦然。孟春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天地位皆南嚮同席。地在東。同牢而食。光武中興。竟採用莽說。行之終東京之世。按莽孟春合祀。未有據于古。分祀而命有司攝事。合祀而天地同席。皆謬之謬者。莽行之而不及其世。光武用之而傳祚久遠。固在德歟。魏王肅以爲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晉元始中。從其議。除五帝之號。同稱昊天。合郊丘自後圜丘方澤不別立。而五帝位則仍復焉。五代至唐。分祭。武后時始合。開元仍之。至宋皆用合祭之禮。唯元豐時一分祭。未幾復合。洪武初分祭。以天氣失朗。復合。至嘉靖時復分。分合之議。聚訟久矣。今以禮論之。據周禮冬至祀天於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日于南門外。夏至祀地于北郊。而儀禮會諸侯禮月于北門外。此皆祭天地而主日月也。國語稱天子朝日夕月。儀禮將會諸侯。禮日于東

門外周禮四類之祭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此直祭日月也冬至祭天主日雖配以月而不言祭地據周禮六變之樂致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土祇而後致象物與天神則天神地祇無不並致而獨言祀天蓋有事于尊可以及卑也然而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故祭日於泰壇祭月於坎則在泰壇外之西所謂以別外內也夏至祭地卑不合尊則不致天神而天子適四方之柴則王躬柴祀于南門外而北門外之禮月與羣神之祀皆諸臣代告爲蓋

南郊祀天主日兼有諸神之位而月在壇外之西巡狩之柴陰陽各祭于其方北郊之祀地止及四望山川之類此有周祭天地之明法也後世主分祭者止見大司樂南北郊之說而并未及詳其六變降神一段兼致土祇主合祭者又抗地于天而同壇並尊遂廢北郊之禮而幽明不別皆失之甚也○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孟春祈穀季秋報成五年大禘三年大祫四時廟享親耕藉學此數者天子皆不可以不親也而後世人主深宮儲出郊廟皆使人攝之豈所以承天子民之意哉○按德合天地謂之帝帝與天不同

宗廟

撝謙曰宗廟詳辨見中庸達孝章朱子或問余附以鄱陽馬氏辨并余說載中庸本義故此篇不具載○七廟辨又見禮學彙編

程子伊曰祭祀之報本于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伊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

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三廟圖

太祖

昭

穆

朱子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

楊謙曰商七廟有三宗。一祖三宗。則所餘昭穆之位僅三廟爾。又商人多兄終弟及。則祖與父已不及祭。固知三宗在七廟之內則無不祧之理六廟之說尤無據然商書所言七世之廟是太祖之廟。更歷七世者雖大夫亦有之如季友之廟至康子時已七世

商三宗圖

太祖

太宗　高宗　昭　昭　昭

中宗　穆　穆　穆

又曰古人七廟。恐是祖宗有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此說辨見禮學纂編

周九廟圖

太祖

武世室　昭　昭　昭

文世室　穆　穆　穆

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于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室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凡新祔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

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于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有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

而以右爲上。自可揄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士大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揭謙曰。夫禘嘗之義。所以治國。後世帝王。窮極崇奉。而使其公卿大夫。不得有其一廟。是以追先報本。苟且滅裂。而莫有愛其家國者。非達孝之道也。今皆使之有廟。且當使之祿及其子。然今之士大夫之廉者。當其罷歸。遽已皇皇無食。而況及其世乎。然則爲之奈何。是必君人者。約己弘物。損後宮無益之費。而去冗官淸軍制。省選舉。苟非創籍者。皆當祿之終身。而三品以上。則祿及其子。庶幾國

有世家而家有世祀。○立祠堂者。必當立祭田。○知合敬同愛之理。則天下治于廟中矣。○崇禎末年。江南民俗。凡疾病買賣者。不知何故。輒夜祀傷官。所謂傷官者。皆橫死之鬼也。每至夜分。鳴鑼放爆。鼓吹達旦。而官不知禁。則地方何由得安。兵傷何由得息乎。須用厲禁以止之。而勸其愚者。何不以此費盡禮于祖先。爲得益也。舊法鬼無所歸者。官以城隍爲主。聚而祭之。極得。

性理大中卷之十七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唯鹽梅其相須倚

賴之如此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于正矣後之任相者異于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

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維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踈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者亦

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然後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于其間。茍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

謂郭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黑白。而無疑惑之心。葢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于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葢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偶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茍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數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歟。○人君勞于求賢。逸于

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能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于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于進而果于退小人不恥于自售而倖于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五峯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問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王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功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于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托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

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

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于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

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蚤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亂于未萌巡等蚤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仗節死義之人哉○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于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爲足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與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于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與籍溪胡先生書曰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于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

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惟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叢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覆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魯齋許氏曰任用人才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

見。然不可獨用已意。獨用已意。則排阻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已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才。立事功者。皆獨出已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况大于此者乎。

竊謙曰。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鞭笞行于殿陛。而求士之有恥。不可得也。得無恥者而用之。何以爲國。

求賢

朱子與劉共父書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今之

人則不然。其于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也。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于遠。足于少而不知其漏于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于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于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業。雖播于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已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于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才。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泛然求已所

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于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爲。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

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于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于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于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聞見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于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于隱微。而浸極于光大耳。

舉選

明道先生上神宗皇帝書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于廢熄。惟朝廷崇尚教養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

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于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于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䘏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

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術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

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縣之學。如州郡之制。興日則十室之鄉。達于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于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于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于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脩。與才之下者。

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于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于學。大學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于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問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于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

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或僨衆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二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涖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于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于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

學術才能者于朝。其在學實典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黜授以管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脩進。中于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等以行實才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臣謂帝王之道莫尚于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盱江李氏曰。教而用之。學校之典。于古也。不教而用之。選舉之隆于今也。教則易爲善。善而從政。國之所以治也。不教則易爲惡。惡而得位。民之所以殃也。試者其言也。用者其行也。言有僞善。則取之矣。行有真惡。弗可得而知也。然而授以操柄。加之人上。是以赤子之肉。投畀虎穴也。況綉繢雕琢之文。又不足以爲善言乎。則其曩昔之志。夙夜之學。瀝盡于數刻之試。而胸中未始有一毛可爲效官之資也。禮儀則習于同列。政體則咨于老吏。自受爵之日。爲學制之始。奈何欲致治興化也。惟今大學論士。既不觀德行矣。而學士之版。徒記姓名而已。求試而來。報罷而去。以天子之辟雍。與諸生假道而過耳。郡國雖或興學。而士之進取。罔繫于此。是皆存學之名。失學之實也。按唐制。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老。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此近古旁求之法也。而一出課試。不繫行實。亦同歸于弊矣。爲朝家之計。莫若斥大士館。使薦紳之族。咸造焉。增脩州學。使士庶人之俊秀咸在焉。擇賢以爲之師。分經以爲之業。限以積久。毋得擅去。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

歷試而如一。乃其能也。如是而得人不精。未之信也。其有急于夥養。或素已成就。不在學者。則循舊貢舉先其名譽。後其課試。舉之非一人之舉。必鄉曲共舉也。用之非一人之用。必天下共用也。如是而得人不精。亦未之信也。或曰。嚮者亦嘗先名譽而改課試矣。以其進者濫而取者私也。今而復之。其可乎。曰進皆有濫。顧其利害何如耳。糊其名而易其書。有司不得輕重焉。是吏之公也。君子之道。不遑于童子之雕蟲。是法之私也。以名取之。則亦反是矣。吏之私者。則刑

可速也。法之私者。雖聖人因之末如之何矣。此賢者所以日創教法所以不競也。惟解而更張之。乃為邦之盛飾也。

五峯胡氏曰。古者舉士于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于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于春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于道也。行之不反于理也。書其質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于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于鄉校。具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于學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于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大夫歟。某可以為卿歟。某可以為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

朝無倖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脩而不僥倖于其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沒于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埸不聳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朝廷何患不得人。

撝謙曰。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今以一日之文章而博終身之富貴。明乖聖訓。此宜變一也。又考官

聽訟獄者三四載而使之閱文荒疎旣久多所謬誤誤者旣售又誤後來此宜變二也糊名易書本以防弊而關節之弊益不可防徒令胥吏爲奸于闈中以此易彼多無知者此宜變三也搜簡始于賈似道待士以無耻而無耻者益甚頂名代替公行無忌此宜變四也每一科舉送卷投呈扳與乞試之人閧于街市此宜變五也每一科舉關通線索公行賄賂之人雜沓公私此宜變六也凡此諸弊天下人之所共患也今若從程子李氏之說使士人皆出學較選賢以爲之師分經以授之業日觀其德月課其藝久居而不變歷試而如一乃得舉之其有濫舉賄進者黜之以罪庶不謬于聖王取士之法矣然猶有說焉古之取士未有不出于一途者也自後世略賢能而尚文藝文藝一途原不足以盡人才勢始不得不出于雜用出于雜而不限其所至則其人不法于孔孟不知國家之大體豈任公卿苟限其所至則是人者終其身已無復有公卿之望而所資不過升斗之祿兇賊病民

勢所必至又以升斗之祿必遠去鄉里赴奔京師而後取之又遠出京師行數千里而後就之其費已十倍其祿矣彼求之者將何爲乎今雖取士于學而勢有與古必不同者古者諸侯各用其國之人其貢士于天子至少其入于太學者已不復任卑鄙之職而才與士相均今用人旣畢出于學宮選于大學始出而爲主簿典史之任則求之甚艱而用之甚輕聚之太多而校之難精勢必出于冒濫若大學所論賢能止備高位而親民之任反委之胥吏則官方雜而治道陵彝今不若使各省州學之所舉其上等貢于太學其餘不必親至京師入于太學吏部即使人就選之凡親民之職雖至賤皆領以士人明試以功其卓異者始令陛見如此則庶無壅積淩雜之弊○夫天下之民不可有偏而不舉之處也京師所在大衆所聚然亦不可使之太溢京營也後宮也朝官也辟雍也此京師所有而各省所無也銓選也朝覲也會試也貢舉也此天下之人奔走于京師而亦各省所無也貴人

既多。則商賈自然輻輳。富者既衆。浮民益多。而輦轂之地。乃爲姦民之藪。此不可不爲法以稍分之也。今若舉人于學較分選于各省。則京邑之姦民先去其大半矣。○銓選者天下治亂之所出。而法之弊叢焉。宋楊萬里謂吏部之權。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吏部長貳之所可。吏以爲不可。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以市于吏。吏曰可也。俟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詗也。吏部之權乃盡歸于吏。此其弊至今猶然也。然其所以致此者有故。余觀三代之隆。冢宰總百官。然未有以一人盡選天下之官者也。一人盡選天下之官。則遺忘自所不免。今莫若使吏部自分其權。爲尚書者舉數十人。以持各省之銓。每省三人。令州之學師論舉人之中選者。若干可授教官縣令。若干可授縣丞。若干可授主簿等官。某某可授繁劇。某某可授閒省。以詔持銓者。分地方繁簡之缺。派上中下縣。

卽於千里之內。五百里之外授之。三年始覲。六年令監司察得該授某品。或陞或降。以達吏部。吏部授之。其卓異者令陞見。敷奏以言。稱旨者擢居清要。其縣丞以下陞降。卽令監司達本省持銓行之。亦卽于千里以內五百里之外叙用。益縣令以下最爲近民。而千里之外。語言多不相通。欲其獄訟得情。亦已艱矣。又官既卑而遠出數千里之外。資用行李。將何所藉。赴官既無其力。罷官將無所歸。失所既多。敎貪尤烈。又舉人進京會試舉債以赴。取賂而行。豈賓興之意乎。今此法行。則公私之費省不啻鉅萬。而胥吏之權自輕。其知府以上始出千里以外。凡地方官皆撥驛傳吏員廩祿。令至家送迎。其可也。又并冗食亦汰選之法。

蒞政

程子曰。斟酌去取古今。恐不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曆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古者鄉

田同井而民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于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或問爲官僚而言事于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于去則當去事輕于去則當留事大于爭則當爭事小于爭則當已○明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寃民矣

人有語及爲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爲尉爲邑爲郡以至爲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廖子晦問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

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葢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業惠于我亦得以遍逮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葢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姦

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
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于此者乎朱子自註曰緩急可否是
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已是今見爭訟人到官常若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
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州磨審皆有日限有違
失則科正之無即發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倅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
孔子意裏道如何也○平易近民爲政之本○事變無窮幾會
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
亦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

是如明鏡然姸者自姸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
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
德莊知建寧府問于晦庵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庵
曰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瘧子相似以某之
意御善良以寬治强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着
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
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如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
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

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
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
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
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
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
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三
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司馬
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
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

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前輩常言小人
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
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
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
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
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
尼媼之類尤當疎絶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
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
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

吏人所盃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葢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于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于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

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葢言忍受得事也

魯齋許氏曰恐害于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己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乎曰不然履正

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遺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顧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有爲

臨川吳氏曰縣之于民最近令之禍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于民不眡于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騷擾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于制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

不無少偏終亦不免于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撝謙曰蒞官行政莫難于治吏胥予少時聞諸長老言舊制邑甲皆用民壯更翻直日無多人無常人吏胥在官過三數年即為積吏必行究遣今乃令長子孫于中彼此去來皆有頂代銀兩動至千萬上下以為固然異哉○庶人在官之祿必如周制而法始盡善○如一大縣亦有吏戶禮兵刑工六職之事每房量存數名優以常祿又縣署許於鄰近學中辟請二人亦有常祿略如漢制亦可或曰如此則祿不給曰縣之不能以一人獨為也衆所知也今所謂後史者特縣令以私錢辟之耳此錢何從出乎與其害民犯贓以養士曷若公言之朝廷于常稅中稍充廣以祿之也○會典中到任須知一書不可不察

性理大中卷之十八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九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賞罰

程子曰萬物只是一个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彝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忿用刑其喜怒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緼而育萬物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旣舉元愷必放共驩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

法令

程子明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淵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个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旣疑之終不復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元城劉氏曰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illegible]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于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撝謙曰比如法令官吏犯贓者死而祿不足以贍其父母妻子則爲官何能使之不犯贓然則行贓吏之法必重祿以贍其家使犯吾法者必其貪者也然後可以必行而無赦

朱子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必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撝謙曰爲治之始但是苟且而不立長久之法皆亂世也帝王欲齊民創業垂統必同律度量衡辨宮室車服上下至于田賦經界學校貢舉銓選訓

練等類必皆講盡善無弊之法而謹守之

井田　屯田　限田

程子二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以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均埊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雖便使暴君汚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搗謙曰經界之正難者在奉行之人若立法亦易今若效正尺律須度于天下使天下州縣凡一鄉之地方百步之內各立一界石方千步之內各種一界樹以指南定東西南北無使歪邪濶狹然後使人丈量各計分畝田若干水若干牧地若干平原若干道徑若干山林若干下隰若干一里之中若干屬彼若干屬此必無遁矣其邊水邊山依弧曲勾股折筭然後依界樹畫方為圖凡一州一邑皆了如指掌〇橫渠言均田願者衆不願者寡非也天下事無論利害總不可使貧者無故而得田富者無故而失田盍貧者必有貧之由富者必有其富之由賞游手而奪祖遺可謂平乎彼貧者視田為身外之妄得天下必多荒田矣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問于有若若對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

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雅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于治哉

熊謙曰貧者多由于苛政固也而亦由于無教國多惰民奢俗雖人與之田亦何益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于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妙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按先儒稱夏后氏分田每夫五十畝以五畝上供謂之貢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田畫爲九區八家皆私七十畝共五百六十畝各耕公田七畝共五十六畝以十四畝爲廬舍謂之助藉其力以助上也周人以九百畝爲井內二十畝爲廬舍家二畝半餘八百八十畝八家共耕通力合作及收斂之時計畝均分一家得百畝之所入八家得九之八公得九之一謂之徹徹者通其財力與斂之豊歉也熊謙曰先王之法無不善而行之非人則無不有弊焉貢則歲荒之時民艱于常賦助則末世民頑厚私而薄公徹則吏乘勢以下漁其民上罔其君出入會計之際尤難稽考故孟子雖言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而後世卒不可行者民與吏多奸也貢法之不善患在凶歲取盈苟能論年之上中下而取之小荒蠲十之三大荒蠲十之七或盡蠲之則仍無弊也故貢助徹猶之三正並建而貢法寅正永爲定制矣〇善通井田之變者屯田也漢武始用塞卒田邊地自趙充國以屯田制勝而言兵者祖焉光武中興遣將分屯而魏武屯許下鄧艾屯淮上皆以克敵唐有天下遂設府兵屯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足以衛動足以征而無糜餉之害有井田之遺意焉至開元而廢宋于唐汝河朔間有田務然屯利未廣洪武初則各省盡

屯養兵百萬不廢民間粒米可謂盛矣今欲復屯田不必更循故迹但有荒地即謂兵屯之立法之始設良吏定經界度源流通溝洫分牛種簡稼器量人力派田其保恤賙救一依井田之制而畧變通之雖時異勢變而此一方可以數百年無壞不必處處齊同也○井田遂溝洫澮之制諸儒推論立法如此觀周禮有不易一易之地有再易之地有萊五十畝有萊百畝有萊二百畝即周制已不能盡然並方周徹法通公私爲一井而雨我公田

之詩仍用助想周制已不免貢助徹兼用大抵地方極壞必須從新疆理則以我徹法行之使以王國來極耳其餘未獘者且令仍舊不必變也推此法爲之先王之治亦可行于後代但患無其人耳○漢董子言于武帝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限田之法始此自晉及唐亦嘗行之今按限田雖不可奪此與彼然人一丁田不得過百畝亦均田之一術也○唐陸贄言于德宗曰京畿之內每一畝官租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于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望令百官集議凡所占者約其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農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也按私家租佃雖非官所能裁但官爲立法終稍殺其暴使兼併者無利而又嚴荒田入官之禁亦不均而均之一術也○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

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此等處儒者亦不可不知

經界

朱子條奏經界狀曰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績與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

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爲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于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爲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于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衰竭。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候報可。竊恐遲緩不及于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于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訊究。舊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次其昏謬疲軟。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于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于一路。見任不足。則取于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于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畫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筭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即已差人于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筭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于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各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

而已不必更開入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郡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僱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僱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

亦不至于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唯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繁重疆理畝畆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柰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筭則必名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筭必皆爲胥吏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于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

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役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畧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筭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

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筭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詔施行○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租稅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

胥吏僉緣爲姦賣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徧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遞輕）減令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

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原註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唯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註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

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僉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僉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

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于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第四項貼黃曰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創上烟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

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
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第五項貼黃曰所謂俵寄
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俵寄
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
矣然他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中諸司狀
曰紹興年中福建一路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
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十八九成而擬
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奏
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

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
○又曰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
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
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
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閤謝事覃思旬日然後
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
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
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
團縣通差不以烟爨遠近為拘不以歇役新舊為限

但取從上下產高人分為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
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
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疆或人丁眾盛或才智
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于一貼凡
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
出所長以相協濟于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
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為說其大意使之
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
悉以已意詳為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

如是五六日凡為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
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宅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
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為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
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于民
者○又曰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
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晝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
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
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
後即便打量耕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

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准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正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適所以漏洩幾事。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于其後。非計之得也。○又囬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曰。自去年三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細算方法。仍會到福州與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算法。鏤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顧而思之。方[illegible]

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與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今雖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自耕犂。若于此時施行。不唯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爲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節次條陳利害。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于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郤。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

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畧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他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卽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雖遲之數月而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漳州經界卒以進士吳禹圭言報罷先生自劾去○答黃子耕書曰向在臨漳訪問丈量算法得書數種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于田段中

間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爲私意浮議所撓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效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答王子合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益畢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于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愿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事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尊旨又復如何也

按王介甫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若瘠鹵不毛及

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所謂土封卽此歟紹興間李椿年言經界不正有十害經界正爲十利秦檜主之命措理經界唯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舊漳汀泉未畢行夔州及瀘叙等州金免及朱子知漳州又有此議終尼不行後湖南廣西再命再辭及上留丞相書深以此爲恨

隆慶間吾杭丈量不均委嘉興府同知黃淸覆定仁和經界有丈量法則六條○一專責委以本官

原係嘉興之官民非所事浮言易起必須上人專于委任而該縣知縣協力贊襄視本官所任之事原爲代已之勞視本官所成之功不啻若自已出庶始終無債事之虞其分委官四員該府開送○一選人役該縣選各里中丁糧數多行止端莊者一人爲公正富民使領一里丈量之事即令保舉量手筭手書手各一名要素有身家勤慎守法之人不許容積年奸猾之人營充作弊若本里書筭量手有奸公正富民不察者連坐如果奉公守法官府覆量無違五年之內給帖免役○搗謙按富人了多不知筭若行此法必須能知筭法者方可責成不能須令退役庶無枉濫○一准首正凡有欺隱田糧盡從宥免如仍前欺隱覆丈之時爲他人出首者通行究治○一定經界凡丈量不淸皆由隔縣田地彼此影射今取鄰縣圖冊查明于縣界田塍壘土立木爲標詳書業主與某縣某區某啚某圩某人田界連以便查覆○一較弓式每一田一畝積弓計二百四十每一弓長鈔尺六尺此一

定制也即便較定弓式各里一張送官印烙給發業戸使先自量戸下之田每坵塡給號票一張木牌一面備開田形四至量過弓數于上原額稅糧若干今次量多量少若干木牌各插田內以聽覆量辨驗號票類集交與本里公正約同本區老圩長里書人等重量無差投送分管縣佐再量的實然後類送總理同知黃淸監督復量弓步不差田畝無隱方准收票在官彙集成冊候量完之日照畝定稅仍依式各塡紙一張用半號關防給業戸爲照如冊奸隱漏通行究贓正法○搗謙按此凡宜依律較定使天下齊同○一查區總夫經界既正則各區總數分之即爲各戸撒數中間幾區或以河岸或以道路爲限雖鱗次櫛比未易辨識而每區大段亦自分明監理分委縣佐等官總量一區弓數內除溝洫道路若干即是各里公正業主所量之總數如有不符即係隱漏而大綱無遁矣經界了畢監理同知即將圖冊盡地繪圖重造一部申報省府○搗謙按此法宜合朱子經界疏狀參觀

賦役

貴與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高祖四年初爲筭賦人百二十爲一筭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筭賦減其三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

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葢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戸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戸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戸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于漢也自是相承戸稅

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蓋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而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爲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幷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可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非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德宗時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稅。）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絹帛而輸錢。旣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掊克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撝謙曰。今之法雖承兩稅。然楊炎之法。謂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陸宣公謂其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貲轉徙者。脫徭役。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今則丁錢不論貧富爲是。但不當責錢銀于田畝耳。○據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籍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

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
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
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戶之外。著
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
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及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
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
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
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
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于百十戶內選

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illegible]畸零。而官吏
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歛害民。及人[illegible]自占以實。
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
詭寄者。罪如科。其菴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具
編冊如民科。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丁二等。曰成
丁。曰不成丁。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
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磨勘亦如之。上
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
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部給事中一人。督

監生。清比遺悞。撿暴蠹浥。洪武二十年。遣國子生
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
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善惡廣
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
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蓋太祖以天下之賢士
大夫隸之仕籍。以統郡縣之人民。而郡縣之人民。
則具于其鄉之黃冊。以天下之郡縣。悉圖載于一
統志。而郡縣之土地。則又悉圖載于其縣之魚鱗
圖。甚大畧也。瀛海張氏曰。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

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腴瘠方圓之
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移者
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各歸其戶。一
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
稽之。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
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
者。以握其常定之劵。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
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
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寖

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之姦百出。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即邑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圖。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辨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甲乙之名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正嘉以後。魚鱗冊

廢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糧始得過都圖。賦役冊獨以田從戶。其巨室置賣田產。遇造冊賄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有暗藏逃絕戶納者。有花分子戶不落眼者。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石爲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色。捏作寄庄者。于是遞年派糧差。多無所歸。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絕。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賠累。亦皆歸于逃絕。乃精覈

議丈量。而鄒文莊守益行之其鄉吉安府安福縣知州安如山行之裕州。而萬曆八年。遂大均天下之田。然其吏之清强斂練撫字忠愛者。得因自效而其罷軟貪縱養交賈譽者。不無反增其弊。祭酒王材嘆曰。經界盛事。數百年一逢。而有司無眞切爲民之心。祇欲速成。以邀虛譽。是聖祖之尺度不足遵。上司之簡書不足畏。獨書算以省力之私。爲一則之說。逢之官昧其良心以欺民。民抑其本心以徇官。取快一時操切之謀。無復異日經久之慮。

則是舉之行。固不如無舉之愈也。嗚呼。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辨五物。禹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今皆遠之。能有行乎。撝謙曰。開國之初。法嚴令必。人主有知人之明。專委公廉有才者分歷天下。而下人畏誅。故經界之正。大抵少弊。至中葉以後。人多玩法而請托之弊多。又各委長吏行之。長吏之賢不肖。地各不同。則其利弊亦州各不同。其勢然也。○魚鱗冊始于宋之趙譽夫。其法與王介甫方田法不甚相遠。然洪武中以此定經

界而介甫之法為弊于宋者葢其時衆君子不肯行其法而介甫用小人行之故徒法不能以自行也〇搗謙嘗問賦役于玄宥祁先生先生曰一方有一方之賦役一時有一時之賦役如今之田或以一斗起科有好田收三石便為三十稅一薄田收七八斗便為什二三或反賠糧此時有人種便為好田數年佃人弛荒便為荒田矣〇定稅之法當隨五土與五色參肥瘠旱澇分為數等年有豐有凶有平以平年為準什稅其一遇荒則或減或

蠲地形明載圖籍每年令縣令按行水道有海堙河決人力不可回許奏改稅糧從實增減其餘蕪塞府縣不為開通卽為不職荒蕪田地貧者補而富者罰其可也〇平世必使其令信如四時孔子寧去食而不可去信者正為餉之不可加也觀自來吏之作姦皆由于每歲加減不等與斂法名目不同併官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歲各有異故小民任姦胥里甲之高下莫可致詰今若歷年久遠無分毫加派凡所有常稅令長吏作為定書四

時讀法每鄉宣布之吏胥雖欲侵欺乾沒何所措乎〇按計畝納稅必歸本里則無產去役存之弊併無遠方兼并之事而或以為人戶住所分散則里甲之催徵賦稅誠難不知今之人戶流徙已與黃冊之版籍異而亦未嘗不徵若分主客戶在本里者為主令同里自催在他里者為客着一役催徵此亦抑并兼之一法也但催徵之役不許包納而厲其禁庶幾無弊〇元時定稅議者以為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

者則今已重矣〇人丁宜逐年增減而往往隱漏者縣官不肯減人戶不肯增上下不以誠而已苟上之人以誠化民則民自不隱〇聖賢論賦稅多矣只斂從其薄而已蠲租免稅盛事也然亦有弊焉貧民田止數畝其稅不敢不完富而頑者田連阡陌關通猾吏積年拖欠遇赦買免然則蠲稅適以名奸耳善蠲者當分為二科其不欠者竟蠲本年之稅其欠者則蠲其本年而徐征其欠察其作奸者重懲之可也〇唐陸宣公言攤賠之害曰田

嚼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罕盡申聞所
司姑務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額累加見
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成盡又言催徵之害曰鬻
事方興已輸繼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纏
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
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旬月
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
急敎迫重傷疲人此爲民父母者所當知也○玄
宥先生又曰朝廷錢糧所以積欠乾沒者多由催

徵者急則吏人以他樣錢糧那盎縣官但以錢糧
蚤完得行考滿則不復顧前後之事而但顧目前
那移故其中以民之脂膏飽吏胥者多矣○古人
司徒掌邦敎今掌邦斂致世之變可知也○周公
宗建令仁和長畢催稅之法里人至今稱之○漢
文以官爵募民入粟而蠲天下田租夫當取而蠲
之是遺道于譽也以粟得官是敎民以無恥也均
失之矣先王非荒不蠲非德不官
康侯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搗謙曰里役有銀差力差之別夫庶人力役義也
銀差則取之何名如有公費自當于常稅內留一
分以充之未有可妄取百姓者如宋破分之法可
也○或問雇役差役之宜曰子言子產有君子之
道四曰其使民也義使民者聖王之所不免亦曰
義而已矣周禮役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
者老者疾者皆舍不聞富者之舍也今使民出錢
而免役僱貧者役之是賣富而差貧也姦胥犯此

則朝廷罪之豈有天子而賣富差貧者哉其使民
也亦不義矣富者有錢自僱人代役則可上之人
立爲此法則不可宋之王安石主僱役司馬光主
差役當時議者但欲便民而不論先王立法之意
是以紛紛不能定也以利害論之唐以租庸調三
者取民所謂庸者即力役也用民之力歲二十日
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匹謂之庸至楊炎變租
庸調爲兩稅于時詔書謂兩稅之外悉無他徭是
則免役之法不待王安石而已行之矣然其後宣

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訖鏁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則差役猶不免也至宋之賦猶唐之兩稅也故庸則以廂軍爲之而所謂衙前諸役非古三日之役也王安石欲行免役錢而蘇軾曰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非事例也然其言曰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于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自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此言是也乃其後軾反自忘其言而又以力爭于元祐之際至南渡以後役錢畢輸而苦役果如故金華民汪灌等以私田粟佐當役又有義役之舉焉噫可嘆哉洪武中以田起糧以戶起役而役之重者歸于上中戶法固善也至中年役重民病乃議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

條總徵而均支之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則猶唐之變兩稅宋之變免役也其法始下民大便之矣不數十年而差役之苦更甚于往時竟何益哉以此知官之與民必不能無役者也役重民病但有恤民減役而除貪殘之吏即有所費但當請節之于上不容更取之于下徵之往事固如此矣〇洪武中役法依戶數定里長不許那移然其重役止派上中戶而不限里十八年令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爲賦役冊貯於廳事凡遇徭役取驗以革吏弊然民有丁產多而貧丁產少而富者極難清查用道令晉城預知民間貧富丁產之數乃審繇役按籍而定之無敢違者非至誠用人不能得之〇富民者國之所恃以安也重役加于富者不過日朘矣富人哀此煢獨耳究之富者病國亦病矣安民唯有減役別無巧法〇軍興則役自繁興師至萬而民無妄役可謂整暇矣〇役莫

大于漕運久必民不堪命若軍運則非重督運之權假以生殺不可也○古之役民甚繁然而君民相親如家人父子出力而不奪其時不傷其財不致其病故雖繁可任也後世官之治民如傳舍田疇荒矣而不恤貨財殫矣而不知筋力瘁矣而不問牛羊用人雖歲一役而民不堪也

理財

盱江李氏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爲農常糴而末常糶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

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糴有時而糶也末不常糶有時而糴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愛其穀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才解而日輸于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固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illegible]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爲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畜賈專

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于是不下流而民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爲而作也管仲行于齊李悝行于魏耿壽昌行于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及隋時或典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茲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當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姦也

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于賈人。至春出糶。寡出之。則不足于饑也。多出之。則計日而盡也。于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于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奸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買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于其縣。則遠民可

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奸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揭謙曰。常平之法。宜自三石以上。不許兼糴。亦所以防蓄買也。

右論平糴

謝顯道曰。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賤。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揭謙曰。鹽法非正道也。然後世以代正供。似不可廢矣。通商惡民禁奸三者爲上。裕國次之。○鹽大利之所在也。而法得行者。官執法而賄不行也。世亂賄行。何法不弊。竊嘗聞之商人。今日之鹽。行私

鹽者衆。矯正法不唯無利。抑且虧本。然則不若則已。業鹽必冒法矣。爲國家者。豈可使民必冒法而爲商哉。

右論鹽法

謝顯道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乃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

重輕蓋古人錢鬪方鑄錢以益之
撝謙曰王者鑄錢非以侔利也所以平民心也錢
行則僞銀息分鏨之鬪輕重晝一而民心平少時
聞訓謂分鏨用銀不妨過重以惠小販長而食貧
見小販之等于定星處幸重半分積而論之貧者
零用銀一兩五錢只抵一兩富者併用則反是乃
悟向之所謂善者正所謂惡也以此知天下之善
莫過于平此亦錢不行之故
右論錢法

龜山楊氏曰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
售貨之滯于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
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
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
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所
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
願藏于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
撝謙曰泉府之法雖封建時可行今天下一統官
皆無常尔不可行也雖國用軍需則皆于出產州郡

置場收買令遠近以貨自至所須物足則止不得
至民家强買其有非次急切軍典亦各于出產州
郡專委長吏于有物力上戶內平價給買稍有侵
遠加以嚴典庶民無重困乎○漢初令賈人不得
衣絲乘車至武帝竭天下之力幾無以濟乃令賈
人為官賴桑弘羊平準之法得以僅存董子曰天
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
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
而況人乎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負且
乘致寇至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
必至也可謂武帝之要藥矣○唐之劉晏亦以通
財濟國然而君子不尚者以國家經賦本自足用
多聚財于上而濟其侈所謂民賊也大學曰長國
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右論平準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
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

所謂均節也○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于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于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

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于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如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齊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經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然朱子又有與王運使劄子曰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

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爲當倣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之載大約所供纔十之二三而末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例如此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叮嚀使臺所爲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

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
端。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
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
一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
惠。而盡實供具入數。興將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
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
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
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子下執事。其後不知運
使所答如何

謁謙按朝廷于州縣錢糧。徹底清查。盡歸京師。終
非美事。惟選賢而任之。使多儲積蓄于本地。交盤
之數。使本地士民鄉紳共知之。苟貪污著聞則繩
之以法。雖聖王治世。不過如此而已。
嘉靖中詹事霍韜疏曰。臣幸得備官纂修。謫查得
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
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十頃有奇。失額四百
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
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
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
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
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
不然。則册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
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
疆里如舊。非荒虗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
册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歷歷
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强半。更十百年。減失
又當何如。伏望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

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
館稽纂。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
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
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顧少。
總國計者。宜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賄利。爲欺
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册獻田
額數。盍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
一千六百五十四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
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

戸口藉且息矣乃戸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八十萬視初年減七百二十六萬矣據上數戸宜減六百七十四萬今亦不合國初戸口宜少而多承平戸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遞年戸口原數今戸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戸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七倍矣攷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項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項失額者三萬項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四十一萬項減而三十八萬項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戸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

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伏望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類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昔光武中興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逾多則國逾困而民逾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

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獎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為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陛下早計豫慮曰慎

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窒克己復禮之目由此而堅所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

揭謙按此疏言國計甚明覽者以三隅反則經費雖廣可指畫而陳矣然人君處盈絀之道不可不審也當國計之盈固當戒其侈心勿為妄費然亦當小疏通之或惠鰥寡或興禮樂毋務厚藏以滋後人之侈當國計之詘固當量入為出愛養樽節清查耗蠹仍當褒示寛大不可唯務裁削以啓亂源嘗見父老言崇禎間流寇之起始于裁革驛傳

固當慎也

右通論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

日也蓋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人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獘也夫恭儉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獘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

揭謙曰珠玉錦繡物之貴者也焚而棄之如土芥

此正其性之奢處。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于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皆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

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多矣。

魯齋許子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不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〇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此。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㟰謙曰。國之用財。必有節者。非徒儉而已。宮府之制。必有法式限量。不得踰溢。如庶民不得衣絲。品官不得織金。宴享祭祀。籩豆有額。民間不得倩厨人茶使。婦女不得擅用珠翠。皆所以使上下有章而裕生財之源也。曰。不嚴而令行。如之何。曰。節自上始。

救荒

朱子曰。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

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〇救荒之策。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〇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糶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有不及事之患。曰。然。〇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于凶荒之餘。縱

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撝謙曰朱子救荒法載本傳見前

禮樂

程子伊川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其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禮既闕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先生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唯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于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古人無椅桌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桌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撝謙曰不特如此垂足而坐則精神緩散

又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于是

撝謙按何氏塘解詩言志四句實爲有理其言曰

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詩既成矣。其吟詠之間。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當歌之詩。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聲唱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並奏衆音。清濁高下。難得齊一。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黃鐘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鐘爲節。作太簇調。則衆音之聲。皆以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

自齊一而不亂。俗樂以合四一尺上工爲板眼。乃其遺法也。此說最爲簡盡。余有古樂書從蔡氏新書另有考定。推此法行之。節序衆音。爲二十四卷。有知音者。可舉而行也。

又曰。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朱子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個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的。聖人所傳于後世的。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天理之自然。○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

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觀矣。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個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

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樣便是大原大本○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且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于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學有節奏學他的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鍾鼓然後以鍾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今人鍾鼓已自不識○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毎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樂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

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
于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
無書捡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棠除用學徒分散
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
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
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
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
間與之居處令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
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

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
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
斯文幸甚取進止

撝謙按凡日用之禮經禮也多見于禮記遇事而
行之有時者儀禮也二者須分而觀之終不可合
合則必有昔儀禮之繁而并經禮束而不觀者矣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
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
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
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聲音節奏方成禮樂○禮樂
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
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的意纔
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的意又如
行路人兩个同行纔存个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
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鬭之心皆緣是無个少長
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的意○人徒見升降裼
襲有類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
無益于人者不知釋回增美皆由于禮器之大備而

好善聽過皆本于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
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于視
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于舞蹈者
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
矣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
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
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

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
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
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
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
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
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于學。○古者家有塾。
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
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
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
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
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
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
朱子曰。昔者聖人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
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
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
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敎。因其固有。還以
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
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
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
守之不失。傳是敎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
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
敎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無遠之不暨。
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敎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
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
于國都。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
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
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
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敎。藝
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
足以爲養心治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
法。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
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敎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
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于家塾黨庠遂序
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
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

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于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

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

南軒張氏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于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于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于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于弦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

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于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于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益有一居其官盡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于異

也身脩而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于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耒耜而有學有師。敎勅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于學。豈特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獨遊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子曰。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揭謙曰。至洪武中。其言遂驗。始立學宮。祀先師。府學置生員四十人。縣學各二十人。作尊經閣以藏書。作明倫堂以開講。作學舍以挌來學者。使誦讀于其中。立教官教諭以爲之師。設廩祿以繕其食。月課其業。而又設提學以爲之進退。又時簡其孝弟惇行者以爲行優。簡其不率教者以爲行劣。厲以整齊士風。法至詳也。至其後學徒益廣。教乃漸廢。但取士之日暮途窮者以爲教官。一切教養無聞。士有入學者。止令齋役徵其束脩贄儀而已。師道廢而士習益以不振。吁。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

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搊謙曰欲種苗者去莠欲養民者去奸欲養士者必去奇衺遊冶放浪鑽刺橫議之習而後學校可清也○教人之法經書皆有畫一之說不許淆亂而後學術始一○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萬曆時爲賊民之先者李贄是也今其書遍于天下欲人心之正其可得乎○淫書之賊人也過于酖毒使之遍坊市而不禁則司學之罪也○士必養而後可教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禀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龜山楊氏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循正道西漢之士事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西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葢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于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顯寘利欲而不知有責于巳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說其自處如此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經世大中卷之十九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封建　郡縣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

撝謙曰柳子厚謂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且謂諸侯歸殷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此所謂以私意窺聖人者哉夫天下之勢卽天下之理也封建非聖人意然則郡縣之朝暮易君果聖人意乎子厚以聖人之於諸侯欲去之而不可未知聖人之於諸侯欲去之而有所不忍也卽以唐虞而論忍使堯舜之子一傳而齊於編氓乎契明人倫稷教稼穡功及萬世忍使不祀忽諸乎非唯聖人不忍天地固有所不忍也擇賢而授之土其臣民安之聖人不忍易也易世之後愛其甘棠况其子乎且其子實賢安得不繼此固天理非徒論勢也必衆叛親離而後去之去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若如子厚之論則聖人於先聖之後功德之亂皆欲一朝而盡易之但勢有不可爾豈聖人之心哉○郡縣交代六年而更使六年易一君則天下必大亂然則治國如傳舍必非聖人意也不得已而郡縣必專必久

或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的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

撝謙曰郡縣自比不得封建則一國亂自有一國治亂國之君子奔往治國則亂者自亡而治

者自興矣郡縣則一君亂於上而天下無邦其極也必人類盡溺而後已然封建必難復者在於無人如周自歷代聖人教養人才凡世祿之家子弟親戚無不盡循法度方得數百年大治今欲驟復封建實無一二千人可爲一國太祖者况其親戚子弟全無教養一傳而敗勢所必然所以聖人之典不過因時而已○封建至周末而父子兄弟相殺者比比而然便是天厭封建矣

或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朱子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

戮馴至大亂况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个雖教無人禁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撑不住○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濶人各自聚爲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

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以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也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的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

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他許多異姓過

𢺅謙曰周書分土唯三孟子不談周禮諸公五百里陳祥道以為兼附庸者似之然周禮處處不合經傳恐亦非周初之舊制○按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亦據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而言周千八百國之說想從此來並無公五百里之說

刑獄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為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

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

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

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五峰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敎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與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徒之官。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臯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敎。而期於無刑焉。葢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敎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葢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

官所掌唯象流二法而已。其曰唯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啣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旣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旣不足以止穿窬淫放

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

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

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觀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矣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敎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唯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名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

兵制

程子曰兵以正爲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王重焉○用兵以能聚散爲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辦分數明而已○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

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臃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

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决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丘乘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

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脩。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

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伯。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脩。武高祖即其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人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唯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

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搗謙曰。韓信擊趙。其從之者如曹參等。皆漢王心腹之將。王雖自稱漢使。而諸將多知其爲漢王也。故得以馳入而無阻。不然豈能望其臥內乎。信謂漢王將不過十萬。而已能多多益辦。觀其垓下之敗。以三十萬衆。敗而復合。夫兵不難於將勝而難於帥敗。非節制何能如此。

或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於再。至於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卽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刼寨之爲。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陣者定也。入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或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靖以爲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

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鬭。只滚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爲曉兵法。班固爲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爲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

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爲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知困乏。○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自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始得。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西山眞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旣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擕謙曰。先王教士以兵。蓋不欲以殺人之事。授之不學之人。然觀聖人之意。殆非得已。繫師以毒。處戰以喪。誠愼之也。車戰廢而文武分。天地之淳漓於此而判。然古之文臣。如武侯之羽扇。韋叡之板輿。頗能克敵。而武臣如曹彬之止殺。尤擅厥美焉。文武之不可分。猶可見也。至近世火器。極于天和。荼毒生靈。震驚上帝。戰勝攻取。全所不係。祈天永命。在必蠲除。儒者之學。豈宜研此。○地道以靜爲安。守國而用火器。是自震之也。○戰雖尚謀。然其

要在勇無勇雖十分才智不免於敗○凡事皆習而後能況於殺人之事豈可坐而輕談○兵偷將怯大率由恃火器○府兵馴兵於農制之得也○強暴之夫充軍可也罷尫羸病苟犯此律亦強充之不糜餉而壞軍制乎

諫諍

韓魏公琦曰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興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

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琦景祐中擢授右司諫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之任之之意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亥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者知人主從諫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爲若干卷

撝謙曰魏公此篇雖簡然論諫無踰此者道行於君有以夫

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達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真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

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爲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趙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所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此一段見性理大方與易傳文句小異似約易傳之說而爲之者）

朱子論伊川諫折柳事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元城

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撝謙曰諫折柳事若欲堯舜其君自當如此方長不折長養萬物正是天子第一事今人視天子爲一孩子故以伊川爲過矣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以犯顏敢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

東萊呂氏曰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西山眞氏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儻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

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己之過而不以爲形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以爲助己而不以爲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諫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人爲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敬宗爲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諡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諡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

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於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於七十有五年。高宗祭於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於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illegible]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一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造化不窮。生氣也。近取諸身。如出入息氣見闔闢往來之理。呼氣既往。往者不反。非吸既往之氣而後爲呼也。

撝謙按。氣散者不反。然須知老變爲少。飛復爲潛。循環者易理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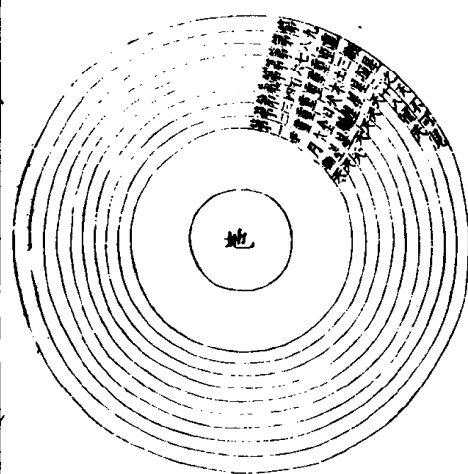
問橫渠以野馬絪縕爲太虛。而天卽太虛。有氣無際。然乎。撝謙曰乾爲天。爲圜。安得無際。所謂金輪。理當如此。曰然則天安所倚。曰飛鳥猶能自擧。其身。而況於天乎。本天親上。是也。○自張子邵子及朱子諸先儒之說。莫不以天有氣而無形。今以愚論之則不然。天地乃成形之大者。天固爲積氣。地固爲積形。然地中非無氣。則天上豈無形乎。知陰陽之互藏其宅。可以明天地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確然於

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汎如此。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輭。後來方凝得硬○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中○古今曆家。只是推得个陰陽消長界分耳。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的幾句。○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个旋風。下輭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逐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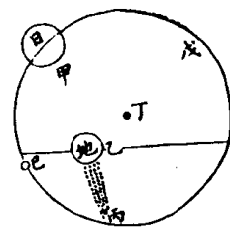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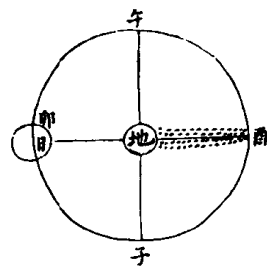
撝謙曰天九重。只因他有九樣動法。所以知其九重。若無形質包住。氣便散了。何以旋得去看他旋法。確爲圓形無疑○天之圜。固不得如雞卵卵之可以無窮者。其始而非其終也。如百穀之未甲然。天非未甲。但精神運於內耳。人之肖貌天地。乃有

九竅。則天之旋轉有九重。各一竅司之。凡有九竅者。皆能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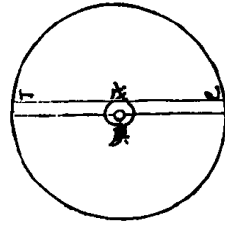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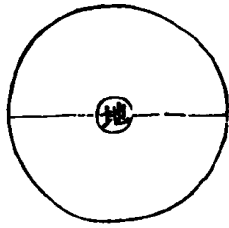
圜則九重

撝謙曰。以人視上。以上爲尊。以天自視。以下爲内。古人言圜則九重。王者法之。今觀第一重月。象后。第二重水。第三重金。相月。象妃。不經天。三宮之象也。第四重日。象帝。第五重火。第六重木。第七重土。經天。相日。象三公。第八重三垣二十八宿。象臣民。第九重。微星之天。爲包絡也。或曰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易乾爲天。離爲日。日之不可謂天明矣。曰周天之氣皆乾也。祀天所以報氣也。昊天上帝。氣所繇生也。然不得少陰之精以主之。則無以因時遷流。成發斂之節。天地之精皆坤也。祀地所以報精也。皇地祇。精所繇生也。然不得少陽之氣以主之。則無以化物承天。成滋育之功。日非天也。天之女。故象帝也。月非地也。地之子。故象地也。坎離實代乾坤之位也。○問西曆言。天有十二重。今止依古法九重。何也。曰天之第四重日。猶人之有中氣也。第八重三垣二十八宿。猶人之有衛氣也。今九重以上不復有星辰。豈有三重天體。爲精氣所不到者乎。其爲[illegible]也[illegible]矣。

曰彼以第十二重永靜不動。而天帝居[illegible]之上。然乎。曰至健而不息者。天帝也。若永靜不動而即安。似非帝也。今譬之於身。心者身之君主也。豈有身之君主而居於肌膚之外者乎。大抵西國之曆甚精。以象數可測也。象數之所不及。則失之矣。○天九重。近地者溫。遠地者寒。故外陰而内陽。然陽自地中而出。升而爲日。陰自天上而入。降而爲月。陰陽互藏其宅。月近地。故中氣涵而浮陽不散。日遠地。故外精煖而涸陰不洩。外六重陽主之。内三重陰主之。升降之交。莫分其際。○流行之際。陰最緩而陽最速。陽神陰化是也。周天之氣外旋急而内旋遲。陽外陰内是也。第九重不可見。第八重三垣二十八宿。旋極速。第七重鎭星次速。不記閏積二十八月不及。第八重三十度。今曆家謂土星重遲。非也。第六重歲星速。又次之。積十二月不及八重差三十度。第五重熒惑漸遲。積六十日不及第八重差三十度。日居第四重。最遲。此天行外急内緩之明驗也。至内三重金水與月。則皆有[illegible]

行最速。一日不過行十二度十一分强。四三百丁度 算
辰星太白則皆遲遲疾相準則與日等以在日天
之內。太陽所驅故疾者反遲而遲者反疾也○外
第九重振之李氏以爲一日一周之天包絡轉運。
非也。天之行自內運外非外運內也天行九重參
差不齊無相侔者三垣列宿爲一日過一度以日
行而飾之耳若謂別有一天一日一周日行與之
相符則夢夢矣○一體之物雖兩肢不能異動况
九天乎以是知天有九竅之用也○諸陽唯日行

最遲故日爲中氣諸陰唯月爲差速故月爲中精
陽而遲者中有陰也陰而速者中有陽也○樂記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
之間也此三句盡天地人之奧理至淸爲上至濁
爲下上下無常本者親之天內明故不息地外明
故不動人在天地之間一晝一夜故動靜因之○
易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天包地外故曰大
地得天中故曰至○渾天之說皆曰地在天中而
西曆言之尤明今圖於左

西曆曰假令地球不在天中者在其
一隅如上圖丁爲天中設地球在
乙日輪在甲照乙地球其景必至
丙則地之景必不能隨日輪而平
行轉周蓋日行從甲過戊至丙景
必從丙過巳至甲是日輪行大半
圈分而景行小半圈分遲速不等
甚矣日長夜短不大足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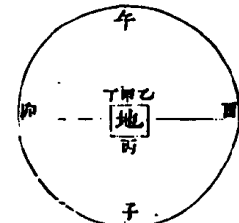
禮記大中 卷之三十一

今觀上圖日輪周天上向天頂下
向地平其轉於地面俱平行故地
體之景亦平行日在卯則景在酉
日在午則景在子春秋二分日躔
赤道晝夜平是因地在天中故日
輪六時在地平上爲晝六時在地
平下爲夜非正中而何
問地居天中何得不墜搗謙曰若
氣爲上四旋於外則重濁者凝於

中。無所從出故也。

又西曆曰。日輪大於地球。從日輪視地。止一點之小。何也。隨人所至地面。恒得見天體之半。又春秋二分晝夜平。故其大比日天當止一點。今非一點而大如戊庚。卽人在戊地面上。不得見天體之半。其地平線平行至丁巳。亦不能分日天爲兩平分。則春秋二分。亦不得晝夜平也。從日輪視地。旣小如一點今從地視日。乃大如小車輪者。日輪本大於地故也。

㧑謙按。先儒稱天圓地方。而大戴禮稱曾子曰。如果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掩也。則知天圓地方。止是相傳俗語耳。今西曆亦言地本圓體。其說曰。日月諸星。雖每日出入地平。[illegible]東天下[illegible]土。非

天中記　卷之二十一

午
卯　地　酉
子

同時出入。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漸東漸早。漸西漸遲。如有人居東又有人居西。東西直相去。試七千五百里。則東人見日爲午正初刻此際西人乃見日在禺中。爲巳正初刻也。而今之半周分天下皆同以地圓故也。如後圖。丁乙與甲地異。卽異天頂。卽異日中。而又與甲同卯酉。卽丁之午前短。午後長。乙之午前長。午後短矣。獨甲得午前後平耳。而今之半周分天下皆同。何也。是地之東西圓也。又人之居廣東。測北極出地得二十二度。北行二百五十里。見北極稍高。測得二十三度。次每行二百五十里皆如之。至京都。測北極出地得四十度矣。亦見北界星。廣東不見者。其在廣東。亦見南界星。京師所未見者。此由地爲圓球。人乃循球而行。故南北二極及附近諸星。隨而漸次隱見也。若地爲平體隨人所至。恒見天星高於地平。若干度矣。此[illegible]

而北之爲圓體。亦可推也。

或疑百川赴海而水不溢。朱子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柳子云。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繞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撝謙曰。水至歸墟。雖往者消。而來者息。然消者日亡。息者何自。火降而變爲陽金。下行於澤。水升而變爲陰金。上行於山。故大海之中。時有火光。而泉源之水。發於山頂。盡性者自知之○先儒但言地形盡處。海與天接。不知地形圜。故要之海只是周地而流。其在天中。如人之有胃膀胱也。天輕淸而上浮。水沈屈而下注。中無去處。被土克爾。

魯齋許氏曰。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敎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敎也。此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弊者也。

敬軒薛氏曰。造化密移。無一息之停。常在目前。人自不察○偶見柳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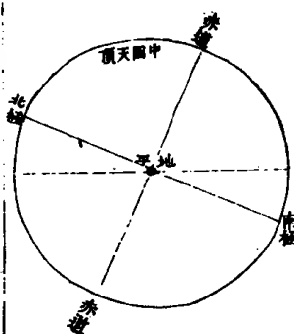
測天經（經星也）

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其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

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撝謙曰。據前曆推算天度。皆以日行一度起算。據西曆以三百六十度算。似與[illegible]

五度四分度之一。凡言度者皆用此起算。西曆分天體爲三百六十度。凡言度者皆用此起算。其法以圓體東西分三百六十度。南北亦分三百六十度。南極在地下。北極在地上。二極之中爲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度。所謂帶天之紘也。

中國天頂　北極　地　南極　赤道　赤道

欲明諸天。先明第八重天星以定其體。欲明第八重天。先明北極。大抵人南向而立。天自左旋右。終古不息。唯兩端不動。如戶之樞。不離故處。以中國地面所見。其南端在地下。常隱不見。其北端在天上。常見不隱。其常見不隱之度。則紫微垣在焉。其中心則北極也。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簨子相似。又似

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北極星只是在北極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揭謙曰。北極出地。自古稱三十六度。至唐大衍曆。推得北極出地有高下。而西曆之法更詳。今以崇禎間西曆所推中國各省直北極出地度。列於後。

順天府出地四十度

江寧府出地三十二度半

濟南府出地三十七度

太原府出地三十八度

鳳翔府出地三十六度

開封府出地三十五度

杭州府出地三十度

南昌府出地二十九度

武昌府出地三十一度

成都府出地二十九度半
福州府出地二十六度
廣州府出地二十三度半
桂林府出地二十五度
雲南府出地二十四度
貴陽府出地二十四度半

中國在赤道之北。得北極出地度。卽得赤道離天頂度。○崇禎曆書中分天體爲十二弧。每一弧爲一宫。今以其法識天星甚易。如今孟春之月。昏井中。則昏時此宫正當天頂。但識某星最大。某星次之。以次詳明。歷十二月。則十二宫悉明矣。○周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多者至三十餘度。少者至於無分。莫知其所由來。今止觀觜宿。漢時洛下閎測尚有二度。元測止五分。今則直入參中。不啻無分矣。是則經星亦有動移也。觀古人言月宿於畢。而月以二十七日有奇一周天。則意其始必以二十八宿紀月行。初周之度。而後漸至推移。則不復知其所自始耳。

二十八宿周天方位

又曰。易稱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紫微之垣。北辰之旁。有星焉。執樞因時。無有差忒。聖人名之曰帝。冬至之子。帝在坎。春分之子。帝在震。夏至之子帝在離。秋分之子。帝在兌。舊法測帝星。冬至之子出地一九。照節而移。日高三寸。一節十五日。升四十五寸。三十日又升一九。至夏至高七九。則陽升之極。乃日降三寸。至冬至仍高一九。升降之義槩然。○房尾之間謂之心。心星又爲明堂。春升秋伏。式

德如是天行南北正值則心爲出震之方。
古分野周占柳張秦占井鬼魏占觜參韓占角亢。趙占胃昴畢。衛占室壁。燕占尾箕齊占虛危魯占奎婁宋占房心吳越占斗牛女楚占翼軫至今未改也。西士以爲大地至廣。豈以一中國而盡天之分野哉。撝謙曰不然周天皆中氣所發。則中土雖小而徧應乾象理實有之數千年來專家測驗徵於史者非一。不可謂皆誣也。

日月

欲齊七政。先明日月。

張子曰日質本陰月質本陽○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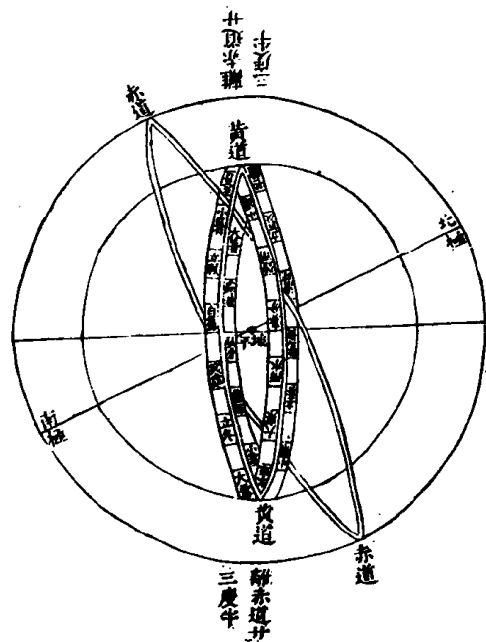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五星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爲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

撝謙曰日月先儒皆謂右行至橫渠言日月左旋而朱子從之然以寻論日左旋月右行此不易之理故詩言十月之交若言皆左行皆右行則是相及不是相交○西曆天體一周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日每晝夜右行五十九分八秒二十微爲平行度月每晝夜右行一十三度一十分三十五秒每日距太陽一十二度一十一分三十六秒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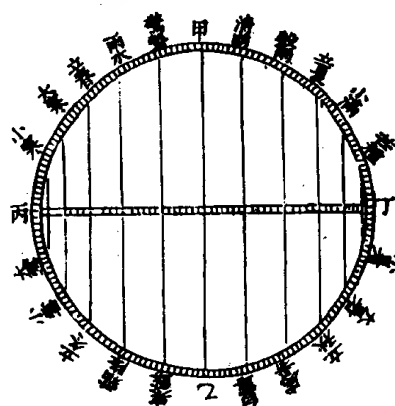
十一微為平行度。左旋算則日每日行三百五十九度五十一杪四十微問周天之數。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朱子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此時看。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此時看。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撟謙曰。凡中曆以日行起度。西曆三百六十。是自然之數。所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為氣朔之中者也

象山陸氏曰。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

撟謙曰。今法黃道之南。離赤道二十三度半。為冬至。黃道之北。離二十三度半。為夏至。黃道之東西與赤道相交。為春秋分。與赤道似兩環交疊然

西曆曰。黃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分為四分。每分九十度。為四象限。又一象限分六分。每分十五度。為一節氣。共二十四節氣。試看上圖。冬至至春分漸上。至夏至赤上。過夏至至秋分。卽下。至冬至赤下〇日自春分至夏至。行九十度。為六節氣。自夏至至秋分亦然。四象限。雖各行九十度。而其距赤道緯度。則非九十度。游移不出二十三度半也。故九十度為黃道自東而西之度數。而二十三度半。為黃道距赤道南北之度數也。蓋春秋分日。日躔二道之交。過春分日離赤

道向夏至而漸遠赤道。過此則又漸近赤道矣。自秋分至冬至。自冬至至春分亦然。

如左圖。甲乙爲赤道。丙丁爲冬夏二至。距赤道二十三度半。假如日輪在春分。則於赤道無距度。自春分至淸明。則日行十五度。而其距度非十五度。乃六度十九分也。自立夏至小滿。此十五日之間。其遠非六度而爲四度也。自芒種至夏至。亦非四度。而爲一度弱也。故近交差多。近至差少。而其差非同也。欲知每節氣及每日日躔黃道。距赤道幾何度分。依上圖可

得焉。假如淸明初日日距赤道度分。上是淸明初度。下是白露初度。兩界相對。次用一線。或界尺。隱取兩界。循直線。視所當丙丁線度分。得六度。因知淸明白露初日。日距赤道六度也。又淸明五日。處暑十日。其離甲乙赤道亦同。故檢取淸明五度。處暑十度。爲兩界。次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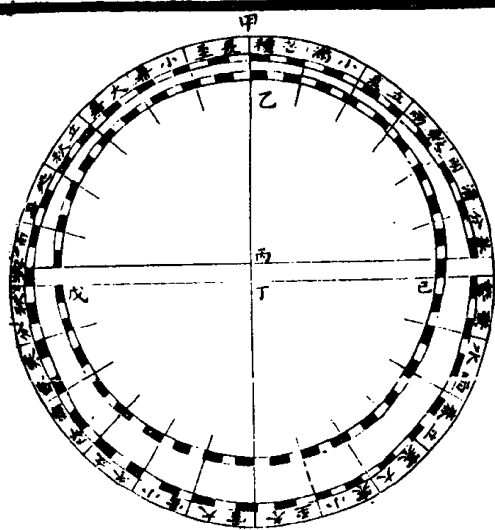
法。視於丙丁。得五度強。卽其距度也。餘倣此。

元史。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夫陰陽往來。馴節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

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行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初爲益。末爲損。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

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測晷景而得。仍以筭法推考。與所測允合。

撝謙曰。此說日行有遲速。未知遲速所以然之故。獨西曆之說最確。今載於後。

或問太陽平行一日一度。一歲三百六十五度。自春分至秋分。半歲宜行一百八十二度半。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亦然。今不其然。大統曆太陽自春分至秋分有空度。自秋分至春分。有隔度。即今甲寅年春分至秋分。四月二十二日空一度。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四日亦有空度。秋分至春分。十月十一日。二十二日。皆隔一度。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十五日。亦隔一度。其非平行何也。西曆曰。七政各有本天。所麗各有異動。然其本天之中心。不與地之中心同一心也。故其行轉於地體之面一周。自非可謂平行也。第九天之黃道心。與地球心一也。則其行於地面一周。恒爲平行矣。則七政之天。雖不平行轉於地體之面。然於其本天中心。平行轉也。

如上圖。甲爲第九天之黃道。乙爲太陽之天。丙爲太陽天之中心。丁爲地及第九天之中心。則視第九天與地球同心。其上半天與下半天。實爲平分。故其行轉於地

面必亦平行也。日天中心。乃與地中心不同一處。其上半天。與其下半天亦非平分。故其行轉於地面。必非平行。蓋日行從戌。過乙。至巳。在地球止行其半周分。在太陽本天。則巳行大半圈矣。此以上之黃道亦然。故自春分至秋分。太陽之天。大分在上。自秋分至春分。其在下之分不及半也。自春分至秋分。行十二節氣。半周天而多八度。自秋分至春分。以黃道論。亦行十二節氣。而於本天。則其行不及半周也。因知日行半黃道。自春分至秋分必遲。而自秋分至春分必速。此非日天不平行。以與第九天黃道非同心故也。

撝謙曰。夏至陽升則日道高。冬至陰升則日道卑。以此見天行自然無忒。而實非刻畫一定之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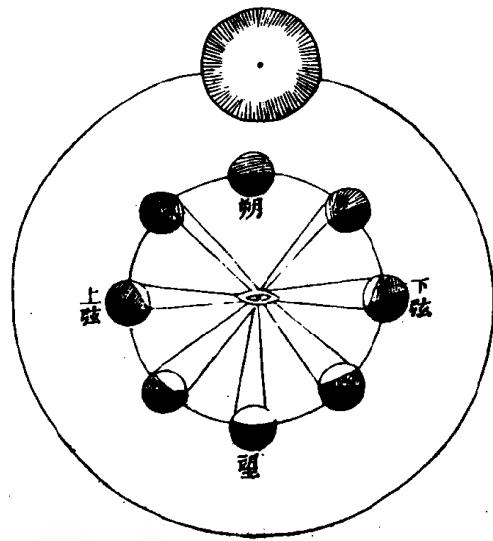
又曰。西國曆家測驗節氣。測得太陽自春分至秋分。必須一百八十七日。自秋分至春分。止須一百七十八日。大統曆半周共有一百八十二度。故太陽行夏至節氣。以其本天每日一度。一百八十七日則行一百八十七度。而黃道半周原當行一百八十二度。以每日一度算之。為有餘。故於夏至節氣有空度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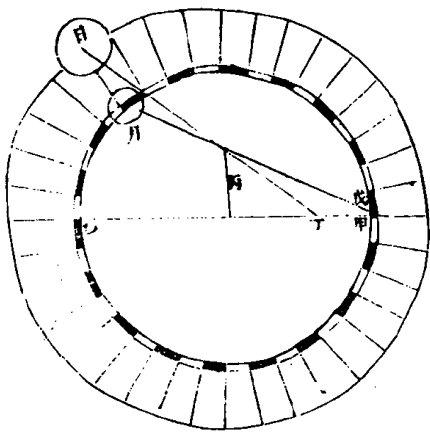
冬至節氣。黃道自秋分至春分。亦當行一百八十二度。而本天止行一百七十八日。乃依每日一度之算而不足。故有隔日。乃知春分至秋分。黃道一百八十二度。本天行一百八十七日。日多度寡。必須空日。可以合之。秋分至春分。黃道一百八十二度。本天一百七十八日。度多日寡。必須隔日。可以合之。因此冬夏節氣。於周天度數亦不平分。蓋節氣太陽行黃道之十五度也。日行夏節氣。其所行十五日。而於黃道非行十五度。故不可以十五日定其一節也。冬節氣亦然。欲得其真確。須依上法而定其限焉。故於夏有以十六日日行黃道之十五度而一節氣足。於冬有以十四日日行黃道之十五度而一節氣足。

問。大統曆自春分至秋分。恒算得一百八十二日。非一百八十七日也。如甲寅年春分日。為二月十四日。秋分日為八月十八日。乃扣至一百八十二日足者。自秋分至春分亦然。其皆為平分。何也。曰。定節氣法有二。其一以太陽所行於本天度分。其一以所行黃道度分。大統曆定節氣。非依黃道度分。乃以日行本

天度分定之。若論黃道度。則所論春秋分。必在黃二道之交。今大統恒前三日而得春分。後三日而得秋分。日輪於本天。已行至一百八十二日。然實未躔二道之交。故諸節氣。俱因此有前後。西洋曆家。則依太陽所行黃道度分而定諸節氣矣。此法以得眞確本日甚便。葢測驗以得日輪高下爲急。而日輪高下。由於所躔黃道度分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去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葢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補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觀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盛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說。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徐養齋先生言月中影子即是所聚本然之魄光滿而魄見焉恐非先儒所謂山河之影也

撝謙曰。大地之影。近見崇禎曆書。又以爲不然。葢山河大地之體。東西不等。云何月中之景。時時不變。又用遠鏡窺月生明以後。初日見光界外別有光明微點。若海中島嶼然。次日光長魄消。則見初日之點。或合於大光。或較昨加大。或魄中更生他點。此又別有至理。今不具論。

西曆云月體非渾圓者也。以遠鏡窺之。恒見其體作凹凸形。如月中微黑之處。乃其凹形不受日光也。光滿之處。乃其凸形能受日光也。或曰月旣爲凹凸形。何以自下窺之見其光魄合成圓體乎。曰凡至方之物。升於高處人目視之必成圓體。緣人目瞳子最圓。視物之時。二邊銳角形相遇則至方者不得不變爲至圓也。又何疑月體之不爲凹凸焉。

或問太陰在何重天。西曆曰。第一重天最近於地者是也。吾徵之日食。由於月掩其光。且恒見月[illegible]

水與金星。則月天必居其下矣。依表影之理亦可徵也。立表取影。光體遠於地面得景短。光體近於地面得景長。今西國曆家以表景測驗日月高下。日輪高於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於地平五十度。然而所得日光表景則短。月光表景則長也。

如左圖。甲乙爲地平。丙爲表。視日輪高於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於地平五十度。卽日光從表端至丁。月光從表端至戊。戊影長於丁影明也。是知月天[illegible]下而近於地面也。

元史曰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爲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以爲今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囿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徐疾之理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

而遲曆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爲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遲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强從是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强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行平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强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今分日爲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之爲象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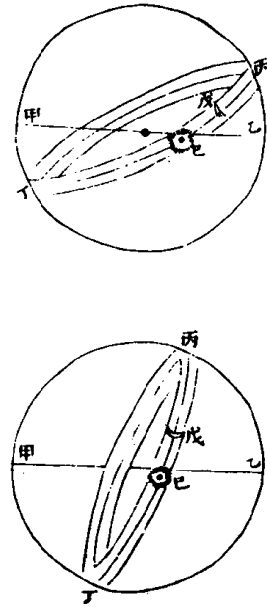
撝謙曰轉曆者所以步月之遲速也崇禎曆法謂月天又與黃道天不同心大抵行至最高極遲最卑極疾從最高行起算一日行一十三度三分五十三秒五十六微謂之轉分二十七日五十五刻

五十八分四十八秒爲轉終分其法甚繁宜俟專家算測非儒者所宜日用心也儒者但明其理而矣月本行右行十三度十分三十五秒最高行亦右行七分故轉十分爲十三度三分有奇二十七日三十刻有奇已爲一周回於元次宮度然必再行二十三刻有奇始及本天最高〇月最高行無定界每日順天右行七分有奇凡八年有奇而一周天舊謂月孛〇轉周崇禎曆書謂之月自行

元史曰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後追及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

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詆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采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甲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法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循用之然虞劇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旣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行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爲定朔朔雖小餘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初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爲法之不可易初鬬三小二大之說皆不以爲然自有曆以來下訖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數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迨本朝至元而當議方革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入九辰矣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度則月見於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人爲之牵强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其實哉至理所在奚恤乎人言可爲知者道也

問旣朔日以後月光漸長又每日離日輪十三度則第二日日入地平月在日東十三度遠則月高於地平亦十三度遠自第二日以後宜無不見月光者乃今之見光或在朔後二日或在三日或在四日其不同何也西曆曰其故繇於地平及黄道也人居地面而見月光者必月輪在地平上高十二度方可得見不然則否蓋月之度數有離日輪之度有離地平之度月光之見否由於離地平之高低不由於離日輪之遠近也故黄道交於地平不同有斜相交有正相交朔時日月同度若其同在於斜交之宮則居地面者遲見月光也若在於正交之宮則速見其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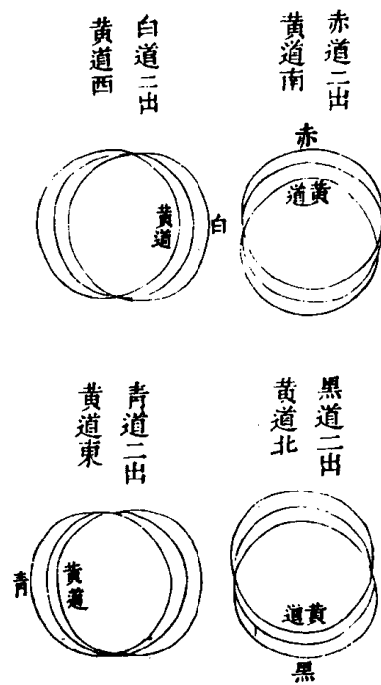
生明遲疾圖

視上二圖。甲乙爲地平。丙丁爲黃道。戊爲月輪。在地平上。已爲日輪。將入地平。第一圖乃甲乙地平斜相交於丙丁黃道。戊月輪離已日輪十三度或十五度。乃其高於地平非十二度。故合朔之次日。其月雖離日輪十三餘度。因未至地平十二度高。故居地面者。第二日不能見其光。或在第三第四日之間。第二圖甲乙地平。乃正相交於黃道。戊月輪之離日輪及地平並同也。故均爲行十三度。而其第二日已高於地平十二度。故卽得見月光云。又月因有逆順行。亦有離太陽遲速。逆行時必遲離太陽。順行時必速離太陽。此其故也。

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幷黃道而九。如此卽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値。則皆不蝕。如何。朱子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月之南北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

赤道二出黃道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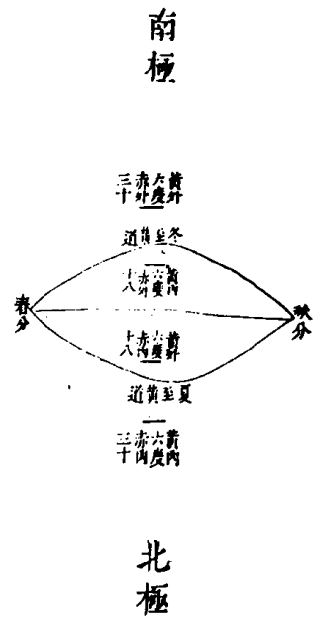
白道二出黃道西

黑道二出黃道北

青道二出黃道東

元史曰。當南北二極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出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爲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實一也。惟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强以方色名之。月道出入日道。兩相交値。當朔則日爲月所掩。當望則月爲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四象。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一月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

白道交黃道圖

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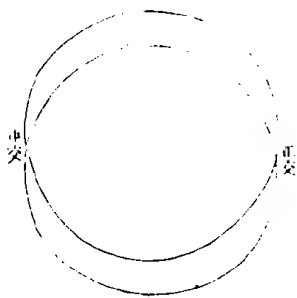
中交在秋中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

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見上圖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為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

西曆曰月天南北二極各離第九天之極二十三度半與日天同故月行亦交黃道而其躔黃道非如日

論日輪恒行黃道一路月輪之路非一乃出入黃

道南北五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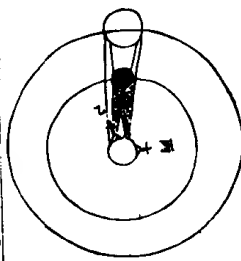
撝謙按大統曆稱月道離黃道不出六度而西曆稱五度蓋西曆用三百六十度算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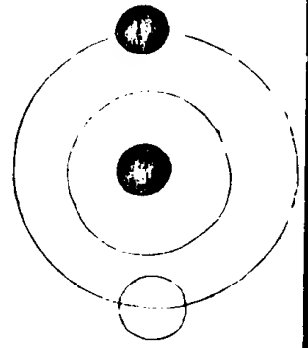
問日蝕出於月掩其光凡每朔時日月同度又正過其下宜皆得食今不盡然何也西曆曰日躔惟一黃道終古無出其外也月於黃道有時在南在北故月道半出黃道北半出黃道南而為南北二交朔時若月在二交之外或南或北與日非經緯同度不能掩日光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凡是朔日經度必同如更同緯度適在二交之上乃能掩其光而食耳

正交亦曰羅睺在陰曆初陽曆末中交亦曰計都在陽曆初陰曆末月行及於黃道曰交月本圈之自行

〔門〕轉而轉終分多於交終分。故轉滿一周。交終末及。恒居其後。交不及轉之度。即兩交逆行之度。故謂兩交爲逆行也。

撝謙曰。崇禎時從西曆定月行距交。日一十三度一十三分四十五秒三十九微。交行每日三分一十一秒。至二十七日二十七刻。減交行之一度二十三分。得二十七日十五刻有奇。月回於元界。謂之交終。以地之半徑最大者四十七分。太陰半徑最大者一十七分二十秒。并得一度零四分二十秒。日月兩道之距。在此數以內。可有月食。此近交食限也。月食全缺分秒。萬目共覩。別無同異。至日食則或一處見食。別處不食。或一處全食。別處半食。日隨地異。故食限又寛。〇按崇禎曆書。以一十二度二十八分爲距交可月蝕之限。以一十一度一十六分爲必月食之限。謂定望也。若中望則以一十五度六分有奇爲食限。以六度四十分爲太陽。不論視差。不分南北。正居實會之食限。并視距度以一十八度五十分爲日可食之限。以一十七

度四十八分爲日必食之限。非總大地能見。必有地能見耳。若中會。則太陽有食之限更寛。得二十餘度。〇自南方極出地十八度。至北方極出地四十二度。定日食之限。則最廣者。太陰距南其交常度七度三十一分。太陰距北其交常度一十七度三十五分。爲可食之限。最狹者。太陰距南交常七度。距北交常一十六度五十三分。爲必食之限。

日食圖

撝謙曰。望時月食。先儒謂陰與陽敵。而恰當日中暗處。故月蝕。曆家謂之暗虛。未爲分明。至西曆推得地在天中。止得一點。而日月之望。中障於地。則月蝕。〇問月每望。何以不食。曰望時當兩交道。則蝕。不當交道。則地體在天中甚小。不能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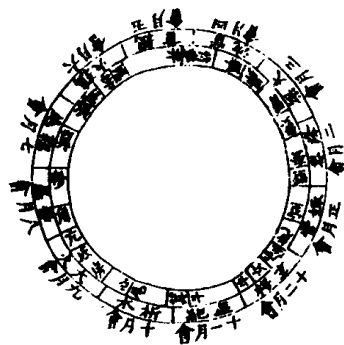
月食圖

問月之食日不過行過日下人不見日耳日之大
明固無虧也聖人伐鼓於朝以救日將何爲乎曰
天垂象見吉凶中國見日食其下必有陽明被蝕
之災且陰盛則陽伏陽盛則陰伏陰陽交相飲食

也日月宜相望而不宜相射月當日道之下東西
同緯南北同經則近日爲甚懼侵其陽陰盛而陽
伏伏者食盛者月之陽上食離中之一陰少陰君
火也而被食故災也宰予晝寢聖人惡之伐鼓於
朝以救日凡聲陽也問月之全晦不爲災月食則
鬭者分秒亦爲災何也曰時明而晦故災也全晦
之月非不望日人不見之也月望而中間於地則
陰不望日反食坎中之一陽故災也國策曰日月
畢於外其賊在於內內所名也○天地間物惟剛
與柔養剛者柔也治柔者剛也日食者剛近柔而
受其掩必有損君子之德傷君子之道者月蝕者
剛遠柔而亢明有所不照小人背君子而行其私
小人之虧也天垂象見吉凶大抵小人以近君子
爲利而君子以近小人爲傷
問日食若因月天在日天之下則水星金星天亦在
日天之下而不見掩其光且月天在金水二星之下
月亦宜掩其光而金水有食如日矣今其食不顯何
也西曆曰水星金星雖正過日輪之下而有與日同

度然二星之體比日體甚小豈能掩其光而使人不
見日也金水二星與日同度恆見日輪中有黑點以
星體不能全掩日體故也月過二星亦掩其光今不
顯其食如日者星光甚微其體甚小故不明顯也
問日入地中光及諸天故月星賴以有光先儒及
今西曆之說皆然矣月食以地而不能食星者地
影甚小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八之三地影
不能障及諸天然歟竭謙曰日徑之大恐止一時
之測未足爲終古定據論天地之始日月亦必自

小而大也但其大與俱大雖地亦恒相匹耳至若受光之說恐未盡其理內三重月與金水皆陰精陰精必受光於日若木火土則爲陽精宜自有光明不受於日試觀地上之物唯金水受光安有木火土而受光於外者乎曰若是金水何以不食日金水附日而行安得食○問日之出入其體甚大而中天則小或疑高下之行異非乎曰非也日月在中天人在地面日月之出入人在地心地心之去地面而差地之半徑以地心之遠而視之反大以地面之近而視之反小則必中天倍高於東西也今觀列宿週一晝夜而旋本無彼此高卑一定之體則上下東西去地皆等而七政在九重之中本有經道其大小異者西曆以爲光攝於地氣映而長也

朱子曰日月所會謂之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唯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位之正耳

十二辰次圖

問曆家測日有晝夜平規有晝長規有晝短規人在晝長規下者夏暑冬寒在晝短規下者夏寒冬暑在平規者冬夏平燠而春秋分甚暑然否曰寒暑由於日月書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也然日月變化而天地之陰陽於無形之中又自有升降聚散陽自泰而出地至四月陽極於上燠始盛歷五月六月七月極熱者亢陽在天弱陰在泉也八月於卦爲觀則陰氣上侵而暑滅矣剝至坤漸寒室藏火爐夏則烈焰退蟄冬則微温而已非

其遠近殊時與性殊也春秋分月同在赤道而一集一熱可見矣○地圓則時刻逐地不等節氣亦自不等此法不可易

閏月

朱子曰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月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蔡仲默閏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

潛室陳氏曰古曆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日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故推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端首○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謂之閏月

摛謙曰閏月凡事如移居造屋嫁娶之類皆不可行以無中氣也愚者於此月置壽棺亦其無用也

夫欲其燄不若不置置之而使棺無中氣又爲可哉世多不葬之棺殆有由也若冬用丙丁之類可矣。

曆元

問漢武帝命唐都洛下閎推纂星曆以爲合於夏正。改用太初曆按自黃帝以前調曆有上元太初等曆今以合夏正而用太初曆。然則夏亦用太初曆乎否也潛室陳氏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

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泰曆。用漢曆。改泰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撝謙曰秦漢以來曆家皆用積年法。至元郭守敬始廢之。實測至至元辛巳年。此法最善。蓋諸曆動用千數萬年爲法。荒唐絕無稽考。自開闢以來當無此年數。又其造曆不數年而已差。況能及億萬年之久乎。且所謂天開冬至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則是造曆之虛說。絕未可信。蓋天開冬至甲子。必當日月之望。陰陽未交。故冬至爲月中氣。若日月如合璧。則是始於朔。氣非中氣也。五星如連珠。則開闢之始。精氣即偏聚於一方。尤非所以爲生生之源也。此理識者當自知之○曆法如西法以兩月食起交行之類。皆實而可據○從來言五星者。謂漢聚東井。何得不及百年。又聚斗牽牛。恐元封時但取日月合璧。五星雖相近。未必聚一宿也。若果眞合璧。則是日食既矣。按漢武用夏時以來。遂爲永古定制。曆數非偶然也

歲差

元史曰。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有奇分。大率皆四分之一。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一千四百六十日。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數有不能齊者。惟其所差至微。前人初未覺知。迨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曆。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

之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爲用歲差由斯而立日躔由斯而得一或損益失當詎能與天叶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去一十一秒定爲方今所用歲餘餘

七十五秒用益所謂四分之一共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攷之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猶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相距之差施之今日質諸天道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攷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可以永久而無弊非止密於今日而已

璠謙曰按此差法前後曾無一定據崇禎曆書從

西史第谷測定謂恒星東行一歲得五十一秒爲與黃道辰次之差經歲之間其東行實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零九分二十六秒四十三微常有定率絕無多寡以較日躔定用歲實實羸一刻零五分四十二秒其有參差者爲前人測驗偶差而已〇按恒星實爲天體其與日違行歲有不同乃日之進非恒星之退也〇聖人以十二辰分玄枵爲北鶉火爲南何所取之蓋取之於日日午前漸升午後漸降攷其景而地之南北定矣日夏至

鶉火冬至玄枵攷其位而天之南北定矣堯時日在虛當玄枵之中今乃由女牛斗以至於箕四度則冬至不在子半而在丑恐非自古歲差或春秋以後陽之過也或以爲恒星四萬九千年一周天夫自子至午則陰陽反背安待其周天乎○西曆謂恒星終古依黃道行不依赤道而赤道與黃道古今時時有差此皆有理大抵終古不動者唯有北極而赤道因之終古動而有常者唯有日而月星因之

五星

舊曆曰古曆五星皆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橫渠張氏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經星則開闔閃爍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羅氏曆引曰五緯之行有二種其一是本行如填星約三十年行天一周每日二分歲星約十二年一周天每日五分熒惑之周天爲二年弱每日三十五分太白辰星皆隨太陽約每年旋天一周各各有巔有衝有加減分有本天之最高及其衝而其最高又各有本行若論其界亦分四種如月行等其二爲歲行蓋各星會太陽一次成一周也因此歲行之規能解各星順逆留疾諸情歲行之規亦謂小輪五緯各有一不同心圈一均圈一小輪凡星在小輪極遠之所必合於太陽其行爲順而疾厥體見小凡在小輪極近之所其行爲逆而疾

厥體見大若木火土三星行逆則衝太陽金水二星行逆必夕伏而合行順必晨伏而合其各星之順行而轉逆逆行而轉順之兩中界爲留留者非星不行乃際於極遲行之所也留段前後或順或逆皆有遲行○土木火三星之本天大皆以太陽爲心而包地故得與太陽相衝金水二星之本天雖亦以太陽爲心而不包地故不能衝太陽第能與之相離耳金星離太陽爲四十八度木星則二

十四度而巳。

舊法金水二星、見東伏東。見西伏西。不經天伏謂伏於日光之內也。經天謂晝見午上也。木火土。則經天陽星也。五星不失本色而應四時吉。色害其行。凶。留行逆順掩合陵犯皆主時政。禍謙曰熒惑最多變動。雖二年一周天而出入無常。塡星最少變動。舊以爲土星重遲非也。日爲中氣。故終古平行如一。土亦中氣。故其行有象於日耳。五星之聚。道之所主也。

天變

問楞嚴言有小洲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佩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本所不聞。謂與病目人見燈光圓影相同。乃是見病所成。禍謙曰。黑月赤彗。負耳虹蜺。此國見彼國不見者。乃是本土境內之氣。如孔子居春秋時。有災異果衆目所彰。孔子不能不見。孔子豈有見病哉。土氣感人氣而然也。有諸內形諸外。不得謂之妄也。有一方之變。有天下之變。天子有變。災見於日。萬民有變亦災見於日。天子者萬民之宗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一終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天氣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著不善常歉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

鑽木戞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閒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唯光爾適映

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於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撝謙曰余見同雲之中亦有金蛇之狀蓋陽氣所起之處耳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蝃蝀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

據謙曰崇禎曆書言虹霓是濕雲所映試以玻璃瓶滿貯清水別爲密室止穿一隙以達日光瓶水承隙則光透墻壁亦成虹霓殆有此理月令八月虹藏不見蓋此時濕氣斂耳若白虹則別是異氣

或以雷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

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西山眞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而殺之也

西士熊氏曰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太盛者有聲有迹下及於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楔土經火煉凝聚成質者同理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附於火際卽成彗字附麗旣久勢盡力衰漸乃微滅矣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可見

據謙曰如朱子所言則風似天地間滚來滚去一怪物恐無此理據易巽爲風巽入也當自外入中閒陽極感陰亦能生風

又曰雨如飯甑有蓋其氣鬱蒸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龍水物也其出

而與陽氣交蒸故爲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濆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據謙曰淫雨者陰陽多交也旱者陰陽不交也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葢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淸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

是雨遇寒而凝故高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自是有淸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淸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霚

西士熊氏曰水土濕氣既淸且微日中上升卽爲風日所乾迨至夜時升至冷際乃凝爲露夜半以後寒氣微深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風盛卽露微夏旱無濕氣夜并無露

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葢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的也有是蜥蜴做的昔聞王叅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及夷堅志載劉法師嘗登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日無限

入井中飲水皆盡卽吐爲雹葢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揭謙曰按水屬少陽極柔軟者陰中有陽也到寒極并水中一陽皆凍消乃腹堅而爲冰冰者陰之極也雹只是冰之類非所謂陰陽交爭也雪只是雨結成故微而薄雹之大者或非土面所結是有

物帶上者。

西士熊氏曰。氣有三際。近地者溫。中際冷。上際熱。二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已變化下零。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力緩。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遇冷凝冱。故結體輕微。餘二時雲生亦遲。雨滴亦細。獨是夏月鬱積決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起至漏。膚寸暫合。而霈滄旋盈。因其專銳。逕至冷之深際。若升氣愈厚。即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以此驟凝為雹。雹體小大。因入冷深淺。為其等差。雹雲上

升與雨雲異。善審觀者見雲生有異。知當是雹。可得而避矣。雹中沙土更多於雪。

鴻謙按斯言有理。

地理

朱子曰。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南西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

鴻謙曰。天地之情。向生而背死。東生西殺。故崑崙為地之頂。而一帶冲和之氣。皆在崑崙之東南。蓋天下之氣。皆自乾發也。中國山勢皆自崑崙發來。水亦自西而發。凡生氣皆迴旋逆水而上。○天竺諸國皆在崑崙之南。故不知日月升降地中。但見日月避於山北為夜。出於山南為晝。故謂崑崙者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使遊於中國。自知此說

之謬矣。○中國之南甚暑。即交廣可見。況於天竺諸國地近赤道之下。四時皆燠。故佛教生焉。最喜清淨。此如長夏之人喜納凉。不足怪也。中國之北甚寒。即燕雲可見。況於如德亞以至歐邏巴諸國迤邐西北。日漸不經天頂。四時多寒。故天主之教行焉。其人精思健動。此如隆冬之人。陽氣內足。古人亦稱三冬文史足用。不足怪也。中國聖人之教則以時中為貴。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世之人去中就偏。不知有時。或

爲一息千古之說。執一而不變。偏動偏靜。其去生生也遠矣。

又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个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河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

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或問平陽蒲阪。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樸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爲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溏。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謂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楊謙曰。堯舜之冀都。在今山西。至周而諸聖人皆生於雍。在今陝西。歷秦漢及唐。皆都陝西。後漢及晉都洛。在中州。自晉南渡。都建康。江南始盛。宋都

開封。亦在中州。南渡則都臨安。元都燕。永樂間因之。盖地氣有盛衰。未可刻舟求劍也。禹貢雍州之田上上。揚州下下。今最下之田。稻粱遍於天下。而雍土多爲丘墟。又豈可謂岐豐洛鄗之地。必出聖人乎。所以建都必宜居北者。不特北辰所在。蓋天子必向南而治。以臨撫兆姓。故居北與宅中爲宜。若都江南。是背中原也。凡帝都必具小天地之勢。在陰陽之會。風雨之交。以江南論之。先儒皆謂臨安不如建康。然建康北坐。江水駛而不畜。故大勢

都之皆不久洪武中雖以此混一然一傳而亡非可久建易知也臨安雖在屋角亦具帝都之形但不能自立耳宋高既都此則其北向臣順與錢鏐比肩宜也惜今巳損鑿殆盡矣孑足不出數百里中未知天下之大但以杭論之大抵山川無常勢地亡其精殺氣乃至少時讀史見宋末元兵至江上稱錢塘江潮三日不至以爲大異以今觀殊不足駭崇禎間潮上諸山同日崩洪水被城郭後連遇大火諸正官廨皆盡末年鳳皇山被鑿兵火始

熾隔江交兵之際大梟無潮不過徵長水而巳丙戌江水纔及馬腹以一方推之天下可知也故有國者首務寅亮天地爕理陰陽可不愼乎

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於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巳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

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朱子爲同安主簿嘗判一墓地之訟一勢家本不直土官判與之朱子力不能回往視其地頗有結聚因書其判尾曰有了地理沒了天理有了天理沒了地理後得地之家不昌○朱子答胡伯量論葬地書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

則方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答孫敬甫曰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往者亦往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

撝謙曰洛陽者天地之中中州盛則天下之氣中中州衰則天下之氣偏故周公作大邑曰其自時

中乂不然則周公豈好是勞民而忘先王之舊哉自戰國築邊為塞迄秦塹山堙谷起臨洮至海九千餘里隳斷天地之性而北條諸山之氣損自齊趙臨河諸國墟地以待河之游波而障導失宜以鄰國為壑黃河南徙而中原諸水之源澒暘方之地漸不生物而與離坤兌之方日闢周易下篇所謂利西南者也國語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所謂以天地為心務養天地之中氣至後世天地氣寖薄矣而殘人又從而墮壞之見山水稍佳即行穿鑿昔秦使蒙恬築長城斷地脉秦祀速斬恬亦就誅梁武壅遏淮水及身而亡山川鍾氣莫非后土嶽瀆之靈以衛害民者可無懼哉○凡平土地脉皆自高山而來虞書所謂封十有二山者所以禁民之損鑿也封山濬川即國語所謂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是也封大也崇高也山既高大矣無可更高大之理只是不許墮壞而已後世如鑿爆燒灰取石皆斷地脉使民生不蕃而上之人全不措意哀哉○地道

至靜所以載兆民而無變患也古太和之世並無火器後世作火器以毒民而為攻守之所必需震炮之聲晝夜不絕則地氣已壞民焉得安鬼神不守魚龍徙宅得罪天地不已甚乎故守國者祇當習民於五兵為折衝之具而不當徒恃其城弟當以弓弩為遠威之器而不當徒恃銃炮嘗見戰者未見敵而先發火器敵至則徒手而奔甚者至自擊而糜爛其軍其何益乎

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

一自河南入爲閩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但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取荆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塲非帝之都也

敬軒薛氏曰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則生物不暢茂其

勢奔赴溪谷合湊回環者則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聚故生物之力薄合湊回環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畜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撝謙曰今日之獲罪於上祇者有三穿山原以洩地藏一也用火器以震地氣二也人天地之精也或以火葬而滅之或久暴於土外則精不歸土三也封山禁火器謹葬期庶其可乎

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按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乎西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朱子曰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纔出卯方卽潮長纔入酉方卽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撝謙曰宋之明州卽今寧波所言卽錢塘江潮信也余錢塘人自少聞浙江潮信初一十六午正子末初二十七午末丑初初三十八未正丑正初四十九未末丑末初五二十申正寅初初六廿一申末寅正初七廿二卯初酉初初八廿三卯正酉末初九廿四辰初戌正初十廿五辰正戌末十一廿六辰末亥初十二廿七巳初亥正十三廿八巳正亥末十四廿九巳末子初十五三十午初子正由此觀之則明州人所謂月加子午則潮長之說確然無疑蓋初一日日月並行日加午則月亦加午故午時得潮以後日緩數刻正以月不及日十二度有奇之故而朱子所謂初一卯十五酉疑若誤解其說而陳氏所謂朔日卯潮又不知其何地

也又朔日月臨子午而潮長而余襄公月臨子午潮平南北之言亦不可曉姑闕以俟知者大抵水之朝月猶鐵之向磁從其母也○西洋人言糯利波海一晝夜六七潮豈彼地又有變耶

古洲馬氏曰禮記致日日潮致月日夕江海之水朝至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自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殺日起於

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皆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後日後三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

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日潮信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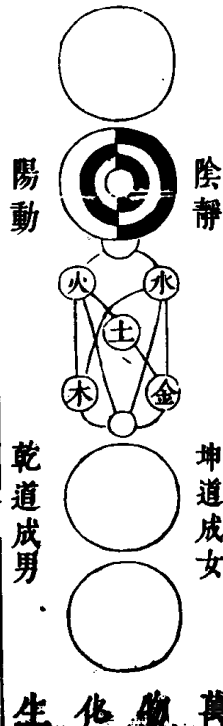
撝謙曰理與氣如形影之不離於天地之間大與俱大小與俱小而又判然爲二而不相混詩曰有物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孔子曰有物必有則可見聖人於理氣不以先後爲輕重若必言先有理後有氣則夫子當言先有則後有物恐不必泥又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即氣也道即理也未嘗輕氣重理然聖人但教人以理氣得理而生

成失理而敗亂

　太極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撝謙曰自韓康伯以老解易以无訓極而西晉以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即无也鄒氏曰无極之極則以太極爲无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也然周子此言全非以無極爲太極也但以太極本无極耳今且置天地之太極而言生人之太極則人之生也莫不體具陰陽而推人之自始至於胎中一氣可謂極矣而仍莫非陰陽之所生則不可謂有極也從此推之太極生陰陽陰陽復生太極何所窮極故曰無極而太極竊意周子之意太畧如此彼以太極爲無者固爲大謬而朱子以理爲太極亦非正旨陸子靜謂通書言一言中即太極此語得之惜子靜未知格物則終未知何者爲中耳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撝謙曰太極動而生陽謂太極之動者乃陽也太極靜而生陰謂太極之靜者乃陰也其實太極之動乃生陽於靜中太極之靜乃生陰於動中何也子時人靜則陽生午時人動則陰生○動極而靜

靜極復動極字只作至字與冬至夏至之義同與易中與時偕極之極不同蓋陽動極則散陰靜極則息不復生矣緣其所生皆在未極之時何也陽生於子極於亥而生陰乃在於午午陽之中也陰生於午極於巳而生陽乃在於子子陰之中也◐陽中陰也☽陰中陽也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上言五性感動。是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中有定。主靜以復性。斯不至於人化物而滅天理。此主靜是承上文感動而言非偏於靜也。○或問中正卽禮智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朱子曰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禮智親切處撝謙以爲中正二字在仁義之上不專指禮智。而禮智在焉○按周子太極圖說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原通書以誠爲通復五常百行之本不以太極屬理陰陽屬氣可知此篇无極之眞卽誠也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邵子曰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撝謙曰太極一也語甚分明不動生二。此語未盡。不動焉能生二須曰太極一也不動不靜亦動亦靜

又曰道爲太極

撝謙曰此卽朱子理爲太極之說有物於此究其端緒條而析之之謂理有路於此行而無不通之謂道理爲不易之道經綸一定而紀綱無變道爲交易之理衡從錯出而往來無窮理道各有其極而理道非卽太極也

又曰心爲太極

撝謙曰是以後天之離爲太極也卽朱子太極中虛之說也變也非正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母陽爲陰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育長女而爲姤。

撝謙曰。是以後天之坎爲太極也卽朱子所謂坤復之間乃無極亦變也非正也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个氣迤邐分做兩个氣裏面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

撝謙曰此條不知朱子何時所說與理爲太極諸說並載性理大方今止取此條去其餘說○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之名從此始葢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加一倍法也生生之謂易而太極則生生之始也生生之始一至純至中之氣爲天地之基以言理則是一理以言數則是一數言理言數皆自此而極故曰太極其實此一者函三而備五者也

亂倩陳子嘗問於撝謙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將從此而生兩儀四象者皆是理乎朱子常言理先氣後寧以太極爲理而儀象爲氣乎如祚明所見盈天地之間皆氣也氣皆理也自一而二而四不過氣之從渾淪而分萬殊也先儒唯以太極爲至尊之理若虛懸於萬物之上者故令後世專從而盡心焉恐大傳所云第指卦畫之初象乎天地之氣之所自分者而非以是爲虛

懸之理也然乎否乎撝謙曰朱子常言天下無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則理先氣後之說非定論也而所以不得不言理先氣後者既以太極爲理則太極自不得不先於兩儀耳若據聖人言之有物必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未嘗後氣於理也太極不可言理不得謂之理生兩儀其說明甚但太極之氣與兩儀之氣固有不可不明而其用至切於人身者不得謂之天地渾淪之始而置之耳曰祚明妄謂大傳所指第言作易之初及宋時諸儒發明此二字然後此二字爲人身至切之用然天地之理卽吾心之理其本固一也特所謂與兩儀之氣有不可不明者望明示焉撝謙曰觀大傳所言則凡天地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人身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有一氣而可以生天地生人則失此氣而天地不得生人亦不得生其用不亦重乎其重如此豈可不深思而熟察之乎曰如所云則太極此生生之氣也自生民以來無不生者矣此氣若何而失何自思之何自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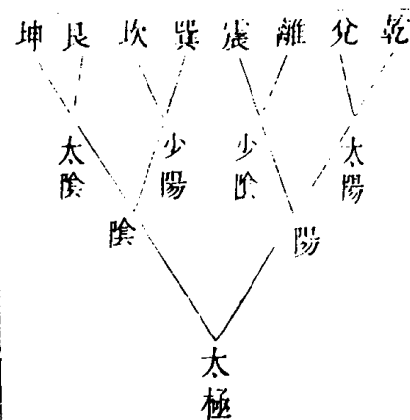
之撝謙曰自生民以來無不生也然有順其生道保合太和全而歸之者有逆其生道無故夭折者其得其失無不槩然不可不思不可不察次曰亂倩復申前說其大畧曰易之太極是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無與於開闢以後四時百物萬事之倫而更未嘗指是爲天人心性之理也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爲教而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自有宋儒先借太極二字以發明一理之妙則先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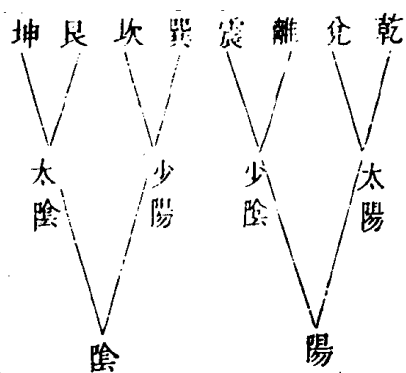
所謂太極已異於先聖之所謂太極而後世相仍不覺遂誤謂萬殊之先確有一理然萬殊之先實未嘗别有一理則凡求所謂太極者亦惟是實其靈明之一心而不復務全其條理井然萬物皆備之體則其說益誤撝謙復論之曰太極與兩儀皆氣也兩儀是有對之氣故曰陰陽太極是無對之氣則曰中氣蓋天地之間唯中無對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氣絶則天地壞人身之中氣絶則人身壞故醫書言四時之脉無胃氣者死而

易曰恒不死中未亡也吾子言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爲教撝謙竊以爲不然易雖有三百八十四爻皆明一中之旨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天地之極要皆本於人極人極者太極也太極者中也周子開其端引而不發陸子知中之爲太極而不知所以爲中朱子以理爲太極誤矣若世儒之所謂太極則因周子無極之旨而誤入於太極即無之說且以爲儒言無極老亦言

復歸於無極佛言无住生心此三教合一之說所自來也○闢釋氏者朱子也然朱子之學其流仍可歸於佛何故朱學以太極爲理夫衆多之理既不可以爲太極則必以渾然一理爲太極言渾然一理而又不可以氣言則自入於虛無空寂覺明湛定之說所以朱學大行而言性命者仍多出於禪定陳子之説非無謂也然竟以爲無與人身則又不可今但知太極爲中氣則自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而聖學見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猶言始祖生高祖。高祖生曾祖。曾祖生祖。今乃奐言始祖非人也理也。與高祖生曾祖不同。不亦異乎。○捣謙嘗與大音沈子辨太極大音曰。凡有是物。必有是理。有是理。然後物從而生。故曰太極生兩儀。余曰不然。太極生兩儀。此有生兩儀之理也。而卽謂理生兩儀。則無是理也。猶之父母生子。此有生子之理也。而卽謂理生子。則無是理也。余言太極者中氣。大音以爲非是。余曰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言理言氣。而自兼理氣。今指出一氣字專爲今人勿求於氣耳。後復與明思沈子夜論。余曰。此理極易分明。理無形。氣成形。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如樹之有根。此太極也。一本生二枝。此兩儀也。二枝又生四枝。此四象也。四枝又生八枝。此八卦也。雖有八枝。而終成一樹。根同故也。若以太極爲理。但行乎陰陽之中。而不得爲氣。則但有二氣而無一氣。便是二本。陰陽兩氣各自生枝。終不得合。

如前圖

此以一本而生萬殊。莫非氣也。而理卽行乎其中者也。不得以樹之根爲理。而枝爲氣也。

如後圖

此二本則爲二樹。雖生千萬枝而終不得合者也。

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正所謂合二氣而爲一氣也

或問如是則太極不專屬理兩儀四象八卦不專屬氣其說可謂分明而無疑矣然伏羲畫卦何不於陰陽之下又加一畫以爲太極而連屬兩儀乎

撝謙曰太極從中起而不從下起今不過以樹木之一本明其義耳若從下起則一畫卽是陽將何法以爲不陽不陰之畫乎且一落卦畫卽與萬序遷流而非敦化之本故太極雖在兩儀四象八卦

之中而實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外伏羲八卦次序但言陰陽之生八卦方位但言陰陽之運太極不可謂不在其中而不見其體唯河圖之中宮乃是其象耳

或問如是則但明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後起而不必措心可乎曰不然中與外無常者也太極有時在三百八十四爻之內而不爲小太極有時生兩儀四象八卦而不爲大此所以爲易也若但明太極而不明太極之變化則所謂極者仍同於一物之塊然而豈足以爲萬化之本如所謂君者以其時時與臣民相會通故謂之君也若但知所謂君者而奉之而不復顧其臣民臣民背畔已成一夫矣而吾猶以爲君此晋之荀息齊之徒人費所以爲愚也後學傒口欲以一心範圍三教而土苴萬理何異是乎

敬軒薛氏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

撝謙曰世儒皆知論太極無論所言非是卽使近之則物物各有太極草木亦有之使其身與草木同太極也不亦末乎今所當明者人極而已五常之中性是也

陰陽 分老少卽四象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个升降生殺之分不可

無也。○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个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个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言甚有味。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凉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陰陽做兩个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个看只是一个消長○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个間一个輥去是也○天地統是一个

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个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个面背。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陰客而陽主

五行

河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五行自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木。五行相克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洪範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土爰稼穡。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炎上作苦。潤下作鹹。稼穡作甘四時春屬木旺火相水衰土死金囚夏屬火旺土相木衰金死水囚

秋屬金旺水相土衰木死火囚冬屬水旺木相金衰火死土囚土旺四季而盛於季夏蓋以夏火生土也土王金相火衰水死木囚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巳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十二支亥子屬水巳午屬火寅夘屬木申酉屬金辰戌丑未屬土五性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五方北屬水南屬火東屬木西屬金中央屬土

周子曰五行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張子曰木曰曲直能既屈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木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攜謙曰金曰從革蔡氏曰從而又革也此說勝橫渠蓋金之爲性最順故能從物所範而成形又能敗華而不毀以其爲至陰之精而又受至剛之氣也

朱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天地初生水火又生木金木便是生得出一个軟底金便是生得出一个硬底○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得五行之秀者爲人陰陽只在五行中

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至盛

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金木生焉。木華而虛。金固而實。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

撝謙有陰陽五行諸說。別具易學大中圖說。

四時

朱子曰。只一个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个春氣。發

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氣起。渾然只是一个發生之氣。

鬼神

程子曰。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以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不肯行耳。

撝謙曰。古者祭成人必有尸。祭殤無尸。子曰。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撝謙嘗深思而竊知其意。蓋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考爲陽。妣爲陰。陰陽不同氣也。何以得合。得一同氣之孫以爲之尸。則合矣。蓋人者鬼神之會也。殤無配。故無尸。問不能有考妣同氣之孫則奈何。曰此當以考爲主。

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或問鬼

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得不於吾言求之乎。○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橫渠答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

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上蔡謝氏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
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
故其鬼不神○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
蓋自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
又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也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
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
古來聖人所制皆是祭見得天地之理如此○鬼神

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
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
氣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
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
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
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
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
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
能信得須於眾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
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
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
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是○問鬼神便只
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前
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
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二
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

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
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
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
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人將終時
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嘗
見輔漢卿說其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
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
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
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

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的。有魂先衰的。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令人多想慮役

役。魂都與魄相離了。○月魄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强。所以記得多。○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旣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鬼神上蔡說得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

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

撝謙曰。所謂致死之。非徒不管之而已。如書所謂絕地天通。如湯巫風之刑。凡地方晝夜齋祀歌舞獻邪鬼之類。皆宜嚴刑禁絕。

朱子曰。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

要去聚得他。○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釁龜用牲血。便自覺見得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筴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封。是將生氣去接續他。便是釁龜之意。○地祇。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着見之意。○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實有个天。有个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个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

個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的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的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祇之義曰註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祇○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

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真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於學其氣類亦可想

攜謙曰看來雖山川社稷之神皆是人之死者其魂魄爲之如勾龍爲社周棄爲稷之類是也此等皆正神故不歆非類與生時一般蓋正神皆君子君子生時不妄受人酬酢豈爲鬼神而反不廉哉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非徒以氣相感而已

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个新生的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

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又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攜謙曰先儒自程朱以下皆不信有世俗之鬼神不知陽主氣陰主形則鬼物雖無象而有時成象所謂泥塑金鑄之像雖不可謂之神亦不可謂非鬼鬼神即是陰陽然所以謂之鬼神以其精爽耳

泥塑金鑄之像。而爲世俗人心之所向。卽有精爽附焉。不足異也。程子又言鬼神造化之迹。夫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爲言。不可謂迹。張子謂鬼神二氣之良能。近之。然不如朱子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屈者爲鬼。伸者爲神。數語甚明爾。

問寬升於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朱子曰。他是氣散。只是纔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

撝謙按。程子言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朱子此說本之。然看前論諸說。知此未爲終身之定論也。

問祖考精神旣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祀旣畢。誠敬旣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撝謙按。此一條亦斷無此理。且觀朱子所論祭天地山川數段。知此亦非定論。學者熟讀六經。自當分曉。○撝謙有一書。與友人辨人死氣散一條。畧曰。人死氣散一條。當是先儒理會之未盡。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然有其一。而又有其二。有男斯有女。女與男不同也。有靜物。斯有動物。靜與動不同也。有不變不化之物。有能變能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有不變化而變化之物。有變化而不變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異端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以欲執一以貫天下之物。而齊之。而物終不可得齊。於是舉一而廢百。今言天之生物一本。而以無知之草木。儷最靈之人。以爲聖賢之死。與草木同盡。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試問天下何以有數千年不死之草木。而無數千年不死之人。豈非靜則不變不化。而動則能變能化乎。豈非草木不變

化。而變化人變化而不變化乎。然此猶難辨析。請以經書之易曉者質之。尊著曰。自孩提而少長而強壯。氣日新而不已。知覺亦日新而不已。至於衰而老而病而死。氣日以耗。知日以昏。以至於盡。則同歸烏有矣。今以聖人驗之。則不然。論語所載。夫子進德之序。自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而六十而七十。日精日明。無氣耗智昏之時。則形骸雖衰而精神益強。此可知也。使聖人之生。幼而無知

長而漸聖老而漸衰日至愚騃則死而無知此可必矣今全不然未死一刻之前尚是至聖至神之質一刻之後頓無知覺塊然一物不唯與中庸悠久無疆之理相悖以情而推已足駭怪此其不然者一也曾子易簀之時氣息希微固已可知而神明之堅定如此則所性不與死俱亡炳然無疑而尊著曰原其始也日生而至於盛知其終也日衰而至於亡揆之於此全似不合此其不然者二也聖人行事雖則一秉於理而理亦無定在比如人

家造屋榱桷垣墉次第加工歷歲而成不可謂非理一朝遇火便成灰燼苟知其成之必火而加工不息亦不可謂之理矣今以孔子終身學道之勤至五十方知天命纔得從心不踰便已草木同腐此與屋成遇火何異而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更似造屋者曰此屋朝成夕火無憾則惑之甚者也雖勉人學道言或過激而聖人之言更不沾滯如此此其不然者三也又前見先儒言僧道不伏死故死而氣不散聖賢不貪生故死而氣散嘗笑以

爲好生惡死喜存惜亡乃天下之人不言而同然之情豈有聖賢反更爭僻且聖人制禮以死爲凶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莫不以生爲樂今以此爲說則是爲僧道尚有靈響爲聖賢一朝便腐天下之人歸僧道者無怪乎如鳥之投林爲叢驅爵亦賢者之過此其不然者四也令弟序曰魂升於天魄降於地魄必腐爛以至於無魂之在天亦必漸滅以歸於盡此與人死氣散之說又已小異我不知人死無知乃其未升天之時即無知乎已升

於天而後無知乎若如尋常之氣口鼻呼吸一出即散不能升天我不知人之魂有能升天者乎有不能升天者乎或氣盛者能升天氣衰者不能升天乎氣盛者漸滅必遲氣衰者漸滅必速今言僧道之漸滅遲而聖賢之漸滅蚤將聖賢之氣衰於僧道乎魄之在地必腐爛以至於無然亦有久僵不腐者魂之在天必漸滅以歸於盡豈獨無耿著而不亡者乎儀禮人死登屋而招魂招以衣曰皐某復乃以衣下衣尸又似不欲魂之登天者如楚

辭格魂。所言上下四方。皆不可往。格之歸享於宗廟。應是先王遺意。且鬼神之說。妖祥之事。自古誠不可揜。書傳皆有之。豈佛氏之說乎。此其不然者五也。

勉齋黃氏曰。人只有个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的是魄。如會恁地搜索思量的是魂。魂日長一日。魄是禀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氣之呼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

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曰。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熱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个好物事出來。

撝謙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此天地之魂魄也。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以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首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眞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个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得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

聰明處便屬魄。○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諸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西山眞氏曰。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敎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㧑謙曰。凡初死之復。是合一人之鬼神。祭而立尸。是合二人之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尙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杳昧。則怵於奇衺。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不知也。吁亦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溥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

㧑謙曰。景風流電。神之著。奇花異卉。鬼之精。然而人獨畏魂魄之鬼神者。亦不可謂民之愚也。鬼神禍盈而福謙。此是精爽之有主者。○有能屈之神。有能伸之鬼。有不屈之神。有不伸之鬼。○或問伯溫劉氏。言人死而盡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曰不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人務鬼事。鬼務人事。幽明皆不安其分也。○古人有耻。功在子孫。憑其子孫。功在山川。憑其山川。非其所施。則不饗。末世政衰。宵魅無賴。沿途丐祀。以侮愚人。時有之矣。此等司世者所宜致死之也。○問釋氏輪廻之說曰。人之生也。各

一其性。五德咸備。中和無偏者。人之性。渾物者。龍之性。儀物者。鳳之性。剛而殺者。虎豹之性。陰而毒者。蛇蠍之性。食色者。犬馬之性。抵觸者。牛羊之性。昏惰者。豚彘之性。弑逆者。梟獍之性。卵翼喙息。莫不有性。生則間於形骸。死則氣歸天地。合同而化。苟有何氣。則成何性。苟有何性。則成何物。未嘗有纖毫勞費於其間也。任其來而不保其往。取其新而不念其舊。執天之道。以御天下來世者。帝而已矣。○古人有言。書契興鬼夜哭。觀於小兒之懸[illegible]讀。釋氏之畫。無學。蓋可見矣。○一身之內。所主不存。皆能自侮。不畏於內而畏於外。可不謂愚乎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三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四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異學

老子

程子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於取之。張之之意。乃在於翕之。權詐之術也。

撝謙曰。老子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言天道之自然也。將欲秋收。而草木盛長。非張之之意乎。將欲衰困。而骨節堅強。非強之之意乎。天欲亡吳。而使夫差驟興。非興之之意乎。天欲削趙。而與以上黨。非與之之意乎。此言不可恃勢之强盛。而失其守柔守弱之意。故下文繼之以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若謂老子欲以此詐人。則失老子之意矣。然而陰德自險。所以聖人謂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

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功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

𢷎謙曰。老子謂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勝。蓋欲剛故柔。欲上故下。欲先故後。欲張故翕。冬令歲終。實歲之始。女子事男。實子之母。其道爲老人復命而嬰兒含和。終則有始。天行也。○乾道用剛。坤道用柔。柔以藏剛。剛以藏柔。老氏言地德而不言天德。故專氣致柔。致虛守靜。知雄守雌。下人

爲先。實慈守嗇。皆母道也。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謙。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言左契。受之義也。○問當其無有車之用

曰其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事天治人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

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个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个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个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撝謙曰老子言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此言末俗衍禮而浮薄用智而穿鑿蓋

傷之也所謂正言若反者乎何以知其非薄禮也觀曾子問所載與夫子助葬於巷黨一段不欲以人之親痁患其謹禮如此非以禮為不緊要之人也欲知此意須知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老子謹於禮而後禮此夫子之所從以問禮也夫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

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因循包容將去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似个虛無卑弱的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撝謙曰老子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當時隱於柱下謹於禮文觀其於喪祭兢兢不失豈如後世養生者惡一哀之傷生者乎其意厭惡人之譊譊自異者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豈肯於聖王同文之世剏立一教聚徒千百鼓動天下若楊朱之爲哉即老子一書如所傳關尹喜候氣而得之曰子將隱强爲我著書亦因而成之非老子之志欲著書也世謂孟子不闢老子老子原無可闢如今人並稱莊老莊子是放全失老子之道○坤至柔而動也剛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人見老子之翕也未見其闢也朱子謂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老子原有此作用近世陽明用兵其作畧多有些陰險處亦近於老是坤

德如此聖人剛中之德不喜如此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

楊謙曰老子有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似乎大悖聖教矣然吾以意逆志以爲非深觀乎治亂之世之人情不知此也試思聖人之教人以仁義教人以忠孝豈非因世之所不足哉一家之中雍睦和順一國之中君令臣共申生比干之行何自見也今有國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子無孝名臣無忠名當亦孔子之所喟然而深與者也末世囂競之俗高尚節行而矯激之風始熾智者詐愚勇者威怯一家之中一人獨稱孝子則兄弟不安一國之中一人獨稱忠臣則衆情猜忮此非聖人之所欲也然不得不激揚感發者懼天下之人相率惰行以流爲不肖之歸其實躬履至德民無得而稱者爲聖人之上願老子之說未爲非也○其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痛愚民不知生生之理而自陷於芻狗反若罪聖人者所謂正言若反也○程子

謂老子雜於權詐朱子謂老子害於倫理若是害倫理雜權詐之人孔子決不從之問禮○聖人之道唯懼陰長履霜堅冰至是也老氏之道唯懼陽長物壯則老是也○儒伸而能屈老屈而能伸剛柔以立本變化以趨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孔子天道之得中者乎老子地道之得中者乎魏伯陽有云坎離者乾坤二用吾又於老子見之矣○余嘗讀道德經爲之序曰人之生也非父何以教

非母何以養天地父母之大也自後天既生聖人蘊德不言遯世無悶而其道日祟然天顯地藏天實地虛若相非者故漢晉之爲老者絀儒而唐宋之爲儒者斥老互相抵排終非平允盖老子坤道也得地道無成之義焉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以此讀老子之書庶有合矣夫漢晉之爲老絀儒則既失承天之義老子所謂言者不知正爲此等而後之志聖人之道知進而不知退以自罹其亢殆非失養之故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則讀老而益知聖人之大陰陽固有相須之美也然造物之理陰不乘陽生人之經母不敵父清談之盛也既以牛易馬無極之流也又以釋代帝昭昭列象若黙運於天地之間有不容以或亂者是豈儒者之私祟其教哉三才並著而人道是庸斯爲智矣

釋氏

程子明嘗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繫時之汚隆清談盛而晉室衰然清談爲害却只是閒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爲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囘今只有望於諸君耳其術大槩且是絶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曰他有个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明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害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朱子答吳公濟書曰來書言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答詹兼善曰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與呂伯恭書曰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惟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理之正也○或問儒佛同異其子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朱子辨之曰天命之性固未嘗有儒佛也然儒佛是非之理則已具矣必以未嘗有者爲言則奚獨儒佛也固亦未嘗有堯桀也然堯之所以爲堯桀之所以爲桀則豈可以莫之辨哉今其子之言乃如此是欲以無本末有無者混儒釋而一之也此禪學末流淫遁之常談俗學之士從風而靡有不足怪獨其子自謂親承有道而立言如此則爲不可解耳

一書有曰釋氏之言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又曰黃蘗

一僧有偈與其母曰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老莊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的說話○又曰其見名寺中所畫諸師祖人物皆魁偉雄傑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亦未是那

無文王猶興的只是做个特立獨行的人所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窣窣地只有些章句辭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義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以上諸條疑是朱子說附入朱子諸條之下

撝謙曰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傳經四十二章聞西竺國有佛名瞿曇生於周昭王時其教大抵以淸淨寂滅爲常無學爲道至晉而其說大行

神州陸沉自後人主常有欲滅其教者然終不能有崇其教而捨身爲奴者國亦尋滅至北朝顏之推作家訓以爲周孔遠不逮佛氏唯唐傅奕闢之於前昌黎韓子繼之自韓文盛行而學者始有所依據然好之者固日甚也至宋如呂氏韓氏諸大家皆崇之不衰得二程夫子力崇正道而朱子大其傳明興二百年無敢以佛老之單言隻字入於經義者可謂盛矣於是天下之禪者痛心疾首於朱子欲得而甘心焉而陽明氏之典則禪者翩然不戒以孚亦其勢也竊嘗原其本而論之天地之至陰成於西南而西竺正當其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中國至交廣炎暑鬱蒸已大異河洛而况復南去幾至赤道之下則其地四時暑燠使中國之人移居此地當如魚遊沸鼎無可久安唯佛以至陰之性降生此地教之以虛空不壞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以至靜常住者爲眞心而彼身家念重淫殺紛紜一聆其說卽時身心泰然安穩此如大暑渴行之人而得哀梨匈河

非也當時使聖人生於其地亦不能不從無學矣今中國則不然暑往寒來寒往暑來其人能動能靜以中和爲教以生生爲本偏動則不成偏靜則不生故唯時中之聖人能盡其道此所謂布帛菽粟何可一日廢也故西方之佛不可闢而中國之佛可闢也然中國當唐虞三代之時方內乂安生民和樂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父慈子孝夫義婦從室家和睦兵革不試此其民雖驅之從佛亦必不從至於後世生養不遂教化不行有父而不養其

子者有子而不養其父者有室家相棄而無所歸者兵革繁興有連州屠戮者有辱及母妻者民當此時不復有生人之樂而歸於空門以盡其命因以其說化世人之貪淫殺奪妄欲不已者苟有是人吾猶將禮之方外而安得闢之但中國之所以至此者皆由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少而不學長而無聞遺棄人倫物理以徇其私欲任其偏見甚者則掊克百姓之膏脂以飾佛宮之金碧而自以爲功德是以天下大亂四民失業故釋氏之徒其崇

佛者不可闢而孔氏之徒其崇佛者深可闢也然使世之學者雖讀書婚宦而終日周旋於伽藍之宇喜誦佛號精研釋典而號名鄉里勤爲護法此不過爲釋氏之檀越施主居士而已如人之好食水品或病淸冷亦未嘗有害於聖教也唯是有人焉誦聖人之詩書以致宦達成大名欲招聚天下之生徒以爲天下之師表矣而於庶物猶未明人倫猶未察也遽取楞嚴金剛之說以附會於聖訓之一二語而以爲天下之理有不必學者凡後生

小子欲從事於孔氏之學者往而問道焉皆告之以不思不勉之妙以爲凡聖人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但以求至於心空之地而吾苟至於心空則天下之事物可以不必審察從心所欲而無不得其當於是天下之問途於東魯者莫不奔趨於西竺而先聖人之所謂不偏於動不偏於靜者莫不詆爲支離末學之談而孔子之道熄矣於是天下雖有渾然質厚之君子一入其說則莫不師心自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儒而好佛者不必

闢而以釋而爲儒者深可闢也然中國之人性本明通辨於是非若竟以西方本教施之中國必不能行自達摩之入也變靜爲動不立語言文字以棒喝爲教凡儒士之與之言者皆無所用其辨說則莫不訝然失其所恃夫俗儒於中庸之道本行不著習不察所恃者詩書耳至其聞見不足恃於是以吾之所學者果非也乃俛首而入其教凡梵音咒語不可解說之談敬若神明而大聖人平正通達千萬年垂訓之典謨不以爲章句則以爲糟

粕而六經雖存而實廢羣天下少年之士一志於
道即進焉□喫茶□竹篦之說以亂其是非
而鶻突其心志亦已甚矣又中國之人本好婚宦
生養有功有名不樂槁寂而先儒之闢佛者每以
爲清淨寂滅不足開物成務於是禪伯之欲雪此
言者不講出世而講入世侃侃而談者皆機權作
略反詆吾儒之迂疎無用爲吾儒者亦未知聖人
之道以忠信爲主以事功爲卑亦欲效鉛刀之一
試而那移其心術以就功利又聖賢經旟雖嘗就

事上歷練然必學古入官尙友論世方通於古今
而無弊今乃鄙薄學問之士爲章句之儒而所見
所聞不過末俗機變傾危之習於是曹操桓溫駸
駸乎登孔堂而講學故以禪爲禪者不必闢而以
覇爲禪以禪爲儒者深可闢也闢之何如明其在
我而已矣○人性有神有鬼能識者神能記者鬼
遷流者神確靜者鬼今釋氏賤識神惡輪轉去眼
耳鼻舌身意悉歸於無鬼之盛也○佛以无生爲
樂萬物不足以動其心極其性永無生理但陰性

大慈拳拳救物以此一念遂時發於猛火之中成
西金之質而爲萬物之母○天下之靜物至剛而
至順者莫若金也百般而不變可不謂剛乎唯人
所範無不從範焉可不謂順乎天下之動物至剛
而至順者莫若牛也力舉千斤可不謂剛乎唯人
所役無不從欲焉可不謂順乎佛道如是○老氏
內守中外不見可欲滅外故入幽而不息生內故
保陽而續生釋氏於內外無不滅也○老與釋皆
陰也然老柔而釋剛者何也水陰中有陽故柔也

冰陰中無陽故剛也○佛謂衆見皆爲眚妄吾試
問佛目眚之人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既
有眚妄何不夜見燈光別有卉木灼艶紛華由此
言之眚病之中亦有誠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神出於魂智出於魄佛知魄而不知魂故曰識性
無源由於六種根塵妄出其所言智皆是藏往故
曰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於
枯木鐘聲更擊汝云何知又曰如重睡人夢中聞
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爲擊鼓或爲撞鐘即其夢時

自怪其鐘爲木石響其形雖寐聞性不昏所謂寤通來事寐緣夙心堅守記性以爲眞常棄諸識性不使流轉○中庸言至誠無息故生物不測於穆不已楞嚴言大地山河因虛妄終而復始一以爲誠一以爲妄儒言父慈子孝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佛以父母子孫相生不斷以欲貪爲本乃欲滅之維偏方所生成此偏性一生一滅乃欲合而一之誠矣○人不可生物不可殺禁人倫生育之源滋異類日長之勢使普天之中如此者五十年

則往來者唯禽獸矣○佛之禁殺非貴獸也謂人獸相變嫌其同類也吾儒則不然所貴人性者貴其異獸也聖人誅奸除寇豈非人哉以禽獸之心食禽獸之肉則不可以服禽獸○聖人不廢殺所以成生生之大德佛氏諱言殺極其成就乃至於不生○佛教之入也止陽之過也萬物皆致養焉其變而爲崇也所謂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歟○聖人徴人不徴鬼故所言皆其長也佛氏明鬼不明人故所言皆其消也何謂徴人不徴鬼三綱五常陽道也人道也何謂明鬼不明人三塗六道陰道也鬼道也以人道前民則萬物日伸以鬼道前民則萬物日屈○聖人哀諸鬼之在於冰室佛氏哀衆人之在於焚室○佛言大地山河皆見妄所生而其書所謂面放日光頂出寶蓮世人則從而信之非見妄之尤者乎○佛經多妄僞由於譯者欲其教之速行耳

南北道統論

嗚呼天地之道動靜而已矣凡曰有曰實曰感曰生

皆動之類也陽也剛也凡曰無曰虛曰寂曰滅皆靜之類也陰也柔也此天下人之所共知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善動靜各任其偏則惡故聖人兼體陰陽而御之以道道者時中而已矣中有定位者也有定位則靜矣時中無定位者也無定位則動矣一動一靜之間者中也人之性也故性發而爲情情斂而成性先後無端也中原之地北爲陽方南爲陰方古帝王以剛中御世都乎北而未闢乎南自王道之衰而吳楚始強至漢而南方悉闢自江左王弼之易行韓尙

玄虛晉遂以牛易馬去北都南至劉宋而南北雜帝莫知所主也隋史有言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則當時所尚可見也二氏盛行於中夏微昌黎之雄文衛道天下安知崇孔氏乎濂溪以後學者始內求性命然而有可言者明道伊川皆生中州一近柔中一近剛中而皆南學於道州自龜山之還吳明道曰吾道南矣其後豫章之未發新安之中虛猶道州之主靜也元人稱南有吳澄北有許衡而許之力主剛方吳之專祟覺性亦若有地力焉以撝

謙觀之南多暑氣發而不斂則以靜為宜北多寒氣斂而不發則以動為宜合古今論之則剛中者大亨柔中者小亨也先剛中而變柔中者天德之无首樂柔中而憚剛中者陰德之包承也此其學不如於後代自夫子之敎顏子曰博文約禮其敎仲弓曰主敬行恕先儒以顏為乾道仲為坤道焉又其次者游夏皆稱文學而游生南方敎先重本夏生北方敎在循序在聖門而已然矣豈非氣囿陰陽習常罔覺哉昔天子建都南極因世之變有中道焉嗣其後者偏柔

失位靖難北來並建兩都南虛北實及明之中爰正先師之號龍德先天嗚呼得之矣正嘉之間文盛陽過陽明王子幼學於程朱長化於佛老乃以無學之道畜而止之原其意蓋深痛世之文士講習而不行遂欲以師心之行廢推致之識其廓清榛莽不為無功然其學得於西南化被中土遂掩離而蝕之其徒龍谿變顏氏之屢空為龐氏之心空以章句為厲戒混儒釋為一家於是孔氏之學明而復晦當佛氏之盛好者以為遠非周孔所及迄聖敎著明則無敢為

此說者宋之大慧敎張侍郎以禪語解經而內潰之至今日而其術大行矣夫道州主靜之言承感動之後非偏靜也新安中虛之敎為存主之功非廢學也於是猶以為未瑩猶以為支離而必欲直造禪宗後稱大覺豈知去西逾近去中逾遠哉愚以為前世南方之學者北學於中國而後世雖程許之賢皆南學焉信乎其有時也然寬柔之人多不能自立而都乎前者爭靡乎弱雖能立者亦不能久豈易所謂剛失位而不中為不可大事者歟學者之事惟但當明其

德性有靜有動而仁義禮智之德則貫乎動靜之間方其靜也渾然中氣雖無五德之迹而其體具存及其動也發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無過不及乃見人性之爲中雖動靜之變隨時與地而互易焉而五德者不亦庶乎其不偏於剛柔而不與南北之强同議矣化偏爲中其今日此書之指要歟

北方之學卑而實南方之學高而虛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學必由卑以達高其子弟必循循於章句訓詁威儀揖讓以漸至於上達世之將亂也學必矜

高以恥卑其學者多脫畧行誼不屑章句好言虛無以爲超悟此兩者陰陽勝復循環迭至極其所届雖各有其弊然而治亂之原不可不識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四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五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史學

朱子曰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證不

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呂伯恭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之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

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个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動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强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

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个好的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子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都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

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於淺陋疎畧之子長亦惑之甚矣〇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以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〇通鑑例一年或數次改年號者只取後一號故石晉冬始簒而以此年系之會問呂式呂式曰到此亦須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繫

年下面注所改年號〇或問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尚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何如耳〇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有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

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自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个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傍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何如。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又問東周如何。曰畢竟周是天子。又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天下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統屬的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綱目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公自立為魏王。綱目亦用此例。○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

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

司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强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强毅便是勇。○子由古史舜記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妄誕而不足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辨之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心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簞瓢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

論史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

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没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没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撝謙曰以荀息之智能料虞之君臣成敗明如指掌而不能料通國神人之憤能不愛死於君歿之後而不能直言於君在之時眞有不可解者此亦無他貪一時之寵榮甚於愛身耳

問子產朱子曰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撝謙曰孟子言不得罪於巨室亦是此意大抵得政之始便與豪強作對多行不去如孔子爲政於魯全以季桓子爲助及桓子有異孔子只得去了

西山眞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

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内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溺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次第其於内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唯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

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問阡陌朱子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个横一个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个涂恁地直在横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閒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問藺相如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實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

揭謙曰若國家重寶被人脅去不敢與抗將來將相羣臣皆莫敢自固誰肯事此小朝廷宋以侂胄首畀金其亡勢已成於此然如相如所爲亦大非體吾謂爲趙者亦數言而决耳復命於使曰一璧至微也煩大國以使來敢不承命然先人之守器也寡君不敢擅以奉君至大國城邑小國安敢妄貪恐蕞非望之禍以徼厚禍寡君敢辭如是則秦人亦無辭以興師縱使以一璧之故興師則士民必不直其君難以冀勝矣

又曰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强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以結漢之懽心問彝叟末下稍做擬曰如此則父子俱

就劉耳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撝謙曰高祖之不孝在不先安太公於關中而先置酒高會若此已先有不顧其父之意至分羹之語雖故作忍心之言然豈無可以正對者而爲此梟獍之說若以余意不若直謂之曰吾今日騎猛虎安可中下吾下汝則父子俱就戮耳吾攻汝汝殺吾父吾不攻汝汝亦殺吾父吾寧攻汝爲報仇之兵爾且吾與汝俱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戰勝獲汝置汝善地不汝殺也封汝子以大國汝苟殺吾父吾磔汝於市族誅不赦如此答之亦正羽苟肯還吾父雖退守關中可也人已赦吾父而還之吾不之德以德爲怨擊而殺之雖謂有分羹之心可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過三年耳

撝謙曰以懸言之赦父之恩不可忘也雖終身無

取可也天命苟歸吾以羽之暴自當有取之者何急焉子不云乎以德爲怨刑戮之民也曰然則張良勸之何如曰良自爲韓成報讎爾此黃老毒手非正道也

或問肉刑始於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耶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爭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或問漢宣帝言漢雜王霸此說也似是朱子曰宣帝也不識王霸只是把寬慈的便喚做王嚴酷的便喚做霸

撝謙按以善養人者王以威服人者霸雜霸王道用之此一語微獨漢自三代後恐皆出不得此語

龜山楊氏曰張良蓋始終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

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南軒張氏曰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

食生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傾而不可强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

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丞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問魯兩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與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

或問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是否朱子曰此軍法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誅郭解是也此三事得大臣之體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廹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子獨疑

其狷忿褊廹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幾難與成功

或論疏廣疏受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不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的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狥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遠而曰兵難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

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

涑水司馬氏曰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未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

朱子與何叔京論光武事曰成哀以下即陵爲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

又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的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才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

的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鹵潤略而能有成者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亦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操平生姦詐。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明畫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

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

攜謙曰。此恐溫公求之尚過。此不難曉。大凡正直君子臨卒一語一言。皆可明告後世。故遺令乃取其大者言之。曹操小人。其禪代陰謀。囑之骨肉者如何可以告人。乃取其不緊要者著之遺令。而要者則匿之。此小人之常也。若微欲享漢臣之名。必

觚許多詐慮之言矣。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可也

揭謙曰劉先主非狷潔人也其不取荊州非有取而不取也自事後論之劉琮爲曹操所并先主取之而安其家似若不害於義以當日事情則不然劉表托其子於先主而事權不托焉曹操百萬之兵垂至而先主乃欲背而奪之國其時劉表之臣附者半不附者半以不和之衆而遇敵其見笑於當世必矣負不義於天下雖欲望劉璋之圖門其可得乎然則先主此時雖欲救劉琮而不可得也設使表卒之日竟以荊州之權付之先主何至於是故先主臨終有鑒於此語孔明曰孺子可輔輔之不可輔君可自取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

揭謙曰孔明有不純正處如教後主以申韓等書是也先主東征孔明之諫此極可曉孔明是大臣其論此事必造辟密言見先主意決只得奉行不敢有二而歸失於君此大臣之體不然何以追嘆法孝直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揭謙曰孔明自言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今之稱孔明用智者正與相反

南軒張氏曰温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旣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幸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願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撟謙曰太真以涕泗詐王敦此等事皆君子所不能爲吾終疑其心○王坦之謝安兩人人皆優謝以坦之倒執手板不及安雅量耳不知此其小者安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坦之致書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此眞宰相之言

臨川吳氏曰人道三綱爲首靖節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眞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倂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

南軒齊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子奪輕重之間不過告於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楊謙曰此論最快然中宗既廢此一天子置之何地○晉曲沃武公殘同氣以坂國至獻公乃盡滅桓莊之族獻公之子九人唯存一重耳遂詛無畜羣公子而晉無公族卒爲六卿所分唐太宗驅除兄弟及身而有承乾之變天假手於武氏盡殺其子孫秖留一二其後如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殺建寧世有此禍何異鰻魚之自食其類也天道之不爽如此何二唐之相似也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瀕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險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爲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

討論終不成和這个也不得理會○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得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

朱子曰。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序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曰。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此也。公之子堯夫乃不以爲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

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删。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巳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

攜謙曰。說文正公心事極明。然呂公後來薦亦是舉鄭公使虜之意。忠宣竊見此言。故不欲言其父懽然與之相得。此亦人子之心。不妨並行。

程子曰。溫公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巳自好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巳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攜謙曰。司馬公社稷臣。其言祚宋。在國家起見。若

聖人自是在生民起見。○近甲申之變。念臺劉公至杭。諸生聚問此變眞否。劉公答曰。臣子之義。不忍言眞。余後以此問問友人。謂宜如何答。或言眞或言未眞。乃嘆公倉卒之言。發於至性如此。

元城劉氏謂馬丞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丞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曰。

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撝謙曰安石立法之誤尚有限其大誤在衆君子不行其法而乃引用小人以敵之如此則雖果周公之法亦必敗矣大抵會做事人必有同事之君子無其人事雖當不可爲也宋祖欲遷關中太宗與趙普爭之只得止了嘆曰不及百年天下民力竭矣蓋太祖雖遷須要此二人守成二人不肯遷亦何益故止此英雄舉動未嘗任意也

先儒史論載於大方者多矣採其要者著於篇言雖寡思過半矣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六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伊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脩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别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專做時文的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已些子事○告或人曰公今赴科舉是幾年

公文字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了到今又却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个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舉業亦不得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

思都别了○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的意思便好○與蔡季通書曰觀近來一種淺近文字麻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柰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

須有命決不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略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嘆○答嚴居厚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廹之累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

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
之實也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明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於此亦無益也
陽明王氏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

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便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挫氣昏神長傲而名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
撝謙曰學者習舉業實有害於道先儒莫不深言其弊陽明云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

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釣聲名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斯言也可謂痛矣然又有說焉人惟視舉業為羔雉故以為無所用其誠也諺以時文為敲門磚門開則棄之矣此即羔雉之說也抑思舉業而僅以為羔雉則取士者何妨竟用詩賦辭曲而必用經義策論耶舉業而果病於道為國者何不棄之而不用耶其

試吾以經義也欲吾通以聖人之道也吾於聖人之道果通否也其試吾以策論也欲吾通於當世之務也吾於當世之務果通否也是之謂盡其誠盡其誠則舉業者乃道之所在也今若以爲更有一堯舜君民之心在於舉業之先而但以舉業爲贄則一陳而可廢宜其不出於誠也吾未見抄襲時文脩辭而不立誠之人之可以堯舜君民也故君子雖於時文皆集義所生者非襲而取之也○今人爲道未成難於自立不妨赴試若自信得已

有此道言成典謨便沒有受試的道理若受人試便把載道之文都賤了前輩若伊川自任道統便不赴試明道考亭赴試皆其少年事耳

文學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撝謙曰程子雖如此言然天下未有不學而遽成者雖孩提能語亦是逐句學成人見聖人矢口成文便謂聖人自然如此不知人心不用不習必不靈明也

又曰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决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退之晚年爲文

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日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爲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寬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

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决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歿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

撝謙曰。董相不當與諸人並論。

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

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

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

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可勝言之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詔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

公文字好的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的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撝謙曰制藝自嘉靖以前皆拙萬曆以後皆巧都如朱子所論此治亂所由出也

又曰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誥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他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的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且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着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說只是不會見得所以不會見得只是不會虛

心看聖賢之書○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辨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詳○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以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的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是有个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撝謙曰今期友講學者多言文章不須理會不知此是天下人心如何不須理會余嘗以治亂觀之凡其舒徐莊雅厚重質朴方拙平廣者治文也急躁夌躐纖巧圓秀華肥輕薄奇詭者亂文也其剛勁明朗正直撣肆者戡亂之文也

又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中委靡繁絮之文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義看可見如衆[illegible]

稽。只是軟熟逢迎。隨人起倒的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楊已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曰。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着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及如子厚。亦是有雙關之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晩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樣。做作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

雜。○楚些。沈存中以些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古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策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

楊謙曰。董策先儒言其緩弱。今讀之。覺其質厚醇美。未可苟疵。雖言性未得其當。言禨瑞爲僞。泰誓所誤。

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烏占。何愈於讖緯。陵移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詩作文。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於蹈襲也。

楊謙曰。文字如封禪書等最陋。

又曰。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

如治安策說太子處云太子稍長知妃色則入於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困善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

能向裏做功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仔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

楊謙曰仲舒向衡之文質厚明正近道看來漢儒終近三代

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東坡文不可以道理併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的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說盡含蓄無盡意又好○人老氣衰文亦衰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做物子由與之書勸他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

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个鶻突無理會的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仔細此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曰看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以術欺天下也○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是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生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繁文字氣象

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與如此好○
歐公文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
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
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
語○歐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不曾使差異的字
換却那尋常的字○蘇文害正道甚於佛老且如易
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利以
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苟如此非唯失聖賢之本指又
且陷溺其心○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

見南豐於襄漢閒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
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欵語適欲作一
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
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曰大
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畧爲删動否後山因請
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塗數處每塗處連一兩行
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
完因歎服因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南
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今

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
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作文何
常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
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
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奥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
見未到耳○人做文章若是仔細看得一般文字熟
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韓文熟便做
出韓文的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的文字若
不曾仔細看少間却不得用○蘇子由有一段論人

做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
做文字自有穩的字只是人思量不着横渠云發明
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
說出來的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云
子瞻云都來幾个字只要會安排○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
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
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洞達何施
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自當發越不凡可愛可
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

可耻也已○今曉得義理的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享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

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哉琢磨琱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益遠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子曰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曠放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

果能終身為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有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冶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廻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詩學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要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

朱子答陳體仁曰。以虞書攷之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

又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粹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晉魏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个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耳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眞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个倔彊不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的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的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或謂梅聖俞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明道詩時人不識予心樂

將謂俞開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炫露無含蓄。近世諸人作詩費工夫。又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功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个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做。只是無一个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的將做不好的。不好的將做好的。這个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

撝謙曰。古人意之所至方成詩。今若不應唐人詩擧而命題限韻。苦心極思。豈不自投羅網。至如漢

之鐃歌等作。在當日自成一體。今日必欲擬之。既不得其作者之志。有何意味。○問衛鄭所載静女諸詩果淫詩乎。曰淫詩也。曰聖人刪詩則不正者皆刪之矣。而留淫詩何也。曰先王陳詩以觀民風。聖人刪詩。正變兼存。亦此意也。曰觀風之說可得聞乎。曰周法春出民於野。冬入在邑。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工巧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詠歌。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史。比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民風之善惡。教化之得失。黜陟賞罰於是行焉。方周德之盛。九州同風。固無貞淫和戾之異。入春秋而王化既遠。則各國之詩因其主德互有不同。而變風始作。於時上之人莫以風俗爲意。而天子之黜陟亦不行於諸侯。爲百姓者怨嘆之思。形爲譏刺。淫縱之習。放於詞章。而先王之道則存什一於千百。君子讀其詩。其國之興亡綿促

治亂强弱。粲然可知。如季札者。亦其一也。陵夷之久。周天子知黜陟之廢。幷不復採風於下國。下民所作之詩。亦無由上達於天子。於是上之人放僻邪侈。不復顧天下之公議。而孔子於是有春秋之作。即其詩之僅存者。去其重複。正其紛亂。約爲三百。傳之學者。以爲萬世之鑒。使知天下之治亂。由於風俗。風俗之貞淫。由於教化。至今讀之。則凡二南之外。唯秦爲最强。晉爲最厚。與衛之亡而復興。周之弱而不振。陳鄭之先亡。齊襄之中圮。明若列

眉燎如指掌皆不外此數詩而得之也後之君子讀是詩者正當惕然於風俗之變謹其所以治心養性脩己化人之方而鄭聲之不可不放周南召南之不可不爲於此益信更推而通之於後世則知淸平三調斗酒百篇唐之所以亂也二八女郎曉風殘月宋之所以亂也至近日而歌行稗史入於四子之文戲曲淫書遍於五都之市每變愈下風俗人心不復可問亦可以推世之變而知所坊矣乃或以爲孔子删詩必不留其邪者試思删詩

之時止存淇澳定中緇衣鷄鳴則鄭衛不殊周召何正何變止存刺淫而不存淫者自言之作則鄭衛俱淫孰淺孰深凡國有刺淫之詩則其人心猶有存者而未盡亡也故世有是事有是心雖聖人亦不能復爲之諱商臣齊姜之事亦明載之於春秋所以示後世之儒通世務而防變亂也又何可曲爲解說以自附於正風乎竊謂其誤始於先儒不言聖人陳詩以爲教化風俗之本而但欲使邪辟流散之人讀而鑒戒則所謂曲終奏雅勸百諷

一反以啓後世之疑耳或曰先儒謂採風之時兼採其作者之姓名與其事實以爲詩柄故小序之說疑爲有傳信乎曰否也採風之時若兼採姓名與其事實則譏刺之詩誰不忌其君公淫蕩之詩誰不畏其父母天下之人莫不飾爲德政之口碑與正心之浮語而僞風行矣先王不若是其愚也曰採風之時既不問其作者之姓名與其事實然則何由知其淫詩乎曰詩之作也有諱其姓名者矣有不諱其姓名者矣有或變其名字而言者矣

有因其國與時而知之者矣有讀其聲與調而知之者矣曰果淫詩當時諸國賢大夫有歌之者何也曰當時採之既不存其實則讀之亦不以其柄或以意逆志尚論其世或賦詩斷章予取所求今之毛韓兩家是也皆善論之微理也讀之不以其柄則取之各以其意不以淫詩解之唯所欲言耳然而淫聲感人雖賢者不知而賦之者多矣此夫子所以戒顔淵也乃或者又以爲鄭聲之宜放衞其聲淫耳夫聞其樂而知其德豈有詩不淫而聲

詩者哉曰然則今之人以教初學將不可乎曰少習正風長而究其變可也○右余之删詩辨治亂家者以此推之當世治詩者以此推之漢唐以下雖百世可知也

字學

程子明道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

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二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費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徵喪志也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以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二王書某曉不得看着只見俗了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的亦有一釋名的此皆僞者○字被蘇黃胡說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米老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

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如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匆匆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

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臨川吳氏曰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唯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唯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篆

皆秦小篆耳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攙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之遺文其功實多○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姸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眞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姝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絡上追蝌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耳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越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

揭謙曰古人每事重厚今只想其執刀畫篆一筆不苟即此是甚氣象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諸儒

張橫渠先生名載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之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爲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敎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敎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敎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或論橫渠龜山楊氏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先生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和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又曰他只是學个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个恭又學个安

邵康節先生名雍

程子明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又曰先生之學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

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
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
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
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强也大寒暑
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
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
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
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

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
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若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
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
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
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晉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遊河
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
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
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

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
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
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師尊之衛人乃知先生之
爲有道也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
可以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淸而不激和而不
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
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
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聞風而造其廬
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强益之

或聞其言者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
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
處無不中於理即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
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
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爲
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
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
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
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紛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後其言乃驗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程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程子曰頤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程子曰既知之安用以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程子曰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於伊川伊川答書曰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其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數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二十年功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者如此

撝謙曰論語曰月無忘其所能若加倍法果有理亦不宜忘○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所言數依其

術法推之亦只是硬排未是至數用心於此大是害
事其先天四圖實是作易本原二程不能得其說
何也恐亦只是各是其是若孔子之受善則康節
自不能隱其說
伯温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爲開其端倪
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
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
有北下每慚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
云覩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

材業尤須惜愼勿輕爲西晉風
朱子曰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無
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方好
○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閒氣定不動聲
氣須處得別盖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
不曾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
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
中王勝之嘗秉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
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

此
撝謙曰只算數一事未免枉用心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
所知者惠廸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
後日雨吾安能知耶○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
不由乎此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過人來問事心下
黙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黙
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胡康侯先生名安國

公入太學晝夜刻勵博士欲令諸職長各呈文課將
以優劣爲去留皆爭先自送公獨繳還差帖紹聖四
年登進士第答策幾萬言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無
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稱善再四親擢第
三除荆南教授再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事奉旨
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屬吏希蔡
京意稱二人爲范純客鄒浩所請托也京大怒命湖
南提刑司置獄推治帥曾公慶孝來啗退謂僚佐曰
胡提舉凝然不動賢於人遠矣再鞫獄不成直除公

名動停退居荆門漳水之上以臺臣辨明復官致稚
中除成都府路學事上章侍養丁令人憂服除余深
入相薦公有旨名對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逡巡
謁告而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名上殿
中大夫捐館舍終喪謂子弟曰吾舊迹寒鄉爲親而
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買田筑室勤耕
將終身焉侍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
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
除起居郎三辭不允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急名
入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陛下
昔在東宮潛德韜晦今正位宸極於古訓不可不考
願擇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則天下之幸又言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
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
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朝天下
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頻
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濫觴之衮
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
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大權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
臣詢以修攘之方今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
諫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
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然後新政有經可冀中
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
否翰對曰臣雖不識安國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
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
蔡氏所汙唯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時門下侍郎
耿南仲懟公諷臺諫犄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
淵聖不許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
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
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
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名不至又何以待之
乎昔但委諸路帥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
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
既有捍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憂一舉而兩
得矣㮚方得淵聖心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
南可以入蜀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爭公嘗有

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剏其遠外州郡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兵躑躅漢上不復北顧畧如公策吏部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爲綱遊說珏坐貶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

論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懲戒夫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脇制異已而遂其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毀置國勢於傾危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至今未定則澥之故也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京城已困矣圍益急命名公及許景衡皆竟不達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半每

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建炎初召公爲給事中公辭避未行而心在王室實欲趨命值黃潛善方得政斥逐忠賢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illegible]愚見向多未合黨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

擊遂罷除命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名命州縣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於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奥尤難窺測今乃思濟

艱難豈於理戎禦侮之際虛縻光陰耽味文采而已
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
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
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
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
江淮荊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
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術致渡江南狩之初
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
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平乃正位
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
君父㳂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
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名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
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
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
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
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同列有違經訓縱
臣無恥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
力引勝非爲助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名優寵不至今

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
乃欲求徼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
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勝非遂相公登舟
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
寓居又半年乃渡江（公此番借與秦檜同進退然是時秦檜情事尚未露知人洵難）
休於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頹然
當世之念矣公於春秋潛心刻意裒古今諸儒所著
述無慮百家采拾辨正窮研玩味游咏沉酣者三十
年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之
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翟
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
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
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
重道之意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
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
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
卽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
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
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
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
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
十三日歿於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
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
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度
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
德業竟止是奕耶是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多
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
是以爲忌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
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
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
出也罷官判南條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
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
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昃云暮也壬子赴闕過
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奉巵酒
爲壽公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阢隉豈吾徒爲宴樂

老曰敢辭其人赧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處於
義雖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
於言動雖燕閒獨處未嘗有怠容優色語孟五經諸
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
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無臨深以爲高
見怠慢不虔必矉蹙曰流光可惜將爲小人之歸矣
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
辭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
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概以立
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
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
嘗降志遜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說也公於出處由
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爲主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
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間惟
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
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
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

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游酢顯道謝良佐也時顯道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藹然可親近之意年寢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蘖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其於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飲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欲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剩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官歷之

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嘗周流天下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留之踰年仲良潛察公心意於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

子三人寅寧宏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

謂克艮知艮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艮知艮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以上行狀畧皆伊洛淵源錄所載稍節

南軒張氏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時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斯文矣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熹親見文定家說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証得个行夏之時四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是不敢臆度了

張南軒先生名栻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頴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敎之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早夜觀

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復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没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强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

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事一時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掩之也公之敎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晰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

陸象山先生名九淵

淳熙辛丑二月先生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利所習在利斯喩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喩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生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

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其中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朱子與子靜書曰來書所謂利欲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

貌辭氣之閒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佷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與劉子澄書曰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與吳茂實書曰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

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撝謙曰學問切忌見未周徧而先有所主內未明通而外已堂堂從事王陸之學者多有此弊
答項平父曰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

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撝謙曰道有三統君師皆然道至朱子而始有家法可傳其拮据盡力日不暇給眞有神禹八年三過之意其貽謀本末悉備亦可謂闗石和鈞王府

則有然較之工程氣質已未免稍偏於剛有帝降

而王之勢天生陸子以磨切之陸子之道雖未得

中然數百年之後乃生陽明王子適當朱門末學

之已弊而遂禪正統陸子於鳴 小其猶契之於湯

乎尚質從簡其地道乎

朱子曰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

類別自有个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𡨦代之下語只

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絶耳因言此是陷溺人

之深抗學者切不可不戒○問子靜不喜人說性曰

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

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

何事○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

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

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

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擇乎中庸

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

意則不可無○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子靜

不着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又問陸嘗

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試說

看陸只鶻突說過○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

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

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

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

皆實釋氏萬理皆空○自家纔見得如此便一向執

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的是

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

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

理一貫無內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正同

歸殊途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

却只尋个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看他意只說吾

儒絶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

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

許多不好的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

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的夾雜在裏一齊滚將

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的意

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

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功夫○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的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

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遇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旣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飮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纔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又曰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是當下便是的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的却是中門開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

撝謙曰文公所說子靜諸弊不知後來子靜亦稍

攺否然後人此弊尤甚存此不刪以當藥石也○先生言太極以通書曰一月中當之而力辨無極之非夫無極而太極此語不可非也而太極之爲中則無可疑也但先生於中之理亦未分明而與晦菴辨論之書詆濂溪過於憤厲故晦菴答之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廹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其未有云區區鄙見不敢盡爲

老兄傾倒不審尊意以為何如如曰未然則我曰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其後晦菴終以理為太極未免毫釐千里之差而於大學或問仍以理為天然自有之中於先生之說亦未為悖也但先生空抱一中之旨不能明其所以而於垂世立教反有過焉者豈非朋友講習貴以虛心相和摩以歲月之久如麗澤之相滋乎若平居各講其說隔年歲而一辯難焉多見其牴牾而不相合也

先生嘗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

撝謙曰先生自小便敢詆斥先賢此誤後學而啟其放肆不細○禪家於濂溪明道尚猶取之於伊川便不喜陽明亦然至龍溪詆之謂人到執己自是處雖以明道為之兄亦無如之何夫伊川在當日人莫不推其孝弟明道倡明道學伊川率先從兄力行其說明道薦士於神宗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為首當時司馬溫公呂正獻公等皆當代偉人極言推服及門諸子奉明道者無不依歸正叔必有以見其從兄之美也乃數百年之後而倏蒙不弟之名胡為乎來哉蓋後世之人喜圓惡方喜柔惡剛伊川氣質剛方故惡之也

或勸先生著書先生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

撝謙曰今人動引先生此語余謂此語唯可為孔子道非子靜所及也

楊敬仲簡主富陽簿先生過之一日發本心之問先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先生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

撝謙曰先生之學近禪然其實非禪如禪學則以知是知非者非汝真心○世間留心傳註而蹈於條塞者不少先生之不尚文字真足與紫陽之學

以相濟。乃知造化生才。眞有用藥之妙

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朱子詆先生。朱子復書曰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

先生知荊門軍。郡有追逮。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

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

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撝謙曰。欲去此病。非文理密察。則不可遽有所執

諸子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朱子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撝謙曰。莊子楚人。自古以南爲陰方。又爲鬼方。好

虛無淸淨。莊子之說。只是太放曠。其實後世南方言學者多祖其意。○後人多以無爲太極。謂之不落陰陽。不知早已落了陰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方是不落陰陽處。○周時佛教雖未入中國。當時如關尹子中已有愣嚴語意。墨子兼愛已有捨身意。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淸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

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俗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嘆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

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

氏之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搥提仁義。絶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敎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戎　羌侵　俗。事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摽搖隍杌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胡氏之論至矣。

問。老子。中國之至人也。何以崇其道害乃如此。撝謙曰。人皆喜清淨無爲。怠而廢禮。則胥淪於禽矣。聖人以盛陽之道包之。而不使人心之潰決。此三代以後。所以復有人道。而後天所由開也。

荀子

程子（伊）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子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言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𢡟謙曰三子於三言皆不可謂無得但所求有不同耳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其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的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蘇子

朱子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慭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其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

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唯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葢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誰能禦之○蘇氏之學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横以某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横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譏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黄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東坡若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撿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个要遺形骸離世俗的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絶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鈎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

不知多寡要之卽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撿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

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好○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其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撝謙曰近友人論賈易劾東坡事以謂立黨余謂賈易身爲諫官見從臣譏很於朝廷之上理當舉劾當時不知者謗以蜀黨洛黨目之而後世言學者或以此譏及程子過矣○東坡自言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老泉作辨姦論以譏介甫後介甫以執拗致敗東坡見其父之言有似於先知即以此譏伊川上書言深疾程頤之姦邪此所謂行劫者耶觀其中庸論乃譏子思又何足論也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七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通書

朱子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 太極圖說見前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蓋萬物生於陽而成於陰

純粹至善者也

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通者性發而爲情復者情斂而成性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理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此似只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配合指配太極圖說

愚謙按周子此等處則太極陰陽五行皆以理言不獨太極屬理而陰陽五行屬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

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剛柔之善卽皆中也剛柔之惡皆過不及也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子曰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

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答言當學其善而已。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答言人有不善當告之以不善而勸之改。朱子原註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此章或以神爲理大誤此至道之原當審思之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敎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朱子曰古聖賢之語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故希簡而寂寥耳。

撝謙按古樂大音希聲亦淡之意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朱子曰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艶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以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朱子曰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

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鮮于侁謂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何也朱子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是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

純然克達向上處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
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
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

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
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
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
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
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
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
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
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周子蘊道甚深當絕學之後而不輕自見故雖在
位而人鮮知者然則非明道周子之蘊殆不可見
發周子之蘊教後世無窮者明道乎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蘊謂凡卦
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
之業也朱子原註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朱子曰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
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
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
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玆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
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朱子曰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
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
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
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
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
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

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汨再三也亂瀆也汨則不靜亂則不清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朱子原註

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朱子原註

附周子拙賦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淸弊絕

五峯胡氏曰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於天下

朱子曰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

撝謙按此書先儒皆以爲與語孟並傳余謂其結體縝密有本末乃大學中庸之次非如論語乃平日隨記

西銘

朱子曰橫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按吾儒之學行遠自邇升高自卑而小儒遂僅以身家為念身家之外視若吳越留心民物謂必當在服官之年故橫渠發此論而程門專以此示學者龜山疑其言體而不及用其流遂至於兼愛以書質於伊川程子程子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

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遂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復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議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謂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

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盡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意言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於推矣無事於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程子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其後龜山語錄有云西銘理一而分殊用未嘗離體以人觀之四肢百骸至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用已在其中矣朱子謂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然龜山所疑豈西銘前段合之語孟諸說殆所謂聖之任者與聖之時則有間龜山之語未可全駁物吾與也一語疑有弊若曰與則是朋友之交未可殺而食之矣體用之說伊川駁之無可疑者

程子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西銘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朱子曰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粹語

正蒙者橫渠張子之所作也龜山楊氏謂關中學者尊信此書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

示人。然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又曰子厚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今觀其所言如客感客形之類似有深失擇其言之粹者著於篇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攜謙曰張子氣化之理推之甚是然須知有主之者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兩端而已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中兩語係張子所自註)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日受月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物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氣。指

何爲時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於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

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淸非聖人之淸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未免有意之累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撝謙曰張子三言雖善在中庸之意則唯一忠恕而已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皇極經世書粹語

皇極經世書者康節邵子之所作也其獨得之理窮極高深而惜隱於數術之中今表其粹者著於篇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

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旣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論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

乎心也。

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支。支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爲一。衍之斯爲萬。

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開闔。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於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體。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

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鸇之羽。猶木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

日行陽度則贏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天以剛爲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爲體。故剛者不生

體字疑非

金火相守則流火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

象數筌蹄也言意則魚兎也得魚兎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兎則未見其得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石之花鹽硝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於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爲陽中之陰而水爲陰中之陽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

鷹鸇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飛之類喜風而斂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

禽虫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虫之類亦然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蕪菁之類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於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夫易根於乾坤而生於姤復蓋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矣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矣

顧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

輈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寛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兌說也。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言發於眞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强。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爲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爲弓强。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强弱也。二人之力强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合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撝謙按心居人之上中。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

學以人事爲大。

五覇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人知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舊無雉門謂周公之舊也若當時則有之則久矣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水在人之身爲血。土在人之身爲肉。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震爲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

太極一也。

太極性也。

金須百煉然後精。人亦如此。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斯爲至矣。

撝謙曰。余謂人之爲德至可與鬼神共見而咸服之。斯爲至矣。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矣。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不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

附邵子詩二首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易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觀物

或問邵子算天地始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否[illegible]謙曰。此邵子以歲月日時推之而謂天有元會運世一元有十二會會有三十運運有十二世世有三十年。年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其實天無許多年數今只看黃帝始垂衣裳堯時尙是洪荒是天地始開不久而邵子以堯時爲中天豈得自此以前六萬餘年。茹血衣皮未明人道。其謬可知天地至成周始爲盛極此是天地之中過此乃衰曰邵子之數能言無不中其言必不妄曰今經世書可見如祖三皇父五帝子三王[illegible]霸等語豈是至數大抵數之驗者只能言[illegible]不

原缺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有周易應氏集解已著錄是書因性理大全而增損之更其篇籍刪其繁支補其闕略初創稿於康熙庚寅越六年復爲訂正至辛酉始定爲今本故卷端有自序又有重訂一序其退太極圖說於末卷盖即呂祖謙題近思錄以陰陽性命之說錄於首卷而致知力行之方反錄於後懼學者鶩於高遠意其凡例稱自聖學失傳以後開闢洪荒豈無所自嘉言自漢唐以來累累而有亦平心之公論然既稱薛瑄守朱學之成王守仁間有異同矣所敘道統又明代止錄守仁一人而瑄反見黜何也

憤助編一卷

〔清〕蔡方炳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息關三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憤助編二卷》提要

憤助編原序

余一生坐病處第一只是因循因循之故何也以心中多兩可而少決斷也兩可者何所謂入見聖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一欲希求超世一欲周旋世間也夫名利不能兩全道俗豈容兼用今涉掣半生已漸知惟此正學爲第一等事矣而因循猶故[illegible]如貧子衣珠隨取隨得正學如羽仙丹藥點瓦[illegible]黃金而世儒封於見聞睇於主腦語之曰聖人[illegible]可學絕無等待必大姍此妄人也語之曰有訣竅可使凡夫立造神妙必大姍此妄言也卒之讓第一[illegible]事擲與他人而小廉曲謹摹倣矜修結一生之局者比比噫詎非因循之故歟余起家賤貧少無書[illegible]師友年逾三十從張泰符借文成集讀之而始有[illegible]於予心然迄今悠悠未能自立嗟乎予獨非耳目口鼻之人也哉故閱羣儒語有使人毛汗骨竦而足助吾憤志者隨筆錄之題曰憤助以見眞憤在我紙上之言特其助而已矣天啓丁卯孟冬二日吳郡蔡懋德維立氏識於禾石碱舟中

刻憤助編小引

予之述是編也非敢盜名講學以欺世葢有所不容已也先子忠襄公不樹講學之壇眞修實悟密密躬行尚恐自墮因循輯憤助編一帙貯行篋自警身爲國難平生撰述都歸兵燹此編亦不得見矣久之[illegible]敗簏中搜得先忠襄遺筆散稿數紙長兒[illegible]珍之因手錄整齊時置案頭展玩吾父遺[illegible]大快吾兒聿念爾祖有向學之志亦可喜不[illegible]弟祿病臥兼旬書室塵閉歿後予不忍啓視又[illegible]

廹點撿時則破書三四束盡爲偷兒將歸去此編存而復失深予惋惜不置予少壯即好閱先儒書然於吾身心絕不親切浹洽年六十有二遭先慈諱[illegible]屏俗日捧先儒書以解吾哀嗣是沉潛玩味漸覺[illegible]吾身有親切處與吾心有浹洽處老[illegible]書忘[illegible]所及隨手抄記用自儆惕不以示人閱之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憒憒然夫憒憒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憒憒者不爲汲汲也惟悠悠者最爲害道此實振悠悠誘憒憒

之妙方故仰承先志彷彿原編大略而成之慮復散軼爰付之梓客有見之者曰先儒所言爾爾何從得飯喫噫乎聖人謀道不謀食之訓且不知安望有見是編而展閱一過者乎然予非講學也第藉以寄思親思子之悲似有不容已焉者爾康熙丁丑九日息關蔡方炳識時年七十有二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不肯自逐於聖人之謂勇也中庸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柔必强是不肯自安於下愚之謂勇也勇在立志進學有始某勇在致功進學無止境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爲學偶懈便屬暴棄將爲學推開謂非吾儕事其暴棄更何如

惟靜者可以爲學

明道謂謝顯道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蓋身靜斯心靜爲學入手固須靜靜始見萬物自然皆有生意爲學極詣亦惟靜不靜則紛安能主一不靜則肆安能主敬爲學乃收斂身心事非躁妄浮動之人所得與也故周子言主靜

學至變化氣質方是有功

人多氣質用事習氣日深性分日漓故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變化之法全在間惡處加功程子有云如遇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此從所遇之不善加功也張子又有云凡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多此從所遇之善加功也前賢去矜治怒皆變化氣質法然必由人己相形而矜人己相觸而怒安得不在人情事變上磨鍊耶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孟子曰不如曾子之守約則學問真功止有約之一路君子博學於文必約之以禮可以弗畔亦重在約耳顏子博我約我之言恐亦是約我於博我之中故云善誘只爲要體貼備循[illegible]字認做先博以文後約以禮文之見於外者無窮不知博到何日纔去返約耶此言所守不約是未約以禮也泛濫無功是徒博以文也知顏子所好何學方能作是言

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不用力

不用力不能到恍然神悟處錯用力亦不能到恍然神悟處

學者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無相契處且須勉力有相契矣若不更加勉力此得少爲足也何由更進一層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有天地便有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天地有各足之理便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當盡之分盡所

當盡之分方足其各足之理請自揣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分上何如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

標準過高不能一蹴而至標準太近則又限其所至循循無躐急也不已無間斷也如此則所至以漸而深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請問聖賢經書那一部不說誠字立誠者學問之發源至誠者學問之歸宿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學問到家者自不驕學問淺者便會驕

伊川程子語

人只有一個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驕昧了良心違背了天理便是要做禽獸不要做人的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不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之說舍道無學舍聖無人志乎此尚且造不到不志乎此不特第一等人沒得做卽第二等人亦沒得做也

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爲聖人是不自信也其自不察乎又曰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奪亦不得

人多將吾與聖人看得似天地懸隔誰肯信吾的心卽聖人之心不待世情俗務來奪吾志也陽明曰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由孝弟而推之便可至於聖人可知聖人特人倫之至耳不能至於聖人只爲不能孝弟故程子有云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學者須識得此意

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强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聖人固生知也然不有學知困知乎學而至焉困而至焉其知一也是知也求之內乎求之外乎學者惟認清路徑爲急

世間只有三件事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亦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

不爲也非不能也能用吾力自然造化在我

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

未做工夫時惟恐以難自阻畧有見地後每多以易自驕非易非難無難無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其可一日舍哉

我亭先生曰按此則學不學乃生死所關蓋聞道則可死不學道則雖生猶死也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

處便逡巡須是剛決果敢以進

到崚處便逡巡女畫也剛決果敢以進吾往也

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地如此

不是心中有至迫切處那有不悠悠的

人有朝聞道夕死可之志則不肯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

那能辦得此志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

只因姑俟二字遂擔悞了一生

不學便老而衰又曰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歲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可惜一生倏忽便老便衰矣巳恨學之不早豈可因衰老而不學恬一日且學一日儘我餘年盡吾本分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志爲氣帥奈何爲氣所勝耶志不可奪奈何爲習所奪耶無志而氣乃有權習乃用事非氣與志相爭而爲所勝習與志相持而爲所奪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安不可移哉

諺云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此謂人要移他故難若若自移何難之有然求一肯自移者却難陽明云日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意實本此

古人此個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已見學問進步時得力處往往在忘難中由其顛沛造次必於是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功名富貴有定數却不肯歸之於命學問在人不在數却都歸之於命況功名富貴有不得處學問當無不得處也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顏子且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今人且不能不問能寡不問多安能長進

君子之學必日漸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日知其所亡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不甘退也

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有病不求治有罪不求釋終爲病人罪人而死嗟夫此豈必不可治之病必不可釋之罪耶

心若專怎生解及他事

不特俗事紛心之爲害卽爲學中頭頭不了亦爲他事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又曰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

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

余終身走近名一路今自反則僞聞譽則愧錄此以自警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着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是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余亦樂聞善言然着於心見於行事則未也錄此以自儆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從精微處尋義理尚覺疎遠從淺近處見義理更覺親切要之精微不離淺近中也

橫渠張子語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勇

朱子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强弱事

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宴遊之樂耳

窮困者只爲衣食謀利達者只爲宴遊計竟將此作一生正經事誰復知有禮義可以正身有猷爲可以濟世耶所以林林總總遍天下古今也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爲堯舜者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

耳

聖賢必不以人所不可到者垂教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從聖賢垂教處求吾道未嘗不足更須曉得吾與聖賢此心此理之同則道本不待外求何不足之有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志小易足氣輕易恃學者通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

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

心刻刻在學則頭頭是道非必舍人事以爲學也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學

氣質吾之氣質也變化吾自變化也以是爲學便不着一毫爲人意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

安於昏昧者不肯問自以爲是者不屑問試看愚蠢人行路每不肯早問路徑往往走錯此安於昏昧者也卽爭覺人依稀想像行去亦往往在却脚步走回頭路是自以爲是者也

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

世習沾染他不得纏縛他不住方是眞脫灑

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不如己者不能指吾過日與不如己者親亦不能自形吾過與勝己者親卽不告吾以過相形之下便自覺吾之多過矣改之不吝則勝己者亦樂告之自樂親之

今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悖否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

刻刻自反一年便長爲學中亦有期月而可之效耶請循此法而試之

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

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患不及今人病愈深患不及古人病自滅所志倘在古人所行仍蹈今人亦一暴十寒也用力專治乃有脫然去體時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

厚重乃養德之基全其天分而更加以學力斯有得於心而至德凝至道矣

義理之學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修己必先厚重造學必須深沉總是一條鞭法

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從無現成自在之聖賢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成敎具在誰克遵而行之

上蔡謝子語

吾從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

藉藥力藥力有時去皆元氣元氣無時息

上蔡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

揀人所難去的去將他人終身去不得的一年便去上蔡直可畏真可師

透得利名關便是小歇處

一生攘攘到死方休誰肯早尋歇處先得小歇好尋大歇

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

難捨底利名也須是我自棄被世所棄算不得棄不獨在形迹上棄心中有一毫不乾淨亦算不得棄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

胸中為平日所向所學所習所攝持便不能擺脫明道者謂胸中擺脫得開則明道而外難言之矣上蔡固足親見明道來

人須是卓立中途不可執一邊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周子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執一邊非中也

龜山楊子語

夫為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其外也以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患必至於致死人而弗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

學之不可已也

失其本心雖生猶死其人未死其心先死哀哉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

學者何能遽期至於聖人然舍聖人將誰學

譬之升堂奧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也然則志學非難知所以為

學則難

得其門者或寡矣無門可入安得不望望然去之

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曾着力來方知不易若只要博古通今為文章作忠信厚愨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今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博古通今不為非義之士正今人所奉為學之矩也先生兩路屏絕之

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董用力亦勤矣其文

宏妙殆非後儒所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
者終莫之與也
文以貫道六經是也僅以宏妙稱
殺不離經畔道先生直不許之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
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
易奪不然是未免所謂口耳之學
口耳之學先
生又屏絕之
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
俗習移人甚可畏也若止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

誦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
能外勢利聲色學者思
過半矣先生尚未許之
與叔呂子語
實學理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欲以一善成名今人之有志者也學學聖人古人
之有志者也只辨學聖人之志至不至且勿論所
謂學論是非
不論效驗也
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
正己而已不必存感人想況
人未之信必己有未正處
和靖尹子語

彥明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門人徐度問曰度有
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彥明曰此語自好若果有
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
未知所以爲問不作了世事問也斯是能問
心者是眞有意於學者故歸而求之足矣
豫章羅子語
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同是學也求之聖賢之心則莫學非道在外飾上
學從登科上學斯俗學矣其不役於物者幾希故
日莫學
非物
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

一生
猛省舊習之非深切得師之
幸此一汗也羣邪俱散矣
安定胡子語
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間如人飲食如飢飽寒溫必
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
明當然之天則已自能決不取決
於己而取決於人自立之謂何
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於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
於天
安於義者命自我造
循乎理者天與我一

五峯胡子語

耳悶目見為己蔽父子夫婦為己累衣裘飲食為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長短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

世之論是非方長短者多矣曾有不陷溺者否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

世之拘且溺者多矣曾有見其大知其精者否

能攻人實病者至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

世之相陷為小人者多矣曾有庶幾朋友之義者否

屏山劉子語

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

失之遠而復者形顯之過也失之未遠而復者念慮之過也從念慮初萌處即知之即改之所謂遏人欲於將萌也所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

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章所蒙皆處偏滯而不返如波滾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在也

隨乎時而不能自拔阻乎衆而不能自傑將終身於蒙而已發蒙者如何曰君子以果行育德

延平李子語

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而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

生不治有凍餒憂故謀之急心不治不特無凍餒憂且有安飽樂故謀道不謀食者轉而謀食不謀道不有聖賢作何由知治生孰若治心哉

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學而融日有孳孳死而後已

變化氣質消融習染全憑學力故不可以旦夕幾不得不惟日孳孳也

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已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文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謝上蔡自負該博初見明道舉史書以對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延

平師豫章豫章師龜山龜山師明道淵源不爽故立論每相仍如此

橫浦張子語

士君子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爲利害不止及於其身吁可畏也

學術正而人心正而世道正世道之正不正天下治亂所關也人心之正不正生民休戚所繫也而根源俱在學術以學術爲迂圖安得不爲人心世道憂

學問於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於異端

所期乎天下者只一平字所貴乎君子之道者先一淡字中庸之不可能在是平淡似無味不知平

愼助編　十九

淡處驗有眞味也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見不到故耳今人於水之溺火之烈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多矣

見不到所守不堅見未是所守亦錯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

信往往果亦不自信

即程子對介甫說相輪意欲學者之眞有所見也

不務深造自得乃以口舌之工作標目如捕風捉影無益於用

世之學者皆犯此吾亦犯此

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曰讀古人書不作死法看則便是益友

古人之言必勝今人今人與居不若古人與稽之爲愈但古人之言不齊須曉得他隨時補救因人施教之妙而融會貫通之故曰不作死法看

愼助編　二十

人於技巧絕有妙者至論道理稍深處便懵然是皆於形器間得之捨形器則不能得矣讀書守紙上語者大略相似

守紙上語者求之形器間耳求之形器間者易得故人多守之此語是奪其所守以進之

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

會得精粗本末爲一致則紙上語非粗也精即在是非末也，即在是此語與前語蓋兩救之

爲學之要有三而所以害之有四博之見以强其識審之理以實其心行之勤以致其用識明而理審勤行而用著則得矣然蔽於所好則不能無害矜於所

長則不能無害未然而然不得而得務以自欺則不能無害本之以三要而力去其四害則於學庶幾矣

三要不離知行
四害總由私意

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表裏之符也

人見其表便窺其裏一毫欺飾不得豈可不表裏如一

士之為士將以趨於賢智君子之徒豈得安肆怠廢而可冀其有成哉

此篤趨於賢智君子之徒而冀其成者說若不是之趨不是之冀則安肆怠廢亦固然無足怪

或問學者多為聞見所累如何先生曰只緣自家無主人

心是主人聞見是奴僕以心御聞見主人在也以聞見役心主柄下移其家必敗

或問巧不如拙明不如晦進不如退動不如靜其理如何先生曰如此則頑然一石矣當去了不字則道理自在

不弄巧如拙也不炫明如晦也不競進如退也不妄動如靜也若作意以如之卻又不是道理

耳目乃禮樂之源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

審乎耳目則獨行不愧影審乎夢寐則獨影不愧食仰不愧儕不怍真樂如是

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

如此則心君泰然即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境界

先生謫居南安讀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宛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誰能精勤不懈無間斷如此庶幾顏子之不惰矣

先生衣服飲食都不揀擇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功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

誰能一切外好不著如此乃知君子之無求安飽非甘淡泊也乃所好不在此也

南軒張子語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所謂利非必名位貨財之謂也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利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是利之也非義也

君子小人別於義利之各喻舜與蹠分於利與善之間義利之辨審矣但有以義而非義者不止辨於行事而必辨諸立心此是義字眞面目喻字學字之神髓故朱子謂發前聖所未發

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必反之惟務欲其氣質之偏不能反也人若不知自反則去本性日以遠矣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

能自知其偏而後能自反人都逃着偏處一齣去敢言吾性如是邪知此是氣質之性耶試看有學有養人豈曾氣質用事

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

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

私欲去而義理明義理明而過失見私欲不去雖終日讀書而義理未明過失不見也

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過事接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遂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縈縈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

小人則私已自便從天理滅矣乃有未必便於已而立意以損人其胸次更何如甚矣血氣之為害也

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處便不是

計較如何利已作為已不是況計較如何害人者耶

謹飭則有餘且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

從事謹飭者謂襟無不開闊放教開闊者又謂無不謹飭從義理上開則開闊即在謹飭之中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飢食渴飲只是平常事

應該如是便是義合下如是便是理飢則食渴則飲應該如是也除却食無以濟飢除却飲無以濟渴合下如是也此智愚賢不肖所不殊故曰平常事

誇勝之為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

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功消磨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好勝喜誇賢者不免此病根最深最牢不易消磨

東萊呂子語

學者徇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愀然不敢安也

日用間不敢安於去不得處則偏見自歸於大中小成自進於深造矣人那得有愀然不敢安之念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

朱子云有資質甚高者一了一切了不須節節用功也有資質中下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功奈中下之資多故朱子以節節用功立教況初讀書者安可不自卑自邇而遽思一超直入耶

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自求益而忘人我分別之見自不暇與世爭是非

後生問學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學而不思則罔雖曰以思無益不如學恐夫子所謂學非聰明強記而已也

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聲音笑語之高下行步進退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所以作聖之基不可少小學一段工夫也

先生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

朱子云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余曰學如伯恭方是能體驗聖言而返諸身心

晦菴朱子語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做人

人禽之關爭於一介做不得人便是禽獸

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可不戒

言行立身處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立身敗也平日為忠信之言篤敬之行只消在一件事上敗露出來前此之偽不可掩後此之偽不可飾矣故立身以去偽為本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與聖賢不相似而自鞭策者志在聖賢也務與聖賢不相似者志在同流合汙也

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

較伊川語更痛更切

凡事切不可着箇且字鮮有不害事

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此邪人妄行固不可救藥矣有知其不可為而且為之者豈邪人妄行而可且為之耶此假君子之病根

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每見上梯之人雖甚矯捷亦須小心逐層而上若顛仆而下則頃刻到地且有破顱折骨之患其上愈高其跌愈重甚有喪其身者可不小心從事哉

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

理會此身便是理會此心心爲身主也與閒物事相比諭故只云此身

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語言只成就枉尋直尺四字不知淆訛在甚麽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

要志利達講學今人要志道理講學孟子無容告訴何須浩歎朱子殆有悲天憫人意在

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隨衆不得

修道循理吾人所處當如是不可因衆之不修道不循理而隨之不可因衆之惡其修道循理而自棄之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此爲修道循理者世上多行不去而說不因行不去而生慨不因行不去而生慨方是反躬之學方是希賢希聖之心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

朱子自註云不特外面如此裏面不如此方是自欺蓋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

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

可與天地參由於能盡其性性如何盡須見得固有之性方能盡也朱子原重見性奈何以見性爲禪

所說爲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爲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爲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爲堯舜而不爲其患安在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

不曉得我之可以爲堯舜處如何肯爲不曉得我之所以不爲堯舜處如何肯翻然爲之人只說可

爲堯舜耳朱子說到不爲堯舜之德更能搜治病根

如爲學決定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處若道自家做不得且隨便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

此即程子所云莫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也

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

嗟哉我亦在千萬人中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

今人把學問做外面添底事看了

蒙童讀書塾師不督責使不讀却似塾師要他替讀不曉得所讀者乃自己的書今人講學但要講與他人聽或與他人爭論又或似一件應付不得已事那曉得學問是自家合做的殆與蒙童一般見識也

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爲之可不爲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不同既與常人不同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

聖賢直是分內所當爲直是稟性所可爲曉之何其明了勉之何其眞切

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神又曰萬事須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陽氣發處金石皆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人須收斂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子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此爲不肯着精神者勉

爲學有用精神處有合着功夫處有枉了功夫處要之精神枉用了亦可惜

此爲枉用精神者惜

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又云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玩索自見道理又曰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

中年以後便爾況老年乎肯捨却舉業去爲學定在中年以後願學者共佩斯言

或言在家衰衰未免間斷先生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如何汨沒得自家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

爲家事所累直不能爲學何止間斷蓋持籌握算之家久被汨沒自己原不想出頭若經營朝夕之家不肯被他汨沒便不汨沒矣

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是愧恥後却又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愧恥之心還是初做時發的若依舊做去做慣了并愧恥之心亦不發矣

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輕浮之人不可與言學言忠信行篤敬豈容着得一點輕浮耶

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遏捺苟免顯然尤悔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

四出矣（可見强制之功必不可久）知得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不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不該如此便不如此何等直截簡易）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全體都病便無藥可醫）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所以求助於師友者要他指示路頭耳若做工夫豈師友所能助即指示路頭矣不下工夫亦摸不着）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陽明曰學者須在事上磨其言若合符節）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

（要安排要等待便下工夫不成）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程子以登山喻朱子以上灘喻意只一般）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若浮浮沈沈半上半落濟不得事（從迷悶處透出覺悟來從昏暗處透出光明來是入處也）學者做工夫纔等待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今日不學而有來日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未幾而日漸短年向衰矣蹉跎一生嗟悔何及）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曾說話方可休也又曰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伊川云有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

不可爲公然逕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已不願要

幾曾見有覺得難而不做之人乎都是甘伏批退之人也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些頭路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然而貿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

尋入頭要緊尋入頭不差尤要緊

問學問工夫不間斷最難曰常常點檢自然接續又曰聖賢敎人只救得一箇間斷

和靖尹氏曰爲學切忌間斷間斷便不是學

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旣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

悠悠過也便莫悠悠能改過也只悠悠而不自覺不能知過也能自覺知過矣較之過者稍勝其如過而不改何

自修曰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欵承敎誨先生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何故但問人不問自家警語勝當頭一喝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語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

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去如兩邊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恁捲將去如此方做得工夫又曰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項羽救趙旣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

總要勇決果敢以進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麽精神是什麽筋骨又曰當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飮如救火如追亡

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朱子之所以爲朱子其做工夫如此人那及得他半分抑望要做聖賢

自朝至暮無非做工夫時節又曰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又曰學貴時習須心心念念在上

總是一刻不可放空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不曾發憤敎者亦無由啓之

人之爲學只爭箇肯不肯耳

程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肯便是勇不肯便是不勇

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

始學要自肯既學要自住不得

爲學須覺昨非今是日改月化便是長進

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方謂好學不知所亡郎虛過此一日縱有所能旋郎忘之不待虛過此月直虛過此生

學問長進斷然不在意氣太銳之時乃在工夫有常之後

其進銳者其退速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

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論其至近至易則只今便可用力論其至切至急則只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可尋人商量若郎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了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眞能有益也

孟子謂歸而求之有餘師故朱子有只今便可用力便當用力之說也韓子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故朱子有到有疑後方好尋人商量之說也程子謂無好學之志雖聖人復出亦無益故朱子有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可受鉗錘之說也須自做得工夫而後求明師指點可也

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却終不肯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蔽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工夫又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

見善欲爲是眞心發見之端孟子所謂平旦之氣也須用擴充功夫故云須自去體察不安於不是底事此是良心大學所謂見君子而厭然也須用克治工夫故云須着力與他戰但天理與人欲戰恐天理不能勝人欲猶君子與小人爭君子每不能勝小人有不戰而自退之方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某生平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眞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

不是怯弱而懶只是一箇悠悠便習成懶也

譬如出路要行便行都不去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着如何但要勇猛堅決向前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不得的

> 此教怯弱之法

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的時節多究竟自己事的時節少若是真做工夫的人自無閒功夫說閒話問閒事

> 可惜一生都在閒話閒事中過却了

要惜取那無事的時節閒時收斂定做事便有精神

> 事傾時常思無事的時節好及到無事的時節却又厭其寂寞只爲不知有靜時工夫耳工夫全在無事時節做可不惜取耶或曰惜取無事時節莫不是喜靜惡動否朱子又有言矣無事靜坐有事應酬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然苟能喜靜惡動亦徵有近道之機矣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初學要牢劄定脚逐漸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是甚氣象

> 除却人欲便是天理無介於天理人欲之間者人欲減一分天理增一分之說乃逐漸挨去法爲初學言之也初學者患在易退而難勝云此心莫退是學者緊着鞭處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

> 我生平病處醜處被朱子洞見撤翻令我無處躲避不意朱夫子所指今之學者乃指我也聖賢眼光到處直爍破千百世以下人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

道理無湊泊處

> 學者切忌忙迫忙迫則心愈放靜坐者治忙迫之對症方收放心之治標法也朱子以日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試之而驗如此近來有靜坐却似坐禪宜以爲戒之說恐失却爲學入門路徑也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在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 道理平鋪在眼前不曾當做自己身上事却又日日說道理所以講學者多爲學者少也

平日功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

有長進處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爲大進

昏夜茫茫莫知所之杲日一出則坦然大道儘人共由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箇道理方是快活

一處大處攻得破非先立其大乎只是一箇道理非小者不能奪乎

象山陸子語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又曰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没虛過日月

不必言學爲聖人須是要學爲人天地間有幾箇做得人的有幾箇不自汨沒不虛過日月的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又曰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

卑陋凡下者皆自已沉埋耳可不悔乎悔已往不如勉將來勉將來不如求當下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不遠人人自違道不自小不自私道在是矣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可惜

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世界也自私自利小蹊曲徑也

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與草木同腐之恥即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

須先有不甘草木同腐之恥然後肯篤志聖賢事業但空空立此志也不濟事涵養磨礪不可已也

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於遷善改過上用力檢點即磨礪之方也但有善未必能見有過未必自知達德所以先智而能遷能改則在乎勇

古之學者本非爲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爲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爲人而改也

要人知其善而遷恐人見其過而改則爲人之學善不成其善過益增其過矣

與曾宅之曰足下何不曰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

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

古人之見之說在書冊將吾與古人相衡乃是親書冊而有益處

只就近易處著著就實無尚虛見無務高遠

舍近而求遠舍實而務虛非學也此爲學之要訣

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卽實事不說閒話所指人病皆實病

實實去得自己病方能指出人底病

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

知義理不知利害求心安也知利害不知義理求身安也究之心安則身安

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做人治家無一不從辛苦中得詎爲學不要辛苦妙處全在莫厭

古人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

以道義爲主則世之所尚皆用不着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無自得處便不免隨人脚跟學人言語不自得而言自立自重恐不免封已自高也

學者須是打繳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潔淨則奮發植立不得

地上去了瓦礫田中去了莠稗然後種樹易長插苗易實

謂卽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耶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學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

卽身是道謂道在日用常行耳能勤學能安貧便是日用常行之道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不爲學之病根四者盡之矣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予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爲學可與適道也有所立可與立也孔子亦三十歲方能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令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知識始得

要曉得聖賢路徑方能有志於聖賢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住須是着眼看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

獨立不懼自折不回非豪傑之士不敵流俗非笑者不能

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元來此事須自己着力

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所已聞已知者

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冥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爲善耳

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親師友之益也尊所聞行所知即不親師友亦得安於無所聞無所知即親師友亦何何益

與人商論固不嘗苟從然亦須先虛心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辯論辯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我見未盡而他或別有所

長之心乃可

不特商論學問當然凡商論事理皆當爾爾庶不至師心自用設拒善之籓籬

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喩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廏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靑芝煆爐

山房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

曠安宅而弗居哀哉

學者且論所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荊揚一人聞南海之富犀象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敎其志欲往則他日之間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向已分於此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

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鈍之殊未可遽論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之乎此那有身之乎彼者故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

初行路便撞着利名偏是利名容易覺得好

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柰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說擔不起豈有此理

朱子要人硬着筋骨擔是爲擔在身上者勉此爲說擔不起者勉

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

在內者精神如何用在外者精神如何用人只有此精神不在內便在外了不在外便在內了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

不論是恶是明是柔是强總要自知自用力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眞聖人之學也

諸先儒主敬之訓本此陸子與先儒未嘗少異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說固執

程子[illegible]人把捉以把捉是强制之功終把捉不佳也固執既顏子之拳拳服膺在得一善固執在擇善非未擇未得而漫爲固執也

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人皆可以爲堯舜由此

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學者逐於枝葉敎者勤他根本

人欠箇精專不得

不專不精不精專迄無可成之業

李伯敏問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

此特抑人之勝心耳學問固須日進不自覺其進便日退矣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夸人夸人者必爲人所攻

[illegible]

今世人汲汲之為聲色貨利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一言以斷之曰勝心

先生自知矣而猶談學問余既惕於先生之言矣而此編亦似談學問責人以勝心而自不泯夫勝心豈非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乎雖然使先生不言後人不速證復知勝心之為害者

凡親師友為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便虛而不實

親師友也浮慕其名不求實益為學也徒滋講論不事踐履力行也掠有聲名的做綱常倫紀間却有未盡皆好事也

慈湖楊子語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慈湖語多直截指示其鍼人病痛勗人踐履莫親切於此以下皆慈湖所紀伊父通奉公訓也

賢者檢身不暇又豈敢見人之過又曰少時初不知己有過及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皆有過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又曰聞過則喜是乃翻小人為君子在瞬息之間又曰人有過尚有改之一路或者不省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

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於中害己益甚過既不去使己終身為小人又曰嘗恨己過難除幾番淚下幾番自拳

此見過而內自訟之方能如此安有未見能見其過而能自訟之歎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雖極微小吾以為其大如天何故道却無大小

君子謹小此與謹小意又長一格

謀屋先須築一片基址且道如何是基址務廉恥是基址

此是千年萬穩終古不壞的基址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又曰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時言而言毋作意而言則言不患多與無言之時同矣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利欲未萌時人人皆君子

人以目逐物為見以耳逐物為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

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事處置了即休不必留滯於心又曰耐事而未免胸中停留未爲盡善

大人與化俱但不爲事役

公論於學大有濟凡吾所見不正都被公論收下又曰如無公論必任私意順則喜不順則不喜是使人皆無公論也

公論即道所以扶持宇宙者

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財却自已又曰人爲舍宇等物遮了眼早晚區區而不自知

圖肥家者爲臣必不忠向父母兄弟爭財產者其人必不孝弟蓋日見金夫不有躬眼中只見財產并不見有自已安得見有君父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動靜皆然以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思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爲喜行久則厭以坐爲喜倘曰視聽無非意思皆由失已

失已者失其本心也欲不失其本心則此身外何得着意

顏子簞瓢人知其貧誰知此簞瓢中萬事皆足又曰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無入不自得君子之眞樂也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曰世間忙學者要到不忙處

忙無了一世却易了忙非學不忙便是學

九峯蔡子語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爲義心雖公亦私耳

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蹊曲徑皆私意也

舍其路而弗由是悖義是不知義或稍知義不敢悖義却又走假仁仗義一路終是旁蹊曲徑也蓋義之與比爲君子惟義所在爲大人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

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眞知見之非眞見爾

何謂眞知知天知人也何謂眞見見性見道也詎可守一知半見而自詡爲眞乎知未達乎天人則亦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見未超乎性天則亦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庶幾不失其眞矣

君子語上而不墜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

重見悟而不致淪於虛無也要根本而不守本根泥於形器也君子蓋兩濟之也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翕聚靜也發散動也靜專斯能動直人之心猶天地之化也

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不爲形氣所拘不爲物欲所蔽似超絕等倫之事而仍不過達其初心而已所以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勉齋黃子語

眞實心地刻苦工夫

此八字當銘諸心書諸紳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眞能不動方是學者

險難窮困是學者試金石亦是學者爐錘可以此別他人成色宜以此鍊成自己眞金

爲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方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聖賢教人原是隨其氣質救其偏益其所未至學者不自[illegible]對證[illegible]效者又欲執一方以治多端之病故學者未必盡犯必死之病[illegible]而教者已立致人於死之方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須是如中庸之言戒懼愼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謂學問專在講學窮理則戒懼愼獨反似可須臾離矣玩先生之言則知講學窮理與戒懼愼獨固有主輔之分

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

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髮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我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口出耳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又曰留意講

習若是實體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

先生爲朱子嫡傳尊朱子之教者當敬信於此

今人知學者少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只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與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

只拘謹爲有道之氣象以淹博爲講學之規程讀此可以自警

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仁何者爲禮何者爲義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爲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不能以終日矣

仁義禮智原不礙功名利祿功名利祿却有礙仁義禮智只在存心逐物之別耳

西山眞子語

夫受性於天猶受任於朝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

能不違天自幷不曠官曠官者黜罷隨之且未必愧彼違天者誰誅其心肯生愧乎

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此氣之所爲無所用吾力者也至於柔强明闇雖或不同由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

用其力以轉賤爲貴轉貧爲富自不暇用其力以轉柔爲强轉闇爲明矣先生之言論究竟不論肯綮也

人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

有形必有性形非空形性即存焉然形著而性隱庸人見形不見性日遷逐於耳視耳聽手持足行一顰一笑一動一靜之間惟聖人爲能踐形耳然亦視耳無妄聽手無妄持足無妄行顰笑不苟動靜無愆是踐形也即盡性也止言盡性似性與形爲二特言踐形是不虛乎天之所賦即不虛乎天之所予性固不出乎形之外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性而性尙未泯於其小體爲小人兒徒具貌

形而實負此形矣　葉間適先生曰人生宇宙但以形論與動植之物等耳郎形雖人實則物之謂也

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強弱之異而濟之以人乃所以成其天

矯氣質之偏而歸之於正是乃濟之人以成其天也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病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調廣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治病者固貴能知病能去病然必調護於病既愈之後則元氣充而客邪自退矣若能調護於平日無病時則元氣固客邪無自而入

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不知入道之要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與仁之所自立也

敬是聖學徹始徹終工夫而於入道爲尤要

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

二語爲入道之要此明道先生之骨髓實古之聖賢今日希聖希賢之骨髓

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鄙於機勢莫汚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

志趨於上猶恐未底於上志趨於下未有不終沉於下者也

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爲一

德未可遽言盛也業未可遽言大也道未可遽言與之爲一也進德修業近道之功大易備矣

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牆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務細行勤小物者其或敢遺又曰晝參之言行以質其學之進與否夜考諸夢寐以卜其所得之淺與深

無時無地無事非學朱子言其綱此更詳其目

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責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爲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

進退步趨須中規矩非以此裝做道學模樣也乃是無暴其氣工夫志至氣次則持志尤爲喫緊

古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

所以養吾心而爲萬物之主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邇閑焉寡矣

學者貴謹其獨貴充其端所以充端所以能充全在養也曰養性曰養心曰養氣養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

憤助編

聖學不同於諸子不同於老釋路頭須要認清

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

自得而後見道之妙不自得未見其妙也自得而後知其無窮不自得不知其無窮也

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

知理之當然而由之便是道苟其不知未免於行之不著習之不察也

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

執一說以爲是謂猶進一步者便非之則學有止法矣直自居於天縱生知矣與汲汲於爲學者不然

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爲何事

三代而上典籍未具皐夔稷契所讀何書

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僅能著衞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功於萬世

孟子後不得其傳董韓且不能與則凡立朝行己卓卓表見者可謂一代之正人非遂謂上接洛閩或未然也

學者以口耳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義理之學以義理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

口耳爲學之害如是

憤助編

魯齋許子語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先生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其提撕人不少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

此所謂不隨人脚頭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朝朝提撕警蒙方不入悠悠中去

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

拘於氣質偏也偏則不大局於一己私也私則不大正其心公其心則大矣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

學者於去僞存誠外別無第二條路截去人欲存天理千聖千賢古今一轍

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

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事父母安於不孝事君安於不敬其於天命也那得不安於不受耶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

滿成非象而知之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

其[illegible]無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之心即[illegible]也其心[illegible]之[illegible]絕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即[illegible]也

敬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

有恥則可教周子言之矣此謂須養護其知恥之心更具引掖婆心不使倘然知恥者仍歸於無恥也

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又曰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善未必蒙福淫未必蒙禍竊疑天道亦有不可信者讀此恍然於天道之在我詎可舍禮義而問天道耶

韋廬吳子語

夫今不學更待何時

先生年十有九而作此語余年蓋七十有二矣讀之憪然味之凜然

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謂仁義禮智之根形質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如行如司馬才如諸葛亦不過謂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

漢儒註疏經學不可謂不明而不許以傳道傳道者乃在周程朱子傳周程之道者也饒陳之學專訓詁特爲舉業家杓指耳舉業有時而廢則饒陳之學不著矣設以饒陳爲朱子之傳人則三百年

來凡爲四書講義者俱屬朱子傳人否耶

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爲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

讀四書者曾覺否曾人否

敬軒薛子語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

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又曰嘗默念此身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又曰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無成亦憂老之將至誠心如此

先生刻勵自警如此故造純全之詣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又曰斯須心有不存則與道相忘要當常持此心而不失則見道不可離也又曰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涵養省察之說出於口入於耳習之久矣何嘗斯須做此功夫來先生謂涵養省察斯須不去於心卽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講學家說到涵養工夫便謂宜靜坐屏事物絕思慮先生却謂只在坐臥作止動靜語默之間可知工夫不離日用常行動容周旋中禮卽是盛德之至時止時行便是思不出位所以聖學工夫人人可做時時可做也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又曰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

習氣沉錮最難跳出此圈子卽有意屏除而根株尚在終會復萌以學力勝習如以藥力治病一日不服藥病復發若性光透露則如杲日當空縱漫天雲霧一朝掃盡矣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又曰乍存乍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學而有間猶弗學乍存乍亡猶弗存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歟

循循則不進退不已則不退進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之事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敢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思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莫不然

睡時亦有工夫則不睡時可知矣定須則密如此

月川曹子語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厲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重可哀哉

勤之一字是千古作聖的單方

世之學者只是專務爲人却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末後逓連已都壞了又曰

古人爲己之實處譬如人之飲食珍羞在前須是喫得遍方好喫得不遍又增加得來亦徒然今人惟恐不聞卽聞得寫在冊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

眞實爲己方是學一毫爲人非學矣余之録是編也本以備遺忘資提撕而兼示同志但亦勉人爲學與人爲善之思而已若寫在冊子上不自着工夫之弊矣必須自去着工夫以補過

康齋吳子語

聖人之道昭明易見簡易易行然世鮮能之者不學故耳原其故有二焉惛然無知而不事夫學者庸人也學焉而弗克者未誠也

予雖不甘爲庸人然而未誠則終不免爲庸人也

敬齋胡子語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

先生重修不重悟學者宗之也不要人把聰明誤用在書本上可知學聖者立教各有輕重其要歸則一也

白沙陳子語

人要學聖賢若只是箇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

泊卒至廢弛若思量到此見得箇不容已處雖使無古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也

若無聖賢垂教何由得爲學之徑路但專靠聖賢言語作牆壁一離書卷便全無把握矣須信得爲學是自盡吾心自盡吾性乃必不容已事不是將聖賢之心來益吾之心注而吾之心卽聖賢之心吾之性作聖賢之性絶去依稀模倣之迹合其天人合一之眞方是眞自得眞學聖賢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自進才覺病便是藥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故進難而退易也進要工夫退不要工夫人皆怕做工夫遂日就退一邊去汨

沒嗜慾中全不自覺雖示以聖賢覺世之言終鑿枘不相入夢覺之關人禽之介已不自覺直無藥可治也

一峰羅子語

成乎人者器也本乎天者道也以器而載道孔之徒也離道而虛器蹠之徒也孔蹠之分夫豈遠哉幾而已矣可爲孔子可爲盜蹠在吾而已矣

知道則器亦道泥乎器則是器非道矣若能即器見道則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是心思洒掃應對似形而下卻便是形而上者

外物不知其高深反諸內焉高深者在我矣

高觀天而深似海此外物也顏子曰仰之彌高非高而何中庸曰淵淵其淵非深而何聖道之高深如是

剩夫陳子語 字真晟閩南布衣

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玉鑰匙也

致良知三字亦玉鑰匙也

莊渠魏子語

三代以下往往做不到聖人者只因將道理只在紙上講求不在心上體驗弗能察識既被人欲遮蔽弗能擴充又被人欲擱阻如何濟得天下蒼生

紙上講求之害如此而吾儕卻紙上便無處講求矣哀哉若以紙上之言與聖人心心相印講求者猶自能察識體驗者實自能擴充勿謂紙上語不足多

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次必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所以傳聖人之道者皆得剛毅之力也

朱子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腳不住蓋所習皆人欲之事所遇皆人欲之人稍一依違未有不隨波逐流者一旦明于理欲之介決然去欲而存理非養成天德之剛有毅然不回之志未易然也

日用間要爲一事覺得過差便與截斷莫爲此處豈

容他人着得力也

此即孟子無爲其所不爲意

生今之時若與世俗人絜短長易墮了人若以古人與自己較量覺得不可及處甚多方有發憤進步處也

取與古人較量其品也已不卑其眼孔亦異乎世俗故能見人之不可及而思及之之志也

功夫至易至簡而守之爲難到這裏一字也着不得須屏絕一切見解掃除許多語言只就放去處收回得道把柄入手精彩當自迴別也

功夫愈切實愈覺寫
易愈簡易愈無滲漏

吾身從天地生當初天地生我時完完全全交付與我我今也須完全交付與他生一日便當盡一日道理

若將天之所付完完全全源便便是聖人若存得幾分尚有幾分是人可惜天全付之人全失之也

存養省察功夫固是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存省功夫人只說過不曾做過不做者無論已乎做而不成兄偶做乎吾輩乃偶做者耳安能有成

惜之日讀之
假然思惜

正夫夏子語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惜其已往嗟何及矣願學者錄此語于座右惜其未來

整菴羅子語

平生於性命之理常切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風雨晦冥不忘所事

余所錄諸儒語止取可激發人志氣引起人鼻頭者若爲性爲心爲理爲氣爲理一爲分殊到學力

深造自能辨斯讀因知記專爲翻駁前人作非爲誘掖來學作無從採輯又不敢獨遺先生炎於自誌中錄斯語先生爲冢宰之召屏居學道高風可師至於風雨晦冥不忘所事尤足爲後學矜式也

甘泉湛子語

先王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蓋以成其賢也今之所教學者不越記誦辭章之間豈可謂之成賢乎哉

今人之不如古人由今教之不如古教也設學以明倫而入乎學者倫未盡明今讀四書五經以明理而習其業者理未盡明豈非記誦詞章之爲害耶

陽明王子語

此學不明不知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天下竟無從事於學之人則待人而行此學尚有明時今遍天下作舉業之人皆自謂從事於學學豈在誦詁勒襲中乎世網沉錮縱有英雄漢亦誰不出皆猶疑之持危誠門門關死棄成名以徒閒有棄紙上之空文而求身心之業者今則即舉業以講學執訓詁之陋習勦襲之陳言反用以翻駁先儒實地用功之云竊世網上更加十層塵千里矣此學更無得明之日矣豈但擔閣他直是埋倒絕了肯急急跳出方是真正英雄漢

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將聖人做個榜樣就他去象做且生疑說胸中各有個聖人更生疑者自視何卑疑者自待何薄總是自暴自棄

世上人都把身命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

宛轉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若遂了天理便與禽獸何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

人心具有生理生理者天理也存天理則心生形有生死心則千古常生違天理則心死心死則雖生猶死與禽獸無異人之違天理者並盡爲生死但欲生惡死人之常情有生必死人之切念故提出生死話之好名以自榮好貨以自豐好色以自娛皆是爲形之生計不爲心之生計者也

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坐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

之功則無時而可間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方是眞實用功

正念當前閒思慮自不作凡今人所千思百慮者皆邪妄也故曰思無邪曰安而后能慮苟非功夫到十分純全安得此無邪之思既安之慮乎以靜坐息其浮念者正治其敝拔去病根永絕萌動功夫十分[illegible]分[illegible]之[illegible]

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眞切此心眞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方是眞切工夫若只管說光景說

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遷善改過朱夫子所示爲學之要先生以爲善眞切之心爲遷改之驗殊特加警切耳無殊旨也

人若眞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已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

昔人爲學今人講學爲學者求諸已故能顯出已之天理人欲來講學者求之人只論人之是非絕不問已之爲天理爲人欲則所講者皆閒講耳于切己之學有何關涉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又曰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删其繁枝欲德之成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

培其根自然生而日長删其繁自歸一而堅實

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illegible]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功夫好名

即周子實勝名勝之說更說得切實警動

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

靜坐便是澄定其心之妙法但心忙慣了初然靜坐轉覺雜念紛來遂以靜坐爲無益而棄之先生既曰初學且教靜坐又說破初下手時未能便清其示人做工夫之步驟可謂深切著明矣

且去着實用功久久自會妥貼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纔做一分功夫便期十分效驗浮慕於學者之通病也若實實當作自己本分事時時用力刻刻加功不問效驗有無則做一分功夫自得一分受用此便是效驗也

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未曾行便不去禁止今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人發了不善之念只爲事勢行不去故不行耳一遇事勢可行則行矣故謂一念發動即是行先生所謂知行合一者如是

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功夫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不在事上磨便落無[illegible]畔[illegible]先生之與子靜如是

緒山錢子語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只不暇及三字便斷送人一生不可專罪舉業簿書家務也若學與事不判爲二則簿書家務正好[illegible]昧人惟舉業則眞是斷送人的物件蓋口說聖賢心非聖賢故一事舉業便與爲學相遠若爲學明心以事舉業則又打蛇得七寸矣

龍谿王子語

吾人爲聖人之志不眞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

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眞志

功利陷溺人見解障礙人蓋凡緣旣染難洗習氣已深難脫也將此二者洗脫于道思過半矣

此件事無氣魄可𣄃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眞血脉路

入聖有路指點最明切

東廓鄒子語

世儒通病只認得個有技能有勳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個無技能無勳業無著述的聖人又曰人不自滅其性而不自作其聰明其誰不聖人乎

從技能勳業著述上求聖人猶與聖人隔一膜得聖賢之眞則技能自見勳業自成著述自傳

有請發明牛山之木章者先生曰我不爲斧斤誰爲斧斤我不爲牛羊誰爲牛羊知其由己而後自成自道自暴自棄更無躱避處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學者所患在志向不專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不聰明也兩用之則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視兩聽之類也

人只爲抛世緣不下前將世緣抛却紛華何能誘我

南野歐陽子語

吾輩今日之學當知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己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由本達枝易由枝覓本難

心齋王子語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此最上一乘語也不可與初志聖學者言若實有得于聖人之學自知其言不誣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根終身無出頭處日用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

父師敎子弟讀書只以富貴利達誘之何曾敎他體味聖人之言躬行實踐出身爲仕得富饒地方便喜得爲稱地方便想轉一衙門便問此衙門一年出息幾何何曾有致君澤民之意嗟哉功利之

陷溺人心久矣

念菴羅子語

開中勘破古來聖賢在人世中拳拳盡道初為何故是為自心有所不安須如此乎是為他人屬望不容放恣須如此乎此處若看得分曉即過於讀萬卷書

日讀聖賢書却為不破聖賢心事所以去聖賢愈遠

能於自性自命喫緊用力自朝至暮如絲過細斬釘截鐵此纔是求為聖人之志不知向此工夫却又說誠說一說感說應縱辨得明白亦於吾身何干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源究根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便非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雖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

可笑講學者終日將先儒分別位置於自性自命全不理會讀此能勿憬然

近溪羅子語

實實要入此門先須辨個必為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不同

言人便以聖為志猶乎早言之矣但浮慕聖人者有之必為聖人者則少此志則未曾辨真師友亦

無是學[illegible]意不堅[illegible]即師友亦[illegible]當面錯過也

吾儕一生辛苦何處不勉如讀書應舉做官立業亦非易事今能舉凡為聖則讀書便為聖賢讀書用世便是聖賢用世到老也有個歸着不虛費了精神若當下甘心自棄則雖讀盡萬卷功名極品也只與浮雲飄泊草木朽腐而已

讀書成功名非不令譽一時然轉眼衰歇[illegible]天地間原未嘗有是人[illegible]有一[illegible]寂寞收斂人獨有千古轉眼衰歇則凡獨有千古則聖存乎人之自轉而已

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以後惟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九矣不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若非真正捨死拚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學者須是以性為宗而性不易見也大學至善言性也而未曾指出性字來中庸始直截拈出天命之謂性孟子所云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殆絕妙註腳而學者終難理會孟子合大學中庸之旨拈出性善而學者猶未理會乃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註之仁義禮智使之由端以見性然仁義禮智尚是性之條理[illegible]不皆有非性也[illegible]故言生以明之故知性也者乃本來如是[illegible]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于人也謂之性主于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

弱只一性而已以是知見之惻隱乃謂之仁見之羞惡乃謂之義見之辭讓乃謂之禮見之是非乃謂之智其實亦只一性而已由仁義禮智以見性是以萬殊歸一本可而書本而得見性而仁義禮智無不具足是以一本貫萬殊、必從心悟而得故曰立地成聖

收拾一片眞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徑路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段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貫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眞不減童穉

精神恐收拾不起也徑路恐揀擇不當也地步恐安頓不穩也如朋友恐難得也然忘年忘世則可能也天地爲徒鳶飛活潑吾心所欣慕也

有志豪傑須早覓明眼眞師下番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牙關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不得處不討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驀然轉頭時候

[illegible]是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人

不甯之爲人也嗜好不他着精神不他費惟是此學以爲命根又曰予初學道時每淸晝長夜只揮淚自苦

以已身所親歷示人作榜樣一是學道專一之榜樣一是學道迫切之榜樣也

學者斯須不莊不敬便慢易之心入之斯須不和不樂便鄙詐之心入之此方是學而時習之實功

如是之謂學如是之謂時習則非時時溫習詩書之謂也

中離薛子語

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潛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現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眞可一立便立一得永得

由自蔽故不肯由不肯故有漏覷得破則自蔽之病消信得及則不肯之病消然必精力無漏方是眞自肯

或問聖可學歟曰可或問聖不可學歟曰不可然則何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矣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是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知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逝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是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巳

人所得自盡者不肯爲而強期乎天所限定者彼蓋謂聖人是天生的不是人做的也先生分出聖之可學不可學處示人以舍難就易之方學聖者其知所趨也已

以中韓子語 名貞 興化人

一日會講泰州心齋祠座中或舉其處高第居顯官而稍不如意遂自熱中韓子從旁撫膺歎曰安能識些子意耶會中間有談及別務者輒大譟曰光陰有幾乃爲此閒泛語耶或稱引經書相辨論則又大恚曰舍却當下不理會乃搬弄此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舉座咸爲悚然

先生隔覺者也智聞心齋仲子發講學而悅之始習識字後於學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爲任觀聞者率欣然樂從之夫以不識一字之凡夫立躋聖域吾儕可不自愧耶吾儕都爲作閒泛語搬弄陳言所誤須以識些子意爲亟

大洲趙子語

讀書可長內智問人可長外智二智並用可得大半

讀書博學也問人切問也學問矣而未篤志近思故僅可得半

涇野呂子語

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屋漏中能包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屋漏功夫即宇宙事業也本不想爲宇宙建事業那肯向屋漏做工夫

胸中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自在人心最苦處是此心沾滯縱自知得不能斷割

總生於貪愛於一切名利不貪不愛方能擺却貪愛生於戀於一切名利偶貪而不戀偶愛而不戀斷計得一半自在若能直截斷割便許他聖賢有分

塘南王子語 名家屏

治舉業者出仕者理家務者皆云吾因此有妨於學姑俟他日此等事畢始可爲學此是無志者之常談也其將至老死而竟不能學也決矣如人有患危病者其肯姑俟他日事畢而後延醫調治乎使其懼心死與身死同其迫切則將不暇寢食而急於聞道也孰禦

心何由死自從上大人丘乙己時便已死沒起了孰能哀身之切念以愛其心乎

人而得聞至道此大福緣彼醉心於俗福而於斯道如聾者之於鐘鼓瞽者之於日月亦悲其大不幸已

周子以無恥爲大不幸先生以不聞道爲大不幸同此以警世發心

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不守行檢爲不好名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

求爲自然者多矣可歎也

年生同體不好名不動心自然皆道學之源遠極詣也却借此名目以售其私心所以人目之爲假道學

甬川張子語 名邦奇 謚文定

三畏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奪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屢仆追惟昔之所期百無一償直與不知懼者等耳吾懼今日之復爲前日也

知既往之愆而生懼便是進機懼已復然是仍歸退機矣旋進旋退更可懼也

憤勤編 全

荊川唐子語

自入山中稍欲收斂精神擺脫習氣而閒靜中轉見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乃知欲根消盡便是戒慎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慎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

[illegible]實[illegible]工夫方自知學力不能遽勝習氣工夫用處亦自知學力所至不泥於動靜

理欲消長之機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

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故兵家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illegible]世之患此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

以皆[illegible]爲無[illegible]者是不知戰者也以爲積漸消去者是[illegible]不力者也不戰而不悟則於外物奉身者若[illegible]少力戰而[illegible]則學[illegible]者無一不[illegible]矣

定宇鄧子語

見先哲之事則感發而[illegible]發者一時也見汙濁之行則忿激而思[illegible]時也其志少衰初心復昧其何以言志

見善行而感發見惡行而忿激未嘗不好善惡惡未嘗不出於正然當時或亦動念臨事却又蹈轍可知一時偶覺者良心之不泯久之復昧者人欲之錮蔽也

憤勤編 全

介儒呂子語 名維祺

士先定志志定而躬行焉斯謂誠身苟所行庸鄙而曰吾志聖賢辟如一人當之東却反之西語人曰我西足雖西吾心實不欲如此豈有是理

[illegible]如是而心不知[illegible]心也

少湖王子語 [illegible]

學不聖賢雖夌厲道上君子不貴也

世不乏飭行立名之士而不由於中心之誠便非聖賢之學潰羊證父何其直也以德報怨何其寬也令色足恭何其謙也離母避兄何其廉也今世遇斯人當交口稱之而孔孟不貴以其非由仁義行也不識吾心不容自已之真機終不流入卑下亦矯焉偽焉耳

聖賢無獨成之學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味此節書便能味此語

天臺耿子語 名定向

世之所以又安平寧者人爲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邪僻者學爲之也

世界賴人以撐持爲人惟道爲準則求道須學以深造

孔孟之學所以不明者則溺於欲而蔽於見之故也

處計功謀利世界中積習相染傳派相仿講能說出此爾了此溺於欲者也然或遺淪落或蒙忠經功無可計利無可謀尚有道而向學之日惟蔽於見者則以平日所習染中格命之滯誤仁義之妙說認作學問抑了卸諸以學之正脉而堅執己見彼不相入反不如溺於欲者尚可冀轉頭之日也

滄園焦子語

仁爲人所自有日用飲食仁也出入動靜仁也語默色笑仁也而就其中最切而易知者莫如孝弟

仁者人也人不能無日用飲食出入動靜語默色笑即不能無仁仁之所以爲人即人之所以爲人也

春秋日盛所學惟減省爲佳古人云省力處是得力處此要語也

學貴反約約則易簡少年或可務博老年止可守約博須反約約則未有不能該博者也

海門周子語 名道登

人在流俗中務求安身立命之處不可蹉過一生但學道者少恐不無非笑勿因非笑自生退屈不笑不足以爲道我輩須於人笑處識取若只從人道好處隨去則下之不過位高金多上之不過無非無刺如此度世於性命何涉最可憐憫者也

從事學道凡不要人贊歎還顧人非笑乎非豪傑之士安能獨信而獨行

閒時不隨他閒則閒逸豫我不得忙時不隨他忙則忙困頓我不得

閒不隨他閒忙不隨他些工夫方打成一片

遇境便練學問無有真於此者又曰境打不過冒言

心明謂之掠虛泥影

境卽是心心卽是境不得分之爲兩遇境便捺者豈無境耶謂心耳所患只在境上着力而不知境卽心耳未有心已了了而境上打不過者也

凡人習氣豈能頓除貴在功夫不懈久之自輕知得過諐時搜轉頭來精神力量全在此時搜轉便了不必更追求前日而悔咎之也

從此竭力做去不要放手自然有到家消息從前之錯悔無及矣咎何益耶

復所楊子語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中庸之誠也其功必己百己千

而後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學之誠也其學必切磋琢磨而後至

大學誠意中庸至誠指人學問歸宿也切磋琢磨己百己千指人學問功夫也是千古定本

以人之所知者爲學學成而人知之矣知之必喜及其不知未有不慍者也以人所不知者爲學學成而人不知之矣人知之且自懼及其不知未有慍者也

學人之所知者只要人知也學人之所不知者原不要人知也原不要人知卽不知亦何妨

學者當先發大願大明大本願何大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本何大自明其明德是也有明明德於天下之願則其求明其明德也如求食以救飢求水以救渴自不容於不切而明德既明則其明之於天下也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也此吾儒大學之道也

以施濟立願則堯舜猶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願聖非有餘凡非不足蓋明德不待造作不明而明渾自若明之而明德本自若豈非大本

吾人之學以反身自治爲第一義如見他作爲便反身要不作爲見他不近人情便反身要近人情刻刻反觀鞭鞭着肉所學方到實際

見人之過便尋己之過刻刻照管自身乃是聖賢爲己之學

有自強不息之乾無厚德載物之坤未有入聖域者也

日暂永不退轉此乾道也步步踏實地此坤道也

見羅李子語

學問要緊明宗若不知宗趣所歸而漫從節目上尋索正了心又怕格不得物誠了意又怕致不得知並用之不勝其意緒之多端偏舉之又未免爲條貫之未備真可笑者也

明宗者要知學問主腦也知主腦則不患並用之繁偏舉之缺不知主腦縱或得入門路徑不日

而疑之或以問爲教擊爭發不一致而疑之孰知其同歸孔孟主腦則一耶

學者向己躬上切實體取一日之間自子至亥一月之間自朔至晦是仁非仁毫髮不容瞞昧日至月違動息有可查考則步步是工夫言言皆實力仁何處歸藏心何處背棄直下可從意中領矣

節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待夫子勘破何如學者自勘之真

有何奇功有何捷效只此勉勉循循要以無惑於始無墜於終卽無忝於洙泗之門矣

纔學便期功效不見功效便爾丟棄學者俱蹈此病身列洙泗之門宜守洙泗之矩循循勉勉終日

尋聖賢路便是終日盡吾本分事

少墟馮子語

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戒慎恐懼是性體真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真條理

此所謂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人生自幼讀書成名作家生子俱少不得却俱算不得雖至作好人尤少不得也算不得

須思算得者何事

清任和三字是孟子立三條柱子以撐持千古宇宙

少一字不得

合三字俱全便是時矣

南皋鄒子語

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參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

講學便看在是非同異上若真實自得於學者只以自己做工夫之法發人或因其人之質當如何做工夫而隨機指點之如此講學方不從吾心起荊棘方不爲儒先陷藩籬故另新吾先生有云而今講學不爲明道只爲角勝字面著撇管定一點半點便連篇累牘辨箇是這是甚麼心腸謂甚學

涇陽顧子語

學者第一緊要語曰發憤忘食須知只這憤字便做成孔子

是爲命名之意正爲學者第一要緊前先生語敢信鄙見不謬

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何也蓋往古來今不知凡幾何人而獨堯舜蕩蕩巍巍共推爲至聖試相與諦說一番有不躍然欣慕者乎且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卽人人堯舜而獨讓兩聖人超今越古無能步趨其萬一試相與對証一番有不恍然自失者乎然則

鼓舞獨往在此振起積習在此喚醒一時之醉夢豁開萬古之心眼在此讀此而不動念定是麻木漢

誦說堯舜者多欣慕堯舜者已少幾曾有將堯舜來對證自己者乎舜何人予何人千古來只一顏子曾將來對證耳讀聖賢書句句將來對證自己自見靈明否則盡屬麻木

敬菴許子語

今日之學無有言論可以標揭惟是一念純誠立行不懈則此道自明

可破不事力行終日辨論之弊

景逸高子語

學問要約處止一性字若不將有生以後添出者盡情放舍不見其面目也

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是性先生有云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欠缺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紆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吾性本來光明照朗不可自爲迷昧吾心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此即有生以後添出也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總是虛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總是虛語

人人共由之道天然自有之理不向共由處由便不是人不全其所自有便不是身不是心

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其體方真

爲學功夫須一切放下始眞本體如是工夫如是

士有其志何所不可爲況今所爲者乃是孩提無知識時所具足反以有知識後昧之者也將我知識反於孩提無知識時本色故曰復其初

此非良知面目乎非致良知工夫乎

吾輩每日用功當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樸實頭下數年之功不然浮浮沉沉總不濟事也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此朱子之教而先生特遵循之耳先生有云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又云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先生示讀書之法則曰學者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觀此則知先生所謂靜坐讀書皆所以治心非以坐爲寂讀書以求博也

一念悚然即此悚然之刻便是放心收回之刻當下認取放即收回以直養之而已無他事也

靜坐讀書所以收放心也先生故自當下認取之法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

收斂把捉這箇心便要成了麻木不知痛癢之病先生故又並惕惕此片時之虛宗不可無真修事事不放過真修也

此件物事不着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

知是知非知痛癢也必行必去事事不放過也雜引先生之言敍序錄之使學者知所持循

只一點靈明是人禽異處若得他清清明明循理而動便是君子存之若任他昏昏逐逐隨物流轉便是庶民去之人禽之途非此即彼更無中間不人不禽可站立處人但見不講學問不識本心不過是箇庶民不知己是箇禽獸於此瞿然發箇猛省這猛省的是何物便是君子所存的這些子

庶民或可安然爲之禽獸詎可安然爲之耶天賦就箇禽獸何從講得學問識得本心天賦就箇人奈何有學問不講有本心不識耶

念臺劉子語

本體即在日用常行之中若舍日用常行以爲別有一物毋乃索吾道於虛無影響之間乎

道有實際日用常行是也舍卻日用常行懸空想箇道懸空尋箇性便屬影響

常將此身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

寬蕩蕩地四虛無倚著也無所偏倚者中也中則只有道心那有人心

省察即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謂常惺惺者存又存箇何物養又養箇何物專以存養屬靜一邊安得不流於禪以省察屬動一邊安得不流於僞

功夫只在省察上做存養者勿傷其本體也分爲動靜便成兩截動靜合則功夫即本體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夸夸之陳言悠悠之漫言謔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啓口者此即不睹不聞之實落處也

仁者其言也訒非制之勿言也從不睹不聞用戒懼工夫直是無啓口處

以身薛子語 名敷教

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

稍有依違便是脚跟不定略生較量便是眼界不開認定義當如是自無依違只管盡其在我自無較量

本孺劉子語 名元珍

學問須從狂狷起脚從中行歇脚凡好爲中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爲起脚便要做鄉愿事也

鄉愿[illegible]是[illegible]狂狷[illegible]取狂狷取其真也然守之[illegible]能[illegible]道自有[illegible]進道未純也

啓新錢子語 名一本

德可勉而修行可勉而至學可勉而充義可勉而奮愚勉而智弱勉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益聖

自來爲學其實只有箇勉一途生安固不可得學利亦不可希

涇凡顧子語 名允成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

聖人之[illegible]而說得此道破令我通身汗下

憤助編 [illegible]

我素安子語 名希范

學不必泥定先覺之所爲只一一循乎天理便是

循乎天理直見本來故先覺之所爲猶有倚靠倚靠意在

人何可不學必口不說欺心話身不作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斯爲學矣

只此是學方說[illegible]行二字

西川尤子語 名時熙

古今人我本同一性載籍言行即是師友但須忘我乃能受益

謂我不及古人自卑也謂我殊勝今人自高也須因古今人而高卑古今人不因我而高卑何如化我之見因古今人之可師而師可友而友則古今人皆爲我益矣

景淳余子語 名時英

不朱不陸惟性之求性定而學定性一而學一矣

求朱求陸總未得吾性之眞求諸性自見朱陸之不合而合矣

鏡源涂子語

此事須是日用動靜無一刻休歇處昨日之見已非吾有方爲日新若舊日見解尚存胸中便是不能實用力之驗

人都爲舊日見解橫於胸中遂使吾心不容自己之眞機無從透露自無日新之益見解精尚窒道而況至謬之見解乎

憤助編 [illegible]

元丙劉子語 名一焜

此事從志立根從悟入門從脩到手志不是放在心胸須是早夜孳孳要見此生孟浪虛擲之可惜而實實討箇歸宿要見一切小道之必非了了而實實求箇根宗發憤忘食正是此處

立根方入門入門方到手故且問立根而入門到手則存乎其人之自力

此學隨時隨處皆可用力離時覓時離處覓處俱落

等待曰復一日何時是學千聖萬賢皆就見在用力就見在得力耳又曰即事即學惟上智能而即事非學雖上智無所用力處即事即學在中人固不易能而即事非學雖中人無下手處

學者疑日用常行外另有箇秘密竅故不肯於見在用力亦知動靜語默無往非學乎直直截截向見在討箇明白則一是百是一了百了本來自貫內外自圓

吾人於盡倫中盡性聖人於盡性中盡倫

性爲統宗倫爲實踐試觀堯舜立君道之極不過親族敘倫契爲立教之始不過敎以人倫三代設庠序學校不過明倫蓋盡倫即以盡性此由實踐以歸統宗也其謂盡性中盡倫者特以明由仁義行與行仁義有別親親之仁敬長之義皆本於不學不慮之良此由統宗以之踐履也

調父劉子語 名元卿

今日學術只要認得德本明性本善知本良孔提明德孟提性善王提良知所謂若合符節其揆一也

認得明德是何物便知性善認得明德性善便知良知蓋致良知者正是明其明德復其性之善地

戒愼恐懼全在處以下人上見得處以下人正洗心退藏處也我輩勝心難洗訑訑之聲音顏色不覺顯露其中心之隱微即此便是不能退藏於密

不退不藏便是勝心勝心難洗處以下人吾夫子已早定洗勝心之良方矣不求勝則知退愈退愈藏愈藏愈密密者充塞天地一無疎漏之謂也

忠襄先子語

余讀先儒書不盡喜其妙義玄譚每喜觀其喜怒獨往攻苦入頭處

讀先儒書怒獨往語益人志氣讀攻苦入頭語示人門路若玄妙處自得後自知之若從先儒語中尋玄尋妙終自隔膜也

子輿氏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夫天生人而界以耳目心思未嘗判之曰某凡民某豪傑則凡民豪傑之號其誰得而判之得毋無待而興者即自判爲豪傑有待而興者即自判爲凡民乎

豪傑即是凡民做的無奈甘爲凡民而不辭

流俗庸衆之坑因循等待之阱埋沒英靈男子殆不知其幾

此坑阱也並無人驅之使人都是不知不覺自投陷落其中若早自知覺不至誤入上乘也[illegible]人若決意要跳出來亦未有跳不出者

天下事傷人者不立無師者亦鮮成

陽明先生亦有云有志之士未有不求於師友者

涓菴金子語 名鉉

隨時隨處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遷善改過工夫過行有不得處一味自反頗覺得力乃悟千聖之學只在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慎獨此雖學問常談卻是人人未見的意思

數語已包括學問工夫諸先儒種種垂訓得此殆蔑而盡

省言笑省箋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刻省者居敬讀書耳

當省者不省自然不當省者反省矣

鳳逵舉子語 名允讓

居熱鬧中常自收斂鎮靜處闃寂境常自[illegible]惕警方會用工夫方見得自己有站立處

不論境界之熱鬧與闃寂總要刻刻提撕自然不爲境轉站立得定

幾亭陳子語 名龍正

學問務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眞實疑則心亦精徹

於義理上細研究方能疑疑是學問之進機也
於根本上知路頭方能信信是學問之得力也

夏峰孫子語

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人生事事皆當安命獨至爲聖賢則不可安命人多以自委聖賢無分以爲安命志且未立何處於奪

潛菴湯子語

日之行也日復一日總無息而已君子之爲學也顧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云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朱子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警惕學人尤有切於此者

予紛已一息尚存矣此志能不懈否
雖未能任爲己任死而後已其矢之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着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身不百年而可千古只看身之所載何物耳
雖然敬身者敬心也莫認軀殼之身爲最重

學道之事能與大家講明同歸於善固其素心若世人不知而已獨爲之亦惟躬行實踐自盡其道而已矣正不必求聖賢接踵有道同堂也

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其誨人不倦之息豈不欲合天下之人共進於道而孔門則其儕者僅幾人有一德者傳幾人傳道者惟一曾子耳孟子惟樂正子徐鄭萬章公孫丑輩且不免俗見未忘後此若周程張朱其接薪傳一脈者亦不多人可知此事只合自盡其道天下後世或有一二眞知之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四卷

〔清〕陸隴其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重刻正誼堂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問學錄四卷》提要

原序

或有問於余者曰陸稼書先生所著有以問學錄名者何義也余應之曰先生服膺考亭素矣於四書講[illegible]錄不既彰彰乎茲編之作仍以尊考亭也曰自尊德性道問學竝見於中庸而世之言教者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之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為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為說謂心即理是以心為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即理者能無失焉否也至其教授弟子也止於主靜於是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為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若夫考亭之學則不然矣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固一理之攸同較之二程無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為禪學方之為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哉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為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詞隨風而靡者比比也稼書先生獨毅然指其非而不顧非詆姚江以訾金溪也所以尊考亭也理無兩是論無兩可此先生問學錄所以見志也今觀其書學術醇正原本深厚

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斯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爲刋訂是書使天下知先生之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删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之不問之意蓋正學既明異端自息初不必切切然與較而且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亦不至使是非邪正交雜於目前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端午後三日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illegible]

陳幾亭謂顏山農以口舌陷猖狂羅近溪變詐服[illegible]山農觀近溪家爲外府取用無厭論學或不合則披其頰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難而山農之妄取苛求悉動於氣人欲橫流視彼制欲者不應愧死乎山農事見於鄒南皋所撰近溪墓碑幾亭之論非過也蓋陽明致良知之學苟無程朱格物之功則所認爲本心者未必是本心所認爲良知者未必是良知自必有弊而況山農近溪專以自然爲主其弊又曷可勝道哉

餘冬序錄論進言之法曰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委曲順其意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言彼之不是我卻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故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救人者也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任座事出劉向新序）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名翟黃秦王與中期爭論（此事出戰國策）不勝秦王怒人爲

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勿罪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臺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故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可驗矣又按陳幾亭曰凡性躁者乘怒雖有智不及生必使緩之而後智出如敬翔之於朱全忠往往以術緩之緩之而後可以正諫翔助逆之人耳然諫法可取觀燕

泉所述則究當婉其辭觀幾亭所述則知諫亦當寬其時合而用之其庶幾乎雖然此皆爲諫者言也若受諫者則豈可曰若者激若者驟而不之聽耶雖盛怒時聞逆耳之言亦當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燕泉幾亭所述亦是救之末流之法又不若番吾君敎公仲連進士之法爲得其本

餘冬序錄曰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願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賢宰相如范純仁決不肯以術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之賢亦決不爲人所牢籠矣此一條吾輩書諸紳則鬧熱之際可以自安又曰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爲害不求益也宋林大中落職歸家或勸大中通韓侂胄書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此一條吾輩書諸紳則憂

疑之際可以自安

張侗初謂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容而賢者亦局於所見而不化且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此亂之道也韓魏公三十年相業其得力處正在不欲分別黑白又作渙羣論曰孔子云君子羣而不黨而易稱渙小羣以成大羣夫大羣羣也小羣黨也大羣爲君子而小羣則雖有君子之名行君子之事而其流必中於小人之無忌憚何也以有小人爲之借也君子有一偏側不肖之人遂竊所嚮而投足焉獵名者託其芳負詬者營其窟憤盈者張其

勢毒螫者假其錟荊棘戕道風波彌天摧車覆舟勢所必至而士君子平昔所自期待究竟殉此一時翹翹而卒無所成始於主氣節而竟收占風轉舵之人始於明學術而竟引塗面喪心之輩至於意見乎據倚度橫生因此輩之是非爲是非奸類容而善類疑其爲累豈不大哉故愛國家者無狃小羣而失大羣也此皆切中東林諸君子之弊然顧涇陽之告王荊石則曰謹厚一路人以模棱爲工以調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分明別白混而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

官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此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原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過之猶恐不能絕而況樹之幟而導之趨乎此又切中末世庸人之病然則士君子處世果當何如曰是在先正其本曠然無我而惟以天下國家爲念其積誠已足厭世矣而其語默剛柔之節則又因乎其時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也因乎其交所謂信而後諫也因乎其地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賢否不可

不辨而不宜處之以刻使之無地自容也是非不可不白而不宜或傷於訐使之窮而思逞也憂時之心彌篤而能漸以導之抗節之意彌堅而能婉以出之不爲西京之頑鈍亦不爲東京之矯激此所謂君子而時中此所謂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庶幾乎不然徒知惡矯激而不知其入於鄉愿徒知惡鄉愿而不知其入於矯激雖如魏公之不欲分黑白忠厚莫甚焉是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鄉愿也然使一槩如此豈得無弊雖如涇陽之正直嘗自謂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是亦從天下國家起見而非徒矯激也然終

不免於矯激之禍爲君子者可不愼哉況矯激之弊世必且共轉爲鄉愿鄉愿之弊世必且共轉爲矯激是二者又適相因也是以天下務在於平而君子惟貴於中雖然尚書有直寬剛柔之教則人之不能皆中也唐虞時已然矣是又賴在上之君子主持而化裁之取其長而導其偏使君子之忠厚者不病於正直正直者不病於忠厚而鄉愿與矯激者皆不得而託焉則東京末流之禍不見於天下而唐虞之治可幾矣　蓋正直忠厚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論語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答呂伯恭書曰斯民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聖人之意是言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此說甚精然集註止言直道之不可不行而不言直道之可行豈以其涉於計較得失耶蓋聖人此言與魏徵勸太宗行仁義之意又不同集註之斟酌尤精矣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猶文武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以成一王之法也孔子傷夏殷之禮不足徵蓋惜文武周公損益之妙不得見於後世耳今孔子之道

雖垂於六經而其所以損益羣聖者後世亦不能知其詳若朱子去今未遠遺文具在其所爲諸經之傳註既足以明道於天下而其損益之妙又往往見於文集語錄之中學者其可不寶而傳焉

論語一書不載記述姓氏漢書藝文志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纂撰通）不言何弟子鄭康成謂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柳子厚謂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疑是孔子弟子雜記其言而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卒成其書程明道亦以爲然魏了翁謂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子不曾於字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然則論語亦未必出曾門也今亦不必強定其爲何人

孔孟每稱善人大抵善人之類不一有近於狂之善人有近於狷之善人有近於中行之善人善人者任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自成焉者也君子者因其狂狷中行之質而裁成焉者也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爲狂俱未是象山陽明大抵皆是近狂之善人又按朱子語類講論語不得中行章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曾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

般人終是有筋骨又曰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卻有狂氣象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爲據此則又似以善人爲謹厚之士愚謂有近於謹厚之善人而不可謂善人止謹厚之士也謂善人不及狂狷止可指近於謹厚之一種而不可以此槩善人也朱子此條宜善會永樂時纂大全刪去善人字甚有見（甲寅）

沈晴峯論清任和之義曰昔在孟子時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名與孔子鼎立未有標別而獨尊吾孔子也者惟孟子始見孔子之大爲此區別之論伯夷擔負綱常砥樹名節一讓而父子兄弟之道立一諫而君臣冠履之防明後來

如季札嚴光文天祥之流似之然世路淆雜利害相攻使人人遜讓以不犯手爲高大事大變倚靠誰人故伊尹一任而伐夏救民再任而放桐復辟後世如霍光諸葛亮之流似之然自世之衰也非復三五之時公道半明晦人羣半眞僞故人情事變亦半起半仆任之不能淸之不得則須耐性柔情徐量其機解紛調劑救之者半隨之者半故柳下惠者未嘗不淸不必激而表其淸未嘗不任不必任而處之過曹參丙吉謝安王旦之流似之人生處世只此三條大路孔子融於三者之中幾微中節譬之大醫用藥仍是衆工所用者斟合銖兩之不同耳譬僚之於丸庖丁

之於牛丈人之於承蜩輪扁之於斲輪皆妙在手法輕重疾徐之間嗚呼巧難言哉若論其大較伯夷擔負綱常淸亦有任柳下直道事人和亦獨淸伊尹一介不苟淸而能任聖人所由不同道其趨一也仁也此論淸任和之義精矣然淸任和與爲我兼愛執中又何以別曰淸者無我與爲我不同任者有差等之愛與兼愛不同和者調劑於淸任之間執中者強執於爲我兼愛之中故夷尹惠與孔子偏全之分也異而同者也楊墨子莫與孔子邪正之分也直爲異端而已然則季札諸葛亮謝安王旦之流亦可爲聖乎曰 是皆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徒也蓋君子善人中行狂狷之內又各自有淸任和之不同淸任和內又各有剛柔之不同

程篁墩之道一編王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其意皆欲以朱合陸此皆所謂援儒入墨岐之顯背紫陽者其失尤甚陳淸瀾名建東莞人此一條見所著皇明通紀中陳幾亭論之甚詳淸瀾曰朱子於象山早歲猶去短集長晚有取焉至晚年益相冰炭二家年譜文集具有明徵篁墩道一編欲彌縫陸學乃取二家之論早晚一切顚倒變亂之遂牽合二家以爲早異晚同矯誣朱子以爲早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此說既成後人忘源失委一切遽信而不知篁

墩之爲顚倒爲變亂爲誣爲誑也其誤後學甚矣愚閒閱焉不勝憤慨因效法家翻案法著爲學蔀通辨編年考訂以究極二家早晚同異是非之歸寧得罪篁墩不敢矯誣前賢誑誤天下後世學者幾亭曰幾亭此條見陽明要書中觀陽明所輯朱子諸書乃平日錯綜答人亦或因朋友之病而自抑以醒之不盡出於晚年也陽明取以自同呼之曰晚年定論亦從數百載後遙斷之耳夫以朱子之躬行實踐而反自愧爲口耳之學正文莫猶人之意今亦執夫子之自言而謂聖人躬行未得可乎但朱子詞讀著述精神所用或者過多晚年益加切近又是其進處寧可謂其生平專事

口耳茫然無得於心至老而痛悔極艾未及改正耶二陳之言蓋皆本之困知記合而觀之則朱陸異同可不待辨而明矣不然如陽明之徒竟以集註或問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謂其晚歲大悟舊說之非使學者雖有信從朱子之心而不能不惑於其言天下何不幸而有此種議論也至於徐文貞學則一書則又欲以陸合朱此則所謂推墨附儒夫以朱合陸固失之誣以陸合朱則亦失陸子之所以爲學矣象山之言雖未嘗不曰親師友曰觀書冊曰講明然其視講明一邊御輕豈可與朱子之尊德性道問學並重而無弊者同日語哉文貞強而一之亦豈眞知象

山者也

餘冬序錄云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問與弼囁嚅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此何莫非數也哉愚謂此雖是數然君子於冠裳佩服之閒亦不可不致愼一有所忽是亦學問之疏也

聖人以杖叩原壤此亦因人而施若使遇莊周蘇軾必不如此彼亦必不肯默受適以啓其不遜耳大抵人之流於異端者有剛柔之不同而聖人之敎亦有剛克柔克之不同原壤之叩蓋以剛克柔之法也

宋范純仁貶武安軍節度使永州安置或謂其好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愚謂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陳塤爲太常博士常以書諫丞相史彌遠彌遠召塤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愚謂君相論人不可疾其好名君子自處則不可好名

家語一書亂於後人之手又未經程朱大儒論正是以愈傳愈亂餘冬序錄謂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

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註家語十卷此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歟今世所傳家語殆又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所以知之者蓋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可知其非肅之全書矣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云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問子桑伯子朱註云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今家語元王廣謀所註本也顏何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以餘冬序錄觀之則朱子猶及見王肅本而今則並亂而失眞

矣譚溪先生以伯子事見說苑而不見家語而議朱註之疏殆未考家語之始末也亦可爲讀書輕議古人者之戒矣

鄒南皋自記萬歷壬辰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欲亟得夫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皋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麤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僇人恕可輕視哉聖賢處此豈從

容以俟必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南皋之悔卽程子所謂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也然此猶是怒之不甚當者也卽使當怒而怒亦必思曾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必思孟子所謂於禽獸又何難焉必思叔向所謂楚辟吾忠若何效辟但當以理自處不可一於縱弛耳

崔子鍾洹詞記章楓山爲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章公德量加於南皋一等

養氣在於集義集義必先審幾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煦惺齋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姜啓鈞季韶分校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一終

臨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遇事須從容詳審一或急遽不特平時未曾講究者必至於差即曾經講究者亦不能無失此聖人所以入太廟每事問而大學知止之後所以又貴能慮也然人亦有知從容詳審之善而臨事不覺急遽者則以其無主敬之功耳平時無主敬之功則不能知臨事無主敬之功則不能慮故君子之不可須臾離者敬也

劉誠意著郁離子持論頗正然其書多學莊周之寓言此在莊周已爽其誕況可從而效之乎或曰周公鴟鴞之詩

非寓言乎何獨病莊周也曰託於物則可託於古人則不可恐以僞亂眞也託於目前之物則可託於荒唐之物則不可恐以無爲有也鯤鵬九萬里之說顏子心齋坐忘之說至今惑人耳目如之何其學之也

呂晚村曰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爲靖難殺戮殆盡僅存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撫拾多與傳註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旨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故余謂講章之道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爲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起而决其籬樊聰明向上之士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愚謂晚村之言惡禪學而追咎於何王金許以及明初諸儒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亦拔本塞源之論也然諸儒之拘牽附會破碎支離潛畔師說者誠有之而其發明程朱之理

以開示來學者亦不少矣使朱子沒後無諸儒則其籬樊不至隆萬而始裂而今之欲闢邪從正者豈不愈難也哉故君子於諸儒但當擇其精而去其疵無惑於拘牽附會破碎支離之說而不沒其守先待後之功則正學之明其庶幾焉若盡舉而棄之曰是異端之涉廣爲彼驅除難耳則因瑕廢瑜而程朱之道亦孤立而難明矣

晚村謂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叛無一定不易之理如論語仲尼焉學章道字註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

亦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麤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以此爲邈畔乎不畔乎蓋此章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則與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如此觀之方見朱註之不可易愚按脫村之論最精蓋使泛論道統則當就生知天縱言不當復就師言矣此朱子所以斷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也遵註而不

知其所以然其畔之也將不旋踵矣以此推之豈特讀書爲然子孫守祖父之法臣民奉朝廷之制誠能知其所以然則雖或誘之使不遵而不能不然雖一時行之未幾而思變焉矣況又有邪說詖行從而惑之乎即使幸而未變亦將拘牽附會不勝其弊至於極重難返而不得不變原其始皆由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故至此也或曰世俗之難與深言久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能知其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也聖人不能使之知而況於後世乎曰不然孔子之言非謂其不知之謂正欲治民者多方開導以使之知也蓋民不知其所以然則可由可

不由能由於一時而不能不畔於異日法制雖定而天下之治亂未可知此聖人所深憂也是故庠序學校之設月吉讀法之舉皆所以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夫能知其所以然然後其所當然者可以常由而不變即天下之民愚智不同不能盡知而浸灌之久務合知者常多不知者常少則亦相與維持夾輔以共由於大道雖有蠢然無知之民亦安於其所當然而不變昔周之盛時無日不教導其民開其知覺而去其壅蔽至於成康之際則民亦多能知其所以然是以風俗淳美迄幽平之亂而先王之遺風尚在使當時教導之不切浸灌之不深徒責之以當然而不使

之知其所以然則豈能根深蒂固若是之久而不變哉後世不知此旨非愚民而不使之知則聽其不知學校雖設而徒爲具文是以風靡俗頹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民不得已而出之或陽由而陰違之其繼也終歸於廢弛扞格而上亦無如之何嗚呼是豈民之果不可使知耶抑亦其不知者之過耶夫治民者束縛之馳驟之欲其一日而曉然於道德之旨則誠有所不可若夫漸以引之寬以導之多方以化之使其知覺日開日明因其所當然而徐悟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日益明則其所當然者益鼓舞而不容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何不可之有

羅整庵祭章楓山文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溫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整庵非諛人者其贊楓山如此今讀其諫煙火疏及與羅一峯論鄉約書與鄭御史賀諫議論孔顏之樂二書非有得於中者不能爲之當時稱之者如楊廉（楊廉字方震成化二十二年進士謚文格著國朝名臣言行錄）則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如賀宏則曰其進也以引君當道爲急其退也以安貧守道爲樂鄒賓則曰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崔銑洹辭則曰成化中

白沙陳獻章學禪而疏一峯羅倫尚直而率定山莊昶好名而無實獨楓山德行無瑕數公之言大抵皆實錄也論其所至當不在整庵之下但其著述差少然公嘗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此一言卽可爲萬世著述之法薛文清常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蓋亦楓山之意

二程先生一寬和一嚴厲明道嘗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二先生氣象不同如此然不可以此遽議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嚴厲好處至以其立朝言之明道能使荆公服其忠信而伊川不能使子瞻不詆爲奸險亦非二程之有優劣蓋荆公尚能容明道而子瞻不能容伊川也至以其論學言之語錄中明道言居敬處多伊川言窮理處多如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如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如曰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

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皆明道之言也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曰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則皆伊川之言也故近世講良知者多喜言明道而抑伊川不知二先生之學一也窮理居敬必無偏廢之理特記之者有詳略耳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此程門鐵案也後人奈何以己意而妄分優劣乎必欲分焉則有之矣朱子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曰明道語弘大伊用語親切又曰明道

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又曰明道可比顏子若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伊川收東檢制孟子卻不能到又曰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當以此爲法又曰大程當識其明決中和處小程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合朱子數條觀之則知明道天資高於伊川伊川學力所至不讓明道學者當學明道尤當學伊川明道有優於伊川處伊川亦有優於明道處

明道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愚謂明道猶就學者言之耳若愚不肖之人氣動志者反居什九

二程論治皆以立志爲先明道上殿劄子則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曰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伊川上英宗及太皇太后書則曰君志立而天下治曰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二先生之言如一誠以天下之本莫先於此也孟子謂大人當先格君心之非然定志又當在格君心之先若在熙寧元豐之間則又不可如此論矣

伊川看詳學制凡數十條朱子作伊川年譜特表數條一

曰改試爲課謂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終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一曰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謂如胡瑗張載邵雍之輩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延請居於堂中不獨學者得以矜式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加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無其人則虛之一曰鎸解額以去利誘謂太學解額五百人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如嘉祐以前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一曰省繁文以專委任謂察文責迹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三舍升補舊專據文簿計校等差今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更不須繁文一曰勵行檢以厚風教謂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

檢束之也今立法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關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又立觀光法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此數條皆非漢唐學校規模　又置待賓吏師二齋亦年譜所載集中不詳其制

伊川經筵三劄不特輔導人主人家教子弟者皆不可不知

明道秋日偶成一律眞所謂漆雕開已見大意首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此言素位不願外之意下遂言其所見曰萬物靜觀皆自得此言萬物皆備於我四

時佳興與人同此言以萬物爲一體曰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此言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富貴不淫貧賤樂此言至誠無息也結曰男兒到此是豪雄此是謙詞有吾斯未能信之意又以見世之所謂豪雄者不足爲豪雄也

大程云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乃高明之極此與居敬行簡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一例朱子皆分爲兩截程子皆合爲一事非相悖也程子自其合者言之朱子自其分者言之正相發明若象山陽明亦皆欲合爲一事其意便不同譬諸修屋程子止言修屋則修牆在其中蓋牆即屋之牆恐人認爲二物也朱子則言修屋又言修牆恐人只知屋忘卻牆也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若象山陽明則只要修屋不要修牆

朱子雖極推崇二程然亦不諱其病如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又曰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大段寬而不切不如橫渠說心統性情說得的當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又曰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又曰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此說終是小偏又曰程門高弟如謝

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故流弊至此於此可見朱子之細心

朱子謂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此言理氣之一而二也明道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氣亦道道亦器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原來只此是道此是理氣之二而一也程朱之說本合整菴乃謂理氣一物不容分而不滿於朱子之說何邪林次崖言理一分殊理與氣皆有之以理言則太極理一也健順五常其分殊也以氣言則渾元一氣理一也五行萬物其分殊也此一段發明程朱理氣之說最明而整菴

謂其未睹渾融之妙亦過矣又朱子以發於形氣者爲人心發於義理者爲道心體用動靜道心人心皆有之此不易之理而整庵謂道心性也性者道之體人心情也情者道之用其說殊難通又以宋儒分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一性而兩名疑其辭之未瑩而謂不若以理一分殊言性較似分明此皆整庵立說之異處總由不知理氣之分也整庵知心性之分而不知理氣之分不可曉

夫子答子夏問孝而曰色難愚嘗思之豈獨事親爲然哉凡人處世言行少差猶易檢點言行雖未嘗有差而聲音顏色之間爲人所厭惡而不覺即人未必厭惡而有可厭

可惡之理此最難檢點非主敬存誠未易變化

居官有不當煩者有不當憚煩者如柳子厚郭橐駝傳所言此不當煩者也如小民有犯法而罪不至死者官府既罪而釋之卽置之度外豈能必其格心哉或逆料其不格而斃之杖下以示威於衆則又殺之不以其罪聞顧公國賓宰吾邑時民有犯賭博偷盜不孝諸罪者既如律治之則記於册朔望召其父兄鄰里而詢之能改過否不蹈前轍否衆皆言其無他也則喜而遣之其對則量笞之此法甚善民之善惡官府當能記憶而教導懲戒之則自然有格此不當憚煩者也

宗子無子無期功兄弟之子可以爲宗子後者而有期功之兄弟將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乎抑將別推緦麻兄弟之子以爲宗子後乎使期功之兄弟奉宗祀則是宗子無後也使緦麻兄弟之子爲宗子後則是宗子之祖若父有子孫而不使之奉祀乃使非其子孫奉祀也二者無一可矣然則當如之何曰繼宗子與繼支子不同也繼支子者以支子爲主茍其昭穆之順焉則使繼之可也繼宗子者當以祖爲主茍其祖之子孫未絕則固不得舍其祖之子孫而使非祖之子孫祀其祖也天子諸侯與士庶之家貴賤雖懸絕至於宗法則一也假令武王無子將使周公承

文王之統乎抑將使太伯虞仲號仲號叔之子若孫承之乎令成王無子將使唐叔承武王之統乎抑將使伯禽之子承之乎漢之孝惠孝文明之武宗世宗皆此義也以此觀之繼宗之議可決矣

吾學編以胡敬齋陳剩夫（陳剩夫名眞晟字晦德漳州布衣天順二年詣闕獻書）附於陳白沙之傳此其失莫甚焉敬齋雖與白沙同游吳康齋之門然其學問非白沙所及陳剩夫著程朱正學纂要雖其教人專一靜坐陳宗淵謂其學識未及胡敬齋只是狷介之士然亦非白沙禪學之比而乃以二公附白沙之傳哉若賀克恭之執弟子禮事白沙皆其象縣空中以附

白沙僞可也吾學編論王陽明曰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子靜豈異端乎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鄭公左袒陽明如此宜其屈做齋於白沙之下也

吾學編永樂二年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楊文貞公士奇請燬季友書上敕行人鋼季友至饒大會藩臬郡縣吏民撻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當時朝廷扶持正學如此宜士習之日端也亦見通記

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惜小費凡事必爲久

遠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苦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宋初荊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眞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值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漏見民隱何以及此自鹽法變而回綱無所得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爲賊盜不可勝計此二事楊龜山嘗舉以告欽宗有國有家皆不可不知此

明則誠可學誠則明不可學也學爲誠明則如告子之不動心捐公之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而已

聖賢言心有與事對言之者有包事而言之者如孟子之言仁心仁政此以心與事對言之者也牽牛章言心則包事而言之者也有與理對言之者有包理而言之者如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以心與理對言之者也如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包理而言之者也敬義亦然龜山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觀子產不與韓宣子環則藺相如之完璧不足道矣觀行人子羽卻楚圍之入則相如澠池之會非萬全之策矣龜山以相如爲暴虎馮河之徒信然

龜山謂周勃起布衣蓋椎樸鄙人以其厚重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猖狂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敢憚如此予獨疑其猖狂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龜山此條卽大程不欲撥拾臣下短長家法顧涇陽自謂持濂洛關閩之淸議恐尚未見

及此又或問以孤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凝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龜山曰事必須量淺深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不直則道不見此一條與論汲黯意思同

夫子謂辭達而已矣然必先明理養氣然後所達者皆溫柔敦厚光明正大之言不然亦自達其所見而非夫子所

謂達也龜山謂子瞻詩多譏玩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事爭氣此不知溫柔敦厚也又二公所見皆非中道此不知光明正大也是皆非不能達之病病在不能明理養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龜山謂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今人如此劫人者甚多君子不可不知戒且吾言而人不信正當內自省必吾平日之誠信未足服人耳如何反以此劫人

龜山謂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愚謂汾陽此事未盡善發墓亦不可不問但當問之有方不可逆億以啓數及株連無辜耳或知其人而有社鼠城狐之嫌則問而不窮治可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聖人何從知之必也其微之言行乎視聽言動之間博文約禮之際無違焉則心無違矣聖人之觀人猶良醫之視病見其表知其裏

愚嘗有告子陽明之辨曰時說謂告子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之差失因目爲禪定之學其實非也告子乃是欲守其心以爲應事之本蓋近日姚江之學爾然既不能知言養氣則其所守之心亦何能以應事故猶自覺有

不得處雖有不得彼終固守其心絕不從言與氣上照管殆其久也則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冥然悍然而已以冥然悍然之心而應事則又爲王介甫之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矣介甫不知治其心而執拗者也告子徒治其心而至於執拗者也然則學陽明者其弊必至於執拗乎是又不然如告子天資剛強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則又爲委靡矣故爲陽明之學者強者必至於拗弱者必至於靡然陽明之徒亦認告子爲老莊禪定之學謂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如極樹者專守其本根不求其枝葉若孟子言志至氣次是謂志之所至氣必從焉則如養其本根而枝葉自茂與告子之勿求者異矣噫孰知陽明之所以言孟子者乃正告子之所以爲告子也歟呂用晦見而評之曰百餘年只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釀成生民之禍眞范甯所謂波蕩後生使搢紳翻然改轍至今爲害其罪深於桀紂者蹤前輩講學先生亦嘗心疑之然皆包羅和會而不敢直指其爲非是以其障益深而其禍益烈讀此爲之驚歎深幸此理之在天下終不得而磨滅亦世運陽生之一機也至謂陽明天資高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卽朱子謂禪家行得好

自是其資質好非禪之力意欲如朱子所稱必富鄭公呂正獻陳忠肅趙清獻諸公乃可謂之行得好耳按陽明所爲皆苟且僥倖不誠無物吾未見其能應事也觀其通近侍結中朝擴奪下功縱兵肆掠家門乖舛尤甚皆載在實錄可考而知也實錄稱其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深中其隱矣陽明事跡更當考史料二史考用晦之論陽明比余更嚴然非刻論也用晦又曰凡論佛者曰我不佞佛亦不闢佛此必深於佞佛者也曰我不入君子黨亦不入小人黨此必深於媚小人者也故凡謂朱陸無異同及陽明之於朱子有合一處者皆異端之徒陰陽惑亂之術不可不辨此論尤精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煦暄齋覆校
侯官陳濂壽用分校
閩清范福年綏之分校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二終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朱子集中吳伯豐問孟子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註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註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朱子答云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按今孟子註仍是伯豐所引則知朱子於集註未及改者亦有矣然其大本處則必無差非姚江之徒所可藉口也

朱子答劉仲升書謂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麤厲激發已全不是聖賢氣象矣讀梁生見聖編其病正自如此 見五十三卷

朱子答項平父書謂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按愚向直以告子作象山陽明之流今觀朱子此條則又見其小異處 見五十四卷

蒙引一書大有功於先儒如程子云性卽理也蒙引曰性卽理也指心中之理也故爲性不然何處不是此言豈不大有功於程子乎

胡世寧在弘治閒言風俗之弊曰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

推諉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歷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愚嘗三復斯言自古風俗之弊莫不皆然但有輕重淺深之不同耳有志世道者可一日而忘挽回之方哉

史記載晏嬰沮孔子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

窮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司馬溫公金仁山皆疑晏子之賢未必有此事然朱子於論語序說雖削去其語而仍載其事則未嘗以爲無也明末有王革論之最詳曰晏子學於墨氏而精其術是故見吾夫子之祭必豐膴也則以爲不若豚肩不掩豆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衣以裼裘也則以爲不若一裘三十年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飲食多不苟也則以爲不若食無兼味之爲愈也見吾夫子之親喪自盡而耐於內外者必誠必信也則曰崇喪厚葬不可以爲俗也而不知以薄爲道之流於忍也見我夫子之急於濟時而周流四方也則曰

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也而不知如其道則傳食諸侯不爲泰也見其巽與之言則謂之滑稽而不知欲人之易從也見其直道事人則謂之倨傲而不知持身之不可苟也見其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則謂其盛容繁飾而經年絫世不能殫且究也而不知苟簡鄙陋君子以爲病也此一段可爲定論愚謂夫子之於晏子老子猶朱子之於象山道雖不同而不嫌於交好

晏子子西同沮孔子然晏子之沮是因其學術之僻若子西則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純是私意而人相去又甚遠

史記檀弓皆載孔子負杖逍遙歌泰山梁木之事吳澄曰此妄也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若晝夜豈自爲歌詩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爲此歌詞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比乃若是妄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爲之欲表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草廬此論言聖人生死之際甚明白若如史

記檀弓所載則孔子之臨沒不如曾子之啓手足易簀遠矣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容看得容易有多少牽制多少逼迫自人視之皆是不得不入不得不居之勢卻能擺脫所以非有學有守者不能

宋儒薛士龍云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亦不要看得容易須要在事勢牽制中放出力量來方能如此

子夏云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

能自決能戰卽是好機括今人俱望風而靡何嘗能戰但與紛華靡麗戰猶易與貧窮困阨戰卻難故須要在此處爭箇勝負方是眞能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

朱子沒而門人各記其所聞之語殆百餘家蜀士李道傳字貫之始取三十有三家刻之於池州爲語錄其弟李性傳又取四十有二家刻之於饒州爲續錄建安蔡抗又取二十三家刻之饒州爲後錄前因[illegible]士毅字子洪又因而類分之曰語類刻於蜀東陽王佖元敬又爲續類刻於徽州凡三錄二類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一景定癸亥導江黎靖德始合五書而參校之去其重複謬誤因士毅門目以類附焉而名曰語類大全凡百四十卷其後又取建安所刻天台吳堅別錄附入焉於是文公遺語始備然蔡公抗後錄序云先師又有親自刪定與先大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季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豈斯文之顯晦固自有時乎則朱子之語爲語類所未載者亦有矣古今立言之多莫盛於斯矣

朱子謂乾彖辭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愚按此卽賦詩斷章之意在聖人亦不過偶一爲之若學者著書自當謹守章句不可穿鑿附會藉口聖人

朱子論天謂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故程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又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若止說得他無心處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程子所謂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又如何心便是他主宰處此一條楊道夫所記說天字最周密又沈僩所記有云經傳中天字有說蒼蒼者有說主宰者有單訓理者亦明

語類云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愚謂孟子言形色天性也未嘗不言氣質氣質之說非起於張程此一條似有可商

朱子論讀書之法謂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此卽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語類謂顏子亦只是持敬與集註乾道坤道之說不同集註是分言之語類是合言之合言之則克己復禮亦止是持敬之全見卷十二

朱子論致知格物謂游楊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卻是集諸家語錄

此段工夫方始渾全則當時門人親炙者未爲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爲不幸然則生於朱子之後者得見朱子之全書而折衷（語類云折衷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之亦未爲不幸也但不可自鹵莽耳（見語類十八卷）

唐以前儒者皆以愛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而人始知愛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後儒者又多離愛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卽愛亦不離愛言仁之說於是始精然此等處不看語類不知程朱用心之苦若無程子之說則言仁者日流於淺近若無朱子之說則言仁者又日流於高遠無理會處

孔子於魯人獵較可從而女樂必行者一則是由剝而復之機一則是由復而剝之機也聖人之審機精矣語類曰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正此之謂

語類謂泰伯之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解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按朱子東坡同有不滿武王之意而其詞氣相去霄壤讀此一條可以悟修辭之法

語類謂詩者古人所以詠歌性情當詩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可以興起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如何一去看著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論語方能興起善意也愚謂讀論語固能興起善意然聖言簡略又不若小學近思錄朱子行狀尤能使人興起善意

嘉善周永則先生嘗作戒謔箴曰莫道是詼諧其實是輕薄被人包容甚於戮辱愚每三復此言

文文山御試策云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

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彙緝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靑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旣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旣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言舉業之弊最爲痛切

文文山御試策云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此卽召公所謂細行不謹終累大德伊尹所謂爾惟不德罔大也

嘉靖時不惑於異學者崔銑子鍾崔銑一字仲鳧官至南部侍郎謚文敏安陽人亦其一人也余曾見其所著洹詞侃侃言之曰聖王在上諸臣宜務實德以贊休治乃尊陸氏彼集中書尺誇伐楨戾非德人之詞學者習之不亦長驕而助蕩乎泰和整庵羅公斥象山之謬一言蔽之曰認心爲性渭崖霍氏章擁而句抉之然後陸氏之爲異端莫遁也又曰儒道衰於我

代前輩若薛文清吳康齋胡叔心三子造詣各等然篤學修身庶哉儒矣成化中乃有陳白沙起於嶺嶠失志科場乃援異學之緒炫以自居橋首山樊坐收高譽近日效之者變異橫發恬亡顧憚此等正論亦嘉隆以來所罕見者崔公論他事亦多見道之言其論楊東里曰當宣德正統之間其君子有爲之時乎其民樸其君任人其奢淫不萌其賞罰行而不讙呶也東里公乃日與其僚嬉燕晉書唐律是攻是炫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諸公而知此道安有已巳之狩庚午之易儲丁丑之偉功耶其論周文襄曰文襄其知巧之才耶非可與語裕民之政也民其正賦已竭力矣奚從而有餘米括餘米而曰薄賦則朝四暮三愚弄其民而已餘米豐衍乃奉貴宦結交遊修釋子之宮濫費生民之膏血蘇人幸寬目前乃忘其禍已而禍之追觀漢臣之富民力農也唐臣之生財善賈也君子弗貴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長其侈大況文襄者曷足多哉其論羅一峯曰李文達奪情而相非義也然出於新皇眷倚之篤非文達求之也羅氏勸君遂賢之請可矣乃襲宋士詆嵩之文醜言過斥何賊其言皆卓然崔子鍾謂景皇帝易儲或議薛文清之隨正德戊辰銑與修實錄得見國史文清以正統己巳起丞大理督餉于瀕景泰辛未

歸朝壬申歷南理卿署狀時公不與焉亦無銜名此亦謫法文清者不可不知

語類中論克己有吳雉所載一條云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卻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卻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閒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麤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做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

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愚因此悟大學八條目俱是尋常工夫惟誠意章謹獨二字是漸說到向上工夫非謹獨即誠意也蓋意之發有人所共知者亦有己所獨知者

語類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與鄉原不同此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卻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沈做罪過底人二者皆是要舉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按朱子之意是以居之不疑為近於無忌憚之小人此是就子張身上說子張雖非小人然是此一邊氣習極其流必至於此

善人教民七年集註謂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務農講武語類謂司馬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須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按此則言講武於今日豈易言哉溫公猶如此而況他人乎所以夫子言足兵必本於信子路言勇必曰知方

語類徐寓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朱子之言如此乃自嘉隆以來談良知者莫不藉口明道識仁說是豈善讀先儒之書者乎

孟子議論最高處在知大小能詳其大而略其小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朱子曰其意只主在諷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蒙引曰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愚謂朱子教人最得此法語類中時時提醒此意雖隨其所問答之必曰道理緊要卻不在這裏不濟恁地理會如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詞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之類又不但問沒要緊事如此答也若問得太高又必引到親近處如云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俱是孟夫子家法

語類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

務守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愚意告子之病似不如此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非謂心與言不相干也正以心爲言之本吾守吾心而言自明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非謂心與氣不相貫也正以心爲氣之本吾守吾心而氣自正朱子謂象山之學與告子相似則告子之說決當如此看

薛文清讀書錄曰太極者萬理之總名又曰太極性理之尊號又曰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又曰太極者理之別

名非有二也又曰太極只是性又曰太極是性之表德此數語發明太極最精與程子性卽理也一句同

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四語是理學之宗祖讀書錄亦解得最明其解顯微體用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閒也其解陰陽動靜曰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却自靜中來如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又曰今天地之始卽前天地之終其終也雖天地混合爲一而氣則未嘗有息但翕寂之餘猶四時之貞乃靜之極耳至靜之中而動之端已萌卽所謂太極動而生陽是則太極或在靜中或在動中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也若以太極在氣先則是氣有斷絕而太極則爲一懸空之物而能生夫氣矣是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謂乎此種發揮確是洛閩之眞傳

薛文清謂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然手筆之書亦有得語錄而益明者文清特恐人不加采擇而爲此言耳

文清云豈獨樂有雅正耶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淡也

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邪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有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淡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愚謂欲崇雅而黜鄭者必先明乎雅鄭之大綱然後能審取舍不然其不以鄭爲雅者幾希

文清云道學以五經四書爲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入道愚謂讀史必讀綱目然後史學經學爲一

讀書錄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又曰先天圖隱

而不傳之時雖有大傳說卦之言讀者莫知其說及邵子得先天圖然後以大傳說卦之言證之一一相合於是象數始大明按圖象隱於異學而邵子取以明易者知其原非異學之圖象特此失其傳而隱於彼耳近世言三教合一者不得藉口於斯圖象在異學止爲形氣之用在吾儒則爲義理之原

薛文清自謂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又謂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嗚呼文清尙如此今人安可不知極力變化耶

讀書錄曰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

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若必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然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此二條言聖賢因時立教之意最明蓋孔子之時未有虛無寂滅自託於上達之說故孔子教人只從下學說起使其循序漸進朱子之時則異端之說方且共託於上達而浸灌於學者之耳不先去其疾則孰肯從事於吾所謂下學哉故凡朱子之言性與天道言上達者皆所以先去其疾

文清論敬曰行第一步心在第一步上行第二步心在第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步而心在二三步之外行第二步而心在四五步之外卽非敬也至若寫字處事無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爲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專一便是敬此發明程子主一無適之義最精讀書記蘇季明對程子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此卽文清之說也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三終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院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樨齋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姜啓鈞季韶分校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許鍾斗（許鍾斗文集止五卷無甚關係文字）謂春秋戰國時有道德家有楊墨家有陰陽家有法術家有縱橫家家各爲教而不可無孔孟之學漢唐宋以來有游俠有釋老而上之所以羅士者又或以博學以宏詞以詩賦以對策射策不盡以明經故不可無周程張朱之學乃今之爲周程張朱與爲孔孟者徧天下皆是矣師以是教士以是習隸之學宮升之司徒貢之天子組織而爲文章虓㘕而爲事業軒揭而爲節義何莫非學而乃必於文章事業節義之外別立一理學

之名於傳註之外別標一宗旨於學校之外別尋一師門果何說也此一段蓋有激乎嘉隆以後講學之弊而言之其實今之欲講學者只當就舉業中指點不必另闢一門徑

鍾斗論格君心當自身始曰身無羔羊素絲之節而欲言投珠抵璧之風身無集思廣益之誼而欲言縣鐸設鞀之美身好矜伐而欲責君以持盈身好佞幸而欲責君以去讒身好慘刻而欲責君以大度身好粥智而欲責君以推誠必不得之數也嗚呼豈獨格君哉齊家治國平天下何莫不然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狂狷與之之內有許多裁成輔相之法究竟欲其歸於中行非徒嘉奬之而已也若但知嘉奬則狂者之氣將益高而狷者之守將益僻其去中行將益遠豈聖人之教乎漢之黨錮明之東林皆錯認聖人取狂狷之意

譚舟石作延綏鎮志論河套云議者以河套爲詩之朔方然詩言王命南仲城彼朔方箋之者曰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爲近玁狁之國耳未嘗指爲河套也成化時有謂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復河套爲失策然安南永樂時之郡縣也宣宗朝猶議而去之況新當土木

之變乃欲城榆林者城河套不亦謬乎曾銑之論輸臺之謀也子俊之策朱崖之議也舟石此論甚是又引張方平諫用兵書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嗚呼聞方平之言而不心動者難矣愚謂見舟石此論而尚思開邊釁者亦可以止矣

延綏鎮志載李自成米脂人爲銀川驛馬夫崇禎元年延安大饑羣盜並起而自成尚爲驛子無叛志也兵科給事

中劉愬上言減驛站歲可省金錢鉅萬朝議是之凡游民之隸籍驛遞者多亡去自成亦復無聊始爲小偸因竄入流賊初不過爲裁省計豈意游民無所得食而饑荒又迫之卒至於土崩而不可救愚讀之不覺三歎今之言理財者動云當節嗚呼節之一字豈易言哉

時文論子產聽鄭國之政章云時至戰國苛察儌繞之政深而溫惠慈和之意少蓋天下尤尚刑名哉然而刑名之始不始於刑名之人惟爲政者寬以養天下之亂源柔以蓄天下之不肖至於宏綱不舉萬事墮壞而後察察者得以承其後也孟子憂之故借子產以立論此說得最好

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此尚是古之小人若今之小人有慷慨激烈而談彌縫鑽營之術者矣方自以爲非常之人非常之論而肯厭然哉然爲君子者亦不可不自反使魑魅魍魎得跳躍於吾前者必吾之正氣未完也吾之正氣完一分則彼之跳躍亦必減一分

余令嘐城二年每念成湯解網一事以爲此非特言湯之恩及禽獸乃商家一代用法之權衡也大抵先王立法止存其大經而不能必天下之毫釐不差故商道號稱尚嚴然未嘗不時開其一面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若夫立法而必欲天下之毫釐不差此商鞅韓非之所謂法而豈先王之法哉

宋姚鉉輯唐文粹一書不取昌黎諫佛骨表大端已差昌黎請上尊號表與上宰相書同一卑汙

文人之言亦往往見道如李華弔古戰場文云文教失宜武臣用奇此二語與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同一深慨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柳子厚謂廉恥卽義也見其有二維未見其四也愚謂不然廉恥乃義之重者故別出而言之聖賢之言多如此類無礙其爲四也

顏魯公爲唐代偉人而載於文粹者寶應寺有記放生池有碑深溺於浮屠之說如此其他如張說王維盧肇李華白居易柳宗元之徒連篇累牘稱揚佛教者又何足怪哉故

知韓退之眞人傑也

桴亭極尊程朱而亦不敢深闢象山陽明蓋亦梁谿之派也

韓退之好作大言如答呂毉山人書云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此等妄言長後世少年虛浮之氣爲害不少

退之答張籍書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及原道則云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觀原道則前書所云不倫甚矣故知古人之言未可輕議

退之答劉正夫書云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

聖賢人曰古聖賢所爲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此皆說得最好後又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信斯言也則前所云師古聖賢所云惟其是者必求爲非常而後可啓天下好異之弊者必斯言也大夫古聖賢所爲惟求盡其常而已不聞好異也吾所惡於俗下文字者惡夫不能盡其常者耳

諸莊甫之學不如陳陸而刻厲過之其日記云生計有無可以不動念小人毀謗可以不與聞凡事盡其在我但使方寸可以對大庭此身可以見上帝雖餓死亦何憾察其生平確能如此亦可謂獨行之士矣

莊甫論仁義禮智信最好曰仁義禮智信雖作五件其實是一時俱有的但要識得那一件爲政耳如有時仁爲政仁主於慈愛而慈愛莫切於子愛而敎誨之仁之義也愛而有節文仁之禮也愛而知其惡仁之智也愛而有始有終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則非仁矣如有時禮爲政禮主於尊敬而尊敬莫大於君敬而忠愛之禮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禮之義也敬而終身不易禮之信也敬而每事先見禮之智也四者缺一則非禮矣推之義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莊甫此一條蓋卽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意而黃鐘仍爲之主可謂善發明矣

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要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幾乎朱子謂此章之旨最爲切要論語所謂一對萬字看周子所謂一對雜字看周子所謂一猶曾子所謂忠至程子主一無適之一與周子又別周子是說不雜於欲程子是說不雜於他事不専是欲高景逸謂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卽周子之無欲誤矣

讀書記載朱子於書堂左曰敬右曰義蓋常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敎而必以戒愼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旣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於二者按朱子平日論學以致知敬克己三者爲主而易止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將致知工夫補在義一邊程子止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謂敬勝百

邪便自有克則將克己工夫㮣在敬一邊

古今言敬莫精於詩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二句讀書記又引朱子一條曰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那箇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此一條說得敬亦精

讀書記謂博文乃道問學之事是欲盡知天下事物之理約禮乃尊德性之事是欲常常存吾心固有之理按此則二句卽是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意然看來約禮卽是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是力行之意與涵養用

敬之意稍別所以看作一事者蓋朱子論涵養用敬二句原將克己補在敬一邊也克己復禮少不得以敬爲主則以約禮作尊德性看自妙若中庸所謂崇禮乃是道問學之目是指辨其節文度數言屬博文內與約禮復禮無涉

讀書記序朱子之學旣載黃勉齋行狀李方子年譜又謂先生語錄多自言爲學工夫採附於後學者潛心於此則朱子進學次序固昭然可考矣

朱子謂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此卽讀書記之所自出也

論語吾道一貫章要看子出二字當時曾子雖已無疑門不一言以正諸夫子門人旣已不能無疑何不直問諸夫子必待子出而問之曾子也蓋適值夫子有事而出未及闡明此所以問之曾子非夫子不待其言而出也曰然則所謂一者夫子之意果卽指忠乎曰不然謂之指誠亦可謂之指敬亦可謂之指仁亦可忠是曾子平日所用力故指而言之假使當時子思聞之必曰夫子之道誠而已矣孟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程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敬而已矣朱子謂聖賢語言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蓋以此也曰然則夫子之告子貢一貫亦不聞更有闡明何也曰當時必尚有話而記者記之不詳爾九月四日子

因覽讀書記至程朱論敬諸條而悟及此

同一格物也而聖賢之格物與世之博物洽聞者異同一存心也而聖賢之存心與世之虛無寂滅者異所以朱子論格物則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論存心則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

聖人云切問一切字最可玩學者不可不好問問又不可不切蓋宇宙之事可疑者何限若汎然而問非但告者易倦而問者亦無益故必切於身心切於職分然後問之雖

[illegible]於身心職分矣又必循其次序如未知下學先問上達之事未知修己先問安人之事皆非切問也能切問然後告者不倦而問者有益此如問路一般如在蘇州起身進京且先問無錫從何處去乃爲切問若蘇州到無錫之路尚且茫然乃曉曉問北京城外路徑且雜及於陝西湖廣豈不生聽者之厭卽使諄諄而告之亦何益乎此問所以必貴切然能切又貴能審不切則病在汎不審則病在疎綱大紀小若對衆目而言則綱紀俱屬大一邊

胡敬齋有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之說高景逸亦云孔子教人只是說用所謂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性命到微妙矣朱子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得孟子之言便知孔子之言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之語語語著實愚謂孔孟程朱不得如此分別聖賢之教未有不體用一源顯微無閒

高景逸論陽明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反其本者文行忠信也

胡敬齋與人書論朱子以後諸儒曰西山眞氏庶幾乎此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至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峰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居仁恩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又曰游康齋先生之門始知聖賢之學不在

於言語文字之閒而在於身心德行之實而其門人鄱陽余祐序敬齋集曰先生學以治心養性爲本經世宰物爲用每患朱子之後經傳旣明學道之士類多口語藉藉無得於心故於經書惟加熟讀詳翫涵泳義理不輕爲之註焉嗚呼敬齋之學眞今日學者之律令格式也

敬齋又與羅一峰書曰吳草廬初年甚聰明晚年做得無意思其論朱陸之學以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說得不是愚以爲尊德性工夫亦莫如朱子平日操存涵養無非尊德性之事但其存心窮理之功未嘗偏廢非若陸子之專本而遺末其後陸子陷於禪學將德性都空了謂之能

尊德性可乎此數語斷盡朱陸之同異

敬齋又與一峯書曰公甫名重海內與先生交最深居仁與四方士子亦以斯道望於公甫不意天資過高入於虛妙遂與正道背馳不知先生曾延之否若曰不知其非則思修身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其非而不告己虧朋友之義所以輔仁責善者其失已在我又與張廷祥書極言其學之弊謂一峯後來亦有曠大之意想必爲其所染也噫敬齋之譏白沙如此而學者猶尊而宗之何也

讀書記云按二程之學龜山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氏傳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傳之武夷胡氏胡氏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張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劉元得之爲永嘉之學亦同自出然惟朱張之傳最得其宗

宋史朱子傳云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性齋覆校
閩縣陳 恪齋台分校
閩縣姜啓鈞季部分校

陸稼書先生問學錄卷之四終

問學錄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編大旨主於力闢姚江之學以尊朱子然與王守仁辨者少而於近代之說調停於朱陸之間及雖攻良知而未暢者駁之尤力其中有抑揚稍過者如高攀龍遭逢黨禍自盡以全國體其臨終遺表有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二語此自老臣戀主惓惓不已之至情而隴其以來生之說流於佛氏為疑未免操之已蹙朱子文集有與鞏仲至書曰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夙生二字與來生何異隴其何竟不糾耶王守仁闢金谿之派其末流至於決裂猖狂誠為有弊至其事業炳然自不可掩而隴其謂守仁之道不得大行繼守仁而行其道徐階也使守仁得君其功業亦不過如階似亦未足以服守仁之心至於朱子之學上接洙泗誠宋以來儒者之宗隴其必謂讀論語固能興起善意然聖言簡略又不若小學近思錄朱子行狀尤能使人興起善意似亦過於主持益明之末年學者以尊王詆朱為高其勢幾不可遏隴其篤守宋儒力與之辨不得不甚其詞然亦稍失和平之氣且隴其官靈壽時已自摘此書要語入之松陽抄存中則所未摘取者雖不存可矣